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潘美月·杜潔祥 主編

第十六編 第二冊

尚書古注便讀

〔清〕朱駿聲 撰 葉正渤 點校

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楚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十六編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第21冊

尚書古注便讀

[清]朱駿聲 撰 葉正渤 點校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尚書古注便讀／〔清〕朱駿聲撰 葉正渤點校——初版

—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3〔民102〕

目4+218面：19×26公分

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：第21冊）

ISBN：978-986-322-172-2（精裝）

1.書經 2.注釋

011.08

102002360

ISBN-978-986-322-172-2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十六編 第二一冊

ISBN：978-986-322-172-2

尚書古注便讀

作 者 〔清〕朱駿聲撰 葉正渤點校

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

總編輯 杜潔祥

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行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ut81518@gmail.com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版 2013年3月

定 價 十六編 30冊（精裝）新台幣50,000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尚書古注便讀

[清] 朱駿聲 撰 葉正渤 點校

點校作者簡介

葉正渤，江蘇省響水縣人（原屬濱海縣），教授，文學碩士。1988年6月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。畢業後赴雲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，講師。1995年2月調入徐州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，1997年7月晉升為副教授，2003年8月晉升為徐州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。古代漢語優秀課程（群）負責人，漢語言文字學專業、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。主要從事古代漢語、古文字學、古漢語詞彙學和先秦兩漢文獻的教學與研究。中國語言學會、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中國文字學會、江蘇省語言學會會員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通訊評審專家、成果鑒定專家。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一項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一項，江蘇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二項，江蘇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項目二項。發表學術論文、譯文90餘篇，參加《中國書院辭典》（1996）的編寫，和李永延先生合著《商周青銅器銘文簡論》（1998，1999年獲江蘇省社科優秀成果評選三等獎），另著《漢字部首學》（2001）、《漢字與中國古代文化》（2003）、《金文月相紀時法研究》（2005，2008年獲江蘇省高校社科成果評選二等獎）、《上古漢語詞彙研究》（2007）、《葉玉森甲骨學論著整理與研究》（2008，2010年獲江蘇省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選二等獎）、《金文標準器銘文綜合研究》（2010），點校〔清〕朱駿聲《尚書古注便讀》。

提 要

《尚書古注便讀》是〔清〕朱駿聲「欲求原流，明晰繁簡，適當便於學子研讀」，「乃博采漢訓，間及宋說，鈎玄擷要，溯本窮原，天文徵諸實算，輿地證以今時，偽書不加注釋，考文詳其出典，於是三十篇之今文，明通可誦，二十五篇之偽書，出處能尋」而寫的（宗孫朱師轍序）。成都華西大學1935年收入《國學叢書》予以刊印。1976年臺灣廣文書局收入《國學珍籍彙編》影印出版，白文，未加標點。由於該書具有很強的學術性與研究參考價值，但是至今尚無標點本出版。為便於今之讀者閱讀與研究，點校者對該書加了新式標點，並對該書中出現的某些非學術性錯誤進行了校勘，作了校勘記。又將原豎排版改為橫排版，仍用繁體字印刷。正文用四號字，注釋用五號字單行編排。

本書是 2010 年度江蘇省高校古委會
立項項目最終研究成果之一

尚書古注便讀 跋（一）

余積年來著書九十餘種，無力盡刊，置之篋衍。此書道光癸巳在濟南脫稿，忽忽二十四年矣。日暮途遠，人間何世，自等敝帚之享，已無選梨之望。今得博雅好古之士友梅宗兄，見許其可傳，爲之參校，毅然梓而行之，非其幸與！余老矣，得一知己，可以不恨。所尤幸者，於流離顛沛之中，乃獲此賞心樂事也。咸豐六年二月石隱朱駿聲識。

師轍謹按：友梅先生名鏡蓉，曾助先大父刊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後議刊斯編，倏遭粵匪亂，破產，卒未刊行。

尚書古注便讀 跋（二）

清代治《尚書》者浩繁，今古文僞書之爭尤盛。自閻百詩《古文尚書疏證》出，而僞書灼然。雖以毛西河之辯，亦不能推翻鋏證。繼起彰閻氏者，則有惠棟、江聲、王鳴盛、孫星衍、段玉裁、丁晏、俞樾、王先謙諸家，皆攷覈精密，多有心得。右毛氏者，則有王劼、張崇蘭、洪良品、吳光耀諸家，亦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此攻僞與辨誣兩派之尤著者。其間知古文之僞而不主廢棄者，則有陽湖莊存與，復以《公羊》義釋諸經，實開清季今文學派之風。繼之者，則其孫述祖、其甥劉逢祿，而龔自珍、魏源、陳喬樞、皮錫瑞，皆承其風而述作，各有發明，然未免求新而穿鑿。《尚書·禹貢》一篇，復多專書，而以胡渭《錐指》爲尤精博。此清代治《尚書》最著諸家之大略也。

先大父生當嘉、道之際，研小學，兼通群經，見《尚書》家弦戶誦者蔡沈《集傳》，未能明真僞之本，通訓詁之原，注疏既尊崇僞孔諸家，多偏重辨僞，欲求原流明晰，簡便適當，便於學子研讀者，渺不可得。乃博采漢訓，間及宋說，鈎玄擷要，溯本窮原，天文徵諸實算，輿地證以今時，僞書不加注釋，攷文詳其出典，于是三十篇之今文，明通可誦，二十五篇之僞書，出處能尋。故斯編既具顓門，復便誦習，以視諸家之書繁博難讀，何如也？孔子曰：「博學而反約之」，先大父斯編，合于尼山此旨矣。

師轍謹按：書稿成于道光十三年，其後黟朱茂才友梅、常州楊大令佩瑗、銅山徐將軍又錚，暨河南大學，先後擬刊行，皆未果。其間，劉君申叔棨國故于北京大學，埶印未半，劉君歿，中輟。先君居江楚編譯局時，某以擬刊段閱，久不歸，幾喪遺稿。先君嚴辭索之亟，始獲反璧。師轍方侍側，先

君誠之曰：繼自今，遺稿無副不可以段人。故後雖婁喪副本，遺稿賴保存，皆先君之教也。今春師輟應成都華西大學教授之聘，挈副本往，嚴君谷孫欲梓行，華西文學系主任程芝軒先生，道高德劭，雅重讀經，時校中議刊《國學叢書》，先生首以斯編付印，計距先大父書成百又三年矣。豈惟裔孫私衷欣幸，而先大父之靈亦將含笑于九京。司馬子長謂「著述當臧諸名山，傳諸其人。」先大父斯編，婁邁梗阻，豈亦所謂將待其人而傳之者歟！今幸睹告成，故略識顛末，以諗來茲。

民國二十四年七月

孫師輟謹識

凡 例

- 一，篇第仍依今本，不以古目爲敘。
- 一，晚書不注，但著其引用出處。
- 一，注中某，某也，某也，上某爲假借，下某爲本字之訓。如：尙，上也，高也。言尙字借爲上字，上字之訓則高也。餘仿此。此依《毛詩傳》「調，朝也，壞，痍也」之例。
- 一，注中某，某也，猶某也。所云猶者，乃轉注之誼。如「既，汔也，猶盡也。」汔之本訓爲水涸，其引申之誼，則爲盡也。「稽，計也，猶考覈也。」計之本訓爲會算，其引申之誼，則爲考覈也。
- 一，地名、山水，必注本朝在何省何縣，以覈其實。
- 一，古注不專從鄭，雖宋人說弗廢，實事求是，頗有折衷。
- 一，逸篇之句，有見于古書所引者，零章斷字，既無全文，或難索解，亦復略諸。

孫師轍謹校



目

次

尚書古注便讀	
尚書古注便讀 跋（一）	
尚書古注便讀 跋（二）	
凡 例	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一	1
虞 書	1
堯 典	1
舜 典	6
汨 作	15
九共九篇	15
稟 飫	15
大禹謨	15
皋陶謨	19
益 稷	22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二	29
夏 書	29
禹 貢	29
甘 誓	51
五子之歌	52
允 征	54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三	57
商 書	57
帝告 釐沃	57
湯 征	57
汝鳩 汝方	57
夏社 疑至 臣扈	57
湯 誓	58
仲虺之誥	59
湯 誥	60
咸有壹德	62
典 寶	63
明 居	63
伊 訓	63

肆 命	65
徂 后	65
太甲上	65
太甲中	66
太甲下	67
沃 丁	68
咸 父	68
伊 陟	68
原 命	68
中 丁	69
河 亶 甲	69
祖 乙	69
盤庚上	69
盤庚中	74
盤庚下	77
說命上	79
說命中	80
說命下	81
高宗彤日	83
高宗之訓	84
西伯戡黎	84
微 子	86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四上	89
周 書	89
泰誓上	89
泰誓中	91
泰誓下	93
牧 誓	94
武 成	96
洪 範	99
分 器	109
旅 獒	109
旅巢命	110
金 縢	110

大 誥	115
微子之命	119
歸 禾	120
嘉 禾	121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四中	123
康 誥	123
酒 誥	130
梓 材	135
召 誥	137
洛 誥	143
多 士	151
無 逸	155
君 奭	160
成王政	166
將蒲姑	166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四下	167
蔡仲之命	167
多 方	168
立 政	174
賄息慎之命	179
亳 姑	179
周 官	179
君 陳	182
顧 命	184
康王之誥	191
畢 命	193
君 牙	194
罔 命	196
呂 刑	196
文侯之命	204
費 誓	206
秦 誓	207
附：《清史稿·儒林二》朱駿聲傳	211
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一

尚，上也，高也。書，箸于竹帛者也。孔子尊而命之曰《尚書》，重之若天書然也。

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

虞 書

虞舜氏，後以爲有天下之號也。《堯典》雖紀唐堯之事，因虞史伯夷所作，故曰《虞書》，凡十六篇。

堯 典

堯，唐帝諡，帝嚳之子，帝摯之弟也。典者，冊在丌上，尊閣之也。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，故又訓典爲常也。孔子《書敘》曰：「昔在帝堯，聰明文思，光宅天下，將孫于位，讓于虞舜，作《堯典》。」

曰若稽古，帝堯曰放勳，欽明文思，安安允恭克讓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

曰，發語詞。若，順也，下皆同。稽，計也，猶考覈也。古，十口相傳之前言也。帝，天稱也。聖人王天下者，同于天，故亦稱帝也。放勳，堯名。放，旁也，溥也。勳，能成帝功也。欽，鎮也，低頭致敬也，故威儀悉備曰欽。明，照也，照臨四方曰明。文，彰也，緘也，故經緯天地曰文。思，睿也，道德純備曰思。安，靜也。安安，猶晏晏，寬容覆載之意也。允，信。恭，肅也，不懈于位曰恭。克，能也。讓，攘也，推也，推賢上善曰讓。光，明也。被，彼也，往有所加也。四表，四海之外也。格，假也，至也。于，

詞也。上，天；下，地也。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，至于天地，所謂大人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也。欽、明、文、思、安安，本其德性而言也。允恭克讓，以其行實而言也。至于被四表，格上下，則德行之所極也。

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黎民於變時雍。

俊，峻也，高大也。德，惠也，內得于己，外得于人也。堯之大德，上文所稱是也。以，用也。親，愛也。族，屬也。九族，謂高祖至元孫同屬之親者，古文家孔安國說也；謂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二者，今文家歐陽氏說也。既，訖也，猶盡也。睦，敬和也。平，當作聿，讀若辨，猶別也。下皆同。章，彰也，明也。百姓，羣臣之父子兄弟也。昭，亦明也，言皆能自明其德也。協，合也。和，龢也，調也。萬，盈數也。邦，國也。萬邦，統中夏蠻貉，極言其多也。黎，齊也。黎民，猶眾民也。於，烏也。用爲於摩者，詞也。變，更也，改惡爲善也。時，是也。雍，當作離，離渠脊令也。其音離，離而龢，故以爲和順之義，民協服之象也。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，所謂光被四表者也。

乃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

乃，始詞也。命，猶令也。羲者，顓頊時司天南正重之後；和者，司地火正黎之後，至堯復使典其職，俾順天以立法也。元氣廣大曰昊天。歷，過也，謂七政行天，記其所過之書也。象，像也，猶形也，謂璿璣玉衡所以觀天之器也。日，太陽之精，一日一周天；月，太陰之精，一月一周天。星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五緯也。土，填星，二十八歲一周天；木，歲星，十二歲一周天；火，熒惑，二歲一周天；金，太白；水，辰星，皆一歲一周天。辰，二十八宿，日所行之黃道，即月與日會之十二次也，二萬五千四百十二歲一周天。敬，肅也。授，予也。人，當作民，因時以授民事，故曰民時。

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。寅賓出日，平秩東作。日中，星鳥，以殷仲春。厥民析，鳥獸孳尾。

此下四節又分職以考驗之，恐推步之或差也。上文所命，蓋羲伯爲稷官，和伯爲司徒，如《周禮》之天官、地官也。此乃分命其仲叔，如《周禮》之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也。分，別也。仲，中子也。羲仲，秩宗之官，猶

宗伯也。宅，度也，測量也。下皆同。嵎，堦也，即《禹貢》青州之嵎夷，今山東登州府，隔海相對朝鮮地也。暘，日出也。兩山之間，泉出通川爲谷，蓋測候之所也。寅，賁也，敬也。賓，儔也，導也。謂春分朝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，後世因之以定里差焉。平，當作番，辨別也。下皆同。秩，黜也，敘也。作，生也。物生于東故曰東作，謂春月三農生九穀之時也。日中者，古制刻漏，晝夜百刻，春分則晝夜各五十刻，于夏永冬短爲適中也。星鳥，朱鳥之宿也。堯時春分七星，昏中于南方，今時則井中矣，後世因之以定歲差焉。蓋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，大判七十年而不及宗動天一度，故有差耳。殷，隲也，中也，猶正也。言以物之生、晝之日、昏之星，定仲春時也。厥，發語詞，猶言其也。析，分散也。冬時民聚于奧，今農事方興，散布在野也。二足而飛曰鳥，四足而走曰獸。孳，乳化也。尾，交接也。以物之生育，而驗其氣之溫也。

申命羲叔，宅南，曰大交。平秩南訛，敬致。日永，星火，以正仲夏。厥民因，鳥獸希革。

申，鍾也。叔，少也，少子稱叔。羲叔，《周禮》司馬之官也。大交，南方交趾之地，今安南國也。《書·大傳》云：「中祀大交」，與「秋祀柳谷，冬祀幽都」對文，蓋亦山名也。鄭康成曰：「夏不言日、明、都三字，摩滅」，其說無據。訛，古作譌，讀爲僞。施，治也。謂夏月時物長盛，所當作爲之農事也。致，至也，日至也。以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，視其晷景，尺有五寸，爲短之極也。永，長也。景短，故晷長，其漏六十刻也。火，謂大火，蒼龍宿也。堯時夏至昏中當爲箕，今則亢中矣。正，猶定也。因，就也，言就高也，即《月令》「仲夏居高明」，遠眺望升山陵處臺榭之誼也。希，稀也，疏也。革，猶皮也，毛疏而皮見也。

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寅饒納日，平秩西成。宵中，星虛，以殷仲秋。厥民夷，鳥獸毛毳。

和仲，士官，《周禮》之司寇也。西，隴西兌山，在今甘肅秦州界。昧，當作桺，讀爲申西之卯。正西爲酉，方日入于酉時，故稱卯谷也。饒，送行之名。納，內也，入也。謂秋分日入後夕月，而兼測月之九行也。西成者，西爲陰中，萬物所成，收穫之時也。宵，夜也；宵中，晝夜各五十刻也。此獨言宵者，承上納日夕月而言也。星虛，元武之宿虛星也。秋分昏中，今時

則斗中矣。夷，徠也，平也，暑退而氣和平也。毳，毛更生也，毛盛可選取爲用也。

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，平在朔易。日短，星昴，以正仲冬。厥民隩，鳥獸氄毛。

和叔，共工之官，《周禮》之司空也。朔，月與日會也。合朔時刻雖無定，而一月一周天。朔與望、弦分四位，則朔必在正北爲定，故朔又爲北也。方，傍也，猶邊也。幽都，《海內經》云：「北海之內有山曰幽都之山」，今直隸順天府密雲縣東北，塞外地也。在，察也。易，傷也，更改也。曰爲改歲，令民謹，蓋藏務積聚也。按：《史記》「朔易」作「伏物」，其誼爲長。日短者，晝四十刻也。星昴，白虎之宿昴星也。冬至昏中，今時則室中矣。隩，奧也，室之西南隅，《詩》所謂入此室處也。氄，當作毳，讀如朕，毛盛溫柔也。堯既命造歷制器，而復分方與、時，使各驗其實。聖人之敬天勤民，其慎如是，是以術不違天，而政不失時也。

帝曰：「咨！汝羲暨和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，成歲。允釐百工，庶績咸熙。」

咨，謀事也，訪問于善曰咨。汝，偁人之詞，猶言爾也。暨，偕也，與也。朞，棋也，復其時也，即所謂歲周。十日曰旬。閏者，餘分之月也。定，正也。四時，春夏秋冬也。成歲者，成一歲之歷，使分至啓閉不失其常，將以授民時，且記時事也。蓋天體至高至圓，繞地西行一日一周，本無度數可紀，以日之麗天亦一日一周而少不及，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，而周復其故處，與天會合，故分天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，是一歲日行之數也。今云六日者，舉成數言耳。月麗天西行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，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與天會，更越二日，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，是爲一月。每歲十二會，通計得全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，是一歲月行之數也。歲有十二月，月有三十日。三百六十者，一歲之常數也，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爲氣盈，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爲朔虛。合氣盈朔虛，而一歲餘十一日弱，未滿二歲已成一月，則置閏焉。故一歲閏率，則十日有奇；三歲一閏率，則三十二日有奇；五歲再閏，則五十四日有奇；十九歲七閏，則氣朔分齊，是爲一章也。夫三年不置閏，則春之一月入于夏，

而時漸不正矣。子之一月入于丑，而歲漸不成矣。積之又久，則名實乖舛，寒暑反易，農桑庶務皆失其時，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，然後四時不差，而歲功有成也。釐，理也。工，讀爲官。庶，眾。績，功也。咸，僉也，皆也。熙，光明也。言以此信治百官，而眾功皆昭著也。

帝曰：「疇咨若時登庸？」放齊曰：「胤子朱啟明。」帝曰：「吁！嚚訟，可乎？」

堯之末年，羲、和皆以老死，故求賢以代之也。疇，屬也，誰詞也。登，陟也。庸，用也。放齊，臣名，允嗣也。朱，丹朱也，封于丹川，亦曰丹朱。啟，后也，開也，言其性開明，可登用也。吁，驚詞也。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，謹譁而爭爲訟。可乎，言不可也。朱蓋以開明之才用之于不善，故嚚訟也。此見堯之至公至明，深知其子之不可用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。

帝曰：「疇咨若予采？」驩兜曰：「都！共工方鳩僝功。」帝曰：「吁！靜言庸違，象恭滔天。」

采，猶官也。驩兜，臣名。都，於詞也。共工，水官，其人名氏未聞。或曰即竊奇也，或又云名康回，非是。方，旁也，溥也。鳩，逮也，斂聚也。僝，當作倭，讀若翦，具也。功，以勞定國也，言廣聚以具其功也。靜，彰也；靜言，謂巧言飾說也。違，彊也。庸違，謂動作褻辟也。象，像也；象恭，謂令色也。滔，慢也。滔天者，不畏天者也。

帝曰：「咨！四岳，湯湯洪水方割，蕩蕩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。下民其咨，有能俾乂？」僉曰：「於！鯀哉！」帝曰：「吁！咈哉，方命圯族。」岳曰：「異哉！試可乃已。」帝曰：「往，欽哉！」九載，績用弗成。

四岳，四時之官，主泰山、霍山、華山、恒山之事。羲和、仲叔既歿，別命四人爲四伯以治之者也。湯湯，水盛貌。洪，洚也，水不遵道也。方，旁也，溥也，猶徧也。割，害也，患也。蕩蕩，水滌滌也。懷，裹也，夾也。襄，驤也，駕也。大皐曰陵。浩浩，廣大貌。滔，漫也，勢若滿天也。下民，下土之民。其，語詞也。咨，嗟也，嗟也。俾，使也。乂，暨也，治理也。僉，皆也。鯀，臣名，封崇伯，禹之父也。咈，韋也。方，放也，棄也。命，帝令也。圯，毀也。族，屬也，類也。《離騷》謂「鯀婞直亡身」，蓋師心自用，與眾不和也。異，舉也，試己皆用也。乃，詞之難也，言試以治水而或

可乃復大用也。帝使之往者，詘己之明，從人之議也。載，蒔也，與稊秋同意，年也。弗者，不之深也。九年而功不成，史臣終言之也。《楚詞·天問》言「鴟龜曳銜」，蓋鯀不順導而築城堙障之，訖無成功也。

帝曰：「咨！四岳！朕在位七十載，汝能庸命，巽朕位？」岳曰：「否德忝帝位。」曰：「明明揚側陋。」師錫帝曰：「有鰥在下，曰虞舜。」帝曰：「俞，予聞。如何？」岳曰：「瞽子。父頑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諧。以孝烝烝，乂不格姦。」帝曰：「我其試哉！女于時，觀厥刑于二女。」釐降二女于嬀汭，嬪于虞。帝曰：「欽哉！」

朕，發聲之詞，古人自稱之通號。言我老耄，汝諸侯之中，有能順用天命，可以踐處我位者乎？巽，踐也，履也。否，否也，猶西也。忝，辱也，言無盛德之諸侯也。揚，舉也。側陋，仄陋也，謂隱匿陋隘之地者。明明，察舉貴戚也。揚側陋，超舉疎遠者也。師，猶眾也，四岳同詞以對也。錫，賜也，予也。鰥，寡也，無妻者曰鰥，言不得志如疾病也。虞地，今山西解州安邑縣。舜，名也，《山海經》作「俊」。舜居于虞，因以爲氏也。俞，應詞也。予，余也，亦自稱之詞，言我亦曾聞其人也。如何者，復問其詳也。瞽，目但有朕也。瞽瞍，舜父，爲樂官者。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。象，舜異母弟。傲，倨也，反悌曰傲。諧，和也。善父母爲孝。烝烝，厚也。乂，變也。格，假也。姦，姦也，爭訟也。言舜能和于父母與弟，孝德深厚，自治以式，化一家不至爭訟也。試，試以爲臣之事也。女，以女妻人也。時，是也。刑，型也，法也。二女，長娥皇，次女英也，以觀其內能型于妻否也。釐，飭理也。降，下也。嬀汭，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，水北曰汭，舜所居處也。嬪，婦也，爲婦于虞氏也。

○帝曰欽哉，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。此四字當連下「慎徽五典」爲一節，僞書分「欽哉」上爲《堯典》，以下爲《舜典》，非也。

舜 典

《書敘》曰：「虞舜側微，堯聞之聰明，將使嗣位，歷試諸難，作《舜典》。」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。今僞書則分《堯典》「慎徽」以下當之也。

曰若稽古，帝舜曰重華，協于帝。

「曰若稽古，帝舜曰重華」，《尚書中候·考河命》文也。蕭齊姚方興上

書時，加此十二字以爲《舜典》之首。

濬哲文明，溫恭允塞，玄德升聞，乃命以位。

「濬哲」、「溫恭」，字皆見《商頌》。「文明」，見《易·文言》。「允塞」，見《周詩》。「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」，見《淮南》書。此十六字，隋劉炫僞造也。

慎徽五典，五典克從；納于百揆，百揆時敘；賓于四門，四門穆穆；納于大麓，烈風雷雨弗迷。

慎，謹也。徽，媿也，善也。五典，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，即五品也。克從，言無違教也。此試以地官之職也。納，內也，入也。揆，度也。百揆主后土以度百官之事，蓋試以冬官之職而兼領天官也。敘，次第也。時敘，言無廢事也。賓，儔也，出接賓者也。四門，四方之門，謂朝諸侯于明堂，東南西北爲外四門，應庫皋雉爲內四門也。穆穆，和敬也。言諸侯朝者皆肅敬盡禮，無凶人也。此試以春官、夏官之職也。林屬于山爲麓，此山曰嶠嶠，在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。堯爲壇于國外大麓之野，將命諸侯以舜居攝之事，使舜築之。舜入山林而逢暴風雷雨，眾懼，失常，而舜行不迷也。烈，猛。迷，惑也。此將命之陟位，又試以秋官之職如司儀者也。

帝曰：「格！汝舜！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績，三載。汝陟帝位。」舜讓于德，弗嗣。

格，假也，來也。詢，當作訊，謀也。事，職也。考，覈也，猶言稽也。乃，猶汝也。底，定也。三載，賓四門之後三年也。蓋堯試舜凡二十年，慎徽五典，至納于百揆，歷時最久。賓門後又已三年，故言總計汝事汝言，定可有功，今又三載，朕信益深，汝宜登帝位也。讓，攘也。德，惠也。嗣，繼也。攘于德，推攘于有德之人也。

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。

帝王易代，莫不改正建朔，堯正建丑，舜正建子是也。此時未改堯正，故云正月，即位乃改之，故下月正也。上日，上旬之日也。受，相付而承之也。終，成也，受堯之成也。文，彪也。文祖者，感生帝赤熛怒也，火彪明之象，故曰文。凡祀五帝之廟，唐謂之五府，略如周之明堂。堯火德，故感生于赤帝，時舜將攝位，告廟以告天也。

在璿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

在，察也。璿，美玉也。璣，機也，主發謂之機。衡，橫也，謂橫簫也。轉運者爲機，持正者爲衡，略如後世之渾天儀也。齊，平也，推步以驗其平也。政，正也，中也。七政，日月五星也。運行于天，有遲有速，有順有逆，察以齊之，所以正四時也。舜初攝位而首察之，猶堯命歷象也。觀象之器，古必有其法，遭秦而滅。漢宣帝時，始鑄銅而爲之象，其器失傳。劉宋時，所作渾天儀，傳于齊、梁、陳、隋，衡長八尺，孔徑一寸，機徑八尺，圓周二丈五尺強，轉而望之，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。唐宋以來，其法漸密，大約爲儀三重，其在外者曰六合儀，以考上下四方；在中者曰三辰儀，以考日月星辰；最在內者曰四游儀，以爲占候者。旋轉而窺七政，月距地最近，其上水，其上金，其上日，其上火，其上木，其上土也。又其上恒星天，又其上宗動天，無星，所謂九重是也。按《尚書大傳》以旋機爲北極，玉衡爲斗柄，《春秋運斗樞》以旋機爲斗魁第二第三星，玉衡爲斗杓第五星。然古書質實，衡何獨以玉稱？恐非也。《大傳》鄭注以七政爲春、秋、冬、夏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。然地理、人道與天文不同實，恐亦非也。

肆類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徧于羣神。

肆，當作隸，讀爲茅，从詞也。類，禰也，以事類祭天也。上帝，太一神，在紫微宮，天之最尊者，即北極耀魄寶，冬至祭于圜丘者也。禋，絜祀也，精意以享曰禋。宗，尊也。六宗，若《周禮》之星、辰、司中、司命、風伯、雨師也。星，五緯，辰，二十八宿也。司中、司命，文昌第五、第四星也。風伯，箕也。雨師，畢也。按：二十八星宿之外，又分祭箕、畢也。伏生則以六宗爲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也。望，遠視也。山川四嶽，岱、霍、華、恒；四瀆，江、淮、河、濟，皆遠望以祭也。徧，周匝也。羣神，若《周禮》邱陵墳衍之屬，以尊卑次秩祭之也。蓋以攝位告天神地祇也。

輯五瑞。既月乃日。覲四岳，羣牧，班瑞于羣后。

輯，戢也，斂聚也。瑞，以玉爲信也。五瑞，桓圭、信圭、躬圭、穀璧、蒲璧也。古者五等諸侯執所受命圭，以朝天子；天子執瑁以冒之，以爲符驗。凡諸侯無過者，歸國時復其圭璧，有過者留其圭璧，故來朝時先輯也。既，汔也，盡也。既月，盡正月也。乃日，擇日也。覲，見也。四岳，四方諸侯也。羣，猶輩也。牧，監察也，十二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。班，分瑞玉也。

后，繼體君也。羣后，即四岳也。堯將禪舜，故先收諸侯之瑞，既乃使舜受覲返還其瑞，若舜新班然。蓋令羣牧分授之，非舜一一親班之也。

歲二月，東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。望秩于山川，肆覲東后。協時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，修五禮、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，贊如五器，卒乃復。五月，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，如岱禮。八月，西巡守，至于西岳，如初。十有一月朔，巡守，至于北岳，如西禮。歸格于藝祖，用特。

歲二月，正歲建卯之月也。巡，行視也。守，諸侯所守之職也。岱宗，泰山也，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北。柴，柴也，烹也。凡祭天神，皆積柴，加牲其上而燔之。秩，釁也，次第也。牲幣粢盛，籩豆爵獻之數，五嶽視三公，四瀆視諸侯。其餘小者，或視伯、子、男，或視卿、大夫也。東后，東方諸侯。協，眾之同和也。時者，四時。月者，十二月及閏也。日者，十日，甲至癸也。「月正」二字，疑傳寫誤到；或曰正者，三正子、丑、寅也。同，陰聲六，同謂大律、夾鍾、仲呂、林鍾、南呂、應鍾也。律，陽聲，六律謂黃鍾、太簇、姑洗、蕤賓、夷則、無射也。度，五度，分、寸、尺、丈、引也。量，五量，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也。衡，橫也，稱之平也。五衡，銖、兩、斤、鈞、石也。度量衡法制，本起于黃鍾之管，故次于同律也。修，飾也。五禮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朝覲之禮。五玉，即五瑞也。三帛，所以薦玉者。高陽之後用赤繒，高辛之後用黑繒，其餘諸侯用白繒，《周禮》則改之爲纁，用五采之事也。二生，卿執羔，大夫執雁。一死，士執雉也。贊，當作摯，相見取執以自致也。如，笱也，籠也，謂授摯之器各異，卿、大夫、上、中、下士有五也。《周禮》則不用器，但飾之以布，維之以索而已。或曰：如，與也，猶及也，蒙上「修」字，存參。卒，戮也，盡也。復，往來也，往于南而來于西也。南岳，霍山，即衡山，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北。西岳，華山，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。北岳，恒山，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縣南。歸者，巡守畢而歸帝都也，堯都在今山西平陽府。格，假也。藝，當作執。藝祖，即文祖也。告至于廟，古者君出與歸，皆必祭告，出而言者，文不具耳。特，一牛也。

五載一巡守，羣后四朝。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車服以庸。

《周禮》巡守以十二年爲期，唐虞則五年爲期也。巡守之年，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，其後四年，諸侯分來朝于京師。東方春朝，南方夏宗，西方秋

覲，北方冬遇，四歲而徧也。敷，溥也，徧也。奏，進也，謂朝時皆進陳治理其國之言。巡守時，乃明試以功，有功則賞。庸，民功也。能安民者賜車馬，後世九錫之典，所以首車馬也。

肇十有二州，封十有二山，濬川。

肇，兆也，畔也，定十二州之界也。水中可居曰州。堯遭洪水，民居水中高土，故因以爲州國之名。十有二州者：冀、沈、青、徐、揚、荊、豫、梁、雍、并、幽、營也。禹平水土，始分九州，以衛之并州，燕以北之幽州合于冀，以齊之營州合于青也。《爾雅》殷制，《周禮》周制，故九州沿革互異，而其名皆當本于舜時也。封，爲壇以祭也。十二山者，《職方氏》霍在冀，岱在沈，沂在青，會稽在揚，衡在荊，華在豫，嶽在雍，昭餘祁在并，醫無閭在幽，此外無聞焉。疑徐有蒙山，梁有岷山，營有嶧山也。濬，深通川也。川者，田間水道，畎澮之水所會也。禹濬畎澮距川之後，尚有未通利者，舜更令濬之也。

象以典刑，流宥五刑，鞭作官刑，扑作教刑，金作贖刑。眚災肆赦，怙終賊刑。欽哉，欽哉！惟刑之恤哉！

象，像也，猶式法也。刑當作荆，罰皐也。典刑，謂常刑。五刑，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也，其法始制于三苗之君。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唐虞之象刑，上刑赭衣不純，中刑雜屨，下刑墨幪。」又云：「犯墨者蒙帛，犯劓者赭其衣，犯臠者以墨蒙臠處而畫之，犯大辟者布衣無領。」荀卿非之，謂古無肉刑，則殺人者不死。然怙終賊刑，則大辟未嘗廢也。流，猶放也。宥，寬也，以流放之法寬五刑，如《周禮》八議三赦之政，或投諸四裔，或屏之遠方也。鞭，笞也。官刑，辦治官事者，不如法，則用此刑也。扑，當作支，櫜、楚二物也。教刑，學校之刑，所以撻不率教者。金，赤金，銅也。贖，質也。意善功惡，使出金贖皐。坐不戒慎者，此謂公過，非私皐，與《呂刑》所言異也。眚，過，災害也。事雖有害于人，而實因過誤者，則緩而赦之，不待流宥金贖也。肆，逮也，緩也。赦，置也。怙，恃也。終，謂終身也。賊，殺人不忌也。恃其奸褻，終身不改及殺人者，即《康誥》所言「自作不典，不可不殺」者也。終，一作眾，謂恃眾叛逆，非是。再言欽者，敬之又敬也。惟，凡思也。恤，恤也，猶清淨也。

流共工于幽洲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竄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。

流，行之遠去也。放，逐也。竄，竅也，塞也，杜塞之使不得通中國也。殛，誅也，責遣之也。共工，窮奇也。驩兜，渾敦也。三苗，饕餮也。鯀，檣杵也。洲，當作州。幽州，北裔也，今直隸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。崇山，南裔之山，在今湖南澧州永定縣西。三危，西裔之地，在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東南。羽山，東裔之山，在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東北，江蘇海州贛榆縣西南。罪，辜也。四人爲堯大臣諸侯，故不刑之，上文所謂流宥者也。咸，僉也，皆也。服，服也，治理也。

二十有八載，帝乃殂落。百姓如喪考妣，三載，四海遏密八音。

二十八載者，自釐降至于納麓，舜之徵庸二十載，自受終至天下咸服，舜攝位八載也。堯立七十年而得舜，至是九十八年而殂落也。殂，往，死也；落，如草木之移也。百姓，羣臣也。喪，亡也。不忍言死，故親之終曰喪，子孫持服亦曰喪。考，父也。妣，母也。三載者，方喪三年，如其親也。四海，統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蠻而言也。遏，止也。密，謐也，寂靜也。八音，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，言天下之民哀思之甚也。《孟子》引此節爲《堯典》，可見分篇之僞。

月正元日，舜格于文祖，

上文言正月，此言月正者，舜即位乃改建丑爲建子，故變文記之也。元，猶始也。元日，首善之日也。格，假也，至也。至文祖廟者，即位于明堂也，故有下文出政布令之事。

詢于四岳，闢四門，明四目，達四聰。

詢，當作訊，謀也，謀政治于四岳也。闢，開也，《說文》引作開。闢四門，言多開取士之科；明四目，謂所見博；達四聰，謂所聽遠。四者，四方也。

咨十有二牧，曰：「食哉惟時！柔遠能邇，惇德允元，而難任人，蠻夷率服。」

咨，謀也。十二牧，十二州之伯也。食，當作「欽」，字蝕其半而「金」又

誤「食」也。時，《史記》作「帝」，謂堯也。柔，安也。能，怡也，猶和怨也。遠，遐方也。邇，近地也。懋，厚。允，信也。德，有惠者。元，善人也。而，助語詞。難，憚也，猶惡也。任，隸也，柔佞之人也。蠻，南蠻。夷，東夷。率，述也，循也。服，服也，彛也。此數語舜述堯之治以爲治，兼爲下文命官發端也。柔遠，即協和之事；能邇，即時雍之事；懋德允元，即疇咨之事；難任人，即吁咈之事也。至于蠻夷率服，則所謂光被四表者也。

舜曰：「咨，四岳！有能奮庸熙帝之載，使宅百揆，亮采惠疇？」僉曰：「伯禹作司空。」帝曰：「俞，咨！禹，汝平水土，惟時懋哉！」禹拜稽首，讓于稷、契暨皋陶。帝曰：「俞，汝往哉！」

咨，讀爲嗟，嗟也。能，態也，姿也，猶賢才也。奮，猶起也。庸，功也。熙，光也。帝，堯也。載，猶行也。宅，居也。言有才可起發其功，光堯之行著乎，將使居百揆之官也。百揆，六卿之長，即周之天官冢宰也。舜以百揆進而居攝，今即位，故首命此官也。亮，當作倌，明也。采，事也，職也。惠，順。疇，猶類也。伯禹，高陽氏才子，其父崇伯鯀也。司空，即冬官共工也。禹平水土時，特命爲司空，非常名也。至是，使居百揆，仍舍其名爲共工矣。俞，嚮詞也。時，是也。懋，勉也。拜者，首至手也。稽，首也；稽首，下首至地也。讓，攘也，推也。稷，官名，其人棄也。按：凡虞夏書稷字，古書皆當作棄。周尊后稷以配天，乃追改之。惟下文帝曰棄，乃君命臣之詞，仍而不改也。契，當作禹，或作偃，臣名也。暨，及也。往，之也。勗以之官，不聽其所讓也。

帝曰：「棄！黎民阻饑，汝后稷，播時百穀。」

棄，高辛氏之子，今爲司馬，如周之夏官也。阻，阨也。飢，餓也。后，君也。稷，米最大，爲穀之長，故以名官。播，敷種也。時，蒔也。更，別種也。穀謂之百者，多種之詞，或以稻粱菽各二十，蔬果助穀各二十當之，非也。穀有九：黍、稷、粱、秫、稻、麥、菽、麻、苽也，或云八穀、六穀、五穀、三穀者，略言之耳。堯鴻水時，眾民困阨于飢，棄播穀以救之，故稷爲天官，後復爲夏官司馬。此舜返述其前功也。

帝曰：「契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。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，在寬。」

契，禹也，高辛氏之子，今爲司徒，如周之地官也。五品，父、母、兄、

弟、子也。遜，慈也，順也。敷，敝也。五教，義、慈、友、恭、孝也。寬，從容不迫也。孟子述放勳之言：「勞之來之，匡之直之，輔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從而振德之」，即所謂寬也。此亦返述其前功也。

帝曰：「皋陶，蠻夷猾夏，寇賊姦宄。汝作士，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。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。惟明克允！」

皋陶，高陽氏才子庭堅也，今爲士，即周之秋官司寇也。猾，當作滑，讀爲澗，濁亂也。夏，華夏也，言撓亂中國也。彊聚爲寇，殺人爲賊，由外爲姦，起內爲宄。士，吏也，治獄訟者也。鄭氏謂主察獄訟，則以司爲訓。服，戾也，治理也。就，造也，歸也。三就，大罪陳諸原野，次罪于市朝，同族則適甸師氏也。宅，吒也，懲忿之器也。五吒，謂上罪梏拳而桎，中罪桎梏，下罪梏王之同族，拳有爵者桎也。居，尻也，處也。三居，謂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，三分其地，遠近若周之夷服、鎮服、蕃服之地也。皆當明察其罪，能使信服也。以上稷、契、皋陶三官，皆堯在時所命者，舜因禹之讓而述其前功，以申命之也。

帝曰：「疇若予工？」僉曰：「垂哉！」帝曰：「俞，咨！垂，汝共工。」垂拜稽首，讓于殳斨暨伯與。帝曰：「俞，往哉！汝諧。」

予，余也，我詞也。工，百工也。《曲禮》六工，有土工、金工、石工、木工、獸工、草工，《周禮》有攻木、攻金、攻皮、設色、搏埴之工，主百工之官，即周之冬官司空也。司空之名，專爲禹立，禹升宅百揆，故問誰能順治百工，勝任此職者，其官則仍名共工也。垂有巧思，字亦作「倕」，高陽氏才子也。共，龔也，具給也。殳、斨，亦作朱、斨，二臣名。伯與，亦作柏譽，一臣名，皆當在八元八凱中。諧，和也，猶耦也。往哉汝諧者，因垂之讓，令率此三人爲佐，同供是職，與汝往哉。往欽哉，不同也。

帝曰：「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？」僉曰：「益哉！」帝曰：「俞，咨！益，汝作朕虞。」益拜稽首，讓于朱虎、熊羆。帝曰：「俞，往哉！汝諧。」

上謂山陵，下謂原隰藪澤，草木鳥獸之所生也。草，當作艸。僉，當作禹。益，讀爲噍，古作菽，又名柏翳，高陽氏才子，與禹同奏庶鮮食者，故禹舉之。朕虞，掌山澤之官，《周禮》有山虞、澤虞，省名爲虞，而官分爲二也。朱虎、熊羆，二臣名，疑即高辛氏之子伯虎、仲熊也。往哉汝諧，亦使爲益之佐也。

帝曰：「咨！四岳，有能典朕三禮？」僉曰：「伯夷！」帝曰：「俞，咨！伯，汝作秩宗。夙夜惟寅，直哉惟清。」伯拜稽首，讓于夔、龍。帝曰：「俞，往。欽哉！」

典，敷也，主也。三禮，天神、地祇、人鬼之禮。典之者，如周之春官宗伯也。伯夷，姜姓之祖。秩，猶次敘也。宗，尊祖廟也。夙，早也。夜，莫也。惟，凡思也。寅，敬也。直，正見也。清，澗絜也。夔、龍，二臣名。

帝曰：「夔！命汝典樂，教胄子，直而溫，寬而栗，剛而無虐，簡而無傲。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神人以和。」夔曰：「於！予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。」

五聲八音相比而成樂，先王之所以飾教也。教，上所施下所效也。胄，當作育，養子使作善也。子者，王太子、王子、羣后之世子、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。教育子弟，即周大司樂之職也。直，正也。溫，盪也，和潤也。寬，宏也。栗，凜也，竦縮也。剛，彊斷也。無，無也，亡也。虐，暴也。簡，櫛也，大也。傲，倨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言，心聲也。歌，詠也，長言之也。永，長也。聲者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是也。依，倚也。聲之清濁，又依長言而爲之。律，十二律也。和，龢也，調也，聲中律乃和也。八音，鐘、磬、壎鼓、琴瑟、祝敔、笙、簫也。諧，龢也。樂，龢也。相者，兩耦之詞。奪，失也。倫，類也，猶敘也。神，鬼神也。人，承祭者也。和，相應也。《皋陶謨》言：「祖考來格，羣后德讓，其一隅也。」宋蘇軾曰：「舜方命九官，濟濟相讓，夔不當獨自言其功。是《皋陶謨》之文錯簡在此。」其說是也。

帝曰：「龍，朕堯讒說殄行，震驚朕師。命汝作納言，夙夜出納朕命，惟允！」

堯，嫉也，惡也。讒，譖也。說，談論也。殄，絕也。殄行，絕君子之行，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也。震，振也，動也。驚，駭亂也。師，猶眾也，謂眾臣也。佞人足以惑亂，朝臣所必遠也。納，內也，入也。內言，官名，所謂王之喉舌也，如周之宰夫，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者也。出者，承上言而宣之于下。內者，酌下言而達之于上。允，信也。凡思信實，則佞人無所行其奸矣。

帝曰：「咨！汝二十有二人，欽哉！惟時亮天功。」

二十二人者，十二牧及新命之皋陶、垂、益、夔、龍、伯與、益、朱虎、熊

鯀、夔、龍十人也。四岳皆以他官兼攝，疑即禹、稷、契等爲之，故不在此數。禹、棄、伯夷皆居官久，有大功，申命之，非特敕之，故亦不在此數也。觀《呂刑》所敘堯臣伯夷、禹、稷可見，或謂當作三十有二人，存疑。亮，當作倞，讀爲景，如影之附形合而相助也。功，猶事也。帝王治世，民事即天事，故曰天功。此以上皆月正元日敕命之言也。

三載考績，三考，黜陟、幽明。庶績咸熙。分北三苗。

考，覈也，驗事得實也。績，功業也。黜，貶下也。陟，登用也。幽，退隱也。明，邇所見也，言遠近之眾功皆興也。北，當作𡗗，別也。前所遠竄之三苗爲西裔諸侯者，其族類或猶有相聚爲惡，乃復分析流之他方，亦所謂黜也。

舜生三十，征庸三十，在位五十載，陟方乃死。

舜生三十，謂生三十年也。徵，召也。庸，用也。三十當作二十，謂歷試二十年也。在位五十載，謂攝位至死五十年，舜年一百歲也。陟方，巡守也。蓋分北之後，三苗有在南越之地者，舜南巡時征之，道死蒼梧，因葬于九疑山，在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南也。

汨 作

《書敘》曰：「帝釐下土，方設居方，別生分類，作《汨作》、《九共》九篇、《稟飫》。」按：釐，理也。汨，治水也，字從汨，不從日。

九共九篇

按：共，讀爲貢。《尚書大傳》引《九共》之文有「予辯下土，使民平平，使民無傲」數語。

稟 飫

其誼未聞。僞孔曰：「犒，勞。飫，賜也。」按：以上十一篇皆亡于西晉永嘉之亂。

大禹謨

《書敘》無「謨」字。《敘》曰：「皋陶矢厥謨，禹成厥功，帝舜申之。作《大禹》、《皋陶謨》、《棄稷》。」疑《大禹》、《皋陶謨》本爲一篇，《皋謨》

中禹言亦多，故並敘之，合兩人名謨也。《說文》「謨」篆下但引「咎繇謨」，並無「大禹」字，亦是一證。即曰有之，亦亡于西晉永嘉之亂。今偽書與傳疑出皇甫謐晚年所撰，至東晉枚頤獻之。其餘二十五篇並同。

曰若稽古大禹，曰文命敷于四海，祇承于帝。曰：「后克艱厥后，臣克艱厥臣，政乃乂，黎民敏德。」帝曰：「俞！允若茲，嘉言罔攸伏，野無遺賢，萬邦咸寧。稽于眾，舍己從人，不虐無告，不廢困窮，惟帝時克。」

「文命」本《史記》。「敷四海約」，《禹貢》末數語。「敏德」本《康誥》。「萬國咸寧」，孔子贊《易》文也。「舍己從人」，孟子稱舜，非稱堯也。「堯不赦無告，不廢窮民」，《莊子·天道》文也。

益曰：「都，帝德廣運，乃聖乃神，乃武乃文。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為天下君。」

《夏書》云：「天子之德廣運，乃神乃武乃文」，《呂氏春秋·諭大》篇文也。「皇乾眷命」，《後漢·黃瓊傳》文也。「奄有四方」，《詩·大雅·皇矣》篇文也。

禹曰：「惠迪吉，從逆凶，惟影响。」

舜云：「從道必吉，反道必凶，如影如响」，《尸子》文也。

益曰：「吁！戒哉！儆戒無虞，罔失法度，罔游于逸，罔淫于樂。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。疑謀勿成，百志惟熙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，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。無怠無荒，四夷來王。」

《書》云：「去邪勿疑，任賢勿貳」，《戰國·趙策》文也。「無怠無荒」，乃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文也。

禹曰：「於！帝念哉！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，惟修；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惟和。九功惟敘，九敘惟歌。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勸之以九歌俾勿壞。」

「命在養民」，《左傳》文公六年邾文公言也。《夏書》曰：「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勸之以九歌，勿使壞」，郤缺釋之曰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，謂之九歌。六府三事，謂之九功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，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」，《左傳》文公七年文也。

帝曰：「俞！地平天成，六府三事允治，萬世永賴，時乃功。」

《夏書》曰：「地平天成」，《左》僖二十四年文也。「時乃功」，見《皋陶謨》。

帝曰：「格，汝禹！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，耄期倦于勤。汝惟不怠，總朕師。」禹曰：「朕德罔克，民不依。皋陶邁種德，德乃降，黎民懷之。帝念哉！念茲在茲，釋茲在茲，名言茲在茲，允出茲在茲，惟帝念功。」

《竹書紀年》云：「帝舜三十三年，命夏后總師」，亦皇甫士安、束廣微輩僞書也。「旄期」，見《禮記·射義》。《夏書》曰：「皋陶邁種德」，魯莊公引之而申其意，曰：「德乃降，姑務修德以待時乎。」降，讀爲彘服之彘，言邲降于齊，是不德也。此莊公八年文而誤用者也。「黎民懷之」，《皋陶謨》文也。《夏書》曰：「念茲在茲，釋茲在茲，名言茲在茲，允出茲在茲，惟帝念功」，《左傳》襄公二十一年文也。

帝曰：「皋陶，惟茲臣庶，罔或干予正。汝作士，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。期于予治，刑期于無刑，民協于中，時乃功，懋哉！」

「惟茲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」，《孟子》文也。「汝作士」，《堯典》文也。「聽獄折中者，皋陶也，故曰『民協于中』」，《韓詩外傳》文也。

皋陶曰：「帝德罔愆，臨下以簡，御眾以寬；罰弗及嗣，賞延于世。宥過無大，刑故無小；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；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；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，茲用不犯于有司。」

「刑故無小，宥過無大」，王充《論衡·答佞》篇文也。《夏書》曰：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」，《左傳》襄公二十六年文也。「其政好生而惡殺，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也」，《荀子·哀公問》篇文也。

帝曰：「俾予從欲以治，四方風動，惟乃之休。」

「舜曰惟子從欲而治」，《荀子·大略》篇文也。

帝曰：「來，禹！洺水儆予，成允成功，惟汝賢。克勤于邦，克儉于家，不自滿假，惟汝賢。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。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與汝爭功。予懋乃德，嘉乃丕績，天之歷數在汝躬，汝終陟元后。」

「帝曰來禹」，《皋陶謨》文也。《書》曰：「洺水警予」，《孟子》文也。《夏

書》曰：「成允成功」，《左傳》襄公五年文也。「禹克勤」，本《史記·夏本紀》。「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」，《荀子·君子》篇文也。「堯曰：『咨，爾舜，天之歷數在爾躬』」，又「舜亦以命禹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

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

《道經》曰：「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」，上文云「心何以知？曰：『虛一而靜』」；又曰：「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」，又曰：「精于物者以物物，精于道者兼物物，故君子一于道而以贊稽物」，皆《荀子·解蔽》篇文也。「允執其中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

無稽之言勿聽，弗詢之謀勿庸。可愛非君，可畏非民，眾非元后，何戴？后非眾，罔與守邦？欽哉！慎乃有位，敬修其可願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惟口出好興戎，朕言不再。」

「無稽之言，不見之行，不問之謀，君子慎之」，《荀子·正名》篇文也。《夏書》有之曰：「眾非元后，何戴？后非眾，無與守邦」，《國語·周語》內史過言也。「慎乃在位」，《皋陶謨》文也。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先王之書，術令之道，曰：惟口出好興戎」，《墨子·尚同中》篇文也。

禹曰：「枚卜功臣，惟吉之從。」帝曰：「禹！官占惟先蔽志，昆命于元龜。朕志先定，詢謀僉同，鬼神其依，龜筮協從，卜不習吉。」禹拜稽首，固辭。帝曰：「毋！惟汝諧。」

「王與葉公枚卜，子良以爲令尹」，《左傳》哀公十七年文也。但枚卜者，不斥言所卜之謂，非歷卜也。《夏書》曰：「官占唯能蔽志，昆命于元龜」，哀公十八年文也。「習吉」，字見《金縢》。「卜不襲吉」，《左》哀十《傳》趙孟言也。「禹拜稽首」，見《堯典》。「敢固辭」，見《儀禮》。「子曰：毋」，見《論語》。「往哉，汝諧」，《堯典》文也。但諧和者，同寅協恭之謂元后，一人何所諧？若謂諧合龜筮，則上文已言之矣。

正月朔旦，受命于神宗，率百官若帝之初。

《竹書紀年》云：「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，夏后受命于神宗，遂復九州。」與偽書固出一手。

帝曰：「咨，禹！惟時有苗弗率，汝徂征。」

禹乃會羣后，誓于師曰：「濟濟有眾，咸聽朕命。蠢茲有苗，昏迷不恭，侮慢自賢，反道敗德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民棄不保，天降之咎，肆予以爾眾士，奉辭伐罪。爾尚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勳。」三旬，苗民逆命。益贊于禹曰：「惟德動天，無遠弗届。滿招損，謙受益，時乃天道。帝初於歷山，往于田，日號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負罪引慝。祗載見瞽叟，夔夔齊慄，瞽亦允若。至誠感神，矧茲有苗。」禹拜昌言曰：「俞！」班師振旅。帝乃誕敷文德，舞干羽于兩階，七旬，有苗格。

禹征三苗，誓師，其後退舞干羽，三苗自服一事，《戰國·魏策》及《墨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荀子》、賈誼《新書》、《淮南鴻烈》、桓寬《鹽鐵論》、劉向《說苑》諸書皆有之。誓辭見《墨子·兼愛》篇，曰：「濟濟有眾，咸聽朕言」；又「蠢茲有苗，用天之罰。小人在位，君子在野」，《詩·隰桑》小序也。「天降之災」，《左》莊十一《傳》文也。「君以成周之眾，奉辭伐罪」，《鄭語》史伯之言也。「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」，又《書》云「祗載見瞽叟，夔夔齊慄，瞽亦允若」，皆《孟子》文也。「禹拜昌言曰：俞！」，《皋陶謨》文也。「班師振旅」，字皆見《左》襄十《傳》中。

皋陶謨

《書敘》見前。謨，議謀也。伯禹、皋陶相與語于舜前，而虞史伯夷述其言也。

曰若稽古。皋陶曰：「允迪厥德，謨明弼諧。」禹曰：「俞，如何？」皋陶曰：「都！慎厥身，修思永。惇敘九族，庶明勵翼，邇可遠在茲。」禹拜昌言曰：「俞！」

「曰若稽古」爲句，以下述皋陶之言也。允，信。迪，導也。厥，其，詞也。弼，猶輔也。諧，詒也。言人君信能進導其德，則臣下有所謀議，無不照見，有所匡正，無不和聽也。如何者，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。都，於，詞也。慎，謹也。修，叙也。身有不善，謹而除之，而又用思深長，孜孜無怠也。惇，厚也。敘，次第也。庶明，眾賢也。勵，當作勸，勸勉也。翼，猶夾輔也，如堯之九族既睦百姓。昭，明也。邇，近也。茲，紫也，識詞也。言政之可自近以及遠者，由此道也。昌，美言也。

皋陶曰：「都！在知人，在安民。」禹曰：「吁！咸若時，惟帝其難之。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能哲而惠，何憂乎驩兜？何遷乎有苗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？」

心微爲知人者，百官也；定諍爲安民者，兆姓也。惟、其，皆助語之詞。帝，謂堯也。難，艱也，不易也。哲，智。惠，仁也。懷，思也。而、何、乎，亦皆助語之詞。憂，慮也，愁也。遷，鹵也，驚也。巧言，利口也，即靜言。令，良也，善也。令色，柔顏也，即象恭。孔，甚也，讀若堪。壬，桀也，善柔佞人也，皆謂共工四凶。不及鯀者，鯀倖直自用，故治水無功，公罪非私惡，本不與三凶同，且禹當爲親諱也。

皋陶曰：「都！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人有德。乃言曰，載采采。」禹曰：「何？」皋陶曰：「寬而栗，柔而立，願而恭，亂而敬，擾而毅，直而溫，簡而廉，剛而塞，強而義。彰厥有常，吉哉！」

亦，發語之詞。行，力諸身也。言，宣諸口也。「人」字衍文，當刪。載，猶爲也。采，事也，謂所爲某事，某事可名言也。《夏書》曰「名言茲在茲」是也。何者？問其目也。寬綽而能凜凜，和柔而能植立，謹願而能恭正，三者即《洪範》所云。柔，克也。亂，治也，有治才而能敬事。擾，擾也，馴也。既馴擾而又果毅直正也，能正直而又溫和，三者即《洪範》所云。正，直也。簡，約也，簡約而有廉隅。塞，塞也，實也，剛斷而能篤實。義，誼也，宜也。堅彊而能合宜，三者即《洪範》所云。剛，克也。凡人之性寬者，不必栗。栗者，不必寬。九德皆然，惟相濟乃成其德也。彰，明也。常，長也，久遠也。吉，善也。能明其德，所行有常，則成善人矣。

日宣三德，夙夜浚明有家；日嚴祗敬六德，亮采有邦。翕受敷施，九德咸事，俊乂在官。百僚師師，百工惟時。撫于五辰，庶績其凝。

宣，顯也，明也。三德，謂簡、剛、彊也。浚，陵也，大也。有家，卿大夫也。言三德，[-]則可爲卿大夫。嚴，儼也。儼、祗、敬，皆肅也。六德，謂亂、擾、直、簡、剛、彊也。亮，當作倌，明也。采，事也。有邦，諸侯也。言有六德，則可爲諸侯。翕，故也，聚也。受，承也。敷，溥也，徧也。施，敝也，敷也。翕受者，聚之于身；敷施者，見之于事。言天子九德皆備，則可以治天下。材過千人曰俊，乂，傑也，才過百人曰傑。官，公卿之位也。百僚，大夫也。師，達也，先導也。師師，相師法也。工，官也。百工，士

也。言公卿大夫士皆互相則效，及時輔治也。撫，循也。辰，時也。木王于春，火王于夏，金王于秋，水王于冬，土寄王于四季，故謂四時爲五辰也。凝，堅定也，猶成也。

校勘記

[一]「言」下當脫「有」字，爲「言有三德」，由下文「言有六德」可知。

無教逸欲，有邦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。無曠庶官，天工，人其代之。

無，毋也，止之之詞。下同。教者，上所施下所效也。逸，佚也，安樂也。欲，貪也。言天子逸欲，則諸侯皆效之，無異于教之也。兢兢，戒也。業業，危也。一日二日，猶言日日也。幾，機也，發動所由也。萬幾，猶萬端也。曠，廢也，空闊也。置非其人，與空曠無異也。天工，天之官也。人，謂天子也，天子代天以官人，不可忽也。

天敘有典，勅我五典五惇哉！天秩有禮，自我五禮有庸哉！同寅協恭和衷哉！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天討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政事懋哉！懋哉！」

五典，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，自天子至于庶人同也。勅，當作敕，正也。我者，對天而言。惇，厚也。五者，皆命于天而由我正之，使人厚于倫常。常，性也。五禮，天子、諸侯、公卿、大夫、士等級隆殺之禮，如《周官·典命》、《禮記·禮器》所言是也。自，始也。庸，用也。用之由我始也。同，合會也。協，眾之同和也。衷，中也，心也。言君臣皆守此典禮，同敬合恭，上下和協于心也。五服，下文日月星辰至黼黻之十二章，天子備有之，公自山龍以下，侯伯自華蟲以下，子男自藻火以下，卿大夫自粉米以下，凡五等也。章，明也，謂表顯有德之人也。討，治也。罪，犯法也。五刑，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也。命德討罪，無非天意，人君治事，不可不勉也。懋，勉也。

「天聰明，自我民聰明。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。達于上下，敬哉有土！」

承上文而言，天之聰明所命者，由民所好之有德；天之明威所討者，由民所惡之有罪。畏，威也，猶《孟子》引《太誓》云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也。達，通也。上，謂天；下，謂民。有土之君，可不敬懼哉！

皋陶曰：「朕言惠可底行？」禹曰：「俞！乃言底可績。」皋陶曰：「予未有知，思曰贊贊襄哉！」

惠，順也。底，致也。乃，發聲之詞，猶汝也。予，余也，我自謂之詞也。曰，當作日。贊，進導也。襄，裒也，治理也。言我言順而可致之于行乎？禹然其言，謂致可有功也。皋又言我無所知，思日進導帝德，以佐治理而已，謙詞也。此下「帝曰：來，禹」至末，皆《皋陶謨》篇之文，偽書分爲兩篇，非也。

益 稷

《書敘》作「棄稷」。《棄稷》篇已亡于西晉永嘉之亂。偽書割《皋陶謨》「帝曰來禹」以下當之，且改名《益稷》，誕妄已甚。

帝曰：「來，禹！汝亦昌言。」禹拜曰：「都！帝，予何言？予思日孜孜。」皋陶曰：「吁！如何？」禹曰：「洪水滔天，浩浩懷山襄陵，下民昏墊。予乘四載，隨山刊木，暨益奏庶鮮食。予決九川，距四海，濬畎澮距川；暨稷播奏庶艱食。鮮食，懋遷有無化居。烝民乃粒，萬邦作乂。」皋陶曰：「俞！師汝昌言。」

來者，揖而進之使前也。孜孜，汲汲也。禹言：皋陶陳謀已備，我復何言？惟汲汲自勉而已。昏，殯也，病也。墊，陷也。乘，登也，陞也。載，亦乘也。四載，水行乘舟，陸行乘車，山行乘櫟，澤行乘輶也。隨，從也。刊，槎也，槎識也。謂循行山路，衰斫其木，以爲表識也。奏，進也。鮮，鱸也，生也。生食，謂鳥獸魚鱉也。決，行水也。九川，九州之川，江、淮、河、漢、沅、渭、洛、弱水、黑水也。距，距也，止也。四海，今山東登州爲東海，直隸天津爲北海，江蘇揚州爲南海，甘肅塞外爲西海，各因水道所歸而放而致之也。濬，深通川也。畎澮，田間水道也，包遂與溝洫而言。廣尺深尺謂之畎，倍畎謂之遂，倍遂謂之溝，倍溝謂之洫；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，水自畎注于遂，以至於澮，各小水會而爲大水謂之川。艱，土難治也。艱食，謂百穀。此鮮食之鮮，讀爲尠，少也，與上文不同。懋，貿也，易財也。遷，徙也。化，貨也，財也，金玉龜貝泉布布帛之屬皆是。居，厓也，猶積貯也。言食少之民，使徙他物之積，以易穀，調有餘，補不足，彼此相濟，即《周禮》之商賈阜通貨賄也。烝，眾也，多也。乃，曳詞之難也。粒，立也，猶定也。《詩》曰「立我蒸民作始」也。乂，戩也，治安也。言害去利興，厚生利用，天下有以安定而始得治安也。師，達也，猶取法也。

禹曰：「都！帝，慎乃在位。」帝曰：「俞！」禹曰：「安汝止，惟幾惟康。其弼直，惟動丕應。俟志以昭受上帝，天其申命用休。」

慎，謹也。位，帝位也。安，定也。止，峙也，猶處也。言毋妄動，動則擾民也。惟，凡思也。幾，殆也。康，康也，安也。直，讀爲惠。丕，大也。應，和也。言君能思危圖安，以有惠者爲輔，故不動則已，動則天下大應。俟，係也，絜束，猶潔清也。志，意也。申，緡也。用，以也。休，喜也，美也。言潔清其意，以明受天寵，天將重命汝以美應，謂符瑞也。

帝曰：「吁！臣哉鄰哉！鄰哉臣哉！」禹曰：「俞！」

鄰，近也，即下文所言四鄰，謂左輔、右弼、前疑、後丞也。反覆言此，謂君臣道近相須而成之者也。

帝曰：「臣作朕股肱耳目。予欲左右有民，汝翼。予欲宣力四方，汝為。予欲觀古人之象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龍、華蟲、作會；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，絺繡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，作服，汝明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，在治忽，以出納五言，汝聽。」

此申言臣所以爲隣之義也。作，爲也。手足所以動作，耳目所以視聽，君資眾臣以爲輔，猶身資五官四體以爲用也。左右，助也。翼，如鳥翅之佐其身也。治功曰力。四方者，非巡守之年，有事則使于四方，惟臣爲之也。爲，僞也，作也。觀，諦視也。古人，黃帝時始爲衣裳者也。象，像也，形也，象形之字如繪畫然。華，榮也。華蟲，五色之蟲如華。五色，謂鷩雉也。羽毛鱗甲之屬，皆謂之蟲。會和五采而畫之于衣，三辰山龍雉爲六章也。宗彝，宗廟盛鬱鬯之尊，畫虎雉其上，故謂虎與禹屬之雉爲宗彝也。藻，水草有文者。粉米，白米也，別于未去糠之穀，故曰粉米。黼，白與黑相次文刺爲斧形者也；黻，黑與青相次文刺爲兩目相背之形者也。絺，澣也，緘縷所紩也。繡，五采備也，搯采絲而刺之于裳。帛、藻、火、米、斧、黻，爲六章也。其質曰采，既用曰色。衣裳皆謂之服，用以衛體者也。明，明其尊卑等級之禮也。十二章爲五服，天子備有焉。公自山龍而下，則衣五裳四爲九章；侯伯自華蟲而下，則衣三裳四爲七章；子男自藻火而下，則衣三裳二爲五章；卿大夫自粉米而下，則衣一裳二爲三章也。至周而日月星三辰畫于旗，不施于衣，故袞冕九章。自龍而山而華蟲而火而宗彝，皆繪于衣；自藻而粉米而黼而黻，皆繡于裳。鷩冕七章，無龍、山；雉冕五章，無華蟲與火；希冕三章，無宗彝與藻；而土元冕一章，

衣無文，裳刺黻而已，與虞制不同也。聞，知聲也。六律爲陽，六同爲陰，凡十有二。但言律者，舉陽以該陰也。以律同蘇五聲，施之八音，合而成樂。在，察也。治，理也。忽，紕也。亂也。聲音之道與政通，故審聲以知音，審音以知樂，審樂以知政，而治之得失可知也。五言，五聲之言，角爲木爲仁爲民，商爲金爲義爲臣，徵爲火爲禮爲事，羽爲水爲智爲物，宮爲土爲信爲君也。出者，作詩以播之于樂。納者，采詩而獻之于朝。汝聽，助君之聰也。

予違，汝弼，汝無面從，退有後言。欽四鄰！

違，變也，衰僻也。弼，如檄之匡正弓也。從，从也，順以相聽也。後言，謗也，謂我有衰僻之行，汝當匡弼我，無面諛而退有謗言也。四鄰，疑丞輔弼也。伏生《大傳》曰：「天子有問無以對，責之疑，可志而不志，責之丞，可正而不正，責之輔，可揚而不揚，責之弼。其爵視卿，其祿視次國之君。」

庶頑讒說，若不在時，侯以明之，撻以記之，書用識哉，欲並生哉！工以納言，時而颺之，格則承之庸之，否則威之。」

頑，愚鈍也。讒，僂也，彪雜不齊也。在，察。時，是也。侯，戾也，射戾也。言頑鈍之人，彪雜之言，汝若不察，于是當以大射擇士之禮，明察其善惡。射，可以觀德也。撻，扶也。記，使之不忘也，即《學記》之夏、楚二物，收其威也。識，知也，書箸之竹簡以識其過也。生，猶有養也。言撻之書之，正欲育養之，以並至于善也。工，樂官也。內言，合語也。《周禮·大司樂》「以樂語教國子興道、諷誦、言語。」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云：「語、說命、乞言皆大樂正授數。」又曰：「乞言、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，即其事也。颺，謂暢說其義也。格，憲也，敬也，言能敬而改之也。則，曾也，猶乃也。承，受也。庸，用也。受而用之，即《王制》所云「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也。」否則威之，即移郊移遂，或屏之于遠方，終身不齒也。

禹曰：「俞哉！帝。光天之下，至于海隅蒼生，萬邦黎獻，共惟帝臣，惟帝時舉。敷納以言，明庶以功，車服以庸。誰敢不讓，敢不敬應？帝不時敷，同，日奏，罔功。」

「俞哉帝」爲句。光天之下，謂日月所照之處。隅，猶傍也。蒼，艸色也。至于海角，凡草木所生之地，極言其廣遠也。黎，眾也。獻，賢也，有

善行者也。共，俱也。言萬國眾賢皆帝之臣，惟帝是能舉用之，豈獨國子乎？敷，溥也，徧也。納，內也，入也，言所以觀其志也。庶，當作試，猶考覈也。功，所以考其事也。庸，用也。車服，謂命爲士大夫，用所以盡其才也。讓，攘也。應，猶答也。不時，不如是也。罔，亡也，無也。言不如是則天下賢愚溥同無別，雖日進用人才而無功也。

無若丹朱傲，惟慢遊是好，傲虐是作。罔晝夜頡頏，罔水行舟。朋淫于家，用殄厥世。予創若時，娶于塗山，辛壬癸甲。啟呱呱而泣，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。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。州十有二師，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長，各迪有功，苗頑弗即工，帝其念哉！」帝曰：「迪朕德，時乃功，惟敘。」皋陶方祗厥敘，方施象刑，惟明。

《史記》「無若」上有「帝曰」二字，「予創」上有「禹曰」二字，當從之。丹朱，堯嗣子，封于丹淵，爲諸侯，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。傲，驕也，堯庶子九人之一。《論語》「梟盪舟」，《管子·宙合》篇「若傲之在堯」是也。慢，惰也。遊，即逕字，遨也。好，說也。傲，倨也。虐，殘也。作，爲也。頡頏，猶鄂鄂，阨陞之貌。二人見洪水時，人皆乘舟，今水已治，二人猶居舟中，頡頏使人推行之，蓋水淺舟滯故也。朋，即鳳字，讀爲朋，比黨也。謂二子遊蕩于家，浸淫不止也，引以勗禹無私不肖之子。殄，絕也。言虞賓雖在位，皋則不得其死，殄絕其世。予，禹自謂也。創，懲懼也。娶，取婦也。塗，當作塗，塗山在今安徽鳳陽府懷遠縣，其國近此山，故爲塗山氏也。始娶三宿，而帝命治水，其後民俗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，蓋因禹事而遂爲故也。啟，禹子也。呱呱，小兒啼聲。泣，出涕也。子，慈也，愛也。荒，荒也，猶遠也。度，量也，猶謀也。言八年于外，三過門而不入，但聞啟呱呱之聲，不遑撫字其子，惟水退之後，遠度土功也。五服，甸服通王城千里，侯服二千里，綏服三千里，要服四千里，荒服五千里，以其重疊圍繞，皆所以輔王城，故謂之弼。師，達也，猶伯也。十二師各爲一州之伯，九州一百八師以佐其牧也。外，要服之外也。薄，迫也，近也。四海，謂荒服之國也。建，立也。五長，一國之中，立五人以爲之長也。迪，導也。即，就也。言師長各導有功，惟苗頑弗受功耳。上「方」，猶當也，下「方」，旁也，溥也。舜言導吾德于諸侯，是汝之功有次第，若如苗之弗率，皋陶方敬以次第，而溥施象刑。惟明，克允也。古兵刑，一官兵亦刑也。舜禹此言，蓋在分北三苗之前矣。

夔曰：「戛擊鳴球、搏拊、琴、瑟，以詠。」祖考來格，虞賓在位，羣后德讓。下管鼗鼓，合止祝敵，笙鏞以間。鳥獸蹢躅；簫韶九成，鳳皇來儀。

戛，拞也，刮也。擊，支也。鳴球，玉磬也。石磬在階，玉磬在堂。搏拊，以韋爲之，裝之以糠，形如小鼓，所以節樂。琴，五弦。瑟，二十四弦。四器皆堂上之樂，以詠者工入升堂歌詩也。祖，謂橋牛、句望、敬康與太祖顓頊；考，謂瞽瞍。格，假也，至也。來格者，五廟之神來至也。虞賓，丹朱也。羣后，諸侯助祭者。德，登也，升堂揖讓之容也。下，堂下也。管，如箎，六孔。鼗鼓，小鼓，有柄有耳，持而搖之，則旁耳自擊，令合樂也。堂上堂下，眾聲並作。止，樂終也。合樂之時，擊祝以始之。祝，狀如漆笛，中有椎，其名曰止，投而撞之作聲。止樂之時，櫜敵以節之。敵，狀如伏虎，背有刻二十七。以長尺之木曰鼗者，櫜之三也。笙者，列管，匏中施簧管端，簧以薄金葉爲之，大者十九管，小者十三管。鏞，大鐘也。鄭康成讀笙爲生，謂東階生方之鐘磬；讀庸爲功，謂西階成方之鐘磬者。以笙鏞二器細大不倫耳。以間者，堂上堂下之樂，間代而作也。蹢躅，飛舞之貌。簫，箏也，竿舞也。《簫韶》，舜所制樂名，或曰簫之言肅，韶之言紹，言肅敬以繼堯也。樂備作謂之成，猶終也。每曲一終，則變而更奏，九成，即《周禮》所云九變也。雄曰鳳，雌曰凰。凰，當作皇，讀爲翌，瑞應之鳥也。儀，儷也，匹也。來儀，言其止巢而乘匹也。此節猶《周禮》大司樂所言，以致鬼神祗，以安賓客，以和邦國，以作動物也。

夔曰：「於！予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。」庶尹允諧，

重擊曰擊，輕擊曰拊。拊，搯也。石，謂大磬、編磬。石聲難和，故舉石以該眾樂，《詩》曰「依我磬聲」是也。率，逴也。百獸相導而舞，言感通之機，無不覆燾也。尹，治也。允，信。諧，和也，猶《大司樂》所云「以諧萬民，以說遠人」也。或曰，尹，當作民。

帝庸作歌。曰：「勅天之命，惟時惟幾。」乃歌曰：「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」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：「念哉！率作興事，慎乃憲，欽哉！屢省乃成，欽哉！」乃賡載歌曰：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！」又歌曰：「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！」帝拜曰：「俞，往欽哉！」

庸，用也。勅，當作敕，誠也。時，猶一日二日也。幾，萬幾也。〔一〕言君臣皆當誠謹，天之所命無時無事而可怠忽也。歌，詠也，長言之也。股肱，大臣也。喜，樂也，猶和也。元首，君也。起，立也，猶振作也。百工，庶官也。熙，興也，言同力備治也。魏晉而上，字無四聲之別，故喜、熙通爲一音。颺，揚也，續也。念，常思也。帝歌以戒臣工，皋陶言羣臣當念帝之戒也。率，達也，先導也。作，爲也。興，起也。事，職也。憲，法也。屢，即屢字，讀爲數，亟也。省，察也。乃，詞之難也。賡，續也。載，再也，再歌以戒君也。明，古讀若芒。良，善也。康，康也，安也。又，有繼之詞也，亦當讀爲再，復歌以責難于君也。陞，當作陞，叢陞，雙聲連語，繁碎之意，足以亂大政也。惰，不敬也。墮，毀壞也。此一節君臣交儆，有虞之治，所以冠于百王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幾，萬幾也，當作「萬機也」，見前「一日二日萬幾」注。（第21葉）
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二

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

夏 書

夏，禹有天下之號也。《書》凡四篇，此篇作于虞時，而繫之夏者，禹之王以是功也。

禹 貢

《書敘》曰：「禹別九州，隨山濬川，任土作貢。」按：《敘》闕「作禹貢」三字。貢，獻功也，下之所納于上者，兼田賦言之。凡取于民者，皆民之所獻。《孟子》曰：「夏后氏五十而貢。」

禹敷土，隨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。

敷，專也，分也，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。隨，循也。刊，槎也，槎識也。斫大木爲識，以表其道也。奠，定也，正也。高山大川，五嶽四瀆之屬，方洪水橫流，不辨區域。此三者乃禹治洪水之大綱也。

冀州：既載，

水中可居曰州。昔遭洪水，民居水中高土，故曰九州。冀州，統舜幽、并二州之地，東西南三面距河。不書其界者，王者無外，尊帝都也。今山西全省，河南之彰德、衛輝、懷慶三府，直隸之順天、順德、廣平、保定、宣化、永平六府，及河間、正定二府之西北境，東北則盛京奉天、錦州二府，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，西起東受降城之北，東訖于大遼水，皆冀州域也。帝都，在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。既，發語詞，猶已也。載，才也，猶始也。九州之次，即禹治水之次也。

壺口，治梁及岐。

壺口山，在今山西潞安府壺關縣，河水注其中如壺也。治，理也，汨也。鯀未施工，禹初始治之也，急河流之衝也。梁山，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。岐山，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。二山皆雍州境，而此並言者，治壺口之後，即東至梁山而甸之，治梁後又東至岐山，而兼治汧、渭、漆、岐、雍諸小水，蓋功相因而事乘便，與壺口實一役也，故終言于此。

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陽；

修，亦治也，因鯀之功而修之也。河道既通，而後汾水可治，故壺口先治，而後太原可修。原，遠也，廣平曰原。太原，原之大者，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地也。岳，太岳，一名霍太山，在山西平陽府霍縣之東。山南曰陽，今岳陽縣地也。此治汾水也。

覃懷底績，至于衡漳。

覃懷，地名，洹水出其西，淇水出其東，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也。底，致。績，功也。衡，橫也，其水橫流入河也。漳水有二，清漳出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沾嶺，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，而濁漳入之。濁漳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，東南流至河南與清漳合，又東北流至直隸河間府阜城縣而入大河。此治洹水、淇水、漳水也。

厥土惟白壤，

厥、惟，皆語詞。厥，猶其也；惟，猶爲也。壤，柔土也，其質無塊而性和美，其色多白也。

厥賦惟上上錯，

賦，稅也。賦有九等，上上，第一等也。錯，造也，雜也。雜出，第二等也。鄭氏曰：賦之差，一井，上上出九夫稅，上中出八夫稅，遞而至于下下，出一夫稅，通率九州，一井稅五夫也。按：一夫之稅，五十畝也。《夏小正》曰：「初服于公田，惟井爲有公田。」由此觀之，雖夏亦井也。又《左》襄二十五年《傳》賈逵注云：「山林之地，九夫爲度，九度而當一井；藪澤之地，九夫爲鳩，八鳩而當一井；邱陵之地，九夫爲辨，七辨而當一井；淳鹵之地，九夫爲表，六表而當一井；疆療之地，九夫爲數，五數而當一井；偃

豬之地，九夫爲規，四規而當一井；原防之地，九夫爲町，三町而當一井；隰皋之地，九夫爲牧，二牧而當一井；衍沃之地，畝百爲夫，九夫爲井。」此雖通計山林等九者，與田賦不同。然田有肥磽，統一州言之，其懸殊亦當如是耳。此州獨不言貢者，天子封內之地至近，惟入穀稅，不以他物當之，凡所需用，令有司以價市于民，不煩諸侯貢篚也。

厥田惟中中。

地能吐生萬物曰土，據人功作力墾穀而藝之曰田。地形有高卑，高則水患輕，卑則水患重。雍州最高，故其田上上。揚州最卑，故其田下下也。田分九等者，言地之形勢，備水有緩急，非言田之肥瘠、樹穀有厚薄也。

恒、衛既從，大陸既作。

恒水，出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，至保定府祁州合滋河而入滹水。衛水，出今正定府靈壽縣良同村，東南流入滹沱河。從，隨行也，順其道而行也。大陸，澤名，跨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、順德府鉅鹿縣、趙州隆平、寧晉二縣地。作，爲也，猶言藝也。

鳥夷皮服，

鳥夷，東北之民搏食鳥獸者。服，用也，衣裳所以便用也。鳥夷衣皮，故貢皮服。青之萊夷，徐之淮夷，揚之鳥夷，皆附于厥貢之末。此州無貢篚之文，故記于此。不言貢者，夷民非在州內，不制其貢，來則受之，不來亦不徵。他州之夷，當亦然也。鳥，僞孔作島，非。

夾右碣石入于河。

夾，挾持也。右，又也，人右手也。碣石山，當在今直隸永平府撫寧、昌黎二縣海傍，非今武定府之碣石，亦非今廣東之碣石鎮也。禹由碣石西北行，盡冀州之境，而碣石在東爲右，還從山東南行入河，而碣石又在西爲右，如挾持者然也。治水既畢，而禹復巡行者，周觀地之肥瘠以定賦之高下也。河，《史記》作海，似亦可從。

濟河惟兗州。

濟，沛也，四瀆之一，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，至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入海。若濟水，則出今直隸趙州臨城縣贊皇山，別一水也。河，出今西

域昆侖山，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入海。兗當作沆，即沆水上流，州以沆水得名也。兗州之界，今山東東昌府及兗州、曹州、濟南、青州四府之西北境，直隸之大名府及正定、河間二府之東南境，河南之衛輝府東南境，皆是也。東南據沆，西北距河。

九河既道，

河水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，故能分爲九，以衰其勢。九河之名，徒駭、大史、馬頰、覆鬴、胡蘇、簡、絜、鉤般、鬲津也。春秋時，齊桓公塞其八枝，春秋佐助期所謂移河爲界。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也，蓋并歸徒駭河爲一焉。徒駭、胡蘇、簡、絜皆當在今直隸河間府，大史當在天津府，馬頰、覆鬴、鬲津皆當在今山東濟南府，鉤盤當在今武定府，九河大約在三百里間也。道者，疏之而各行其道也。

雷夏既澤，灋、沮會同。

雷夏，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，舜所漁處也。澤，水艸交造之池也。既，澤水得所鍾也。灋、沮二水，俱出今濮州西北平地。會同者，合入于雷澤也。

桑土既蠶，

其地宜蠶桑，因名桑土，即《鄘詩》所謂桑中也，在今濮州。桑，蠶所食葉木也。蠶，任絲蟲也。灋、沮歸澤，而後其地可蠶也。

是降丘宅土。

是，語詞，猶則也。降，下也。丘，土之高處，非人所爲者。宅，厓也。此州在河、濟之間，洪水爲害尤甚，民皆依高丘避之，今得下厓平地也。

厥土黑墳，厥草惟繇，厥木惟條。

墳，蚡也，蚡鼠能穿地起土，故謂土之滃然而起者爲墳。《周禮》「草人墳壤用麋」是也。馬氏謂有膏肥，則讀墳爲臍也。草，艸也。繇，繇也，草盛貌。木曰曲直。條者，枝長也。

厥田惟中下，厥賦貞，作。十有三載乃同。

田，第六等賦。不言者，時未定賦也。貞，正也。作，起而耕治也。兗州當河下流之衝，水激而湍悍，地平而土疏，被害尤劇，今水患雖平，而卑

濕沮洳未必盡去，民耒始耕作，用力正勞，必至十三年乃可定賦，與八州同也。載，才也，年也。同，合會也。其定賦亦當下下，爲第九等也。

厥貢漆絲，厥篚織文。

九貢，皆謂之貢，其供衣服之用者謂之篚，別其物也。漆，漆也，木汁，可以髹物。絲，蠶所吐也。篚，匪也，篋也，所以盛幣。織文，染絲織之，若錦、綺之屬，以充天子郊廟之服。凡貢篚之物，皆隨時賈以當邦賦，非于賦稅之外更有取于民也。

浮于濟、漯，達于河。

浮，汜也。濟，洑也。漯，當作濕，濕水本出今濟南府禹城縣，至青州府高苑縣入海。禹治河時，于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大伾山分河之一支，東北流逕山東曹州府朝城縣，至濟南禹城而與漯水合，故禹城以南朝城以北之河亦皆被以漯名也。因水入水曰達。禹巡行州境，蓋由洑入濕，由濕入河也。

海岱惟青州。

海，東海也。岱，東嶽泰山也，在今山東泰安府青州之界。東北跨海，西南至岱，今山東之登州、萊州、青州三府及濟南、泰安二府之北境。東北跨海，即舜時所分之營州，爲今盛京、奉天、錦州等府，及朝鮮國地皆是也。

嵎夷既略，

嵎夷，即《堯典》之嵎夷。略者，經理田土也。巡其邊界而用功不繁曰略。

濰、淄其道。

濰水，出今山東沂州府莒州箕屋山，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入海。淄，當作菑。淄水，出今青州府博山縣原山之陰，至青州府博興縣北入洑。其，語詞，猶既也。

厥土白墳，海濱廣斥。

濱，當作瀕，水厓也。廣，遠博也。斥，當作席，澤也，鹹鹵之地，可煮爲鹽者也。

厥田惟上下，厥賦中上。

田，第三等。賦，第四等。

厥貢鹽絺，海物惟錯。

鹽，煮海水爲之，古者宿沙初作鹽。絺，葛之細者也。海物，海魚也。錯，造也，種類不一也。

岱畎絲、枲、鉛、松、怪石。

畎，猶谷也。枲，麻也。鉛，青金也，錫之下者爲鉛。松，喬木也。怪，異也。怪石，武夫之類，似玉者也。

萊夷作牧。

萊夷，萊山之夷，古萊子國也，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。按：登州、萊州二府，皆古萊夷地也。作，爲也。作牧，畜牧爲業，以《周禮》「任牧以畜事」例之，是當貢鳥獸也。

厥篚檠絲。

篚，匪也。檠，山桑也，材可作弓及車轅。食檠之蠶，其絲堅韌，中琴瑟弦。

浮于汶，達于濟。

汶水，出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原山之陽，至東平州安山鎮入于洸也。

海、岱及淮惟徐州。

徐州之界，東至海，西北至岱，南至淮，今江蘇之徐州、淮安二府。海州，安徽之泗州及鳳陽府北境，山東兗州、沂州二府，濟寧州及泰安府南境，曹州府東南境皆是也。商并青于徐，故《爾雅》「濟東曰徐州」，周并徐于青，故《職方》「正東曰青州」也。

淮、沂其乂，

淮水，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胎簪山，東流入海，今于江蘇揚州府江都入江者。蓋春秋時吳伐齊，于廣陵東南築邳城，城下掘深溝，謂之邳江，東北通淮安府山陽縣之射陽湖，而北至末口入淮，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。至晉于

江都縣之歐陽埭引江至廣陵城，而北出白馬湖，合中瀆入淮，謂之山陽瀆。明初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，即今之運道也。沂水，出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臨樂山，至江蘇徐州府宿遷縣匯爲駱馬湖，又南入運河也。父，雙也，治理也。

蒙、羽其藝，

蒙，東蒙山也，在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南，費縣北。羽山，在今郯城縣東北，江蘇海州贛榆縣西南。藝，當作埶，種也，言可樹藝五穀也。

大野既豬，

大野，澤名，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東，其南北三百里，東西百餘里，沛水所鍾也。自漢及元，河皆決入，及河益南徙，而涸爲平陸矣。豬，都也。會，聚也。

東原底平。

原，遠也。東原，地名，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及泰安縣之西南境也。平，平也，辯治也。

厥土赤埴埴，

埴，黏土也，細密而膩也。

草木漸包。

漸，蘄也，艸進長也。包，勺也，裹也，言木豐茂而積密也。

厥田惟上中，厥賦中中。

田，第二等。賦，第五等。

厥貢惟土五色，

徐州亦有五色之土，貢之所以爲大社之封也。《周書·作雒》曰「諸侯受命于周，乃建大社于國中，其壇，東青土，南赤土，西白土，北驪土，中央疊以黃土。將建，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，包以黃土，苴以白茅，以爲土封。」此制以爲貢者，意亦爲是用也。據《太康地記》，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有五色土。

羽畎夏翟，

羽畎，羽山之谷也。夏，華也，有采色也。翟，山雉長尾者，其屬有六，

素質五采曰翬，青質五采曰搖，按鶡也；南方曰壽，按翹也；東方曰皐，按鷩也；北方曰希，按鷩也；西方曰蹲，按鷮也。車服、器用、旌旄、衣服之飾及樂舞皆用之。

嶧陽孤桐，

嶧山，亦名葛嶧山，今江蘇徐州府邳州西南，非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之山也。桐，榮木也，如梧而皮白，不實，其材中琴瑟。孤，特也。特生之桐，本幹高挺而無枝也。

泗濱浮磬，

泗水，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西南，流至曹州府鉅野縣，分爲二支，一入荷，一入淮也。濱，當作瀕。磬，樂石也。浮磬者，石浮生水涯土中，不根著也，以爲磬，其聲清越。

淮夷蠙珠暨魚。

淮夷，今江蘇揚州、淮安二府近海之地也。蠙，蚌也，珠生于蚌者謂之玼，珠之美者也。暨，及也。此魚亦海魚也。

厥篚玄纁縞。

玄，黑而有赤色者。纁，細也。縞，繪也，繪之精者曰纁縞也。朝祭之服，元端用之。或曰黑曰玄，黑經白緯曰纁，白曰縞，三色繪也。存疑。

浮于淮、泗，達于河。

河，當作荷，荷澤，澤名，沛水所鍾也，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東南，其支流之水至兗州府魚臺東流入河。禹南浮淮以浮泗，由泗以達荷，徧徐州境也。

淮海惟揚州。

揚州之界，北至淮東至海，今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四省及河南之汝寧府、湖北之黃州府皆是。至福建省見于《周禮》，兩廣地開于漢武，雖禹時當亦在五服中，而但爲聲教所暨，不在九州之內也。

彭蠡既豬，陽鳥攸居。

彭蠡，澤名，在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、彭澤二縣，南康府之都昌縣地，

周四百五十里，亦曰鄱陽湖。其所豬水有九湖，漢也、豫章也、鄱也、餘也、脩也、盱也、蜀也、南也、廬也。九水總名爲贛水，自南安府流至南昌府入彭蠡。陽鳥，隨陽氣南北避寒就暖，鴻雁之屬。《夏小正》「正月雁北鄉，九月遡鴻雁」是也。攸，語詞，猶所也。居，尸也，處也。此鳥常居于洲渚之間，彭蠡豬而爲湖，則陽鳥得安所居矣。

三江既入，

三江，鄭氏云：「左合漢爲北江，會彭蠡爲南江，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。」按：合漢，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；會彭蠡，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；自此而下，南北合爲中江，即大江也。謂之三者，據上流言之耳。入，內也，從上俱下也，謂東入海。

震澤底定。

震澤，太湖也，在今江蘇蘇州府吳縣，廣袤八百里，亦名五湖，以太湖匯隔湖、洮湖、射湖、貴湖爲五也。疑具區則別一藪，非此震澤。定，安止也。

篠簜既敷，厥草惟夭，厥木惟喬。

篠，箭屬小竹也，可爲矢。簜，大竹，可爲弓榦及符節。敷，陳列也。夭，少長也。喬，上竦也。

厥土惟塗泥。

塗，當作涂，汙也，淤也。泥，坭也，淖也。塗泥溼而漸洳也。

厥田唯下下，厥賦下上，上錯。

田，第九等；賦，第七等，雜出第六等。六等少，故曰上錯。

厥貢惟金三品，

此金，謂銅也。品，眾也，猶類也。三類，黃、白、赤三色也。他州或貢鏐鐵、銀，或貢鉛。揚州有銅山，故貢銅。《史記·貨殖傳》云「吳有章山之銅」是也。疑在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。漢之丹陽郡，故章郡也。

璫、琨、篠簜、齒、革、羽、毛、惟木。

璫，玉之美者；琨，石之美者；齒，象牙，所以飾角弓兩頭；革，犀兕

之皮，所以爲甲冑；羽，鳥羽，所以飾旛旌者；毛，犛牛尾，所以注干首，所謂旛也；木，僞孔傳爲榱梓，豫章之屬。然「惟木」二字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無之，疑衍文。

鳥夷卉服。

卉，艸之總名。此州下濕，故衣卉服。貢其服者，以給天子之官，如《郊特牲》云「大羅氏，天子之掌鳥獸」者也。諸侯貢屬焉，卉笠而至尊，野服也，所謂黃衣黃冠也。鳥夷，僞孔亦作島夷。

厥篚織貝，

貝，錦名，錦如餘泉、餘蚬之貝文者。《詩》曰：「成是貝錦」是也。凡先染其絲爲數色，間雜織之以成文曰織。惟士不衣織。

厥包橘柚，錫貢。

包，勺也，裹也，以茅菹之。橘，樹碧而冬生果，似橙，色赤，味甘。柚，似橙而大，皮厚味酢，甚美。錫，賜也，猶降也。橘柚必待錫命而後貢，口味之細，非常貢也。此王肅義，當從之。

沿于江、海，達于淮、泗。

沿，緣水而下也。禹時江淮未通，必沿江入海，由海南行，施功震澤，而後自海達淮，自淮達泗，歷揚州之境也。自淮達泗，當在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。

荊及衡陽惟荊州。

荊州之界，北至荊山之南，南跨衡山之南。荊山，在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。衡山，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。其地，今湖南全省，湖北之武昌、漢陽、黃州、安陸、德安、荊州、宜昌、施南八府，及襄陽府之南境，又四川敘州、重慶、夔州三府之江南地，廣西桂林府，貴州遵義府，皆是也。

江、漢朝宗于海，

江水，出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北西番界大分水嶺，流至江蘇通州入海。漢水，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，流至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合江入海。朝宗者，諸侯春夏見天子之名。二水合一赴海，猶諸侯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。

荊楚之域，國有道則後服，國無道則先彊，故記其水之義，以著人臣之禮也。
《詩》曰：「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」

九江孔殷，

九江，烏白江、蚌江、烏江、嘉靡江、畎江、源江、廩江、提江、箇江也，皆從山谿所出，始發于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，至黃州府蘄州合爲大江。孔，空也，竅也。殷，盛也，眾也。言九江其孔眾多，治之甚難而勞也。史遷以孔、殷爲甚中，于文費解，故從鄭義。

沱、潛既道，

水自江出爲沱，漢別爲潛。沱，疑即夏水也，在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，首受江水，流至安陸府京山縣入漢。潛水，未詳，疑亦在今安陸府潛江縣上下也。馬氏曰：「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。」當是漢水伏流從平地湧出者。

雲土、夢作乂。

雲、夢，二澤名。雲在江之北，今湖北安陸府之荊門州京山縣，漢陽府之漢陽縣，沔陽州，荊州府之監利縣，德安府之安陸縣，黃州府之黃岡、麻城二縣，蘄州地，皆是也。夢在江之南，荊州府之枝江、石首、江陵三縣地是也。夢小而雲大，合而言之亦曰雲夢也。土者，水退土見也。乂，雙也。作乂，已可耕治也。

厥土惟塗泥，厥田惟下中，厥賦上下。

塗泥與揚同。田，第八等；賦，第三等。

厥貢羽、毛、齒、革，惟金三品，

所出與揚州同。《晉語》「羽、毛、齒、革，則君地生焉。」君，謂楚成王也。《左傳》「鄭伯始朝于楚，楚子賜之金，既而與之盟，曰：『無以鑄兵。』」楚子，亦成王也。

棼、榦、栝、柏，

棼，木似樗，中車輅。榦謂柘木，弓材之美者。栝，檜也，檜木，柏葉松身。柏，栲木也。

礪、砥、矝、丹，

礪，當作厲，旱石也；砥，柔石也，皆可以摩利刀刃，礪粗而砥細。矝，石可以爲矢鏃。《魯語》「肅慎氏貢楛矢、石矝。」丹，巴、越之赤石也，丹沙可以爲采。

惟箛簞、楛，三邦底貢厥名。

箛簞，竹名，聆風也，細長無節。楛，木葉似蓍，莖似荊而赤，二物皆勁，中矢筈。楛，又可箴以爲筥，屈以爲釵也。三邦，未聞。貢厥名者，貢其有名之善材也。

包匭菁茅，

匭，糾也，猶纏結也，既包裹而又繚繞約束之。菁，精也。茅，菅之平滑，澤有毛者也。菁茅可縮酒，又以爲藉祭祀用焉，故貴之而言精也。管子謂齊桓公曰：「江淮之間一茅三脊，名曰菁茅」是也。

厥篚玄纁璣組，

纁，淺絳色也。凡帛以朱漸丹，秣染之三次則成赤，所謂纁也；四次則爲朱；至五次入黑而爲纁；六次入黑而爲玄，則黑多赤少矣。染元熏者，當夏暑熱，則良荊地煖故善也。組，織絲有文，闊者以爲帶綬，謂之璣組者，組綬上下貫佩玉，而以纁珠納于其間，珠之不圓者曰璣也。此州所篚貢組，非貢璣也。或曰組文似璣，猶織之名貝，亦通。

九江納錫大龜。

九江之中產大龜。納，內也，入也。大龜，長尺二寸，天子之守龜所以卜也，亦必錫命而後入之，非常用之物也。

浮于江、沱、潛、漢，逾于洛，至于南河。

逾，越進也。江漢與洛不通，必遵陸而後達也。洛，雒也。雒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，至河南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。南河者，豫州之北界，至于南河，將至豫州也。此禹治水施功之敘也。

荊河惟豫州。

豫州之界，南至荊山之北，北至大河，今河南之河南、開封、陳州、歸

德、南陽、汝寧六府，許、陝、汝、光四州，及直隸大名府，山東曹州府，安徽潁州府之西境，湖北襄陽府、德安府之北境，鄖陽府之東境皆是也。

伊、洛、澗、澗既入于河，

伊水，出今河南陝州盧氏縣熊耳山，至河南府偃師縣入洛。洛，雒也，見荊州。澗，當作廛。澗水，出今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，至縣東入洛。澗水，出今河南府澗池縣白石山，至洛陽縣入洛。三水皆入洛，而洛至鞏縣東北入河也。

滎波既豬。

滎，熒也。波，潘也。熒潘，澤名，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、滎澤二縣地。《春秋》宣公十二年《左傳》「楚逐晉魏錡及滎澤」，此其地也，東漢時已塞爲平地。豬，都也。

導荷澤，被孟豬。

導，引也，猶開通也。荷澤，荷水所鍾也，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。被，彼也，往有所加也。孟豬，即望諸明都也，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。皆禹疏之，以衰沛勢。蓋治陶邱復出之沛也，引此水以加于彼水，消荷澤之盛，而沛水得所鍾矣。

厥土惟壤，下土墳壚。

壚，黑剛土也，其性疏散不黏。不言色者，其色雜也。

厥田惟中上，厥賦錯上中。

田，第四等；賦，第二等，雜出第一等也。

厥貢漆、臬，絺、紵，厥篚織、纊，

紵，纈屬，亦臬也。細者爲絳，粗者爲紵。織，細也。纊，絮也，綿之細者。

錫貢磬錯。

錯，厝也，厲石也。《詩》云：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」則磬爲玉，磬厝所以治之。

浮于洛，達于河。

洛，雒水也。

華陽、黑水惟梁州。

華，嶽也。華山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，即惇物也。黑水，出今西番界，南流入雲南，即金沙江也。又東至四川敘州府，南入大江。梁州之界，東至華山之南，西距黑水，今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府商州，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、秦二州，湖北之鄖陽府，四川成都、保寧、順慶、雅州、嘉定、潼川、寧遠、龍安八府，眉、印、瀘、資、綿、茂、達、忠、西陽九州，敘川、重慶、夔州三府之江北境，及雲南、貴州北境皆是也。

岷、嶓既藝，

岷，當作豳。嶓，當作番。岷山，自今甘肅鞏昌府岷州以西，直至四川成都府西境，跨雍、梁二州。嶓冢山，自陝西漢中府寧羌州以北，直至甘肅秦州西南，支脈聯屬，寔一山也，山形如冢，故名。

沱、潛既道。

二水亦謂自江、漢出者。沱水，古以爲在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東，或以爲在今茂州汶川縣，鄭氏謂在今眉州彭山縣也。潛水，古以爲在陝西興安府安康縣。鄭氏謂即西漢水伏流復出，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，即嘉陵江也。

蔡蒙旅平，

蔡蒙山，在今四川雅州府名山縣。旅，敷也，隤祭也。平，𡿨也，辯治也。

和夷底績。

和，桓也。桓水在今四川雅州府榮經縣。和夷，桓傍夷所居之地也。

厥土青黎，

黎之言壚也，色青而質疏。

厥田惟下上，厥賦下中三錯。

田，第七等。賦，第八等，雜出第九等者少，又或雜出第七等、第六等

者爲更少。

厥貢璆、鐵、銀、鏤、砮磬，

璆，鏐也，黃金之美者，所謂紫磨金也。鐵，黑金也。銀，白金也。鏤，剛鐵可以刻鏤者。

熊、羆、狐、狸、

熊似豕，山居冬蜇。羆，大熊也，黃白文，皆猛獸，其皮以爲射侯。狐，妖獸也。狸，伏獸似貓，皆縟毛溫煖以爲冬裘。

織皮，西傾因桓是來，

織，飾也，猶服也。衣皮之民，西戎國也。西傾，雍州山，在今甘肅鞏昌府洮州廳與四川龍安府松潘廳接界。因，捫也，猶造也。桓是，桓氏也。按：桓，亘也，宛轉盤曲之意。氏，邸也，陵阪也。今鞏昌府隴西縣東，至陝西鳳翔府隴州汧陽縣，一路皆隴阪。來，麥也，𠂔𠂔而行至也。自古以「來」字爲行麥，以「麥」字爲來牟，蓋相承互誤也。因桓是而來者，蓋西戎之人，自今洮州廳歷漳縣、伏羌縣、秦州之禮縣，至鞏昌府之西和縣而達雍州境也。

浮于潛，逾于沔，入于渭，亂于河。

潛，即西漢水也。沔水，亦漢之上流，名沮水，出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狼谷，至沔縣與漾水合，故漢亦名沔也。渭水，出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首陽山，至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入河。禹自嘉陵江泝流而至今四川保寧廣元縣北，舍舟而陸，越峒山，而至陝西漢中府沔縣，南入沔，又迤邐歷褒、斜二水，至鳳翔府郿縣東北入渭，沿流而東，遂亂于河。凡正絕流而渡曰亂，亂河則至雍州矣。

黑水、西河惟雍州。

雍，當作雝。雝州之界，西至黑水，東至冀州西河。此黑水謂在大河之北，出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雞山，至安西州敦煌縣者。雍地，今陝西之西安、同州、鳳翔、延安、榆林、興安六府，乾、邠、鄜、綏德四州，漢中一府除鳳縣，甘肅之蘭州、平涼、鞏昌、慶陽、寧夏、西寧、涼州、甘州、鎮西九府，肅、迪化、安西三州，秦州除徽縣、兩當縣，皆是也。其在化外者，南至西傾積石，西踰三危，北抵沙漠，遼闊不可紀極矣。

弱水既西，

弱，溺也。弱水在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西，即西域所謂流沙河也。出竊石山，眾水萬折必東，此水獨西流。既西，順其道也。

涇屬渭汭，

涇水，出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崆峒山，東至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入渭。屬，注也，猶灌也。汭，水相入也。水所入曰汭，猶內也。

漆沮既從，

漆水，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，至耀州合沮水。沮，瀆也，水出今陝西鄜州中部縣，至西安府富平縣入渭。既從者，從渭而入于河也。

澧水攸同。

澧，當作豐。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終南山，至咸陽縣入渭。同，會合也。

荊、岐既旅，終南、惇物，至于鳥鼠。

荊山，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南。岐山，在今鳳翔府岐山縣。山有兩枝故名旅。隤，祭也。終南山，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，東至藍田縣，西至鳳翔府郿縣，互八百里。惇物山，一名垂山，在今鳳翔府郿縣，寔即終南之北峯也。按：叕古文作𠂔，物疑𠂔之形誤耳。鳥鼠山，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。

原隰底績，至于豬野。

原隰，今陝西邠州及三水縣，皆古豳地。《詩·小雅》「杕杕原隰」，《大雅》「度其隰原」是也。豬野，都野也，澤名。在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，即休屠澤也。原隰之水皆退，豬野亦得所鍾矣。

三危既宅，三苗丕敘。

三危之地，在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東南。既宅者，地可託居也。丕，大也。敘，次第也。舜所竄之三苗，安居于三危，亦大有次第，皆順敘也。

厥土惟黃壤，

黃者，土之正色，故美。

厥田惟上上，厥賦中下。

田，第一等；賦，第六等。雍田形視他州最高，水患爲輕，故曰上上。雍賦定爲中下者，或居民尠少，或田質磽瘠，當時酌定其制，田與賦原不相蒙也。他州皆然。

厥貢惟球、琳、琅玕。

球、琳，皆美玉也。琅玕，玉之圓似珠者。

浮于積石，至于龍門、西河，會于渭汭。

積石山，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。龍門山，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，有關，其下即禹門也，廣八十步。禹鑿之西河，冀之西河也。會，合也，逆流曰會。渭汭，渭入河處，在今華陰縣也。禹周歷雍州之境，其道如此。

織皮昆侖、析支、渠搜，西戎即敘。

按：此西戎之國，禹時不在州內，故篇末附敘之也。織皮，衣皮之民，居此昆侖、析支、渠搜三山之野者，皆西戎也，因山以爲國號。此昆侖，在今甘肅肅州西南；析支，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；渠搜，當亦在西寧縣塞外也。即，就也，猶造也。

導岍及岐，至于荊山，逾于河；壺口、雷首至于太岳；底柱、析城至于王屋；太行、恒山至于碣石，入于海。

導，引也。水多發源於山，治山之脈所以通水。山有首尾，故以導言之。岍，按：當作开，平頭山也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作开，以水名山也。开，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，即吳嶽也。岐，在今岐山縣，峯有兩枝。荊，在今同州府朝邑縣，東麓臨河，河謂冀州西河，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東南也。壺口、太岳，見冀州。底柱，在大河中流，其形如柱，在今河南陝州東。析城，在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西。王屋，在今絳州垣曲縣西。太行山，起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，縣亘山西、河南、直隸之境。恒山，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。碣石，見冀州，海在碣石之東。入海者，山脈入海也。

西傾、朱圉、烏鼠至于太華；熊耳、外方、桐柏至于陪尾。

西傾，見梁州。朱圉山，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西南。烏鼠，見雍州。

太華山，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。熊耳山，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，西南接陝西商州境。外方山，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，綿亘一百五十里，即中嶽嵩山也。桐柏山，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，東接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境，胎簪山，其支峯也。陪尾山，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。西傾，不言導者，蒙導岍之文也。

導嶓冢，至于荊山；內方，至于大別。

嶓冢，見梁州。此荊山，在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北。內方山，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，西接荊門州，周百餘里。大別山，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北，即魯山也。

岷山之陽，至于衡山，過九江，至于敷淺原。

岷山，見梁州。衡山，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，即南嶽也，亦名岵嶺山。過，猶逾也。九江，見荊州。敷淺原，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，南至南康府星子縣境，朱文公以爲即廬阜也。不言導者，蒙嶓冢之文也。按：岷山至衡山相距數千里，又衡山在江南，九江在江北，敷淺原又在江南，其山之脈絡不可考，宜從蓋闕。

導弱水，至于合黎，餘波入于流沙。

此下總言導水也。水皆自西北而下，故導之有敘。弱水，見雍州。合黎山，在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西。餘波，支流也。流沙，即居延澤也。出鍾山，形如上弦之月，其沙隨風流行，西南至南海。蓋弱水自甘州府至肅州，其支流東入塞外之流沙，又西南歸于南海也。

導黑水，至于三危，入于南海。

此黑水，在大河之北者，見雍州。三危山，在今甘肅鞏昌府岷州塞外，雲南麗江府之北。鄭氏云在鳥鼠之西，岷山之北，積石之南，是也。黑水入海之原委，則自西番入雲南界，至順寧府雲州，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也。

導河、積石，至于龍門；南至于華陰，東至于底柱，又東至于孟津，東過洛汭，至于大伾；北過泲水，至于大陸；又北，播為九河，同為逆河，入于海。

積石、龍門，見雍州。華陰，華山之北也。底柱，見導山。孟津，在今

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。洛汭，洛水之北爲內也，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。大伾，大坯也，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南。洺水，降水也，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，西南至潞城縣入濁漳。大陸，見冀州。九河，見兗州。逆，迎也。逆河者，海口有潮迎河，故以爲名也。今直隸天津府靜海縣、滄州鹽山縣南，及山東武定府海豐縣、沾化縣北境，當皆爲逆河之地，由是而入渤海也。按：河源，出今西域星宿海東北，流二千二百餘里，至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之積石山，禹導之自此始，又東北流，出長城東流，又南流入長城，西南流至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之龍門，所謂禹門也。由華陰縣東流，經河南陝州、懷慶府、河南府、衛輝府，至山西潞安府，直隸保定、順德二府及趙州，乃北分九河于河間、天津二府，山東濟東、武定二府之間，又合而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入海也。

嶓冢導漾，東流為漢，又東為滄浪之水，過三澨，至于大別，南入于江。東匯澤為彭蠡，東為北江，入于海。

漾水，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，東至南鄭縣南，所謂東漢水也。滄浪之水，在今湖北襄陽府均州北。三澨，水名，在今安陸府天門縣，有司馬、馬溪、石家三河，後世謂之三叉水。大別，見導山。入江，在今武昌府江夏縣北境。匯，回也，轉也。彭蠡，見揚州。北江，在今江蘇常州府北。入海，在今江蘇通州。蓋漢水隨地得名，自今湖北襄陽府過安陸府，至漢陽府觸大別山之陂入江而門，[一]乃東轉至江西入鄱陽湖，又東歷江蘇常州府，至通州入海也。

校勘記

[一] 入江而門，意義甚不好理解，疑「東」字之誤。東，折向東流也。

岷山導江，東別為沱，又東至于澧；過九江，至于東陵，東迤北，會于匯；東為中江，入于海。

岷山、沱水，見梁州。別，分也。澧，醴也，水出今湖南澧州永定縣歷山，至安鄉縣會赤沙河入洞庭湖。九江，見荊州。大阜曰陵。東陵在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西北，即大蘇山也。迤，衰行也。會，合同也。匯，蒙上文言彭蠡也。江自東衰行而北矣。又南會于鄱陽湖爲南江，遂東出而別爲中江也。按：江出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北西番界大分水嶺，東至眉州爲沱，又東至湖南澧州，其流自東而北過湖北黃州府，又稍折而南，會于江西之彭蠡，乃東

出而北，經安徽至江蘇蘇州府之北、通州之南而入海也。

導沅水，東流為濟，入于河，溢為滎；東出于陶邱北，又東至于荷，又東，北會于汶，又北，東入于海。

沅，古文作沱，山間陷泥地也。以爲水名，別製沅字，以爲州名，又妄作沅字耳。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，既見而伏，至孟縣而出爲濟，濟，沛也，至溫縣之東南入河。溢，洑也，水蕩洑也。滎，滎澤也，在今開封府。邱，再成爲陶邱，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。荷澤，見豫州。汶，見青州。會汶，在今兗州府壽張縣，至青州府博興縣而入海也。按：沅水，三伏而四見，一見于河南懷慶府濟源縣；再見于孟縣而爲濟，伏而入河；三見于開封府滎澤縣；四見于山東曹州府定陶縣，而不復伏。河水濁，沛水清，故伏見皆可辨。

導淮自桐柏，東會于泗、沂，東入于海。

淮、泗、沂，見徐州。桐柏，見導山。會泗，在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西南。沂之入泗，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南，入海在淮安府安東縣西也。禹時江淮不通，至春秋時吳伐齊，溝通江淮，晉永和中又改開山陽瀆，隋又廣之，至明初循故瀆開運河以同漕，即今之新河也。按：淮，今自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流，至光州固始縣入安徽潁州府、鳳陽府泗州入洪澤湖，東北出江蘇淮安府清口，東則刷黃河以入海，南則入運河以濟漕，歷揚州府寶應縣、高郵州，抵江都縣而入揚子江也。

導渭自鳥鼠、同穴，東會于澧，又東會于涇，又東過漆沮，入于河。

渭水，出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首陽山南谷，禹自其東南鳥鼠、同穴二山導之。鄭氏云：「鳥鼠之山有鳥焉，與鼠飛行而處之，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。鳥名爲鷦，似鷦而黃黑色。鼠如家鼠而短尾，穿地共處，鼠內而鳥外。」澧、涇、漆沮，皆見雍州。會澧，即澧水攸同也。會涇，即涇屬渭汭也。過漆沮，即漆沮既從也。按：渭，自甘肅蘭州府東至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會澧，高陵縣會涇，富平縣過漆沮，至同州府華陰縣東北而入于河也。

導洛自熊耳，東北會于澗、瀍；又東會于伊，又東北入于河。

水皆見豫州。熊耳，見導山。洛，雒水也，出冢嶺山而東北，來自熊耳之間，故曰熊耳天門也，禹導洛自茲始。會澗瀍，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。會

伊，在偃師縣。入河，在鞏縣也。

九州攸同，四隩既宅，九山刊旅，九川滌源，九澤既陂，四海會同。

此總結九州之山、土、川、澤、四海也。九州：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荊、豫、梁、雍也。同，齊一也，言均治也。隩，壩也，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土可居也。九山：冀岳，青岱，荊荊衡，梁華、岷、嶓、蔡、蒙，雍岐也。九川：弱、黑、河、漾、江、沅、淮、渭、洛也。滌，洒也。源，當作原，清其源則流自順也。九澤：雷夏、大野、彭蠡、震澤、雲夢、滎播、荷澤、孟豬、豬野也。陂，隄障也，水皆得所鍾也。四海：冀、青、徐、揚四州之海，即下文東漸于海。四州瀕海，而凡天下之水皆順其道而歸合于海也。中國在大地之東南一隅，故惟見東海、南海，而禹時并不及南海，惟黑水言之，其寔非梁、雍幅員之所及也。

六府孔修，庶土交正，底慎財賦，咸則三壤成賦。

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，謂之六府。孔，甚。修，治也。庶，眾。交，俱也。凡墳、壤、墟、塗、泥之美惡，上、中、下九等之高卑，莫不是正也。底，致。慎，謹也。財賦，謂貢篚之物也。咸，皆也。則，科等也。三壤，冀白壤，豫惟壤，雍黃壤也。以此爲則而等畫之，成上、中、下九等之賦也。此總結九州之土田貢賦也。

中邦錫土、姓，祗台德先，不距朕行。

中邦，五服之內萬國也。錫，賜也。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賜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，如姜、姬、姚、嬀是也。凡見于《山海經》者一百十七國，得姓者二十有一。祗，敬也。台，怡也，猶悅也。德，惠也。先，前進也。距，距也，猶抵抗也。天子之德盛，故九州敬悅之，而我政教號令之所行，皆不抗違也。此起下文弼成五服之事也。

五百里甸服：百里賦納總，二百里納銍，三百里納秸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。

此下言禹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之制。廣三百步，長三百步爲一里。古以周尺八尺爲步。按：以輿地形勢言之，正北長城外皆非中邦之地，五服除冀州甸服必不能方平正直，四面相距如一，爲方五千里，亦設法以便計算也。且鄭氏以《周禮》之九服說禹之弼成五服，每服一面加五百里，是五服爲方

萬里，恐非經意，當從《史記》以穗、銍、秸、粟、米，即甸服內之五百里也。甸，治田也。服，服事天子之意。王城之外，四面皆五百里也。納，內也，人也。總，聚束也，謂入所刈禾也。銍，短鎌也，謂以鎌斷去藁稈之半者。秸，秸也。上藁又去其皮，留近穗細莖也。服者，三百里內皆服藁役，不計其齎送之費也。粟，穀實也，盡去細莖者也。米，又去糠皮也。物之輕重，以遠近爲差，物之多少，以精粗爲量，必有均勻折算，以符什一之稅者，特以遠近較取攜之難易耳。

五百里侯服：百里采，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諸侯。

甸服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爲侯服。謂之侯者，據禹時執玉帛者。萬國，除王畿內四百國，每州當封一千二百國，諸侯較多，故即以爲稱也。采，取也。九州之牧典貢職者，猶周制千里之外曰采也。男之言任，任王事者也。周之男服采服，蓋取之此。諸，眾也。侯之言候，候逆順，監司侯王命也。

五百里綏服：三百里揆文教，二百里奮武衛。

侯服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爲綏服。綏，安也。揆，度也。奮，猶振也。衛，甸護也，言屏內以禦外也。在王畿千三百里之外，已近要荒，故重武備也。周之衛服，蓋取諸此。

五百里要服：三百里夷，二百里蔡。

綏服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要服。要，約也。夷、蠻、戎、狄，在于約束之也。夷，九夷，言夷以該三者也。周之夷服，蓋取諸此。蔡，馬注「法也」，讀爲繫，謂散置皋人于此也。鄭注「蔡之言殺」，「蓋讀爲衰」，謂滅殺其貢賦也。二說皆通。

五百里荒服：三百里蠻，二百里流。

要服外，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荒服。荒，蕪蕪也。地廣大，荒而不治者，多也。馬注「政教荒忽」，則讀爲悅，爲忘失之。蠻，六蠻，言蠻以該夷、戎、狄也。周之蠻服，蓋取諸此。流者，其人民逐水艸遷徙，無城郭常居處，如水流之流移無定也。

東漸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聲教，訖于四海。

漸，漸也，進也。被，彼也，往有所加也。朔，北也。暨，及也，與同

也。聲，名。教，化也。訖，止也。東漸者，冀、青、徐、揚極東之境也。西被者，荊、梁、雍極西之境也。南北不言所至者，冀、梁、雍北境外皆瀚海沙漠，民人稀少；徐、揚、荊南境外，爲今之閩、浙、兩廣，不隸版圖，故泛言預于聲教者耳。此四海，亦約略識之，南、西、北三面之海，實非目之所經，身之所履也。

禹錫元圭，告厥成功。

錫，帝賜也。元，天水之色。圭，公、侯、伯瑞玉也，舜錫禹元圭以酬庸也。以勞定國曰功，至是告成功于天下，爲大禹王業之所基也。又按：《書緯·旋機鈴》曰：「禹開龍門，導積石山，元圭出，刻曰『延喜王受德，天賜佩』。」漢武梁祠堂石刻《祥瑞圖》云：「元圭，水泉疏通，四海會同，乃至。」則以元圭爲上帝之錫與，天乃錫禹。《洪範》九疇同此《尚書》今文說。存參。

甘 誓

誓，以言約束也，軍旅曰誓。《書序》曰：「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，作《甘誓》。」有扈，夏同姓之國。《淮南·齊俗訓》高誘注：「有扈，夏啓之庶兄也。以堯舜舉賢，禹獨與子，故伐啓。啓亡之。」云庶兄，不知何據？《莊子》「禹攻有扈」，《說苑》「禹與有扈氏戰」，《呂覽·先己》篇又以爲夏后相，皆傳聞之異。

大戰于甘，

戰，交鬥也。甘，有扈國之南郊也，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。鄭氏曰：「天子之兵，故曰大。」

乃召六卿。

乃，急辭也。召，評也。六卿，六軍之將。《周禮》云：「軍將皆命卿也。」蓋六官之長，如冢宰、司徒等。六鄉之大夫，每鄉卿一人等，皆可爲將也。

王曰：「嗟！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：

嗟，當作謦，噉也，發聲詞也。六事之人，統六卿以下軍吏及士卒，如下文左右與御皆是也。

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，天用剿絕其命，

威，韋也，相背也。悔，輕傷也。五行，四時也，如《禮記》「孟春行夏令」之類是也。怠，慢也。棄，捐也。正，中也。三正，天、地、人之正道，言其政悖常亂德，自絕于天也。勦，剝也。剝、絕，皆斷也。命，天所命生人者也。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者，皆曰命。

今予惟恭行天之罰。左不攻于左，汝不恭命；右不攻于右，汝不恭命；御非其馬之正，汝不恭命。

恭，肅靜也。罰，上報下之辜也。左，𠂔也。右，又也。兵車之法，左人持弓矢主射，右人持矛主刺殺。攻，擊也。御，使馬也。御者，執轡居中主馬之馳騁。正，政也，謂聲控縱送之事也。命，誓命也，凡尊者之言曰命。按：此言士卒之車也。若元帥所乘車，則將居鼓下，在中，御者在左，勇力之士在右。自非元帥，則皆御中將左也。

用命，賞于祖；弗用命，戮于社，予則孥戮汝。」

賞，賜有功也。戮，殺有辜也。古者天子出征，必先有事于社，及遷廟，而皆饗其主以行載之齋車，言必有尊也。社主曰軍社，遷主曰祖。賞戮異處，陰陽之用也。孥，當作奴子女也。戮，僇也，辱也，謂弗用命，不但顯戮其身，并其子女亦辱及之，如《周禮》「男子入于皐隸，女子入于春槁也。」軍尚嚴，故法加重。

五子之歌

《書序》曰：「太康失邦，兄弟五人須于洛汭，作《五子之歌》。」按：五子，啓子太康、仲康、武觀等五人也。武觀，幼子第五，嘗封于觀，故亦稱「五觀」。《左》昭公元年《傳》「夏有觀扈」，《楚語》「啓有五觀」，《墨子·非樂》篇云：「武觀曰：『啓子淫溢康樂，野于飲食，將將銘莧磬以力，湛濁于酒，愉食于野，萬舞弈弈，章聞于天，天用弗式。』」又《周書·嘗麥》篇曰：「其在啓之五子，忘伯禹之命，假國無正用，胥興作亂，遂凶厥國。皇天哀禹，賜以彭壽，思正夏略。」《竹書紀年》云：「啓十一年，放季子武觀于西河。十五年，武觀以西河叛，彭伯壽征西河，武觀來歸。」是武觀嘗叛而後歸順，留于京師者也。王符《潜夫論·五德志》篇云：「太康、仲康更立兄弟五人，皆有昏德，不堪帝事，降須洛汭。」蓋羿之亂，太康自其都今山西解州夏縣避于河南河南府鞏縣，後居于陳州府太康縣，所謂失邦也。羿代夏

政不數年，寒浞殺羿，時夏德雖衰，王號未替。太康立二十九年而崩，弟仲康立，嘗命臣允征浞黨羲和。仲康立十三年而崩，子相立，遷都今山東曹州府濮州。相立二十八年，浞子澆滅之，夏祚乃絕。厥後四十年，夏舊臣伯靡佐相子少康滅浞，誅澆，復禹之績也。此篇《五子之歌》，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時，史臣傷時憂世而作者。其書亡于西晉永嘉之亂。

太康尸位，以逸豫滅厥德，黎民咸貳，乃盤遊無度，畋于有洛之表，十旬弗反。有窮后羿因民弗忍，距于河，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，僂于洛之汭。五子咸怨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

羿冒于原獸，見《左傳》，今移之太康。太康即在五子中，今以爲太康之弟，皆非也。《夏訓》有之曰：「有窮后羿」，《左》襄四《傳》未了之語也。「萬民弗忍，居王于彘」，《左》昭二十六《傳》周王子朝稱厲王之事也。

其一曰：「皇祖有訓，民可近，不可下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，一人三失，怨豈在明，不見是圖。予臨兆民，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，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？」

「民可近也，而不可上也」《周語》單襄公引《書》之文。今改「上」爲「下」以協音耳。「國主之有民也，猶城之有基，木之有根。根深則本固，基長則土寧」《淮南·泰族訓》之文也。「一人三失，怨豈在明，不見是圖」，《晉語》智伯國引《夏書》之文也。「怨豈」二句亦見《左》成十六年《傳》。「懷乎，如以腐索御奔馬」，《新序·雜事》篇引孔子之言也，又見《說苑·政理》篇。但夏駕麗，殷駟，周駟，經傳無言六馬者。漢世天子駕六，非古制也。「易其奈何不敬」，《召誥》文也。

其二曰：「訓有之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，峻宇雕牆。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」

「出則禽荒，入則酒荒」，《越語》范蠡之言也。「儀狄作酒，禹飲而甘之」，見《戰國策》。「彫牆」字見《左》宣元《傳》。「有一于此，足以亡其國」，《戰國策·魏策》文也。

其三曰：「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，亂其紀綱，乃底滅亡。」

「惟彼陶唐，帥彼天常，有此冀方。今失其行，亂其紀綱，乃滅而亡」，《左》氏哀六年《傳》孔子引《夏書》之文也。

其四曰：「明明我祖，萬邦之君。有典有則，貽厥子孫。關石和鈞，王府則有。荒墜厥緒，覆宗絕祀！」

六典、八則，見《周禮·天官》。「貽厥孫謀」，《詩·文王有聲》篇也。「關石和鈞，王府則有」，《周語》單穆公引《夏書》之文也。「覆宗絕祀」，張超謂《青衣賦》也。

其五曰：「嗚呼曷歸？予懷之悲。萬姓仇予，予將疇依？鬱陶乎予心，顏厚有忸怩。弗慎厥德，雖悔可追？」

「鬱陶思君，爾忸怩」，《孟子·萬章》引古書之言也。《爾雅》「鬱陶，繇喜也，非哀思之謂」。「顏之厚矣」，見《詩》。「弗敬弗休，悔其可追」，《左》哀十六《傳》文也。

允 征

《書序》曰：「義和湏淫，廢時亂日，允往征之，作《允征》。」按：義和，當爲寒浞之黨，仲康時命臣允征之也。此篇亡于晉永嘉之亂。

惟仲康肇位四海，允侯命掌六師。義和廢厥職，酒荒于厥邑，允后承王命徂征。

「宮中之樂，無至酒荒」，《越語》范蠡之言也。

告于眾曰：「嗟，予有眾，聖有謨訓，明徵定保，先王克謹天戒，臣人克有常憲，百官修輔，厥后惟明明，

「聖有謨勳，明徵定保」，《左氏》襄二十一年《傳》晉祁奚引《書》之語也。

每歲孟春，遘人以木鐸徇于路，官師相規，工執藝事以諫，其或不恭，邦有常刑。

「每歲」二字，見《左》昭二十九《傳》。「遘人以木鐸徇于路，官師相規，工執藝事以諫，正月孟春，于是乎有之」，《左氏》襄十四年《傳》師曠引《夏書》之文也。「不用法者，國有常刑」，《周禮·小宰職》文也。

惟時義和顛覆厥德，沈亂于酒，畔官離次，俶擾天紀，遐棄厥司，

「顛覆厥德，荒湛于酒」，《詩·小雅·仰篇》之詞也。「沈酗于酒」，見

《微子》。

乃季秋月朔，辰弗集于房，瞽奏鼓，鼗夫馳，庶人走，羲和尸厥官，罔聞知，昏迷于天象，以干先王之誅，

「辰弗集于房，瞽奏鼓，鼗夫馳，庶人走」，《左》昭十七年《傳》魯太史引《書》之文也。然此禮惟建巳之月日食則用之，餘月則否，不爲災也。

《政典》曰：『先時者殺無赦，不及時者殺無赦。』

「政典」，字見《周禮·太宰》。「先時者殺無赦，不逮時者殺無赦」，《荀子·君道》篇引《書》之語也。《韓詩外傳》引周制曰：「先時者死無赦，不及時者死無赦。」則荀卿所引是《周書》而非《夏書》也。

今予以爾有眾，奉將天罰。爾眾士同力王室，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。火炎崑岡，玉石俱焚。天吏逸德，烈于猛火。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，舊染汙俗，咸與惟新。

「火炎崑岡，玉石俱焚」，取諸《三國志》文也。「崑岡之火，自茲而焚」，《後漢書·董卓傳論》之文也。此魏晉人常語。

嗚呼！威克厥愛，允濟；愛克厥威，允罔功。其爾眾士懋戒哉！」

「作事威克其愛，雖小必濟」，《左》氏昭二十三年《傳》吳公子光之言也。
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三

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

商 書

帝嚳之子契始封商，在今陝西商州商南縣，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。書凡四十篇。

帝告 釐沃

《書序》曰：「自契至于成湯八遷。湯始居亳，從先王居，作《帝告》、《釐沃》。」《尚書大傳》引《帝告》文有「施章乃服，明上下」之語。八遷者，自契至湯凡十四世，契封商後自遷蕃，昭明遷砥石，相土遷商邱，至湯遷亳，餘未聞。蕃，今陝西同州府華州。《僞孔》曰：「釐告來居，治沃土」，以釐訓來，則似一篇矣。

湯 征

《書序》曰：「湯征諸侯，葛伯不祀，湯始征之，作《湯征》。」《史記·殷本紀》引《湯征》之文有「湯曰：予有言」五十七字。

汝鳩 汝方

《書序》曰：「伊尹去亳適夏，既醜有夏，複歸于亳，入自北門，乃遇汝鳩、汝方，作《汝鳩》、《汝方》。」

夏社 疑至 臣扈

《書序》曰：「湯既勝夏，欲遷其社，不可。作《夏社》、《疑至》、《臣扈》。」按：湯早七年，欲變置社稷。稷以契代柱而社，則功德無及句龍者，不可易而止。疑至、臣扈，二臣名。扈，見《君奭》，皆議遷社者。以上八篇，皆亡

于秦項之火。

湯 誓

《書序》曰：「伊尹相湯，伐桀，升自陟，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，作《湯誓》。」湯，號也，子姓。履，名，亦曰天乙，諡曰武，始居于薄，即相土所遷邑，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。繼遷西薄，今河南府偃師縣也。此未出師時誓于境內之詞，其時當在秋成稻熟之候。陟，《說文》無此字，《傳》謂在河曲之南，《疏》謂山阜之地，當在今陝西同州府潼關左右也。若鳴條，當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，鄭氏則曰：「東夷地名」。

王曰：「格爾眾庶，悉聽朕言，非台小子，敢行稱亂！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」

湯，諸侯而稱王者，史臣追述之體。格，假也，來也。爾，尔也，僂人之詞。庶，亦眾也。悉，皆也。台，我也。小子，對天王而言也。敢，進取也。行，猶逞也。稱，再也，舉也。亂，敵也，猶逆也。罪，辜也。殛，誅也。

今爾有眾，汝曰：『我后不恤我眾，舍我穡事而割正夏？』

后，君也。我后，謂湯也。恤，憂也。舍，捨也。穡事，秋獲之事也。割正，猶裁正也。湯之民戴德服教，皆知順天應人，未必有是言。湯懸揣其心代言之，亦敬民畏民之意之所流露也。

予惟聞汝眾言，夏氏有罪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

惟，思也。思所聞之言，非不是也。然天命更可畏，不敢不往正其罪耳。稱夏氏者，《周語》稱「禹有平水土之功，皇天嘉之，胙以天下，賜姓曰似氏，曰有夏。」則夏雖為有天下之號，實即氏也。

今汝其曰：『夏罪其如台？』

如台，言如我何也。夏雖有罪，其虐政不及于毫，事若可緩。亦湯懸揣其心而代言之也。

夏王率遏眾力，率割夏邑。有眾率怠弗協，曰：『時日曷喪？予及汝皆亡。』夏德若茲，今朕必往。」

率，律也，均也。遏，渴也，盡也，言民之財力竭也。割，剝也，凡在

夏邑腴削已甚。怠者，念之誤字，古文怨也。協，眾之同和也，曰夏眾之言也。時，是也。害，曷也。《書大傳》云：「桀曰：『天之有日，猶吾之有民也，日亡吾亦亡耳。』」故民言『日曷不喪，予懋與之皆亡耳。』」茲，此也。桀之暴德若此，湯之所以必往也。

「爾尚輔予一人，致天之罰，予其大賚汝！爾無不信，朕不食言。爾不從誓言，予則孥戮汝，罔有攸赦。」

尚，庶幾也。輔，備也，助也。賚，賜也。食言，言已吐而仍茹之也。故《爾雅》訓「食」爲「僞」也。孥，當作奴子女也。戮，僇也，辱也。子女沒爲奴隸，言罪不止及其身也。罔，亡也，無也。赦，猶宥免也。「常刑有赦，軍法無赦」，此當時誓師之常言也。

仲虺之誥

《書序》曰：「湯歸自夏，至于大坰，仲虺作《誥》。」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按：大坰，地名。當自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，至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之路。仲虺，奚仲之後，爲湯左相。

成湯放桀于南巢，惟有慙德。曰：「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。」

「桀奔南巢」，見《魯語》。「聖人之宏也，而猶有慙德」，《左》襄二十九年《傳》吳季札之言也。「使無以寡君爲口實」，《楚語》王孫圉之言也。

仲虺乃作誥，曰：「嗚呼！惟天生民有欲，無主乃亂，惟天生聰明時乂，有夏昏德，民墜塗炭，天乃錫王勇智，表正萬邦，纘禹舊服。茲率厥典，奉若天命。」

「民生而有欲」，《周書·文酌》篇之文也。「桀有昏德」，《左》宣三《傳》王孫滿之言也。「坐于塗炭」，《孟子》之言也。塗炭，是汙濁，非蹈水火之謂。

「夏王有罪，矯誣上天，以布命于下。帝用不臧，式商受命，用爽厥師。」

此節見《墨子·非命》上篇、中篇、下篇引《仲虺之告》，大同小異。但爽，喪亡也。僞書誤解。「后帝不臧」，《左》昭元《傳》文也。「式商受命」，《立政》篇文也，然亦誤用。

簡賢附勢，實繁有徒。肇我邦于有夏，若苗之有莠，若粟之有秕。小大戰戰，罔不懼于非辜。矧予之德，言足聽聞。

「惡直醜正，實蕃有徒」，《左》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引《鄭書》之文也。

「惟王不邇聲色，不殖貨利。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賞。用人惟己，改過不吝。克寬克仁，彰信兆民。」

「聲色」，見《禮記·月令》。「用人惟由己」，班彪《王命論》之文也。「湯以寬治民」，《魯語》展禽之言也。

乃葛伯仇餉，初征自葛，東征，西夷怨；南征，北狄怨，曰：『奚獨後予？』攸徂之民，室家相慶，曰：『徯予后，后來其蘇。』民之戴商，厥惟舊哉！

此節事三見《孟子》，撮取成文。然此實為《湯征》篇文也。

佑賢輔德，顯忠遂良，兼弱攻昧，取亂侮亡，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。

「兼弱攻昧」，《左》宣公十二《傳》隨武子之言也。「取亂侮亡」，隨武子引《仲虺》之言也。「亡者侮之，亂者取之」，襄十四《傳》中行獻子引《仲虺》之言也。下「推亡固存，國之道也」二語，中行獻子自言也。襄三十《傳》鄭子皮引《仲虺》之志略同，其實《仲虺》止有「取亂侮亡」一語。

德日新，萬邦惟懷；志自滿，九族乃離。王懋昭大德，建中于民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，垂裕後昆。予聞曰：『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已若者亡。好問則裕，自用則小。』嗚呼！慎厥終，惟其始。殖有禮，覆昏暴。欽崇天道，永保天命。」

「日新之謂盛德」，《易·大傳》文也。「小邦懷其德」，《左傳》文也。「用其中于民」，《禮記·中庸》孔子稱舜之言也。「以義制事」，見《荀子》。「諸侯自為得師者王，得友者霸，得疑者存，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。」《荀子·堯問》、《吳子·圖國》、《呂覽·恃君》、《新序·雜事》皆同引為《仲虺》之言也。「慎終如始」，《荀子·議兵》篇文也。「親有禮」、「覆昏亂」，《左》閔元年《傳》齊仲孫湫之言也。

湯 誥

《書序》曰：「湯既黜夏命，復歸于亳，作《湯誥》。」此篇亡于西晉永

嘉之亂，今略見于《史記·殷本紀》。

王歸自克夏，至于亳，誕告萬方。王曰：「嗟！爾萬方有眾，明聽予一人誥。惟皇上帝，降衷于下民。若有恒性，克綏厥猷惟后。」

「今天降衷于吳」，《吳語》夫差之言也。「絜哉，民性有恒」，《韓非子·說林》引孔子之言也。

夏王滅德作威，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。爾萬方百姓，罹其凶害，弗忍荼毒，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。天道福善禍淫，降災于夏，以彰厥罪。肆台小子，將天命明威，不敢赦。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上天神后，請罪有夏。聿求元聖，與之戮力，以與爾有眾請命。

「滅德立違」，見《左》桓二《傳》臧哀伯語。「作威」，見《洪範》。「上下神祇」，《晉語》韓宣子言也。「叫天無辜」，《左》哀十六《傳》渾良夫言也。「天道賞善而罰淫」，《周語》單襄公引先王之令也。「神福仁而禍淫」，《左》成五《傳》士貞伯語也。「降災」，見《微子》。「予小子履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，帝有罪，不敢赦」，《論語·堯曰》篇文也，《墨子·兼愛》篇略同。《論語》真孔注謂《墨子》引作《湯誓》，但《墨子》以爲大旱祈禱之詞。「聿求元聖，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」，《墨子·尚賢》中篇之文也。「以與百姓請命于皇天」，《淮南·汎論》文也。

上天孚佑下民，罪人黜伏，天命弗僭，賁若草木，兆民允殖。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，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，慄慄危懼，若將隕于深淵。

「天命不僭」，《周書·大誥》文也。「以輯寧爾民」，《左》昭七《傳》文也。「未知得罪于上下」，《墨子·兼愛》篇引湯之言也。「雖隕于深淵，則天命也」，《左》哀十五《傳》芋尹蓋之言也。

凡我造邦，無從匪彝，無即愆淫，各守爾典，以承天休。

「凡我造國，無從匪彝，無即愆淫，各守爾典，以承天休。」《周語》單襄公引先王之令也。

爾有善，朕弗敢蔽；罪當朕躬，弗敢自赦，惟簡在上帝之心。其爾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；予一人有罪，無以爾萬方。嗚呼！尚克時忱，乃亦有終。」

「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，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《論語·堯曰》篇文也。「余一人有罪，無以萬夫，萬夫有罪，在予一人。」《周語》內史過引《湯誓》之文也。按：《湯誓》，疑「湯誥」或「湯征」之誤字。

咸有壹德

《書序》曰：「伊尹作《咸有一德》。」當在湯朝所作也。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。按：《禮記·緇衣》所引尹吉，即尹壹也，省「咸有德」三字耳。

伊尹既復政厥辟，將告歸，乃陳戒于德。

太甲復歸之後，伊尹本無告歸之事，此依仿周公復政明辟之意，鑿空撰出者也。

曰：「嗚呼！天難諶，命靡常。常厥德，保厥位。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。」

「天難諶」，《周書·君奭》文也，又《詩·大雅·大明》篇文也。「天命靡常」，《文王》篇文也。「九有以亡」，《墨子·非樂》篇文也。

夏王弗克庸德，慢神虐民。皇天弗保，監于萬方，啟迪有命，眷求一德，俾作神主。惟尹躬暨湯，咸有一德，克享天心，受天明命，以有九有之師，爰革夏正。

「庸德」，見《禮記·中庸》。「皇矣，上帝監觀四方。」《詩·大雅》文也。「百神爾主矣」，《詩·卷耳》文也。「惟尹躬及湯，咸有一德」，《禮記·緇衣》引尹吉之文也。「奄有九有」，《詩·商頌》文也。「革夏」，見《多士》。

非天私我有商，惟天佑于一德；非商求于下民，惟民歸于一德。德惟一，動罔不吉；德二三，動罔不凶。惟吉凶不僭在人，惟天降災祥在德。

「二三其德」，《詩·衛風·氓》之篇文也。

今嗣王新服厥命，惟新厥德。終始惟一，時乃日新。

「茲服厥命」，《召誥》文也。「終始惟一」，《荀子·議兵》篇文也。「苟日新」，《禮記》湯盤銘也。

任官惟賢材，左右惟其人。臣為上為德，為下為民。其難其慎，惟和惟

一。德無常師，主善為師。善無常主，協于克一。俾萬姓咸曰：『大哉，王言！』又曰：『一哉，王心！』克綏先王之祿，永底烝民之生。嗚呼！七世之廟，可以觀德。萬夫之長，可以觀政。

「而亦何常師之有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大哉，言矣。」《孟子》文也。「五世之廟可以觀德，萬夫之長可以生謀。」《呂覽·諭大》篇引《商書》文也。七廟始于周，商則六廟，夏則五廟，湯時祇有五廟，湯既歿，後亦祇有六廟也。「怪」，是誤字。

后非民罔使；民非后罔事。無自廣以狹人，匹夫匹婦，不獲自盡，民主罔與成厥功。」

「民非后無能胥以寧，后非民無以辟四方」，《禮記·表記》引《書·太甲》篇文也。「匹夫匹婦」，見《論語》。

典 寶

《書序》曰：「夏師敗績，湯遂從之，遂伐三朶，俘厥寶玉。誼伯、仲伯作《典寶》。」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。三朶，國名，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。

明 居

《書序》曰：「咎單作《明居》。」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咎單，湯司空也。明居，明度地居民之法。

伊 訓

《書序》曰：「成湯既歿，太甲元年，伊尹作《伊訓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后》。」《伊尹》亡于西晉永嘉之亂，其略見于《漢書·律歷志》。鄭康成引《伊訓》云「載孚在亳」，又曰：「征是三朶」。

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，伊尹祠于先王。奉嗣王祇見厥祖，侯、甸羣后咸在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。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，以訓于王。

「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，伊尹祀于先王，誕資有牧方明」，《漢書·律歷志》引《伊訓》文也。但太甲繼仲壬，非繼湯嗣位也。「祇見厥祖，侯、甸羣后咸在」，倣《顧命》篇也。「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

曰：「嗚呼！古有夏先后，方懋厥德，罔有天災。山川鬼神，亦莫不寧，暨鳥獸魚鼈咸若。」

「昔有夏之方有德也」，《左》宣三《傳》王孫滿之言也。「嗚呼，古者有夏，方未有禍，百獸貞蟲，允及飛鳥，莫不比方。矧在人面，胡敢異心。山川鬼神，亦莫敢不寧」，《墨子·明鬼》下篇引《商書》文也。「文王之澤，下被鳥獸，洽于魚鼈，咸若有樂」，賈誼《新書·君德》文也。

于其子孫弗率，皇天降災，假手于我有命，造攻自鳴條，朕哉自亳。

「上天降災」，《左》僖十五《傳》文也。「假手于我寡人」，《左》隱十一《傳》鄭莊公之言也。「天誅造攻自牧宮，朕載自亳」，《孟子》引《伊訓》文也，但改「牧宮」為「鳴條」，則戰時非始。[-]「攻戰鳴條」，見《湯誓》書序。

校勘記

[-] 戰時非始，疑是「戰事非始」之誤，否則難以理解。

惟我商王，布昭聖武，代虐以寬，兆民允懷。今王嗣厥德，罔不在初，立愛惟親，立敬惟長，始于家邦，終于四海。

「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」，《禮記·祭法》文也。「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」，《周書·召誥》文也。「立愛自親始，立敬自長始」，《禮記·祭義》文也。

嗚呼！先王肇修人紀，從諫弗拂，先民時若。居上克明，為下克忠，與人不求備，檢身若不及，以至于有萬邦，茲惟艱哉！

「人綱，人紀」，見揚雄《解嘲》。「昔曰先民」，見《商頌》。「從命而不拂，微諫而不倦，為上則明，為下則遜」，《荀子·臣道》篇引《書》之文也，唐楊倞注竟以為《伊訓》。「無求備于一人」，《論語》述周公之言也。「君子檢身，常若有過」周庚桑楚《亢倉子·訓道》篇文也。

敷求哲人，俾輔于爾後嗣，

「敷求」，見《康誥》，又見《詩·抑》篇。「求聖君、哲人，以裨輔而身」，《墨子》引《傳》也。

制官刑，儆于有位。曰：『敢有恆舞于宮，酣歌于室，時謂巫風，敢有

殉于貨色，恒于游畋，時謂淫風。敢有侮聖言，逆忠直，遠耆德，比頑童，時謂亂風。惟茲三風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喪；邦君有一于身，國必亡。臣下不匡，其刑墨，具訓于蒙士。

「湯之官刑有之曰：『其恆舞于宮，是謂巫風』」，《墨子·非樂》上篇文也。「侮聖人之言」，見《論語·耆德》篇，〔一〕見《逸周書》。〔二〕「近頑童窮固」，《鄭語》史伯之言也。但《左傳》曰：「商有亂政而作《湯刑》」，則雖名《湯刑》，實作于叔季之世，必非作于成湯之時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侮聖人之言」，見《論語·耆德》篇，當是《論語·季氏》篇之誤。

〔二〕見《逸周書》，前當有脫文「逆忠直，遠耆德」，見《逸周書》佚文《耆德》篇。

嗚呼！嗣王祗厥身，念哉！聖謨洋洋，嘉言孔彰。惟上帝不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爾惟德罔小，萬邦惟慶；爾惟不德罔大，墜厥宗。」

「嗚呼！舞佯佯，黃言孔章。上帝弗常，九有以亡。上帝不順，降之日祥，其家必壞喪」，《墨子·非樂》上篇文也。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」，《易·文言》也。「勿以惡小而爲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爲」，蜀劉先主敕後主之言也。〔一〕

校勘記

〔一〕今傳各本《咸有壹德》皆在《太甲下》之後。

肆 命

《書序》同《伊訓》，此篇亡于晉永嘉之亂。鄭氏曰「陳政教所當爲也。」

徂 后

《書序》同《伊訓》，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鄭氏曰「言湯之法度也。」

太甲上

《書序》曰：「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諸桐。三年，復歸于亳，思庸。伊尹作《太甲》三篇。」三篇皆亡于秦項之火。按：思庸，思伊尹之功也。

惟嗣王不惠于阿衡，伊尹作書曰：「先王顧諟天之明命，以承上下神祇。社稷宗廟，罔不祇肅。天監厥德，用集大命，撫綏萬方。惟尹躬克左右

厥辟，宅師，肆嗣王丕承基緒。

「顧諟天之明命」，《禮記·大學》引《太甲》之文也。「禱爾于上下神祇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天監在下，有命既集」，《詩·大雅·大明》篇文也。「丕承」，見《周書·君奭》。

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，自周有終。相亦惟終；其後嗣王罔克有終，相亦罔終，嗣王戒哉！祇爾厥辟，辟不辟，忝厥祖。」

「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，自周有終，相亦惟終。」《禮記·緇衣》引尹吉之文也。「厥辟不辟，忝厥祖」，《禮記·坊記》引《書》也。

王惟庸罔念聞。伊尹乃言曰：「先王昧爽丕顯，坐以待旦。旁求俊彥，啟迪後人，無越厥命以自覆。慎乃儉德，惟懷永圖。若虞機張，往省括于度則釋。欽厥止，率乃祖攸行，惟朕以懌，萬世有辭。」

「昧旦丕顯」，《左》昭三《傳》叔向引譏鼎之銘也。「坐以待旦」，《孟子》稱周公也。「無越厥命以自覆也。若虞機張，往省括于厥度則釋」，《禮記·緇衣》引《太甲》之文也。「則予一人以懌」，《周書·康誥》文也。「汝永有辭」，《周書·洛誥》文也。

王未克變。伊尹曰：「茲乃不義，習與性成。予弗狎于弗順，營于桐宮，密邇先王其訓，無俾世迷。王徂桐宮居憂，克終允德。」

「不義惟王」，《周書·無逸》文也。「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爲常」，《大戴禮·保傳》篇引孔子之言也。「予不狎于不順」，《孟子》引伊尹之言也。「太甲悔過，自怨自艾于桐，處仁遷義。三年，以聽伊尹之訓己也。」《孟子》文也。「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」，《吳語》董褐之言也。至《孔叢子》與僞書同出，其書稍前，而語亦大同小異。

太甲中

惟三祀十有二月朔，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，

按：湯崩後，外丙立。二年，仲壬立。四年，二君爲太丁之弟，度皆冲幼，伊尹輔政。至太甲繼立，不明，尹必訓誡再三，久之不悛，乃放諸桐。如《史記》所云：「既立三年，不明，暴虐，于是放之。太甲居桐三年，悔過，乃迎歸。」前後六年也。今以太甲爲湯崩後踰月即位，即位而即改元，改元

而即爲尹所放，放而至二十六月，未終喪即冕服以迎，迎還而尹即告歸，四者皆三代時必無之理也。

作書曰：「民非后，罔克胥匡以生；后非民，罔以辟四方。皇天眷佑有商，俾嗣王克終厥德，實萬世無疆之休。」

「民非后，無能胥以寧；后非民，罔以辟四方。」《禮·表記》引《太甲》之文也。又《書》曰：「眾非后，無能胥以寧；后非眾，無以辟四方。」三國《吳書·駱統傳》文也。「不能胥匡以生」，《盤庚》文也。「無疆惟休」，《周書·召誥》文也。

王拜手稽首曰：「予小子不明于德，自底不類。欲敗度，縱敗禮，以速戾于厥躬。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追。既往背師保之訓，弗克于厥初，尚賴匡救之德，圖惟厥終。」

「欲敗度，縱敗禮」，《左》昭十《傳》子皮引《書》也。「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」，《孟子》引《太甲》之文。《禮記·緇衣》「活」引作「追」也。「未習師保之教訓」，《左》襄十三《傳》楚共王之言也。「匡救其災」，《左》僖二十六《傳》展喜之言也。

伊尹拜手稽首曰：「修厥身，允德協于下，惟明后。先王子惠困窮，民服厥命，罔有不悅。並其有邦厥鄰，乃曰：『徯我后，后來無罰。』王懋乃德，視乃烈祖，無時豫怠。奉先思孝，接下思恭。視遠惟明，聽德惟聰。朕承王之休無斁。」

「周公拜手稽首曰」，「王拜手稽首曰」，皆《周書·洛誥》文也。「湯布德施惠，以振困窮」，《淮南·修務訓》文也。「徯我后，后來無罰」，《孟子》文也。「致遠以爲明，聽德以爲聰」，《楚語》伍舉之言也。

太甲下

伊尹申誥于王曰：「嗚呼！惟天無親，克敬惟親。民罔常懷，懷于有仁。鬼神無常享，享于克誠。天位艱哉！德惟治，否德亂。與治同道，罔不興；與亂同事，罔不亡。終始慎厥與，惟明明后。」

「天位」，見《詩·大雅·大明》篇。「與亂同道，難與爲謀」，《淮南·說林》文也。此節全與《蔡仲之命》相複，何也？

先王惟時懋敬厥德，克配上帝。今王嗣有令緒，尚監茲哉。若升高，必自下；若陟遐，必自邇。無輕民事，惟難；無安厥位，惟危。慎終于始。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諸道；有言遜于汝志，必求諸非道。

「譬如行遠必自邇，譬如登高必自卑」，《禮記·中庸》文也。「聿修厥德」，「克配上帝」，皆《詩·大雅·文王》之篇也。「慎終如始」，《荀子·議兵》篇文也。

嗚呼！弗慮胡獲？弗為胡成？一人元良，萬邦以貞。君罔以辯言亂舊政，臣罔以寵利居成功，邦其永孚于休。」

「不索何獲」，《左》昭二十七《傳》吳公子光之言也。「事雖小，不為不成」，《荀子》文也。「一有元良，萬國以貞」，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引古語也。「厥基永孚于休」，《周書·君奭》文也。

沃 丁

《書序》曰：「沃丁既葬伊尹于亳，咎單遂訓伊尹事，作《沃丁》。」沃丁，太甲之子也。

咸 乂

《書序》曰：「伊陟相太戊，亳有祥，桑穀共生於朝。伊陟贊于巫咸，作《咸乂》四篇。」太戊，沃丁弟，太庚之子也。祥，凶祥也。桑、穀，二木名。穀，楮也。共，拱也，兩手掞之曰供。太戊修德，從伊陟之諫而木枯。贊，說也。咸為巫官，故使禳之。乂，嬖也，治也。○《史記》：《咸乂》下尚有《太戊》一篇，百篇序無之。

伊 陟

《書序》曰：「太戊贊于伊陟，作《伊陟》、《原命》。」○以上六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原 命

《書序》同《伊陟》○此篇亡于晉永嘉之亂。原，臣名。命原以禹、湯之道，我所修也。江氏聲以《伊陟》、《原命》為一篇。據《史記》，伊陟讓，因謂太戊再命之。原，再也。

中 丁

《書序》曰：「仲丁遷于囂，作《仲丁》。」仲丁，太戊子也。

河亶甲

《書序》曰：「河亶甲居相，作《河亶甲》。」河亶甲，亦太戊子也。

祖 乙

《書序》曰：「祖乙圮于耿，作《祖乙》。」圮，毀也。祖乙，河亶甲子也。又自相遷耿，而圮于耿，耿即邢也。○以上三篇俱亡于秦項之火。

盤庚上

《書序》曰：「盤庚五遷，將治亳殷，民咨胥怨。作《盤庚》三篇。」盤庚，祖丁子也。祖乙之曾孫，繼兄陽甲立。此上篇誠羣臣也。

盤庚遷于殷，民不適有居，率籲眾戚出，矢言。

盤庚，湯十世孫。湯至盤庚凡十九王，其間兄弟相及者九王也。遷，徙也，登也。殷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，即湯所遷之薄地，其都稍有別耳，蓋自今山西絳州河津縣遷今河南偃師縣也。自盤庚遷後，商始兼稱殷。適，往也，民不欲往居殷也。率，聿也，詞也。籲，評也。戚，屬也，族也。矢，誓也。呼眾族之在朝者，出誓言以曉之。蓋令必自貴近始，民不樂徙者，實由羣臣以及世家大族安土重遷而動以浮言故也。

曰：「我王來，既爰宅于茲，重我民，無盡劉。不能胥匡以生，卜稽，曰其如台？」

我王，祖乙也。爰，引也。宅，居也。茲，此也，謂耿也。重，厚也。劉，即鎔字，殺也。胥，襄也。匡，仁也，正也，安也。卜，灼龜兆也。稽，卜也，卜以問疑也。如台，猶奈何也。言我先王自相都引民而居于此耿者，亦以相有水患，厚愛我民，無使盡陷于危亡耳。今耿又大圮，使民蕩析離居，不能相安以生息，則勢不可不遷，故先卜稽以問當如何也。《周禮》「國大遷則貞龜」，亦其事也。

先王有服，恪謹天命，茲猶不常寧；不常厥邑，于今五邦。

服，事也。恪，敬也。謹，慎也。常，長也，久也。寧，寧也，安也。

邑，都也。邦，國也。五邦，謂商邱、亳、囂、相、耿也。商邱，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。亳，薄也，今河南府偃師縣。囂，今開封府滎陽縣。相，今彰德府內黃縣。耿，今山西絳州河津縣也。言先王有事，皆敬慎天意，無敢妄動。然尚不久安，不久于其都者，至于今已五遷也。

今不承于古，罔知天之斷命，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？

承，奉也，繼也。罔，亡也，無也。斷，截也，猶決也，斷命猶決意也。矧，張也，況詞也。克，能也。烈，光也，業也。言今不繼先王遷避之事，是不知水害示戒，乃天之決意命遷，況于其他，安能從先王之大業而繼之乎？

若顛木之有由蘖，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，紹復先王之大業，底綏四方。」

顛，槓也，仆也。由，粵也，木生條也。蘖，伐木餘也，仆而復生曰蘖。永，猶長也。新，蠡也。紹，繼也。復，復也，行故道也。業，猶緒也。底，至也，致也。綏，安也。言避死而就生，如仆木斬伐之餘更生枝條，是天將長我民命于殷之新邑，我庶幾繼續先王之大業以安四方也。殷，即薄地，本湯都，而曰新邑者，邦雖舊，而邑則新也。

盤庚敷于民，由乃在位以常舊服，正法度。曰：「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！」王命眾，悉至于庭。

敷，覺悟也。由，自也，猶始也。乃，猶汝也。朝廷之立次曰位，在位，在朝之臣也。舊，久也。舊服，故事也。法度，猶準則也。伏，猶隱藏也。小人，小民也。箴，鍼也，猶諫諫也。悉，盡也。庭，廷也，朝臣所立之地也。盤庚知民之梗命者，皆自羣臣浮言之故，先以故事明其法度曰：「無或敢隱民之所言」，而命羣臣之眾皆至于庭也。

王若曰：「格汝眾，予告汝訓汝，猷黜乃心，無傲從康。」

格，假也，來也。告，誥也，誠也。訓，說教也。猷，即猶字，儀也，圖謀也。黜，出也，退去也。無，毋也。傲，倨慢也。康，康也，安也。言汝當去汝之私心，毋違上之命，而苟且懷安也。

古我先王，亦惟圖任舊人共政。王播告之，修不匿厥指。王用丕欽；罔有逸言，民用丕變。

圖，謀也。任，保也，猶親信也。舊，久也，猶老也。播，譖也，敷也。修，飾也，猶治理也。匿，隱也。指，恠也，意也。丕，大。欽，敬也。逸，洩也，放縱之意。變，猶化也。言先王謀信老成人與之共理政事，王敷告之以所當治之事，舊人能不隱其意，奉而行之，大敬先王之命，于時無有放縱之言以惑民聽，民亦大變而從上之化也。

今汝聒聒，起信險膚，予弗知乃所訟。

聒，慙也。慙慙，拒善自用之意。起，猶動作也。信，伸也，猶展也。《禮記·儒行》曰：「起居竟信其志」。險，險也，詖也。膚，猶浮也。訟，爭辯也，言汝爲此讒語曉曉自用，動伸其險詖膚浮之言，我不知汝所爭訟者謂何也。

非予自荒茲德，惟汝含德，不惕予一人。

荒，忘也，失也。德，惠也。內得于己外得于人，謂之德。含，猶隱匿也。惕，敬懼也。言予法先王未嘗失德，亦自親信舊人，而汝匿我之恠意爲此逸言，不敬懼予一人也。

予若觀火，予亦拙謀作，乃逸。

觀火，言明也。拙，詘也，猶曲也。作，猶始也。《周禮·司燿》鄭注讀如「予若觀火」之「觀」，此擬其音。《說文·火部》炷，注引《商書》「予亦炷謀」，此古文段借字。或欲以熒火解觀，以火鬱解拙，非也。言我視汝情，洞如視火，但我不以威脅汝，與汝委曲以計，反使汝縱肆放佚而不從令也。

若網在綱，有條而不紊；若農服田，力穡乃亦有秋。

綱，維网繩也。紊，亂也。條，長也，猶理也。服，戾也，治也。綱喻君，網喻臣。言下從上令，則有常而不亂也。服田，喻勞苦。有秋，喻樂利。言遷徙，則一勞而永安也。

汝克黜乃心，施實德于民，至于婚友，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。

乃，亦汝也。施，敷也，敷也。婚友，親戚、朋友也。丕，不也。乃，詞也。不乃，猶豈不也。積，聚也。言汝能去汝傲慢懷安之私心，不以虛言媚民，而布施德于民及于婚友，俾之適彼樂土，豈不可大言曰：汝有積德乎。

乃不畏戎毒于遠邇，惰農自安，不晷作勞，不服田畝，越其罔有黍稷。

戎，崇也，猶大也。毒，害也。惰，懈怠也。晷，瞥也，彊勉也。越，粵也，詞也。黍，秬與秠也。稷，粢與稌也。言耿之水患，或在遠，或在近，終必有大害，汝乃不畏之而苟且因循，譬如懶惰之農祇知偷安，不勞力以治田，終無有利也。

汝不和吉言于百姓，惟汝自生毒，乃敗禍姦宄，以自災于厥身。乃既先惡于民，乃奉其恫，汝悔身何及！

和，相應也。吉，善也。百姓，百官也。敗，壞。禍，害也。內爲姦，外爲宄。災，咎也，亦害也。先，前進也，猶導也。奉，承也，猶受也。恫，痛也。言遷都之利，百官中亦有言之善者，汝不與之同聲相應，惟汝固執己見自生患害，乃敗禍姦宄以自害其身也。蓋汝既以惡導民，汝必受其痛，至汝獲辜之時，雖悔何及乎。

相時儉民，猶胥顧于箴言，其發有逸口，矧予制乃短長之命！汝曷弗告朕，而胥動以浮言，恐沈于眾？若火之燎于原，不可嚮邇，其猶可撲滅。則惟爾汝眾自作弗靖，非予有咎。

相，視也。時，是也。儉民，諛佞之人也。胥，相也。顧，還視也。箴言，諫諫之言也。逸，逃也。恐，當作惡。沈，讀爲宄，行也。「恐沈于眾」，《左》隱六年、莊十四年《傳》皆引作「惡之易也」，借「易」爲「迺」，與「宄」同意。不引「于眾」二字，古人引書往往櫟括大意，非與經文有異也。燎，放火也。原，邐也，廣平之野也。嚮，當作向，猶趨也。作，爲也。靖，安也。咎，殃也。言視此儉利之民，尙安自顧，其刺諫者，不爲吉言，或既發諸口而逃逸，況汝短長之命，惟予能生殺之，不可逃也。汝誠不利于遷，何弗以情告我，而以浮言相動乎？不知惡之行于眾，若火之燎于野，其炎炎之勢，將至不可撲滅也。則惟汝眾臣，自爲不安，即身被刑戮，非予有意降之禍殃也。

遲任有言曰：『人惟求舊，器非求舊，惟新』。

遲任，古之賢史，疑即《論語》所稱周任也。引此言以起下文告世臣之意。

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，予敢動用非罰？

暨，臬也，與也。及，亦與也。逸，佚也，樂也。勤，勞也。言先王與

汝祖父相與同其勞佚，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？

世選爾勞，予不掩爾善。茲予大享于先王，爾祖其從與享之。作福作災，予亦不敢動用非德。

選，算也，數也。事功曰勞。掩，弇也，猶蓋蔽也。大享，秋嘗冬蒸之大祭也，功臣皆配食于廟。《周禮》「則惟祭于大烝」，言先王以來世世選錄汝祖父之功，故予亦不蔽汝之善。今我大祭之時，爾祖尚從而與享焉。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爾若有罪，予亦不敢以己之私赦汝，反無以對爾祖爾父也。

予告汝于難，若射之有志。

難，艱也，不易也。志，當作識，猶審也。射者，必審其射之所在，命中然後發之。《禮記》曰：「內志正」，《左傳》曰：「吾志其目」是也。言爲政甚難，我于此重大之舉，籌之至熟，如射者之詳審精密而後發矢，事在必行，不可易也。

汝無侮老成人，無弱孤有幼。各長于厥居。勉出乃力，聽予一人之作猷。

無，毋也。侮，傷也。老，以爲老而忽之也。弱孤，亦輕慢之意。居，舊居也。作，爲也。猷，謀也。言成人與有幼或亦有以遷爲善者，但老而傳者已退聽于汝，弱而卑者又稟命于汝，汝慎毋曰「昔之人無聞知」，曰「年尚少不更事」，令各安其舊居也。當勉出爾力，聽我之謀，爲毋違令耳。

無有遠邇，用罪伐厥死，用德彰厥善。邦之臧，惟汝眾；邦之不臧，惟予一人有佚罰。

遠邇，猶親疏也。用，行也。伐，猶誅也。彰，明也。臧，善也。佚，失也。罰，上報下之辜也。言無有遠近親疏，行有罪之事則誅之，行有德之事則旌之；國俗之善，則惟汝眾之功，國俗之不善，則予有失罰之過耳，猶言拙謀作乃逸也。

凡爾眾，其惟致告：自今至于後日，各恭爾事，齊乃位，度乃口。罰及爾身，弗可悔。」

致告，致我之告，轉相曉諭也。恭，肅也。齊，敬也。度，戢也，閉也。悔，恨也。言爾眾當以我告汝之言轉相傳諭，令其自今以後，各肅敬爾職守之事，居處之位，杜塞爾浮言之口，不然，罰及汝身，雖自恨，亦無及也。

盤庚中

此篇誠眾民也。

盤庚作，惟涉河以民遷。

作，猶造也。涉，渡也。耿在河北，殷在河南，盤庚造作舟楫，將以民渡河而遷也。

乃話民之弗率，誕告用亶。其有眾咸造，勿褻在王庭，

話，佞也，會也。率，述也，循也。誕，大。亶，誠也。造，至也。褻，讒也。狎，慢也。凡民之聽浮言而弗率循王命者，不遽加之以臯。先大告知以誠，命眾皆至于庭，勿許狎慢也。上篇告羣臣，中篇則告眾民也。

盤庚乃登進厥民。曰：「明聽朕言，無荒失朕命！」

登進，延之使前也。明，明也，猶勉也。荒，忘也。失，猶棄也。

嗚呼！古我前后，罔不惟民之承保。后胥感鮮，以不浮于天時。

前，前也，猶先也。承，丞也，猶輔佐也。保，猶安也，和也。胥，相也。感，憂也。鮮，尠也，少也。浮，孚也，猶符合也。言先王無不惟民之佐，民與先王同其憂患，當止則止，當遷則遷，罕有不因天之時，與天心合符者也。

殷降大虐，先王不懷厥攸作，視民利用遷。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？承汝俾汝惟喜康共，非汝有咎比于罰。

殷，慙也，痛也。虐，暴也，猶災害也。懷，裏也，猶安也。攸作，前所造之邑也。俾，使也。喜，樂也。康，康也，安也。共，同也。咎，過也。比，猶類也。言先王痛天時之降大災，不敢安其舊居，而遷囂遷相遷耿者，亦視小民之利于遷而遷耳，汝何不念我所聞于先王者，惟樂助汝，使汝共用安樂，非謂汝有過臯，乃等汝于放流之罰也。

予若籲懷茲新邑，亦惟汝故，以丕從厥志。

從，隨也，猶順也。言我若此評汝，欲以汝安此新邑者，亦惟承汝俾汝之故，以大順其共相康樂之志也。

今予將試以汝遷，安定厥邦。汝不憂朕心之攸困，乃咸大不宣乃心，欽

念以忱動予一人。爾惟自鞠自苦，若乘舟，汝弗濟，臭厥載。爾忱不屬，惟胥以沈。不其或稽，自怒曷瘳？

試，用也。困，悴也，局促危苦之意。宣，恂也，信心也；或曰愜也，快也。欽，領也，敬也。忱，誠也。動，重也；或曰鍾也。相，跡也。鞠，窶也，窮也。濟，渡也。臭，朽也，腐敗也。屬，連也。沈，湛也，沒也。或，有也。稽，計也，猶考也。怒，恚也，恨也。瘳，疾病愈也。言今將遷汝以安定國家，我之心以斯事重大，局促勞悴之已久，而汝不代爲憂之，反皆不信于心，不敬念以誠，而以君命爲重，是爾自取窮苦。譬如乘舟而不以時渡，則朽敗其所載。夫爾不以誠連屬於我，不但敗其所載，且將相與沈溺矣。此時不有深計，後日雖自怨恨，則如病已危死，亦何痛乎？

汝不謀長以思乃災，汝誕勸憂。今其有今罔後，汝何生在上？

災，咎也，害也。勸，歡也。歡憂，猶樂禍也。上，上天也。言汝不爲長久之計，以思汝害，是汝大樂禍。今雖一時偷安，後將無救，汝安能承生命于天乎？

今予命汝一，無起穢以自臭，恐人倚乃身，迂乃心。

一者，一心一德也。起，怡也，悅也。穢，當作蕞，穢也，猶穢也，喻浮言也。自，鼻也。臭，齷也，以鼻就氣也，喻聽言也。倚，倚也，偏引也。迂，紆也，邪曲也。言予命汝一心一德以從我，無喜悅穢惡之物，而以鼻就之，恐浮言之人偏引汝身，而使汝仆邪曲汝心，而使汝惑也。

予迓續乃命于天，予豈汝威，用奉畜汝眾。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，予丕克羞爾，用懷爾然。

迓，當作訝，迎也。續，繼也。威，畏也。奉，猶助也。畜，養也。神后，謂湯也。羞，亦養也。懷，思念也。言予之以汝遷者，將迎續汝命于天，豈脅汝以威乎？用助養汝眾民而已。所以然者，我念爾先人之勞，故我亦大能養爾，思念爾也。

失于政，陳于茲，高后丕乃崇降罪疾，曰『曷虐朕民？』

陳，塵也，猶久也。高后，亦謂湯也。乃，詞也。崇，重也。疾，候也，毒害也。虐，殘暴也。言我若失政而不議遷，久于此邑，高后必大重降罪災于我，責予曰：「何爲殘暴我民，不使有安土乎？」

汝萬民乃不生生，暨予一人猷同心，先后丕降與汝罪疾，曰：『曷不暨朕幼孫有比？』故有爽德，自上其罰汝，汝罔能迪。

乃，詞也。生生，求生于可生之地也。暨，與也。猷，謀也。與，與也，賜予也。幼孫，盤庚自謂也。比，親密也。爽，喪也，差忒也。上，天也。迪，倏也，猶逃走也。言汝萬民不自求生，不與我謀同心，高后亦將降與汝罪戾，責汝曰：「何不與我孫親比，致有此差忒之意，先后在天之靈，亦必罰汝，汝無所逃也。」

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，汝共作我畜民，汝有戕則在乃心！我先后綏乃祖乃父，乃祖乃父乃斷棄汝，不救乃死。

事功曰勞。作，爲也。畜，好也，猶善也。戕，殘賊也。在，察也。綏，安也，安也。乃斷之乃，詞也；斷，絕也。棄，捐也。此言不但先后欲降汝罪疾，汝祖父亦不以汝爲子孫也。我先后既以汝祖父有勞于國，故爲之子孫者，亦皆爲我良善之民。今汝乃有殘賊爲梗者，則先后已洞察汝心，我先后與汝祖父相安一心，汝祖父冥冥之中亦棄絕汝，不救汝死也。

茲予有亂政同位，具乃貝玉。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：『作丕刑于朕孫！』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。

具，共置也。貝，海介蟲。玉，石之美者。三代皆以貝玉爲貨幣，至秦始皇廢。刑，刑也。罰，罪也。迪，導也。弗祥，禍也。言汝之梗命，亦由有亂政之人在位，其心貪婪，安土重遷，故輒爲浮言以惑汝眾也。汝祖父亦必告我高后曰：「此貪婪弗道之臣，害我子孫罹于刑罰」，則將導我高后降殃禍于其身也。

嗚呼！今予告汝：不易！永敬大恤，無胥絕遠！汝分猷念以相從，各設中于乃心。

易，傷也，猶更變也。恤，憂也。絕，猶隔也。分，蔡邕《石經》作比，當從之。設，施也。中，正道也。言予令出，惟行，不可更改，我長敬念大憂之將至，不相隔遠，即在旦夕，可危之甚，汝當合謀猷念慮以從我，各施中正之道于心，毋惑于浮言也。

乃有不吉不迪，顛越不恭，暫遇姦宄，我乃劓殄滅之，無遺育，無俾易種于茲新邑。

吉，善。迪，道也。顛，蹟也，跋也。越，蹙也，僵也。暫，僂也，猶互也。遇，耦也，猶合也。僂耦，猶朋比也。外曰姦，內曰宄。劓，割。殄，絕也。遺，貶也，猶延也。育，讀爲胄，允也。易，傷也，猶移也。種，種也，猶類也。言若有不善無道之人縱橫無忌，不恭順上命，比黨爲奸，我必絕滅之，無留其種使移于此殷之新邑也。蓋懼之以重法，使無違命也。

往哉！生生！今予將試以汝遷，永建乃家。」

永，長也。建，立也。言汝其往新邑，以求生于可生之地乎？予將遷汝以長立汝家，爲子孫無窮之福也。

盤庚下

此篇既遷後，誠新舊之臣也。

盤庚既遷，奠厥攸居，乃正厥位，綏爰有眾。

奠，定也，正也。綏，妥也，安也。爰，于也，詞也。盤庚既遷于殷，先定民之宅里，乃正宗廟朝廷之位，安慰于有眾徒。主于民，故先度地居民，次及廟朝也。

曰：「無戲怠，懋建大命！」

此下告臣之詞。戲，謔也，喜樂兒。怠，慢也。懋，勉也。建，立也。言予與羣臣遷此新造邦，皆當勵精圖治，無戲豫怠惰，以建立新命。相與共勉之也。

今予其敷心腹腎腸，歷告爾百姓于朕志。

敷，溥也，大也。心腹二字，乃優字之誤分。優，憂也，澤多也。腎者，賢字之誤。腸，揚也，舉也。歷，試也，猶用也。百姓，百官族姓也。言我廣求賢者，而加禮之，而舉用之，明喻爾百官于我之意志。

罔罪爾眾，爾無共怒，協比讒言予一人。

怒，恨也。協，猶同也。比，猶朋也。讒，誕也，好言人惡謂之讒。言賢者我優禮之，爾眾之浮言者，我今亦不罪之，爾無怨恨互相謗訕我也。

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，適于山。用降我凶，德嘉績于朕邦。

古先王，湯也。將，詞也，猶欲也。多，重也，猶大也。適，往也。山，

亳地依山也。降，下也，猶解也。凶，惡也，地穿交陷其中也。德，本字登也。嘉績，美功也。言契始居亳，其後屢遷，至湯欲大于前人之功，復往居亳，以解河圯之患，成美功于我國也。湯從先王契居于亳殷，故今亦從先王湯居于亳殷也。

今我民用蕩析離居，罔有定極，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，亂越我家。朕及篤敬，恭承民命，用永地于新邑。

蕩，盪也，猶動散也。析，猶破也。離，𡗗也，分也。定，安。極，至也。震，起。動，發也。肆，故今也。復，夏也，行故道也。高祖，湯也。德，惠也。亂，治。越，粵也，詞也。及，急也。篤，簣也，厚也。言耿爲河水圯壞，民至于蕩析離居，無所安止，將陷于凶，爾謂我何好爲起發萬民以遷乎？蓋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，以治理我國家，我汲汲敬順天意，恭奉民命以擇長安之地于茲新邑也。

肆予冲人，非廢厥謀，弔由靈各；非敢違卜，用宏茲賁。

冲，僮也，釋也。冲人，猶小子，謙詞也。弔，迺也，至也。由，以也，用也。靈，良也，善也。各，恪也，敬也。違，韋也，背也。宏，大也。賁，飾也，猶美也。言我小子非棄眾人守舊之謀，乃用謀之至善者。況卜稽龜，從敬而不敢背之，所以大此美績而承先王之德。

嗚呼！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，尚皆隱哉！

邦伯，天下諸侯之長，左右二伯也。師長，六卿也。百執事，統言在朝之臣也。隱，急也，猶安也。言自遷之後，尚皆安于厥居哉。

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。

懋，懋也，猶美也。簡，束也，擇也。相，𡗗也，助理也。爾，謂舊臣也。眾，謂民也。言予優賢揚歷，簡擢于位，所以襄助爾政，庶幾各思所以敬我眾民而安輯之也。此誠舊臣也。

朕不肩好貨，敢恭生生。鞠人謀人之保居，敘欽。

肩，猶任也。貨，財利也。鞠，育也，養也。敘，次第也。言我所以遷此者，非利其地產富厚，惟敬生民于可生之地，有能養人謀人以安保其居者，我則次第而敬用之。此誠新用之臣也。

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，罔有弗欽！無總于貨寶，生生自庸。式敷民德，永肩一心。」

羞，進也。若，順也。總，聚也。庸，用也。式，試也，用也。言我既進爾告我之心，我心順于道乎？否乎？爾眾臣慎毋弗敬念也。無聚貨寶，爲念自生其生以求足用，惟用此生生之念，敝之于民以爲德，庶幾長任國政，上下一德一心，以保此民也。

說命上

《書序》曰：「高宗夢得說，使百工營求諸野，得諸傅巖，作《說命》三篇。」三篇具亡于秦項之火。高宗，武丁也，繼父小乙之位。高宗于傅巖之得說，因命以傅爲氏。營，《說文》作𡩉，營，求也。尸子曰：「傅巖在北海之外。」按：傅巖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，濱于河爲通道，河水壞道，使胥靡刑人築之，說代之工作，故《孟子》曰：「版築」也。說，蓋高宗學于甘盤時布衣交，一旦舉而相之，慮人心不愜，故託之于夢，殷人尙鬼然也。《莊子》云：「文王知臧丈人賢，欲以爲相，恐羣臣眾庶之不服也，乃假諸夢，而稱先王之命以臨之。」其事正同。《荀子》曰：「傳說之狀，身如植鰭。」

王宅憂，亮陰三祀。既免喪，其惟弗言，羣臣咸諫于王曰：「嗚呼！知之曰明哲，明哲實作則。天子惟君萬邦，百官承式，王言惟作命，不言臣下罔攸稟令。」

「乃或亮陰，三年不言，其惟不言，言乃雍」，《周書·無逸》篇文也，亦見《禮·坊記·喪服四制》、《論語》，又見《尚書大傳》及《春秋繁露·竹林》篇、《家語·正論解》。所記「聖作則」，《左》昭六《傳》叔向引《書》辭也。「王言以出令也，若不言，是無所稟令也。」《楚語》白公子張述武丁之事也。

王庸作書以誥曰：「以台正于四方，台恐德弗類，茲故弗言。恭默思道，夢帝賁予良弼，其代予言。」

武丁于是作書曰：「以余正四方，余恐德之不類，茲故不言。」《楚語》白公子張述武丁之言也，又見《呂覽·重言》。「默以思道」，亦是篇文也。

乃審厥象，俾以形旁求于天下。說築傅巖之野，惟肖。爰立作相。王置諸其左右。

「乃使以象夢，求四方之賢聖，得傳說以來，升以爲公」，亦《楚語》文也。「天子三公者何，天子之相也」，見《公羊》隱五《傳》。

命之曰：「朝夕納誨，以輔台德。若金，用汝作礪；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；若歲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啟乃心，沃朕心，若藥弗瞑眩，厥疾弗瘳；若跣弗視地，厥足用傷。」

而使朝夕規諫曰：「若金，用汝作礪；若津水，用汝作舟；若天旱，用汝作霖雨，啟乃心，沃朕心；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；若跣不視地，厥足用傷」，皆《楚語》文也。「若藥」二句亦見《孟子》。

惟暨乃僚，罔不同心，以匡乃辟。俾率先王，迪我高后，以康兆民。嗚呼！欽予時命，其惟有終。」

「高后」，用《盤庚》文也。

說復于王曰：「惟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后克聖，臣不命其承，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？」

「木負繩者正，君受諫者聖」，劉向《說苑·正諫》篇文也。「木受繩則直，人受諫則聖」，《說苑·建本》篇述孔子之言也，亦見王肅《家語》。此篇之文，又見《呂覽·重言》篇、《竹書紀年·商紀》、《史記·殷本紀》、《孟子·滕文公·告子》篇、《楚詞·離騷》篇、《墨子·尚賢中、下》篇、《說苑·善說》篇、《潛夫論·論榮》篇、《五德志》篇也。

說命中

惟說命總百官，乃進于王曰：「嗚呼！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設都，樹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師長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亂民。惟天聰明，惟聖時憲，惟臣欽若，惟民從乂。」

「成王元年，命周文公總百官」，汲冢《紀年》古文亦有之。「相年之道曰天，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，否用泰也；輕大夫師長，否用佚也」，此《墨子·尚同》篇引先王之書也。「天聰明」，《皋陶謨》文也。「欽若昊天」，《堯典》文也。

惟口啟羞，惟甲冑起戎，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。王惟戒茲，允茲克明，乃罔不休。

「惟口起羞，惟甲冑起兵，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」，《禮記·緇衣》引《兌命》文也。

惟治亂在庶官。官不及私昵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惡德，惟其賢。

「爵無及惡德」，《禮記·緇衣》引《兌命》文也。

慮善以動，動惟厥時。有其善，喪厥善；矜其能，喪厥功。惟事事，乃其有備，有備無患。

「居安思危，思則有備，有備無患」，《左》襄十一《傳》晉魏絳引《書》也。

無啟寵納侮，無恥過作非。惟厥攸居，政事惟醇。

「啓寵納侮，其此之謂矣」，《左》定元《傳》晉士彌牟引古語也。

黷于祭祀，時謂弗欽。禮煩則亂，事神則難。」

「純而祭祀，是謂不敬。事煩則亂，事神則難」，《禮記·緇衣》引《兌命》文也。

王曰：「旨哉！說，乃言惟服。乃不良于言，予罔聞于行。」

「我言惟服」，《詩·大雅·板》之篇也。

說拜稽首曰：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王忱不艱，允協于先王成德，惟說不言有厥咎。」

「非知之寔難，將在行之」，《左》昭十《傳》鄭子皮之言也。「非知之難，行之難」，《司馬法》文也。《周禮疏》引《大傳》：《詩》云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」

說命下

王曰：「來！汝說。台小子舊學于甘盤，既乃遯于荒野，入宅于河。自河徂亳，暨厥罔顯。」

「小乙六年，命世子武丁居于河，學于甘盤」，汲冢《紀年》古文亦有之。「昔殷武丁入于河，自河徂亳」，《楚語》文也。「舊爲小人」，《無逸》篇文也。「在武丁時，則有若甘盤」，《君奭》篇文也，但據《楚語》「入于河」，即就

學于甘盤也。「自河徂亳」，入即位也。非此節之說。

爾惟訓于朕志，若作酒醴，爾惟麴蘖；若作和羹，爾惟鹽梅。爾交修予，罔予棄，予惟克邁乃訓。」

「若作酒醴」四句，見《國語》。「亦有和羹」，《商頌·那》之篇也。「如和羹焉，水火醯醢，鹽梅以烹魚肉」，《左》昭二十《傳》晏嬰之言也。「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：『必交修予，無余棄也。』」《楚語》白公子張述武丁之言也。

說曰：「王，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，學于古訓乃有獲。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說攸聞。」

「古人求多聞以監戒」，《逸周書·芮良夫》篇文也。「古訓」，字見《詩》。「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」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記》淳于越之言也。

惟學，遜志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。允懷于茲，道積于厥躬。惟敦學半，念終始典于學，厥德修罔覺。監于先王成憲，其永無愆。

「敬孫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」，又「學學半」，又「念終始典于學」，皆《禮記·學記》引《兌命》文也。

惟說式克欽承，旁招俊乂，列于庶位。」

「式序在位」，《周頌·時邁》之篇也。「俊乂式序」，《後漢書》傅毅迪志詩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說，四海之內，咸仰朕德，時乃風。股肱惟人，良臣惟聖。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，乃曰：『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，其心愧恥，若撻于市。』一夫不獲，則曰時予之辜。佑我烈祖，格于皇天。爾尚明保予，罔俾阿衡專美有商。」

「亦惟先正」，《周書·文侯之命》文也。「羣公先正」，《大雅·雲漢》之篇也。「昔我有先正」，《禮記·緇衣》引逸詩也。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納諸溝中」，《孟子·萬章》之文也。「若撻之于市朝」，《孟子》文也。「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」，曹植《求通親親表》文也。「烈祖」見《商頌·有若》。「伊尹格于皇天」，《君奭》文也。「公明保予冲子」，《洛誥》文也。「實惟阿衡，實左右商王」，《商頌·長發》之篇也。

惟后非賢不乂，惟賢非后不食。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，永綏民。」說拜稽首曰：「敢對揚天子之休命。」

「敢再拜稽首，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」，《左》僖二十八《傳》晉重耳之言也。

高宗彤日

《書序》曰：「高宗祭成湯，有飛雉升鼎耳而雊，祖己訓諸王，作《高宗彤日》、《高宗之訓》。」按：此二篇作于武丁子祖庚之世，故書廟號也。《高宗之訓》一篇，亡于秦項之火。

高宗彤日，越有雊雉。

高宗，武丁也，盤庚弟小乙之子。彤者，融也，續也。祭之明日又祭之名，夏曰：「復胙」，周曰：「繹」。越，粵也，詞也。有者，不宜有也。雊，雄雉鳴也。武丁祭成湯之明日彤祭，有雄雉升鼎耳而鳴，爲異也。按：《尚書大傳》，祖己曰：「雉者，野鳥也。今升鼎者，欲爲用也，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？故武丁內反諸己，以思先王之道，三年，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。」《史記》稱祖庚立，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，立其廟爲高宗，遂作《高宗彤日》及《訓》。《漢書·五行志》劉向以爲近赤祥，劉歆以爲羽蟲之蠹，野鳥自外來，入爲宗廟，器主是繼，嗣將易也。高宗修德弭災，反致重譯來朝之應，故孔子曰：「吾于《高宗彤日》，見德之有報之疾也。」武丁賢王，故爲立廟，祖己述其事而作此篇。

祖己曰：「惟先格王，正厥事。」

祖己，王之宗族也。格，閣也，止也。事，即下文豐于昵之事。此祖己將訓于王，告其同僚之言也。

乃訓于王，曰：「惟天監下民，典厥義。降年有永有不永，非夭民，民中絕命。」

監，臨視也。典，黜也，主也。義，誼也，人所宜也，行而宜之之謂誼。年，年命也。永，長也。少壯而絕曰夭，如取物中折也。言天臨視下民，皆主于義，以降修短之命，其有不長者，非天絕民，乃民之自絕也。言下民，而王可知，言年命，而享國之年命可知。不欲斥言尊者也。

民有不若德，不聽罪。天既孚命正厥德，乃曰：『其如台？』

若，順也。聽，猶服也。孚，付也，猶示也。乃曰者，天如諄諄然命之也。如台，奈何也。言民不知順德，不知服罪，天既付命罰之以正其德，而曰其奈何？不恐懼修省而改此也。

嗚呼！王司敬民，罔非天胤，典祀無豐于昵。」

司，嗣也，嗣國位也。胤，子孫相承續也。天胤，謂適長嗣位者也。典，黻也，主也。豐，猶厚也。昵，近也，字亦作禰，謂考廟也，當指小乙之廟。按：商王自湯子外丙、仲壬後，兄子太甲繼之，子沃丁、太庚繼之，子小甲、雍己、太戊繼之，子仲丁、外壬、河亶甲繼之，子祖乙繼之，子祖辛、沃甲繼之，兄子祖丁繼之，子陽甲、南庚、小辛、小乙繼之，子武丁繼之，是湯至武丁爲王二十有二，爲世十有一。《通典》引賀循議曰：「殷之盤庚不存陽甲之廟，而上繼先君，以弟不繼兄故也。」疑盤庚不爲陽甲立廟，小辛、小乙值殷衰，未爲修立。武丁繼父之位，仍不立世父廟，因感雉雒之異祖己之言，而後修建之也。《禮記·喪服四制》云：「武丁者，殷之賢王也，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。當此之時，殷衰而復興，禮廢而復起。」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武丁思先王之政，繼絕世」，殆謂此也。又按：商制，六廟始祖契，受命王成湯及四親廟也。擬四親廟，論世不論及，盤庚時以祖丁、祖辛、祖乙、仲丁爲四親。武丁時，初以小乙桃仲丁，後乃易以陽甲也。

高宗之訓

《書序》見前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西伯戡黎

《書序》云：「殷始咎周，周人乘黎。祖伊恐，奔告于受，作《西伯戡黎》。」按：咎，惡也。乘，勝也，克也。受，紂也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，又侵孟、克莒、舉鄆，三伐皆勝，而始畏忌之。因崇侯虎之譖，拘之于羑里，散宜生以文馬、白狐、虞獸、大貝及美女獻紂，紂釋文王。文王釋而伐黎，明年伐崇也。

西伯既戡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王。

西伯，周文王也。爲雍州諸侯之伯，南兼梁、荊，國在西岐，故曰西伯。

戲，戕也，勝也。黎，𪔐也，國名，封殷畿內，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。祖伊，王之宗族也。恐，懼也。奔，走也。祖伊知文王德盛力強，天下將歸之，故懼而趨告于王也。

曰：「天子！天既訖我殷命。格人元龜，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後人，惟王淫戲用自絕。」

訖，止也。格，段也，借也。《曲禮》曰：「假爾泰龜有常。」元龜，天子寶龜也，長尺二寸。相，襄也，猶助也。淫，猶放濫也。戲，謔也，喜樂甚也。言殷天命將終，故今災異繁多，七十卜而皆凶，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其子孫，惟王淫蕩戲謔，不以天下爲重，自絕于祖宗也。

故天棄我，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，不迪率典。

棄，捐也。康，康也，安也。食，猶年穀也。虞，度也，慮也。天性，五常之性也。迪，道也，蹈也。率，律也，法也。典，五倫之典也。言王有惡德，故天捐棄我有殷，而使民不享康年之利，不生仁義之心，不尊朝廷之法，上下離邊。如下文所云也。

今我民罔弗欲喪，曰：『天曷不降威？大命不摯？』今王其如台？」

喪，亡也。摯，至也，臻也。如台，奈何也。言今我民無不欲殷之亡者，其言曰：「天何不降威于殷乎？受大命者何不至乎？」夫人心已去，天命已失，今王其奈何哉？欲王悔悟而儆懼修省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我生不有命在天？」

言我生獨不有命在天乎？民何能爲也？此遂惡之詞也。

祖伊反，曰：「嗚呼！乃罪多，參在上，乃能責命于天？」

反，返也，還也。乃，汝也，詞也。參，當作𡵓，字之誤也。𡵓，增積也。責，噴也，大呼也。祖伊以紂不可諫，故退而言曰：「汝罪眾多，聞于上者，層𡵓不可數計，汝尙能呼天而言命乎？」

殷之即喪，指乃功，不無戮于爾邦！」

即，就也，造也。指，猶示也。功，事也。戮，僇也，辱也。言殷之至于喪亡，指汝所爲之事而可知矣。祖宗基業，一旦棄之，豈不辱爾大殷邦乎？

微 子

《書序》云：「殷既錯天命，微子作《誥父師》《少師》。」按：錯，措也，廢也，所謂自絕于天也。

微子若曰：「父師、少師！殷其弗或亂正四方。我祖底遂陳于上，我用沈酗于酒，用亂敗厥德于下。」

微，畿內采地名，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。子，爵也。殷爵，公侯伯三等。畿內謂之子者，異于畿外治國之君也。微子，名啓，與紂同母，帝乙之長子，次仲衍，次受德，即紂也。當生微子時，母爲妾，既得正爲后而生紂，故帝乙始欲立微子，而太史據法爭之，乃立紂也。父師、少師，箕子也，名胥餘。按：胥餘，疊韻連語。鄭云「里落之壁」，或曰壁當爲甃，猶甃瓦也。箕子爲紂諸父，故稱父師。箕，亦畿內采地，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。少師，王子比干也，亦紂諸父。或，有也，舞之反也。亂正之亂，治也。我祖，謂湯也。底，氏也，猶至也。遂，遂也，成也。陳，陳也，列也。上，上世也。我，我紂也。兄弟手足，故稱我。沈，淫也，湎也。酗當作醕，醉釐也。用亂之亂，敵也，紊也。敗，毀也。下，後世也。言殷今弗有治政以正四方，湯之功德所至成遂陳列于上世者，紂以湎酒而紊毀其德于後世矣。不言嬖妃、姐己者，爲親諱之，且糟邱酒池長夜之飲，亦所以媚婦人，則淫昏在其中矣。○按：《史記》以微子之去，在囚箕子、殺比干之後。此篇所云父師、少師爲抱樂器歸周之大師疵、少師強，非也。

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。卿士師師非度。凡有辜罪，乃罔恆獲，小民方興，相為敵讎。

小，謂小民。大，爲庶臣。好，猶喜愛也。草，鈔也，掠也。竊，私取也，猶盜也。竊寶者爲宄，用宄之財者爲姦。師，達也，先導也。度，猶法也。凡，猶皆也。辜，亦臯也。乃，曳詞之難也。恆，長也。獲，猶得也。方，旁也，猶並也。興，起也。敵，匹也，當也。讎，仇也，怨也。言非但小民庶臣好爲寇略姦盜之事，雖卿士亦轉相師效，不循法度，是以有罪之人任其逋逃無獲，而小民並起，而怨怒于上，如爲國家之仇敵也。

今殷其淪喪，若涉大水，其無津涯。殷遂喪，越至于今！」

淪，當作典，常法也。喪，亡也。涉，徒行冰水也。津，濟渡處。涯，

當作厓，猶澣也。遂，豕也。越，粵也。言殷之官司濟惡六典已亡，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如荒荒大水，不見涯岸，濟渡者幾何而不沉溺乎？國之不可爲，何以異此？抑岌岌之勢，喪亡亦不遠，至于今日，殆其時矣。○淪喪，若依今本，則與下文「商其淪喪」同。淪，沒也。未知孰是？

曰：「父師、少師，我其發出狂？吾家耄遜于荒？今爾無指告予，顛隲，若之何其？」

發，猶起也。狂，往也，去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出往遊衍。」耄，當作耄，八十曰耄，猶老也。遜，遁也。荒，蕪也，猶遠野也。指，指也，意也。顛，蹢也，跋也。隲，當作躋，擠也，陷也。何其，詞也。微子又更端而問曰：吾意欲起而出往，吾乃家之長老，適有不幸，宗祀爲重，似當遁于荒野以存一綫，但君臣之分誼，與宗祀之存亡孰大？今汝無意訓誨于我，莫能自決，倘陷于非義，其若之何？蓋知殷之必亡，而身爲紂之親兄，其生死有萬難者，故傷痛而不能決也。○「旄遜于荒」，《史記》作「保于喪」。依史公之意，則古本之旄讀爲莫，無也。遜，當作至，讀爲至，猶及也。荒，讀爲亡，猶滅也。顛隲者，隕墜吾家之宗祀也。

父師若曰：「王子！天毒降災荒殷邦，方興沈酗于酒，

箕子答而比干不答者，志在必死也。王子，偁微子也。毒，厚也。荒，亡也。方興，並起也。言天厚降災禍，將亡殷國，故君民皆沈湎于酒也。

乃罔畏畏，咈其耇長舊有位人。

畏畏，畏威也。咈，違也。耇長，老臣也。舊，久也。久在位之老成人，今致仕者也。言紂不畏天之威，悞諫自用，違逆忠言也。

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，以容將食無災。

攘，攘也，援臂也。有因而盜爲攘。天曰神，地曰祇。犧，毛純也。牷，體完也。牲，牛羊豕也。用，膏也。按：猶自食也。容，猶包涵也。將，將也，猶持也。無災，不加之罪也。言政亂已極，祭祀天地之物，禮之最重，且有攘竊而食之者，君臣皆相容隱，不以爲異，故民無畏忌如此也。

降監殷民，用乂讎斂，召敵讎不怠。罪合于一，多瘠罔詔。

降監，下視也。乂，芟艸也，猶言草菅人命也。讎，稠也，多也。斂，

收也，謂賦稅也。敵讎，仇怨也。不怠，猶不已也。瘠，當作臍，臍也，殘骨也。詔，當作誥，告也。言剝殺其民，賦斂無度，召萬民之仇怨而不知止，其罪由于上下相蒙，若合爲一，故國多捐瘠，道殣相望，而民無所控告也。

商今其有災，我興受其敗；商其淪喪，我罔為臣僕。詔王子出迪，我舊云刻子。王子弗出，我乃顛隳。

此言商不言殷者，將詔微子出，迪以宗祀爲重，故從先祖之稱也。我興，猶我生也。迪，猶行也。舊云，先時立紂之時，箕子曾有言也。刻，克也，猶肩任也。言商今有禍，我生適當敗壞之時，商若滅亡，我宗族不可爲人臣僕也。我所以爲王子告者，舍出行之外，更無他道。我昔時所云，能肩宗祀之任者惟子。今不幸而至于斯，王子若弗出，我商家之祀無乃隕墜乎？勸其定計無疑也。

自靖，人自獻于先王，我不顧行遯。」

靖，立也，猶安也。獻，讞也，議罪也，猶白也，清也。顧，及也，姑且之詞。遯，逃也。言人當自立，以求乎心之所安，雖各負其罪，而皆可以自白于先王，所行不必一轍也。若我，則于年爲長，于親爲輕，不可姑且逃避以求免者，所謂各行其是也。
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四上

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

周 書

周，文王國號，武王伐殷，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。周原，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。書凡四十篇。

泰誓上

《書序》曰：「惟十又一年，武王伐殷。一月戊午，師渡孟津，作《泰誓》三篇。」皆亡于西晉永嘉之亂，遺文殘句，略見于《尚書大傳》及《史記》者才十一。○泰，大也。十有一年者，本文王受命而數之，太歲當在屠維大荒洛，後世所謂己巳年也。史以爲丙子，則太歲已超七辰。一月戊午者，十三年之子月也。上篇是十一年事，中、下二篇是十三年事。《序》十一年不書月日，一月戊午不書年者，真古文經中當自有年月明晰，故《序》不具耳。

惟十有三年春，大會于孟津。王曰：「嗟！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，明聽誓。」

《春秋》例書時，《尚書》例不書時，言春非也。「嗟我友邦君」，《牧誓》文也。「越爾御事」，又「越尹氏庶士御事」，皆《大誥》文也。

惟天地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。亶聰明，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。

「天地者，萬物之父母也」，《莊子·達生》文也。「人非天地，無以爲生，天地非人，無以爲靈」，《後漢書》劉陶之言也。「亶不聰」，《小雅·祈父》之篇也。「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」，《禮記·中庸》文也。「天子作民父母」，《洪範》文也。

今商王受，弗敬上天，降災下民。沈湎冒色，敢行暴虐，罪人以族，官人以世，惟宮室、臺榭、陂池、侈服，以殘害于爾萬姓。焚炙忠良，剗剔孕婦。

「今商王受」，《牧誓》文也。「以族論罪，以世舉賢」，《荀子·性惡》篇文也。「士無世官」，《孟子》文也。「志專在于宮室、臺榭、陂池、苑囿」，《淮南·主術》篇文也。「剗剔孕婦」，《墨子·明鬼下》篇文也。

皇天震怒，命我文考，肅將天威，大勳未集。

「帝乃震怒」，《洪範》文也。「誕將天威」，《君奭》文也。

肆予小子發，以爾友邦冢君，觀政于商。惟受罔有悛心，乃夷居，弗事上帝神祇，遺厥先宗廟弗祀。犧牲粢盛，既于凶盜。乃曰：『吾有民有命！』罔懲其侮。

「我有敝甲，欲以觀中國之政」，《史記·楚世家》文也。「紂夷居不肯事上帝，棄闕其先神而不祀，曰：『我民有命，毋僂其務』」，《墨子·非命中》篇引《泰誓》文也，上篇及《天志中》篇所引略同。「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」，《微子》文也。

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寵綏四方。有罪無罪，予曷敢有越厥志？

「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：『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，有罪無罪，惟我在天下，曷敢有越厥志，一人衡行于天下？』武王恥之」，《孟子》引《書》詞也。今入武王口中，故節去末二句。「底綏四方」，《盤庚》文也。

同力，度德；同德，度義。受有臣億萬，惟億萬心；予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

「不度德」，《左》隱十一《傳》文也。「同德度義」，《太誓》曰：『紂有億兆夷人，亦有離德，余有亂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』，《左》昭二十四《傳》萇宏之言也。「紂有臣億萬人，亦有億萬之心。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」，《管子·法禁》篇引《泰誓》文也。

商罪貫盈，天命誅之。予弗順天，厥罪惟鈞。

「使疾其民以盈其貫」，《左》宣六《傳》中文桓子之言也。「天命殛之」，

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」，《湯誓》文也。「小人見姦巧，乃聞不言也，發罪鈞」，《墨子·尚同下》篇引《太誓》文也。

予小子夙夜祗懼，受命文考，類于上帝，宜于冢土，以爾有眾，底天之罰。

「天子將出，類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禩，受命于祖」，《禮記·王制》文也。「迺立冢土」，《大雅·緜》之篇也。「今爾有眾」，「致天之罰」，皆《湯誓》文也。

天矜于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

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」，《左》襄三十一年魯穆叔引《泰誓》文也，昭元《傳》同。

爾尚弼予一人，永清四海，時哉弗可失！」

「爾尚輔予一人」，《商書·湯誓》文也。「此時也，弗可失也」，《左》昭二十七年《傳》吳公子光之言也。

泰誓中

惟戊午，王次于河朔，羣后以師畢會。王乃徇師而誓曰：「嗚呼！西土有眾，咸聽朕言。我聞吉人為善，惟日不足。凶人為不善，亦惟日不足。

「悉聽朕言」，《湯誓》文也。「藹藹王多吉人」，《大雅·卷阿》之篇也。「四門穆穆，無凶人也」，《左》文十八《傳》史克之言也。「惟日不足」，《小雅·天保》之篇也。

今商王受，力行無度，播棄黎老，昵比罪人。淫酗肆虐，臣下化之，朋家作仇，脅權相滅。無辜籲天，穢德彰聞。

「肆行非度」，《左》昭二十《傳》文。「昔商紂有臣曰：『王子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』」，《尸子》之言也。「今王播棄黎老，而孩童焉比謀」，《吳語》申胥之言也。「殷王紂播棄黎老，賊誅孩子，誓毒無眾」，《墨子·尚鬼》篇文也。「朋淫于家」，《虞書》文也。「小民方興，相為敵仇」，《微子》文也。

惟天惠民，惟辟奉天。有夏桀弗克若天，流毒下國。天乃佑命成湯，降黜夏命。

「成王既黜殷命，微子之命」，《書序》也。

惟受罪浮于桀。剝喪元良，賊虐諫輔。謂已有天命，謂敬不足行，謂祭無益，謂暴無傷。厥鑒惟不遠，在彼夏王。

「天有顯德，其行甚章，爲鑑不遠，在彼殷王。謂人有命，謂敬不可行，謂祭無益，謂暴無傷，上帝不常，九有以亡，上帝不順，祝降其喪，惟我有周，受之大常」，《墨子·非命下》篇引《太誓》之言也。「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」，《詩·蕩蕩》篇也。

天其以予乂民，朕夢協朕卜，襲于休祥，戎商必克。

「朕夢協于朕卜，襲于休祥，戎商必克」，《周語》單襄引太公《太誓》故文也。「筮襲于夢，武王所用也」，《左》昭七《傳》衛史朝之言也。

受有億兆夷人，離心離德。予有亂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

「商兆民離，周十人同」，《左》成二年《傳》引《太誓》而櫟括其文也。「予有亂臣十人」，《論語》引武王之言也。

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，今朕必往。

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孔安國注《論語》，以親爲管、蔡，仁人爲微、箕，與《書傳》何大相懸絕乎？二語又見《墨子·兼愛中》篇，則稱《傳》曰，不言《太誓》之詞。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《孟子》引《太誓》文也。「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雖有周親，不若仁人，萬方有罪，維予一人」，《墨子·兼愛中》篇引《傳》也。「百姓有罪，在予一人」，《說苑》文也。「今朕必往」，《湯誓》文也。

我武維揚，侵于之疆，取彼凶殘。我伐用張，于湯有光。

「我武惟揚，侵于之疆，則取于殘，殺伐用張，于湯有光」，《孟子》引《太誓》文也。

勛哉夫子！罔或無畏，寧執非敵。百姓懍懍，若崩厥角。

「勛哉夫子」，《牧誓》文也。「無畏寧爾也，非敵百姓也，若崩厥角，稽首」，《孟子》引武王之言及史臣敘事之詞也。今以商民作周民，以敘事入口氣。

嗚呼！乃一德一心，立定厥功，惟克永世。」

「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」，《漢書·郊祀志下》引《太誓》文也。

泰誓下

時厥明，王乃大巡六師，明誓眾士。王曰：「嗚呼！我西土君子。天有顯道，厥類惟彰。」

「天有顯道，其行甚章」，《墨子·非命下》篇引《太誓》之文也。

今商王受，狎侮五常，荒怠弗敬。自絕于天，結怨于民。斲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，作威殺戮，毒痛四海。崇信姦回，放黜師保，屏棄典刑，囚奴正士，郊社不修，宗廟不享，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。

斲脛剖心事，見于子史者不一，每以剗、淫、婦連言之，謂之「三淫」。「是崇、是長、是信、是使」，見《牧誓》。「姦回、昏亂」，見《左》宣四《傳》。「作淫聲、異服、奇技、奇器」，《禮記·王制》文也。「毋或作為淫巧，以蕩上心」，《月令》文也。「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」，又「乃為淫聲，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」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文也。

上帝弗順，祝降時喪。爾其孜孜，奉予一人，恭行天罰。

「上帝不順，祝降其喪」，《墨子·非命下》篇引《太誓》文也。「予思日孜孜」，《皋陶謨》文也。「爾尚輔予一人，致天之罰」，《湯誓》文也。「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」，《牧誓》文也。

古人有言曰：『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讎。』獨夫受洪惟作威，乃汝世讎。

「古人有言曰」，《牧誓》文也。「民善之則畜也，不善則讎也」，《呂覽·適威》引《周書》文也。「獨夫紂」，《荀子·議兵》引《太誓》文也。

樹德務滋，除惡務本，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，殄殲乃讎。

「樹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盡」，《左》哀元《傳》伍員述古之言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樹德莫如滋，除害莫如盡」，《戰國策》秦客之言也。

爾眾士其尚迪果毅，以登乃辟。功多有厚賞，不迪有顯戮。嗚呼！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，光于四方，顯于西土。惟我有周，誕受多方。

「殺敵為果，致果為毅」，《左》宣二《傳》稱君子之言也。「文王若日

若月，乍照光于四方、于西土」，《墨子·兼愛下》篇引《太誓》文也。「斯用顯我西土」，《逸周書·商誓》文也。「惟我有周，受之大帝」，《墨子·非命下》篇引《太誓》文也。「誕受姜若」，《顧命》文也。「尹而多方」，《多方》文也。

予克受，非予武，惟朕文考無罪；受克予，非朕文考有罪，惟予小子無良。」

此六句，《禮記·坊記》引《太誓》文也。

牧 誓

《書序》曰：「武王戎車三百兩，虎賁三百人，與受戰于牧野，作《牧誓》。」按：三百人，當作三千人，見《孟子》。《司馬法》曰：「革車一乘，士十人，徒二十人」，即虎賁之士也。

時甲子昧爽，王朝至于商郊牧野，乃誓。

甲子，當爲紂之三十二年正月，周之十三年。辛未，二月六日也。昧爽，且明也。《詩》曰：「肆伐大商，會朝清明。」朝，旦也，日出也。牧，埆也，郊外謂之野。埆野，商之遠郊，在朝歌南七十里。今河南衛輝府汲縣、洪縣之間，皆其地也。癸亥至遠郊停，止宿夜，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，因名其樂爲《武》。宿夜至甲子朝起行，至埆野乃誓也。

王左杖黃鉞，右秉白旄以麾，曰：「逖矣，西土之人！」

左，𠂔也，左手也。杖、秉，皆持也。鉞，戍也，大斧也。右，又也，右手也。旄，麾也，犛牛尾注于旗竿之首者也。麾，當作摩，指摩也。逖，遠也。言西土至此，道路遼遠。慰勞之詞也。

王曰：「嗟！我友邦冢君御事，司徒、司馬、司空，亞旅、師氏，千夫長、百夫長。」

同志爲友。冢，長也，大也。此評八百諸侯也。御，治也。司徒、司馬、司空，三卿也。亞，敘也，次也。旅，眾也，再命之大夫也。師氏，中大夫以嫩詔王，王舉則從，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者也。千夫長，二千五百人之長，所謂師帥也。百夫長，五百人之長，所謂旅帥也。此評羣臣也。

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。

此誅戎蠻之人也。凡師出，與謀曰及。八國，皆武王率以來伐紂者也。庸，在今湖北鄖陽府。蜀，在今四川成都府。羌，在今甘肅鞏昌府。髳與微，皆在今四川重慶府。盧，在今湖北襄陽府。彭，在今四川眉州。濮，在今湖北荊州府。八國，皆素臣服于周者，故獨誅之也。

稱爾戈，比爾干，立爾矛，予其誓。」

稱，稱也，舉也。戈，平頭戟也，可勾可擊。比，相次也。干，戟也，盾也，所以自衛。矛，酋矛也，刺兵，長二丈，建于兵車者。

王曰：「古人有言曰：『牝雞無晨；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』」

牝，畜母也。雞，知時畜，當晨而鳴。牝雞不鳴，喻婦人無男事也。索，素也，空也，先稱古賢之言以爲證。昔人立言，必有依據，古書皆然也。

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，昏棄厥肆祀弗答，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，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長，是信是使，是以爲大夫卿士。俾暴虐于百姓，以姦宄于商邑。

婦，謂妲己也。妲，字，己姓，有蘇國之女也。紂伐有蘇，因以女獻，有寵。昏，昏也，迷惑也。棄，捐也。肆，鬻也。《周禮·典瑞》「以肆先王」，祭名也。答，當作荅，合也，猶問也。遺，貶也，猶畱也。《左傳》：「遺姑姊妹若而人」是也。王，謂紂也。父母弟，當謂比干、箕子也。迪，以也，用也。逋，亡也。崇，重也。長，養也。俾，使也。暴，暴也，疾也，虐殘也。言紂惟妲己之言是從，不敬祭祀，不用賢臣，惟是飛廉、惡來之輩，尊信以擢在位，使之殘害百姓，爲姦宄于商國，《左傳》所謂「紂爲天下逋逃主也」。

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。今日之事，不愆于六步、七步，乃止齊焉。

發，武王名也。對友邦冢君，故稱名。愆，過也。步，行也。《司馬法》：「六尺爲步。」止齊者，正行列也。言行軍之際，不可亂行。《左傳》欒鍼云：「好以眾整。」又云：「好以暇。」是以六步七步即止，相齊而後行，必疾趨急迫爲貴也。此言進軍之時也。

夫子勗哉！不愆于四伐、五伐、六伐、七伐，乃止齊焉。

夫子，將士也。勗，勉也。伐，謂擊刺也。擊用戈，刺用矛，一擊一刺

爲一伐。《司馬法》云：「軍以舒爲主，雖交兵致刃，徒不趨，車不馳，不踰列，是以不亂。」此言交兵之時也。

勛哉夫子！尚桓桓如虎、如貔、如熊、如羆，于商郊弗迓克奔，以役西土。

桓桓，重言形況字，威武之貌。《周頌》「桓桓武王」是也。虎，山獸之君。貔，白豸，猛獸也。熊，鰲獸也，似豕。羆，如熊，皆黃白文，四獸善攫搏者也。于，如也，往也。商郊，謂近郊也。迓，御也，猶止也。克，殺也。奔，走而來降者也。役，使也，猶助也。言將士皆當勇猛精進以往商郊，商郊之民如有奔走來降者，勿止而殺之，是即可以爲西土之兵也。陳師不襲，見其正；行軍不亂，見其整；降兵不殺，見其仁。王者之師如此，血流漂杵，孟子所以不信也。

勛哉夫子！爾所弗勛，其于爾躬有戮！」

所，猶且也。戮，殺也。誓師之常語也。不從殷法言孥戮者，周之仁也。

武 成

《書序》曰：「武王伐殷，往伐歸獸，識其政事，作《武成》。」按：「伐殷」當作「伐紂」，字之誤也。往伐者，孟子所謂滅國者五十；歸獸者，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。《逸周書·世俘》篇即《武成》之情事，殆猶《春秋》《國語》之與《左傳》耳。雖未可即以當《武成》一篇，然大略如此，不如僞孔所云也。此篇亡于東漢建武之際。

惟一月壬辰，旁死魄。越翼日，癸巳，王朝步自周，于征伐商。

「惟一月壬辰，旁死霸。若翌日，癸巳，武王乃朝步自周，于征伐紂」，《漢書·律曆志》所引《武成》文也。《逸周書·世俘》篇略同，惟「壬辰」作「丙辰」，「死霸」作「生魄」，「癸巳」作「丁巳」，爲誤耳。一月，子月也。旁，傍也，近也。霸，月始生魄然也。凡曰死霸，朔也。曰傍死霸，二日也。曰載生霸，即朏，謂三日也。曰生魄，望也。曰旁生魄，十有六日也。翌，翌也，明也。翌日，明日也。周，鎬京也，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。

厥四月，哉生明，王來自商，至于豐。

古書未有以「生明」紀日者，蓋魄即明之始生也。孟康以魄爲月質者，

綫之明，全體皆闇，亦可通，但斷不宜別立「明字與魄爲對也」。

乃偃武修文，歸馬于華山之陽，放牛于桃林之野，示天下弗服。

「濟河而西，馬散于華山之陽而弗復乘，牛散于桃林之野而弗復服」，《禮·樂記》賓牟賈之言也。又「稅馬于華山，稅牛于桃林，馬弗復乘，牛弗復服」，《呂覽·慎大》篇文也。

丁未，祀于周廟，邦甸、侯、衛，駿奔走，執豆、邊。越三日，庚戌，柴、望，大告武成。

丁未之越三日爲己酉，古書之例皆從前至今爲計，今日庚戌，非也。「庚戌，武王遯于周廟」，《漢書·律曆志》引《武成》文也，非丁未也。「既事而退，柴于上帝。祈于社，設奠于牧室，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駿奔走」，《禮記》《大傳》文也。

既生魄，庶邦冢君暨百工，受命于周。

丁未已爲是月十九日，追敘十六日事何也？

王若曰：「嗚呼，羣后！惟先王建邦啟土，公劉克篤前烈，至于大王肇基王迹，王季其勤王家。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，^[-]誕膺天命，以撫方夏。大邦畏其力，小邦懷其德。惟九年，大統未集，

「其勤公家」，《禮記·祭統》衛孔悝鼎銘文也。「大國畏其力，小國懷其德」，《左》襄三十一《傳》北宮文子引《周書》言文王之德也。「文王受命九年而崩」，則本《逸周書·文傳》篇及《漢書·律曆志》也。

校勘記

[-]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，原書作「我文考先王」，據他本改。（原書第 122 頁第 2 行下）

予小子其承厥志。底商之罪，告于皇天、后土、所過名山、大川，曰：『惟有道曾孫周王發，將有大正于商。今商王受無道，暴殄天物，害虐烝民，爲天下逋逃主，萃淵藪。』

「善繼人之志」，見《禮記·中庸》。「布令于商，底周之多罪」，《周語》文也。「皇天后土」，見僖十五《傳》。「武王將事泰山隧」，《傳》曰：『泰山有道，曾孫周王有事。大事』，《墨子·兼愛中》篇文也。但有道乃僞泰山之神，非武王自僞也。且紂尚在，武不得僞王，故《大明》之詩曰：「維予侯興」。「田

不以禮，曰暴天物」，《禮記·王制》文也。「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：『紂爲天下逋逃主，萃淵藪』」，《左》昭七《傳》楚芊尹無宇之言也。

予小子既獲仁人，敢祗承上帝，以遏亂略。華夏蠻貊，罔不率俾。恭天成命。

「既獲仁人，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」，《墨子·兼愛中》篇引《傳》文也。「以紂亂略」，《左》襄八《傳》文也。「罔不率俾」，《君奭》文也。「昊天有成命」，《詩·周頌》之篇也。

肆予東征，綏厥士女。惟其士女，筐厥玄黃，昭我周王。天休震動，用附我大邑周。

「有攸不惟臣，東征，綏厥士女，筐厥元黃，紹我周王見休，惟臣附于大邑周」，《孟子》文也。「釗我周王」，《爾雅》郭注引《逸周書》也。

惟爾有神，尚克相予以濟兆民，無作神羞！

「苟捷有功，無作神羞」，又曰：「惟爾有神哉之」，《左》襄十八《傳》中行獻子濟河之禱也。「平公之靈尚輔相予」，昭二十一《傳》公子城之言也。「以集大事，無作三祖羞」，《哀二》《傳》衛蒯瞶言也。

既戊午，師逾孟津。癸亥，陳于商郊，俟天休命。甲子昧爽，受率其旅若林，會于牧野。罔有敵于我師，前徒倒戈，攻于後以北，血流漂杵。一戎衣，天下大定。

「一月戊午，師渡孟津，至庚申，二月朔日也。四日癸亥至牧野，夜陳，甲子昧爽而合矣」，《漢書·律曆志》序文也。「王朝至于商郊」，《牧誓》文也。「順天休命」，《易·大有·象》傳文也。「時甲子昧爽」，《牧誓》文也。「殷商之旅，其會如林，矢于牧野，維予侯典」，《大雅·大明》之篇也。《荀子·儒效》及《成相》篇皆云：「紂卒易鄉。」《史記·周本紀》云：「紂師皆倒兵以戰。」即前徒倒戈之意也。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」，《孟子》文也。「壹戎衣，而有天下」，《禮記·中庸》文也。

乃反商政，政由舊。釋箕子囚，封比干墓，式商容閭。散鹿臺之財，發鉅橋之粟，大賚于四海，而萬姓悅服。」

「武王于是復盤庚之政，發鉅橋之粟，賦鹿臺之錢，以示民無私，又封

比干之墓，靖箕子之宮，表商容之間」，《呂覽·慎大》篇文也。「反商之政」，見《家語》。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，命畢公釋百姓之囚，表商容之間，命閔夭封比干之墓，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，發鉅橋之粟」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文也。「武王代紂入殷之日，決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，殷民大說」，《管子·取法》解文也。「周有大賚」，《論語·堯曰》篇文也。

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。建官惟賢，位事惟能。重民五教，惟食、喪、祭。俸信明義，崇德報功。垂拱而天下治。

「周爵五等，而土三等」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說也。「所重民食、喪、祭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彼處真孔注謂：「總言二帝三王之治道也。」「垂衣裳而天下治」，《易·繫詞》文也。「垂拱而天下治」，《管子·任法》篇文也。按：晉人所傳《尚書》二十五篇，皆文從字順。此篇「既戊午」以下顛倒錯亂，或自嫌其過于完整，而故乖其前後之節；或「既戊午」至「天下大定」，皆作武王追述前事之語，殆不可知。而後儒乃復取而考定之，其亦可以不必也。

洪 範

《書序》曰：「武王勝殷，殺受，立武庚，以箕子歸。作《洪範》。」按：武庚，字祿甫，紂子也。立以爲殷後。殷亡時，箕子不忍爲周之釋，走之朝鮮，後聞武王立殷後，遂來歸，承武王問，武王以箕子之來歸而作此篇。洪，猶大也。範，範也，法也。《左傳》《說文》引此經皆云《商書》，或疑箕子自作焉。

惟十有三祀，王訪于箕子。

殷曰祀，周曰年。武王克殷滅紂，爲文王受命之十三年正月六日甲子，後世所謂辛未歲也。周已代殷，而此篇稱祀者，寵異箕子，示以不臣之義也。訪，汎謀也，或以箕子既受朝鮮之封，不得無臣禮，因而來朝。按：唐虞夏商之朝鮮，世號檀君。箕子封，而檀君隱箕子，傳四十一代而燕人衛滿奪之，其孫爲漢武所滅，置樂浪郡，復置四郡二府，自是三韓瓜分。馬韓統五十四國，辰韓、卞韓各統十二國。厥後新羅、高麗、百濟三國鼎峙，唐高宗滅其地，而不能守，新羅遂並之。及其季世而有裔據鎭原，稱後高麗，數傳復統合三韓爲一大國。高麗，今去中國萬里，周以二月五日釋箕子囚，然後走之朝鮮，一萬里；武王在周，確知箕子在朝鮮之信，二萬里；再遣使封之，三萬里；箕子受封而來，

四萬里。雖海道難計，殆未必一年中情事。此稱其舊爵邑者，知未封也。箕，采地，子爵也。箕子，名胥餘，俱見于《微子》篇也。

王乃言曰：「嗚呼！箕子，惟天陰鷲下民，相協厥居，我不知其彝倫攸敘。」

陰，蔭也，覆也。鷲，正也，定也。相，襄也，助也。協，和也。居，尻也，處也。彝，猶常也，長也。倫，猶理也。攸，猶所也。敘，次第也。言天覆定下民，王者助天以和合其所處之性，我不識其常理之所以次第。蓋即下文九疇之敘也。

箕子乃言曰：「我聞在昔，鯀陞洪水，汨陳其五行。帝乃震怒，不畀洪範九疇，彝倫攸斁。鯀則殛死，禹乃嗣興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，彝倫攸敘。」

古曰在昔、昔曰先民，古人立言之體也。陞，當作堊，塞也。汨，當作汨，洄也，亂也。陳，隄也，列也。帝，天也。震，振也，動也。畀，與也。疇，當作畵，猶類也。蓋《洛書》者，龜背所列之文，縱橫錯落，象耕田詰訕之形。俗傳戴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爲肩，六八爲足，五爲中心，即下文六十五字是也。斁，殲也，敗也。殛，極也，猶窮也。窮極之于遠方，至死未返也。嗣，繼。興，起也。錫，賜也。言鯀治水而障塞之，失其本性，故凡五行之陳列皆亂，天乃震動其威怒，弗予大法九類，此常理之所由敗亂也。舜窮之于羽山，死于其地，至于禹繼起而成其功，天乃賜之大疇，此常之所由次第也。

初一曰五行，次二曰敬用五事，次三曰農用八政，次四曰協用五紀，次五曰建用皇極，次六曰乂用三德，次七曰明用稽疑，次八曰念用庶徵，次九曰嚮用五福，威用六極。

播五行于四時，迭相休王，爲天行氣也。故曰「行用卜中，可施行也」。五事切于人身，故曰：「敬用」。敬，漢人皆作羞，蓋羞字之誤。羞者，自取敕也，即敬字之左傍。訓羞爲進者，非也。農，醴也，厚也。八政所以厚生，故曰「農用」。協，合也。紀，如絲之細別也。五紀所以合天，故曰：「協用」。建，立也。皇，大君也。極，猶中也。君所以立民極，故曰「建用」。乂，變也，治理也。三德所以治民，故曰「乂用」。稽，卜也，卜以問疑也。疑，疑

也，惑也。蓍龜所以辨或，故曰「明用」。念，常思也。庶，猶眾也。徵，諗也。庶徵所以自省，故曰「念用」。嚮，向也，猶獎也。五福，天所以勸人，故曰「嚮用」。威，畏也。六極，天所以懼人，故曰「威用」。此節六十五字，或以「五行」等三十八字爲《洛書》原文；「初一日」等爲禹所第敘。或以「敬用」等十八字亦禹所加，原文止二十字。未詳孰是。

一、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潤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從革，土爰稼穡。潤下作鹹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從革作辛，稼穡作甘。

此節以下皆箕子演說之言也。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。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。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。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。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。《禮記·月令》春夏秋冬以成數言，中央以生數言者，土以生爲本者。《春秋繁露》以木火土金水爲序，此五行自相生之次。《左》昭二十五《傳》六府以水火金木土爲序，此五行自相克之次。潤下，漬濕而就下；炎上，燭熱而升上；曲直，揉曲而削直；從革，合并而變更；稼穡，春種而秋斂，皆言其自然之性也。爰，于也。土變曰爲爰者，以其吐生之五穀言，非土質也。鹹苦酸辛甘者，五行之味也。五行有聲色臭味，獨言味者，以其切于民用也。

二、五事：一曰貌，二曰言，三曰視，四曰聽，五曰思。貌曰恭，言曰從，視曰明，聽曰聰，思曰睿。恭作肅，從作乂，明作哲，聰作謀，睿作聖。

《書大傳》：「貌屬木，言屬金，視屬火，聽屬水，思屬土。」宋吳仁傑曰：「貌水、言火、視木、聽金、思土，此則人與人相見之次也。見面而後有言，言而見精神之所屬，彼此相聽以耳，而各有其用心也。」恭，敬也。從，从也，順也。明，古讀爲蒙，照也。聰，察也。睿，當作容，寬大包容也。董仲舒曰：「容者，言無不容。」此五字，韻語也。肅，持事振敬也。乂，雙也，治理也。哲，哲也。昭，明也。謀，謨也。聖，通也。言君貌恭則臣禮肅，君言從則臣職理，君視明則臣照哲，君聽聰則臣進謀，君思容則臣賢智也。《詩·小雅》：「國雖靡止，或聖或否。民雖靡盬，或哲或謀，或肅或艾。」亦此意也。

三、八政：一曰食，二曰貨，三曰祀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

七曰賓，八曰師。

此本諸其職，先後之誼也。食，謂長民食之官，若后稷者也。貨，掌金帛之官，若《周禮·天官》四府是也。祀，掌祭祀之官，若宗伯也。司空，掌居民之官。司徒，掌教民之官。司寇，掌詰盜賊之官也。賓，掌諸侯朝覲之官，若《周禮》大行人也。師，掌軍旅之官，若司馬也。食者，民之天，貨利民用，成民而後致力于神，故三者居先。食節事時，民咸安其居，樂事勸功，尊君親上，然後興學。其不帥教者，教之不改，而後誅之，故三者相次。德立刑行，遠方賓服，其有暴虐無道不遵王化者，則六師移之，故二者相次。此八政之序也。

四、五紀：一曰歲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星辰，五曰曆數。

分至啓閉，八節以紀歲，朔望晦霸，以紀永短，昕昏以紀日。星，五星也。辰，躔也。日月所會，二十八宿也。伏見以紀星，昏中旦中以紀辰，太陰太陽之贏縮，恒星之歲差以紀曆數。歲、月、日、星辰者，所以紀一年之氣候，而曆數者，所以紀千萬年之章部也。○吾吳余燾上書，欲以「王省惟歲」至「則以風雨」繫于「五曰曆數」之下。謂九疇皆有闕文，惟四五紀無之。爲給諫所彈，不果施行。見宋龔明之《中吳紀聞》，附參。

五、皇極：皇建其有極。斂時五福，用敷錫厥庶民。惟時厥庶民于汝極。錫汝保極。

建，立也。斂，聚。時，是也。用，以也。敷，敝也。錫，賜也，與也。保，守也。言大君立中于上，正心以正四方，而諸福之物、可致之祥，莫不畢至，所謂聚也。聚此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之五福，而即以敝與其眾民，故眾民亦皆歸心以取中，與其大君共守此中也。

凡厥庶民，無有淫朋，人無有比德，惟皇作極。

淫，佚也。朋，朋也，侑也。人，謂臣也。比，阿黨也。德，惠也。維，詞也。凡眾民無有淫佚爲朋者，臣無有阿黨爲惠者，皆維大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。

凡厥庶民，有猷有爲有守，汝則念之。不協于極，不罹于咎，皇則受之。而康而色，曰予攸好德，汝則錫之福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。

猷，當作猶，儀也，謀也。爲，僞也，作也。守，法度也。念，常思也。

協，合也。罹，當作羅，猶麗也。咎，惡也。而，爾，詞也。康，康也，安也。色，容貌也。曰，詞氣也。攸，修也。好德，美惠也。福，爵祿也。時人，是人也。惟，維也，猶持也。言眾人中有智謀、有作為、有操守者，汝當常思之于心，而不忘其行。雖不合于中，而亦不附于惡。是中者可教者，當容受之，而勿拒焉。若容貌顏色間有安和之象，詞氣間皆有德之言，則當予之爵祿，相與圖治。此三等之人，皆能維持大君之中道者也。

無虐癘獨而畏高明，

無，毋也。虐，殘暴也。癘，憐也。孤單無兄弟曰癘，老而無子曰獨。畏，懼也。高明，顯寵有權勢者也。無虐無畏，所謂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，不侮鰥寡，不畏強禦也。

人之有能有為，使羞其行，而邦其昌。凡厥正人，既富方穀，汝弗能使用好於而家，時人斯其辜。于其無好德，汝雖錫之福，其作汝用咎。

能，才能。為，作為。羞，進也。行，猶用也。正人，正直之人，即上文所言也。富，祿也。方，始，詞也。穀，猶善也。有好之「好」，畜也，養也。辜，苦也，勞苦窮極也。言有能有為者，使進其用，任之以政，則國為之昌。凡正直之人，有祿以代其耕，以馭其富，始能自善而心乎為國，若弗能使畜養其家，是人斯勞苦困窮矣。彼無好德之人，則雖予以爵祿而用之，徒為汝用惡，所謂侵削眾庶兆民，以為天子取怨于下也。進賢退不肖，大君之急務，故再三陳之。

無偏無陂，遵王之義；無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無有作惡，遵王之路。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；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；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。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。

無，無也。偏，頗也。陂，古作頗，唐明皇疑頗與義不協，改為陂。其實，義古讀如莪。頗、陂，亦皆从皮聲也。頗，頭偏也。遵，循也。王者，天下所歸往也。義，誼也，人所宜也。無作好作惡，好所當好，惡所當惡也。黨，攬也，朋羣也。蕩蕩、平平，皆重言形況字。蕩蕩，寬廣之意；平，當作乎，字之誤也，辨治之意。《史記》作「便便」，《詩》「平平左右」，《左傳》作「便蕃」，皆同。反，復也。側，仄也，傾也。正，不反也。直，不傾也。會，合也，謂君當合聚有中之人以為臣。歸，猶就也，謂臣當就向有中之君

而事之也。此承上文而言。建極之王，無偏頗好惡、偏黨反側之行，則臣下皆率由于義，道路之中而成蕩平正直之治。蓋君能用中，臣能就中，則庶民之錫汝保極，又不待言矣。

曰：皇極之敷言，是彝是訓，于帝其訓。

曰者，箕子更端之言也。彝，猶常也。上「訓」，說教也；下「訓」，順也，理也。帝，天也。箕子乃復申言之曰：此皇極敷衍之言，勿謂繁多，是常道也，是大訓也，是于天理為順也。

凡厥庶民，極之敷言，是訓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。

近，附也。言凡眾民能以皇極之敷言順而行之，亦所以附合天子之光，而發其菁華也。

曰：天子作民父母，以為天下王。

曰，亦箕子更端之言也。言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，君正莫不正。天子者，首出庶物，固為民之父母，而為天下歸往之王也。箕子獨于五疇之皇極反覆詳盡者，五行、五事、八政、五紀，無非君之修其身，齊其政，先乎天下以建其極者也。三德稽疑，庶徵福極，無非君之敬其事，攷其效，推之天下以用其極者也。故《洛書》雖始于一，終于九，而必以五居中。《洪範》雖本于五行，究于福極，而必以皇極為主。箕子所以敷陳于武王者，尤深切注明也。

六、三德：一曰正直，二曰剛克，三曰柔克。平康，正直；彊弗友剛克；夔友柔克。沈潛，剛克；高明，柔克。

此言人臣有三德，惟天子擇而用之，以成治功也。正直之而溫者，中和之德也。克，勝也。剛克，剛而塞者，強毅之德也。柔克，柔而立者，寬仁之德也。安平之民，則使正直之人治之，猶刑平國用中典也。友，順也。強暴之民，則使剛勝之人治之，猶刑亂國用重典也。夔，和也。和順之民，則使柔勝之人治之，猶刑新國用輕典也。沈，湛也，深也。潛，猶伏也。南方風氣滯弱，則使剛勝之人振起之。高明，猶亢爽也。北方風氣剽悍，則使柔勝之人涵養之。因地以施其教，因人以盡其才，此天下所用又安也。

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。臣無有作福、作威、玉食。臣之有作

福、作威、玉食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國。人用側頗僻，民用僭忒。

辟，君也。作福，專爵賞也；作威，擅刑罰也；玉食，備珍異也。《周禮·玉府》：「王齋則供食玉，舉食味之最貴者，以該君之膳飲，尊異于人也。」若臣而上擬于君，則大夫必自害汝之家，諸侯必自殃汝之國。大臣不法，則小臣不廉，而所由以多傾仄偏倚衰僻之人矣。上無道揆，斯下無法守，而所由以多踰節悖常之民矣。此言人君當以德行權，而柄不可下移，人臣當以德副位，而分不可上僭。三代用此疇，所以政令一而有道長，後人失之，而遂爲春秋戰國之世也。

七、稽疑：擇建立卜筮人，

擇，東選也。建，亦立也，古人自有複語。龜曰卜，蓍曰筮，皆所以紹天明而前民用者。《周禮·春官·序官》有「卜人、筮人」，皆中士爲之。必特立者，一以精其術，一所以專其職也。

乃命卜筮。曰雨，曰霽，曰蒙，曰驛，曰克，曰貞，曰悔，凡七。卜五，佔用。二衍忒。

兆卦各有名以命之。凡卜，灼龜以觀其體色，墨圻之兆，雨，體氣如雨然也。霽，雨止也。其光明如雨止，雲氣在上也。蒙，霽也，色不澤如霧之鬱而冥冥也。按：下文恒風爲霽，則屬土也。驛，圜也，回行也，色澤而光明也。克者，如侵氣之色相犯也。或曰兆配五行，則雨水，霽火，蒙木，驛金，克土也。凡筮，以四十九蓍揲扚，十有八變而成卦。貞，正也，內封爲主也。悔，忒也，猶晦也，外卦爲終也。筮之畫卦，從下起，故下卦爲內，上卦爲外，其名凡七，卜則有五，以爲占之用。筮惟有二，以爲忒之衍，所謂筮短龜長也。衍，猶推廣也；忒，更變也。觀變于陰陽而立卦，故筮以變爲用。若卦有動爻者，必參詳于所變之卦，後世又即以名遇卦爲貞之卦，爲悔矣。

立時人作卜筮，三人占，則從二人之言。

有事卜筮之時，于卜筮官人中擇立三人以作之。《周禮·太卜》：「掌三兆之法：一曰玉兆，二曰瓦兆，三曰原兆。」杜子春注：「玉兆，顓帝之兆；瓦兆，堯之兆；原兆，周之兆。」愚按：原兆，舜之兆也。《太卜》又云：「掌三易之法：一曰《連山》，二曰《歸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」杜子春注：「《連山》，伏羲；《歸藏》，黃帝。」愚按：《周易》，顓帝。周者，匄之借字；易者，易

之誤字。《連山》首艮，夏人因之。《歸藏》首坤，商人因之。《周易》首乾，周人因之。《周易》者，帛六爻皆易也。三人占者，《儀禮》所謂旅占也。從，从也，相聽也。三人同則從，固不待言。有吉有凶，則從其多者，不以私意參也。

汝則有大疑，謀及乃心，謀及卿士，謀及庶人，謀及卜筮。

汝、乃，皆謂君也。疑，疑也，未定也。咨難曰謀。士，事也，六卿掌事者也。《國語》云：「庶人傳語。」《周禮》亦有外朝致民之法，所謂謀及庶人也。凡事精微無端緒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，先盡人事，然後及于蓍龜，示不自專也。

汝則從，龜從，筮從，卿士從，庶民從，是之謂大同。身其康彊，子孫其逢。吉。

從，从也，相聽也。同，合會也。逢，隆也，豐大也。彊、逢古韻叶。人謀鬼謀，無不配合，此上吉也。

汝則從，龜從，筮從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吉。

逆，逆也，不順也。三從二逆，如盤庚之遷都也。

卿士從，龜從，筮從，汝則逆，庶民逆，吉。

亦三從二逆，如周公之東征也。

庶民從，龜從，筮從，汝則逆，卿士逆，吉。

亦三從二逆。以上三者，皆中吉也。

汝則從，龜從，筮逆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作內吉，作外凶。

此二從三逆，逆者多也。內爲祭祀冠婚，凡境內之事。外爲會盟征伐，凡境外之事。但筮短龜長，故有吉有凶。古者大事卜，小事筮也。

龜筮共違于人，用靜吉，用作凶。

違，韋也，相背也。靜，靜也，亭安也。作，猶動，爲也，此不吉也。三從二逆而不吉者，稽疑則以龜筮爲重，故不疑何卜。既請命于神，而神示之，則必有人所不及知者。聽命于神，而徇徇于人可也。按：二從三逆，經無言人共違于龜筮者。人事皆逆，故無煩卜筮也。

八、庶徵：曰雨，曰暘，曰燠，曰寒，曰風。

鄭氏曰：「雨，木氣也。春始施生，故木氣爲雨。暘，金氣也。秋物成而堅，故金氣爲暘。燠，火氣也。寒，水氣也。風，土氣也。凡氣非風不行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，故土氣爲風。」宋吳仁傑曰：「雨水暘火燠，木寒金風土也。」

曰時五者來備，各以其敘，庶草蕃廡。一極備，凶；一極無，凶。

曰者，亦箕子詳說之言也。時，是也。來，麥也，至也。備，荀也，具也。草，艸也。蕃，草茂也。廡，舞也，豐也。極，至也。無，舞也，亡也。言五者具至，各順其次弟，則眾草繁滋豐殖。草，該百穀而言也。極備，即下文之恒雨。極備則無暘恒燠，極備則無寒，必相因也。

曰休徵：曰肅，時雨若；曰乂，時暘若；曰哲，時燠若；曰謀，時寒若；曰聖，時風若。

休，喜也，美也。若，順也。古誼兒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，宋人易爲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，亦通。在天爲五行，在人爲五事，感應之機，各以類從，其理固然。必如《漢書·五行志》枝枝節節以求之，則固也。

曰咎徵：曰狂，恒雨若；曰僭，恒暘若；曰豫，恒燠若；曰急，恒寒若；曰蒙，恒風若。

咎，災也，猶惡也。狂，癡也，倨慢無常之意，不敬也。恒，長久也。僭，差也，不信則不治也。豫，紓也，緩也，怠緩無識見也。急，徧也，迫促自用之意，不慎思也。蒙，冢也，冒而前不通明也。五事不得，則咎氣順應之如此也。

曰王省惟歲，卿士惟月，師尹惟日。

曰者，亦箕子申言之也。省，察視也。言休咎之應，不徒雨暘燠寒風而已。王職如歲之兼四時而總其成，卿士職如月之分十二而專其守。師，猶眾也。尹，治事也。眾官治事者，如十日之統于時與歲而效其職，得失之應，又于斯徵之。

歲月日時無易，百穀用成，乂用明，俊民用章，家用平康。

當其可之謂時。易，傷也，猶變也。乂，變也，治也。才過千人曰俊。

章，彰也，赭也。言歲月日不失其時，則君明臣良之世。天時生而地利養，五辰撫而庶績凝，天地交而賢人出，陰陽和而家道昌也。

日月歲時既易，百穀用不成，乂用昏不明，俊民用微，家用不寧。

既，已詞也。昏，愒也，不儻也。微，微也，猶隱也。寧，寧也，安也。言日月歲已失其時則反是，休徵起于歲者，見善之所積者厚，咎徵起于日者，見惡之由來者漸也。

庶民惟星，星有好風，星有好雨。日月之行，則有冬有夏。月之從星，則以風雨。

星，恒星也。七百八十有三座，大小一千八百七十有八，民之眾似之。好風謂箕，好雨謂畢，故《周禮·大宗伯》：「箕爲風師，畢爲雨師。」風，土氣也，土爲木妃。雨，木氣也，木爲金妃。箕，東方木宿，尚妻之所好，故好風。畢，西方金宿，尚妻之所好，故好雨也。推此而南方宿好暘，北方宿好燠，中宮四季好寒，可知日有中道。中道者，黃道，一曰光道也。日冬則南，夏則北。極南至于牽牛，爲冬至。極北至于冬井，爲夏至。南不極則溫爲害；北不極則寒爲害。今時冬至日在箕，夏至日在參，蓋恒性（星）之差距周初紀四十二度矣。月有九行，皆交于黃道。黑道二出黃道北，朱道二出黃道南，白道二出黃道西，青道二出黃道東，立春、春分行青道，立秋、秋分行白道，立冬、冬至行黑道，立夏、夏至行朱道，而四季土王之間，皆與日同行黃道也。然月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，交終不復于原處。如其差一度又幾半度，每年之差，自東而西十九度奇，古有九道之說，借以攷其差也。按：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，太陰之差則十九年弱而一終也。若月失節度而妄行，出陽道則旱風，出陰道則陰雨。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，或東南入軫，則多風；移而西入畢，則多雨。《詩》曰：「月離于畢，俾滂沱矣。」《春秋緯》曰：「月離于箕，則風揚沙。」不兼言日者，日從星則星不可見也。按：此申言雨暘燠寒風也。舉星以說風雨，舉日月以說暘，舉冬夏以說寒燠。月亦以日光爲光，故日月政。言以諭王者，政令四時，各有所宜。政教失中，則不能無亂也。然日月有常度，星辰無嗜好，而古必以天象爲人君法戒者，天子尊無二，上當臨以天之尊而已，非天學古疎而今密也。

九、五福：一曰壽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寧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終命。

攸，修也。考，有子爲後之稱也。君子曰終，小人曰死。終命，終天所命，順受其正不強死也。按：五福不言貴者，福統天下而言，自天子達于庶人皆可備之。君賜福，民保極，非古者貴而後富之謂也。

六極：一曰凶、短、折，二曰疾，三曰憂，四曰貧，五曰惡，六曰弱。

七歲以下未鬻曰凶，二十以下未冠曰短，三十以下未婚曰折，壽與考，終命之反也。疾，疒也，疴也。憂，憊也，愁也。謂疾病死喪，康寧之反也。貧，財少，富之反也。剛過者，惡其性暴戾；柔過者，弱其性愚懦，皆不能進于善，攸好德之反也。《洪範·九疇》皆人君之道，皇極居五爲綱，前後八者爲紀。五行以法天，五事以修身，八政以治民，五紀以順時，三德以用人，稽疑以事神，庶徵福極以爲考驗。蓋人君不以一身爲福極，而以天下爲福極，故究言之。

分 器

《書序》曰：「武王既勝殷，邦諸侯，班宗彝，作《分器》。」按：邦，古封字同。宗彝，宗廟盛鬱鬯之尊也。分封諸侯，箸王之命及所受物也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旅 獒

《書序》曰：「西旅獻獒，大保作《旅獒》。」按：旅，廬也，羈旅之人也。獒，讀爲豪，西戎無君名，彊大有政者爲酋豪。太保，召公奭也。僞《書》乃真以犬高四尺之獒當之。此篇亡于西晉永嘉之亂。

惟克商二年，遂通道于九夷八蠻。西旅底貢厥獒，太保乃作《旅獒》，用訓于王。

「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于九夷、百蠻，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也。使無忘職業，于是肅慎氏貢楛、矢、石弩。」《魯語》孔子之言也。

曰：「嗚呼！明王慎德，西夷咸賓。無有遠邇，畢獻方物，惟服食器用。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，無替厥服；分寶玉于伯叔之國，時庸展親。」

「無有遠邇」，《盤庚》文也。「諸侯、官受方物」，《左》僖七《傳》文也。「先王欲照其令德之致遠也，故銘其栝以示後人。」又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，展親也。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，使無忘服也」，亦《魯語》孔子言也。

人不易物，惟德其物！德盛不狎侮。狎侮君子，罔以盡人心；狎侮小人，罔以盡其力。

「民不易物，惟德繫物」，《左》僖五《傳》宮之奇引《周書》也。「狎侮死焉，而不畏也」，《禮·表記》之文也。

不役耳目，百度惟貞。玩人喪德，玩物喪志。志以道寧，言以道接。不作無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貴異物賤用物，民乃足。犬馬非其土性不畜，珍禽奇獸不育于國，不寶遠物，則遠人格；所寶惟賢，則邇人安。

「百度」、「喪志」，字皆見《左》昭元《傳》。「不貴難得之物，而器無用之物」，《淮南·精神訓》文也。「古者大事必乘其產，生其水土，而知其人心」，《左》僖十五《傳》慶鄭之言也。

嗚呼！夙夜罔或不勤，不矜細行，終累大德。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允迪茲，生民保厥居，惟乃世王。

「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掘井九仞」，《孟子》文也。但七尺曰仞，周尺當今六寸。九仞，不及四丈，何足為山，且孔子譬語，今用之竟去「譬」字。

旅巢命

《書序》云：「巢伯來朝，芮伯作《旅巢命》。」鄭注：「巢伯，南方之國。世一見者，以武王即位來朝。」按：旅者，遠人羈旅之偁，與《旅獒》同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金縢

《書序》曰：「武王有疾，周公作《金縢》。」按：此篇蓋史臣所記，非周公作也。《序》云「作」者，作冊納《金縢》也。

既克商二年，王有疾，弗豫。

武王克商之年，歲星次鶉火，則歲陰紀大荒落，而太歲為今辛未也，史以為戊寅。其後二年，歲次壽星，則歲陰在協洽，而太歲為今之癸酉也。疾，疒也，疴也。弗者，不之深也。豫，恣也，喜也。《曲禮》疏引《白虎通》曰：「天子病曰不豫」，言不復豫政也，則謂借為與。存參。

二公曰：「我其為王穆卜。」周公曰：「未可以戚我先王。」

二公，太公、召公也。穆，寥也，猶幽隱也。鄭注：欲就文王廟卜，謂昭穆之穆。存參。僞傳本《爾雅》訓敬，不知《釋訓》穆穆是重言形況字，穆無敬誼也。或曰即《周書·文酌》篇「伐有三穆」之穆，謂絕靈一、筮奇二、龜從三，亦非。戚，憾也，憂也。傳訓「近」，謂借為「促」，非是。公托詞以止二公者，不欲以身代事為眾知也。

公乃自以為功，為三壇同墠。為壇于南方，北面，周公立焉。植璧秉珪，乃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

功，工也，猶事也。封土為壇，除地為墠。植，置也，置于神前以禮神也。方中圓外曰璧，方下圓上曰圭。秉，執也。公執桓圭告，即下文祝詞也。言公不于廟而為壇于鄆，築三壇以依三祖之神同在一墠，而又自為壇于南，北面而立，植璧于神前，而自執圭以告也。

史乃冊，祝曰：「惟爾元孫某，遘厲虐疾。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，

冊，謂簡書，編竹簡為之。百名以上書于冊，不及百名書于方。此祝詞凡百二十有八字，故史為冊書而祝讀之也。祝詞，蓋周公所作，非史為之。元，首也，猶長也，如《召誥》之稱元子也。某，武王名也，後成王讀而諱之。遘，遇也。厲，斃也，時氣不和之疾。虐，猶惡也。丕，不也。子，慈也。責，謫也，罰也。言若不救是，將有不慈之過，為天所責，蓋迫欲三王為之請命也。丕，《史記》作「負」。《白虎通》曰：「諸侯疾曰『負子』。」《公羊傳》「屬負茲」是也。或謂負子，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，傳則訓「丕」為「大」，謂負天以大予之責，故疾不可救。或又謂天責其子來服事左右。皆非。

以旦代某之身。予仁若考能，多材多藝，能事鬼神。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，不能事鬼神。

旦，周公名。非不知死不可代，特出于忠孝之誠不忍默視，計無所出，不得已而為此也。仁，親也。若，猶而也，詞也。考，巧也，技也。能，態也，姿也。材，猶才德也。藝，當作執，猶材也。言事鬼神之能多于武王，必欲三王之代為請也。

乃命于帝庭，敷佑四方，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。四方之民罔不祗畏。嗚呼！無墜天之降寶命，我先王亦永有依歸。

帝，天也。庭，宮中也。敷，敷也。佑，當作右，助也。下地，對天帝言也。祗，敬也。墜，當作隊，猶隕也。降，下也。寶，瑞也，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依，亦歸也。言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，施其道以右助天下，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，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。其任至大，其係至重。新受大命，不可以死，故又嘆息。言不死則不失天所降之瑞命，得以保守宗廟，斯我先王亦長有依歸也。

今我即命于元龜，爾之許我，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；爾不許我，我乃屏璧與珪。」

即，猶就也。爾，所謂假爾泰龜也。以下皆命龜之詞。許，聽從其言也。俟，俟也，待也。屏，屏也，藏也。歸待汝命者，言武王當痛，我當代也。藏璧與珪者，言武王若喪，周之大業將墜，雖欲事神不可得也。

乃卜三龜，一習吉。啟籥見書，乃并是吉。

龜本三人占之，今各就三王之前而卜也。習，疊也，緇也。啓，啓也，開也。籥，闢也，闢下牝也，管以開之。書，兆書也。《周禮》：「太卜掌三兆之法，其經兆之體，皆百有二十，其頌皆千有二百。」是兆各有籥詞，略如漢焦氏《易林》之筮詞也。并，猶合也。言三卜皆吉，開兆書之室而合諸籥詞，其吉皆同于是也。

公曰：「體！王其罔害。予小子新命于三王，惟永終是圖；茲攸俟，能念予一人。」

體，兆象也。《周禮·占人》：「君占體，大夫占色，史占墨，卜人占坼。」按：凡卜，四時灼龜四足，春後左、夏前左、秋前右、冬後右，直上向背者爲木兆，直下向足者爲水兆，邪向背者爲火兆，邪向下者爲金兆，橫者爲土兆，所謂體也。色則兆氣，《洪範》所言「雨霽蒙驛克」是也。墨則兆廣，謂正罅處。坼則兆坼，謂旁罅處也。新，鱗也，猶初也。永、終，皆長也。圖，謀也。茲，此，詞也。攸，安其所也。俟，俟也。一人，天子也。周公喜，言「王疾無害，我新受三王之命，惟長享天祿是謀。」蓋繇詞有永終之言，故云然也。此時安以待之，知三王必能常念我天子而永保其命焉。此節《史

記》以爲入賀武王之詞，亦或然也。

公歸，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。王翼日乃瘳。

納，內也，入也。縢，緘也，以金束匱之外也，如今包銅然。匱，匣也，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所謂「金鎖之書」也。翼，翌也，明也。瘳，疾瘳也。占人凡卜既事，則繫帛以比其命。是卜而藏其命龜之書于兆書之篋，常禮固然。凡秘書所藏，皆金帶其外也。

武王既喪，

按：此下史臣追述後事而繫之于篇也。鄭氏曰：「文王十五生武王，年九十七而終，時武王八十三矣。于文王受命爲七年，後六年伐紂，後二年有疾，疾瘳。」後二年冬十二月崩，時年九十三，成王才十歲。蓋按《文王世子》之文。是年歲星當在大火，歲陰在作噩，而太歲爲今之乙亥也。喪，亡也，猶隱避也。凡死僂喪者，爲小子之心所不忍言，謂如亡人之不可得見也。

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，曰：「公將不利于孺子。」

管，國名，在今河南開封府鄭州。管叔，周公兄也，名鮮。武王同母兄弟十人，皆太姒所出。長伯邑考，次武王發，次管叔鮮，次周公旦，次蔡叔度，次曹叔振鐸，次邠叔武，次霍叔處，次康叔封，次聃季載。武王克殷，立王子祿父，俾守商祀，建管叔于東，蔡叔、霍叔于殷，以監之。羊三爲羣，人三爲眾，通言之人亦僂羣也。流言，浮游不根之言，流傳于王都也。孺子，成王時年十三也。禮，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，周公爲太宰，攝政固無可議。至終喪後，公不返政，而管叔又習聞商家覆法兄弟相及爲多，意嗣王幼沖，次當及己。今武王時，周公豫使監殷于外，疑公有異志，故爲是流言也。

周公乃告二公曰：「我之弗辟，我無以告我先王。」

辟，避也，避于位也。言流言之起，是欲離間我君臣，傾舊我國家，我今弗避，則此心不白，無以對我先王，故以攝政諄告二公而已，居東以審察流言之所自起也。付託之言，文不具耳。《說文》引「辟」作僻，訓治，則當謂治此流言之事。存參。《史記》云：「我之所以弗避而攝政者，恐天下畔周，無以告先王，于是卒相成王。」此以居東爲東征，恐非。

周公居東二年，則罪人斯得。

居東，居商奄也。罪，臯也。秦始以罪爲臯字。公居東都以避位，釋朝廷之疑。以近殷，察流言之起。久得其寔，乃知出于三叔，故曰臯人斯得也。按：公以成王終喪之年出居，至己卯歲而察知三叔之愾，乃爲詩詒王。而是時奄君薄姑因公見疑，即勸武庚舉事，故公返國後即興師東征，以平其大難也。

于後，公乃爲詩以貽王，名之曰《鴟鴞》。王亦未敢誚公。

于後，既得臯人之後也。貽，當作詒，遺也，饋也。誚，嬌譏也，讓也。詩在《豳風》。鴟鴞，桃蟲鷦鷯也。按：小鳥喻祿父，小腆我子喻三叔，我室喻周室，鸛子喻成王。「未陰雨」章，勸成王也。「拊拊」二章，公自明也。未敢誚公者，疑信參半，意未能決也。

秋，大熟，禾穫。天大雷電以風，禾盡偃，大木斯拔，邦人大恐。

熟，當作孰。大熟，大有年也。穫，刈穀也。以，與也。偃，仆也。按：公居東，在成王三年，詒詩當在五年庚辰之夏，郊迎在秋，成王年十五，東征又在其後也。

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，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。對曰：「信。噫！公命，我勿敢言。」

弁，爵弁也。天子、諸侯十二而冠，成王時年十五，于禮已冠。必爵弁者，承天變，故降服也。按：以天變將卜，東求兆書，因得周公請命之書。此事二公及王非所素知，故問諸史、百執事，而皆對「信有其事。」又嘆息，言公當日誡我，勿敢言，故王與二公不及知也。

王執書以泣，曰：「其勿穆卜！昔公勤勞王家，惟予沖人弗及知。今天動威，以彰周公之德，惟朕小子其新迎，我國家禮亦宜之。」

勿穆卜者，言不必卜也。沖，僮也，年十九以下爲僮。德，惠也。新，親也。執書以泣者，感周公忠孝如是而不知也。禮亦宜者，褒德、報功、尊重，禮之所宜然也。

王出郊，天乃雨，反風，禾則盡起。二公命邦人，凡大木所偃，盡起而築之。歲則大熟。

國外曰郊，出郊迎周公也。反風，風還反也，迎禾秒而來，如扶之起也。

築，叔也，拾也。其禾爲大木所偃者，起其木，拾其下之禾，無所損失，而歲仍大熟也。按：此篇「既克商」以下，武王代商後二年事也。「武王既喪」以下，成王三年事也。「于後」以下，成王五年事也。公返國後仍居攝，武庚叛，作《大誥》。東征當即在是年之冬或六年之春，至成王八年而底定也。

大 誥

《書序》曰：「武王崩，三監及淮夷叛，周公相成王，將黜殷，作《大誥》。」按：「殷」下脫「命」字，當補。三監者，武庚封邶，管叔封鄘，蔡叔封衛也。《周書·作雒》、《商子·刑賞》，以蔡叔爲霍叔，非。鄭氏以三監爲管、蔡、霍，不數武庚，此私說也，亦非。武王崩後，成王嗣位之五年，周公自東返國，居攝如初，管、蔡不自安，乃以武庚叛，並導淮夷、商奄助惡，王將興師征之，而作《大誥》。黜，貶退也。誥，告也。告上曰告，發下曰誥，秦始造「詔」字以當之。

王若曰：「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，弗弔天降割于我家，不少延。洪惟我幼冲人，嗣無疆大歷服。弗造哲，迪民康，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！」

是時周公居攝，《誥》稱王者，征伐自有天子出也。猷，即猶字，繇也、道也，「猷」字當在「大誥」之下，「而多邦」之上。越，粵也，於詞也。御，猶治理也。言《大誥》天道于汝眾國及汝治事之臣也。弔，猶恤也，古讀爲俶，善也。猶《詩》言「不弔昊天」也。割，害也。少，猶微也。延，長也。洪惟者，助語之詞，猶《多方》云「洪惟圖天之命」也。冲人，王自謂也。嗣，繼。疆，竟也。歷，數也。服，戾也，九服也。造，遭也。迪，導也。矧，況詞也。有，又也，再也。格，度也，猶計量也。言天降凶害于我家，武王之命不少延長之，而使幼冲人承繼無疆之大業，天下弗逢明智之君導民于安，至有此變亂之事，況又能量度而知天命之何如乎？

已！予惟小子，若涉淵水，予惟往求朕攸濟。敷賁敷前人受命，茲不忘大功。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，

已，噫也，嘆詞也。淵，回水也。涉、攸，皆行水也。濟，渡。敷，備也，《詩》所謂「疏附」也。賁，奔也，《詩》所謂「奔走」也。閉，猶距也。威用，猶作威也。言予嗣服以來，夙夜祇懼，若臨深潭，求相與共濟者，疏附奔走之臣，以助先人所受之天命，不敢忘先人之大業，今武庚不靖，殆天

欲黜之，予又何敢拒卻天之威用乎？

寧王遺我大寶龜，紹天明。即命曰：「有大艱于西土，西土人亦不靖，粵茲蠱。」

受命曰寧。王，謂文、武也。大寶龜，國之守龜也。紹，猶導也，傳述之意。即，就也，造也，造而請命也。蠱，如蟲之動也。言先王畱貽我元龜，足以昭天之明，意曩嘗造而請命，其兆早明示之曰：將有大難于京師，京師之民心亦擾動不安。及此而果有東方蠱動之事，是龜之神靈，大可見也。

殷小腆誕敢紀其敘。天降威，知我國有疵，民不康，曰：予復！反。鄙我周邦。

腆，數也，主也。誕，欺詐也。紀，猶理也。敘，緒也。疵，病也。予，殷自予也。復，宴也，行故道也。反，返也，還也。鄙，猶邊也。言今殷爲小主而敢欺妄，欲理其已絕之緒，是故天之降威，將黜其命。然亦知我國有流言之病，民心不安，而言殷當復反其王業，以鄙我周邦也。周之先，蓋世爲殷家西陲荒裔之君，則武庚必有鄙周之言可知。

今蠱今翼。日，民獻有十夫予翼，以于救寧、武圖功。我有大事，休？朕卜并吉。」

「今翼」之「翼」，冀也，覬幸也。日，往日也。獻，賢也。夫，丈夫也。翼，敬也。于，往也。救，撫。寧，安。武，繼。圖，謀也。大事，戎事也。休，喜也，美也。并吉，三兆皆吉也。言今既蠱動而覬幸矣，我周則向日有爲民儀表者十臣，足以戡亂定功。今予敬以之往撫，安國難，繼前勳而謀大功。我何懼哉！我有戎事，已預知休美，蓋卜三龜皆吉也。

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、庶士、御事，曰：「予得吉卜，予惟以爾庶邦于代殷逋播臣。」

肆，故詞也。于，往也。逋，亡也。播，判也、散也。以武庚爲殷逋播臣者，殷雖于周爲客，既受周之封，不得無臣禮，今乃叛逆，則是叛亡之臣矣。

爾庶邦君越庶士、御事罔不反曰：「艱大，民不靜，亦惟在王宮邦君室。越予小子考，翼不可征，王害不違卜？」

罔，無也。靜，靜也、安也。越，粵也，于詞也。考，父。翼，敬也。害，曷也，詞也。言汝國君及羣臣無不反我之意，曰：其勢難，其事大，民復不安，況武庚之叛，亦惟三監是從，三監在王之宮，在邦君之室，于予爲父行，所常敬禮者，不可征也，則何不違卜乎？

肆予冲人永思艱，曰：嗚呼！允蠢鰥寡，哀哉！予造天役，遣大投艱于朕身，越予冲人，不叩自恤。義爾邦君，越爾多士、尹氏、御事綏予曰：「無愆于恤，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！」

永，長也。允，執也，進也。蠢，動也。哉，語詞也。造，遭也。役，使也。遣，饋也。投，擲也，猶與也。不，豈不也。叩，我詞也。恤，憂也。義，宜也，所安也。綏，當爲妥，猶左助也。愆，宓也，安也。寧考，武王也。言我非不長思其勢之難而嘆息，進動師旅擾及鰥寡，誠爲可哀。然我既遭天之使令，與以重大艱難之任于我冲人，豈不憂懼乎！爾邦君及羣臣宜助予，曰：「無偷安，而但憂懼，不可不黽勉自奮以成汝武王圖謀之大功，相與勦力致討也。」蓋責其不然。

已！予惟小子，不敢替上帝命。天休于寧王，興我小邦周，寧王惟卜用，克綏受茲命。今天其相民，矧亦惟卜用。嗚呼！天明畏，弼我不丕基！

已，嘆詞。替，廢也。休，美也。綏，安也。相，駁也，助也。弼，猶輔也。丕，大也。基，猶始業也。言卜征而吉，是天所命，予不敢廢棄也。昔天降休美于武王，以百里之小邦而有天下，惟卜之用以能安受此命。今天相助下民，予亦得吉卜，則天意可知。又嘆息，言天之明命可畏，卜不可違，爾邦君、多士，尙輔予以大此大業也。

王曰：「爾惟舊人，爾丕克遠省，爾知寧王若勤哉！天闕愆我成功所，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。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，天棐忱辭，其考我民，予曷其不與前寧人圖功攸終？天亦惟用勤愆我民，若有疾，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！」

此邦君御事中有武王之舊臣，又進而申誥之也。舊，久也，猶老也。丕，不也。寧王，武王也。闕，愆也，愆者，慙之誤字，慙，古文勞也。所，處也。極，亟也。敏，疾也。卒，殫也，終也。肆，故今也。化，猶教也。誘，美也，猶導也。棐，輔也，猶輔也。忱，誠信也。辭，嗣也，猶新君也。考，

就也，成也。前，瘳也。寧人，武王亂臣十人也。攸，所詞也。惟，思也。勤毖，猶闕毖也。疾，疒也，疴也。休，已止也，猶治也。畢，數也，盡也。言汝皆我國之舊人，汝不能遠察古帝王之事，汝豈不知武王若彼其勞哉！天愼勞我周家功之所成，予不敢不急疾，以竟武王若謀之事。今予大告導我友邦君，天心可見，當輔助誠信之嗣，以成就我新定民，予何可不于前寧人開國之功謀所終乎！今日之事，天亦思以勞愼我民絕此後患耳，譬如人身有疾，起于旦夕，自當除而去之。予何敢不以所受于前寧人者，止其疾之忽發，而去除務盡乎？

王曰：「若昔朕其逝，朕言艱日思。若考作室，既底法，厥子乃弗肯堂，矧肯構？厥父蕃，厥子乃弗肯播，矧肯穫？厥考翼其肯曰：予有後弗棄基？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？」

王曰者，更端之言也。若，順也。昔，夕也，猶前日也。逝，往也。肯，當作肩，可詞也；或曰克也，能也。矧，況詞也。構，蓋也。蕃，才耕田也，反艸曰蕃，故田一歲爲蕃。播，種也。考，老也，亦父也。古存歿通稱考妣，後世則生曰父母，死曰考妣。翼，敬也。越，粵也，于詞也。卬，我也。敕，安撫也。言順承寧王前日之功，則我其當往征。往征之事我亦言難而日思之，然爲子者，棄父之業，其何以對先人？譬若作室，父既底定其法，其子弗克爲堂之基，況能蓋堂之屋乎？譬若治田，其父既耕其荒，其子弗克播穀之種，況能斂禾之嗇乎？如此，則父之敬事以啓我後人者，其能曰「予有後，勿棄其始基」乎？故今予不敢不于我之身，撫武王所受之大命而安定之也。

若兄考，乃有友伐厥子，民養其勸弗救？」

此因邦君御事有考翼不可征之言而譬喻之也。管叔于周公爲兄，于成王爲諸父，兄考譬管叔也。有，以也，用也。同志曰友，與管叔同志，譬武庚也。管叔啓商基間王室，是以兄考而伐其子弟也。伐，擊也。養，古文作𡇗，使也，讀如事君就養有方之養，謂臣僕也。言兄考當覆翼其子，乃反與不逞之徒相親友，以自攻殺其子，則于天理人情悖逆已甚。凡爲子之臣僕者，豈尙可以父兄不可拒之說相爲勸止，遂坐視而不救乎！蓋以家之常情，喻國之變故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。爽邦由哲，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，爾時罔敢易法，矧今天降戾于周邦？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，爾亦不知天命不易。」

此勸勉邦君御事同心勦力以成大功也。肆，力也，猶勉也。爽，明也。十人，即寧人，武王亂臣也。迪，進也。越，粵也，于詞也。爾時，彼時也。易，傷也，變更之意。法，《漢書·翟方進傳》作「定」，蓋「金」之誤字，金，古文法也。戾，斂也，拂逆也。[-]誕，大也。鄰，近。胥，相詞也。言爾邦君御事尙其勉哉，昔治明我新造邦者，皆由聖哲之士，亦惟亂臣十人，進而知天命，輔信我周，故彼時無敢變易武王之法，共成大功。況今天降拂逆，惟茲發大難之人，乃親近如三監，自相攻擊于其室家，不容不討。爾怠于征伐，爾亦不知天祐我有周，其命不變也。

校勘記

[-]疾，當是「戾」字之誤，此段原文無「疾」字。戾，斂也，拂逆也。

予永念曰：天惟喪殷，若穡夫，予曷敢不終朕畝？

穡夫，田夫也。言我長念曰：天之喪殷，如田夫之務去草焉。絕其本根，勿使復植，我何敢不順天意以終竟我田畝之事乎。

天亦惟休于前寧人，予曷其極卜？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？矧今卜並吉？肆朕誕以爾東征。天命不僭，卜陳惟若茲。」

休，息止也。極，亟也。于，往也。率，循也。指，旨也，美也。僭，差也。陳，陳也，列也。言前寧人勤勞開國，天亦宜休息之，以與我同安樂。故變亂之生，我何嘗不卜其當征不當征乎？卜既宜往，敢弗從之而往率循寧人之前功以美茲疆土乎！況三龜並吉，更無可疑，故今我大以爾東征也。天命焯然可信，罔有僭差，卜兆之所陳列者，彰彰如此，則往必有功，爾無疑慮。此篇多以卜言，蓋《周禮》太卜之職，凡國大師則貞龜。古者重卜，是以反覆明之也。

微子之命

《書序》曰：「成王既黜殷命，殺武庚，命微子啓代殷後，[-]作《微子之命》。」按：武王先徙微子于宋，爲諸侯。今武庚既誅，因命之承湯祀，封爲宋公。《發墨守》云：「六年制禮作樂，封殷之後，稱公于宋」是也。是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校勘記

[-]原文「命微子啓伐殷後」，當是「命微子啓代殷後」之誤，「代」誤作「伐」，排版錯誤。

王若曰：「猷！殷王元子。惟稽古，崇德象賢。統承先王，修其禮物，作賓于王家，與國咸休，永世無窮。」

「王若曰：『猷』，《大誥》到文也。「微子啓，帝乙之元子也」，《左》哀九《傳》陽虎言也。「謂之崇德」，《左》文二《傳》文也。「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」，《士冠禮》文也。「利用賓于文」，《易·觀卦》爻詞也。「宋于周爲客」，《左》僖二十四《傳》文也。

嗚呼！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，皇天眷佑，誕受厥命。撫民以寬，除其邪虐，功加于時，德垂後裔。

「乃祖、乃父」，《盤庚》文也。「齊聖廣淵」，《左》文十八《傳》文也。「皇天眷佑」及「誕受厥命」，皆《逸周書》文也。「誕受厥命」，《康誥》文也。「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」，《禮·祭法》之文也。

爾惟踐修厥猷，舊有令聞，恪慎克孝，肅恭神人。予嘉乃德，曰篤不忘。上帝時歆，下民祗協，庸建爾于上公，尹茲東夏。

「踐修舊好」，《左》文元《傳》文也。「予嘉乃勳，應乃懿德，謂督不忘」，《左》僖十二《傳》文也。「上帝居歆」，《詩·生民》篇文也。「建爾于公」，《漢書·董賢傳》文也。「封爲上公」，《左》昭二十九《傳》蔡墨謂五官之言也。

欽哉，往敷乃訓，慎乃服命，率由典常，以蕃王室。弘乃烈祖，律乃有民，永綏厥位，毗予一人。[一]世世享德，萬邦作式，俾我有周無斁。嗚呼！往哉。惟休，無替朕命。」

「往踐乃職，無逆朕命」，《左》僖十二《傳》文也。「明乃服命」，《康誥》文也。「以蕃王室」，《左》襄二十九《傳》文也。「永綏厥位」，《文侯之命》文也。「萬邦作乂」，《皋謨》文也。「無替朕命」，《漢書·王莽傳》文也。又「無廢朕命」，《左》襄十四《傳》王賜齊侯命文也。是篇純以四字爲句，西漢尙無此格調，何況三代。

校勘記

[一]「毗予一人」，原文作「毗于一人」，據他本改。

歸 禾

《書序》曰：「唐叔得禾，異畝同穎，獻諸天子。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，

作《歸禾》。」按：成王母弟名虞，封于唐，其得禾瑞，時猶未封。《敘》稱唐叔，據後言也。穎，禾穗也。《大傳》云：「三苗貫桑葉而生，同爲一穗，大幾盈車，長及充箱。」歸，饋也。成王以禾瑞歸美于周公，故命唐叔以禾饋公于東征之所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嘉 禾

《書序》曰：「周公既得命禾，旅天子之命。作《嘉禾》。」按：旅，陳也。敷陳天子之命，推美成王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《漢書·王莽傳》引《嘉禾》有曰：「周公奉鬯，立于阼階，延登贊曰：『假王蒞政，勤和天下。』」然「假王」字必是莽所竄改。
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四中

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

康 誥

成王既伐管叔、蔡叔，以殷餘民邦康叔，作《康誥》、《酒誥》、《梓材》。邦，封也，爵諸侯之土也。康，爲號諡，初封于衛，至子孫而并邶、鄘也。馬融、王肅皆以康爲畿內國名。按：武王分封時，康叔、聃季皆幼，未得封。成王嗣王，有流言、東征之事，八年中未遑封國也。當從鄭說爲諡，而史臣追僞之。

惟三月哉生魄，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，四方民大和會。侯、甸、男、邦、采、衛，百工播民和，見士于周。周公咸勤，乃洪大誥治。

三月者，成王八年之三月也。哉，才也，始也。魄，霸也。月始生霸然也，承大月二日，承小月三日。二日之月去日未遠，或有時不見，三日則必見，故馬融謂：「月三日始生兆朏，名曰霸。」也。初，猶始也。基，謀也，議也。岐、鎬偏在西垂，四方遠近不均，故周公東行于洛以作新大邑。《周禮·大司徒》：所求地中，「天地之所合，四時之所交，風雨之所會，陰陽之所和」，乃建王國也。洛，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，《左傳》所云「定鼎于郊廓」也。和，釁，會合也。侯、甸、男、采、衛，九服之五也。不言蠻夷鎮藩四服者，道遠不與役事也。工，官也，五服諸侯之百官也。播，譌也。敷，陳也。見，猶效也。士，事也。勤，勞也。洪，鴻也，代也。是時周公東征既定，議作洛邑以爲東都，先合四方以觀天下之心。于是五服諸侯之百官偕來，且陳告民志之和，願效戰事于周，周公皆慰勞之，乃代成王誥康叔，以治道而封之。

衛，且以遙馭夫洛也。成王四年觀洛，會諸侯之百官，議建新邑，至五年乃經營之，而作《召誥》也。

王若曰：「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。」

《左傳》定公四年衛祝佗曰：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，分康叔以殷民七族，命以《康誥》，而封于殷墟。僖公三十一年衛甯武子曰：「不可以間成王、周公之命祀。」孔子《書敘》曰：「成王封康叔」，夫甯武、祝佗、孔子之言，安得有誤？後儒改爲武王所封，誕妄甚矣！王，成王也。誥雖周公所命，而每節必稱王曰者，明居攝不自王也。下文則皆周公之言，對眾諸侯而封康叔也。孟，長也。孟侯，諸侯之長也。康叔于王爲叔父，于公爲母弟，其德未知與曹叔、邲叔何如？意年少則易訓迪，分親則服眾心。呼孟侯者，尊之也。稱小子者，親之也。封，康叔名。

惟乃丕顯考文王，克明德慎罰；

乃，汝詞也。丕，大也。顯，皦也，明也。克，能也。德，惠也。罰，上報下之舉也。皦之小者曰罰，小者尙謹，大者可知。《左傳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曰：「明德慎罰，文王所以造周也。明德，務崇之之謂也；慎罰，務去之之謂也。」

不敢侮鰥寡，庸庸，祗祗，威威，顯民，用肇造我區夏，越我一、二邦以修我西土。惟時怙冒，聞于上帝，帝休，天乃大命文王。殪戎殷，誕受厥命，越厥邦厥民，惟時敘，乃寡兄勛。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。

侮，敝也。鰥，寡也，憂也。寡，少也，猶偏也。鰥夫、寡婦，天下之窮民也。庸，用也。祗，敬也。威，畏也。顯，皦也，明著也。肇，始也。區，猶眾域也。夏，中國也。越，粵也，于詞也。時，是也。怙，恃，賴也。冒，睚也，低視也。休，嘉也，美也。殪，猶滅也。戎，崇也，大也。敘，猶順也。寡兄，少有之兄，謂武王也。勛，勉也。肆，故今也。言文王視民如傷，不敢輕慢鰥寡，故用所當用，敬所當敬，畏所當畏，其德顯著于民，用始造我區域于中夏。惟我一、二友邦，亦皆修治我西岐之民，惟是恃賴于時，上帝如見聞之而嘉美之，乃大命文王，殪彼大商以受天下，有若諄諄然命之也。故凡爲殷之諸侯，殷之小民，無不順敘來附寡兄，武王亦能懋勉以繼其志，續其緒，故今汝得以分封于東，在此位也。此申言文王之明德慎罰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封，汝念哉！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，紹聞衣德言。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，汝丕遠惟商耆成人，宅心知訓。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。宏于天，若德，裕乃身，不廢在王命！」

將，當也。遘，述也，循也。紹，繼也。衣，猶佩服也。往，謂文王之前也。敷，博也，大通也。殷先哲王，湯、太甲、太戊、祖乙、盤庚、小乙、武丁也。乂，變也、治也。惟，凡思也。耆，老也。宅，度也，揆也。由，以也，用也。古先哲王，夏也。宏，大也。若，順也。裕，猶饒也。在，存察也。言今治殷民當敬循文考，尊其所聞，服其德言，又上而廣求于殷之賢王以保治其民，更大遠思商賢臣之言，度之于心，以焯知其道。且進而上之，別求前聞，用夏王之道以安保其民，斯能大覆于天，順德而寬裕汝身，乃為不棄今日之王命而常存察也。此勉康叔以明德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小子封，恫瘝乃身，敬哉！天畏棐忱；民情大可見，小人難保。往盡乃心，無康好逸豫，乃其乂民。我聞曰：『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；惠不惠，懋不懋。』」

恫，痛也。瘝當作鰥，讀為寔，猶病也。畏，威也。棐，輔也。忱，誠也。逸，佚；豫，娛，皆樂也。惠，仁也。懋，勉也。言刑罰之在人身，猶痛病之在汝身，痛病汝所苦，可不敬用刑罰哉！天之明威可畏，而惟誠是輔，民之性情可見，而惟志難安。汝之往國，當竭盡汝心，毋媮安好樂，乃其治民之道。我聞古人有言「凡怨之生，不在事之大小，在于傷心，傷心則雖小亦能為禍也。惟當于不愛之人行其仁愛，于不勉之人用其勸勉。」蓋自殷而言，則刑亂國，似當用重典；而自周而言，則刑新國，先當用輕典。時康叔為司寇，恐其任法太猛，故將勸以慎罰而先明其事理也。

已！汝惟小子，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，亦惟助王宅天命，作新民。」

已，更端之詞也。服，事也。宏，大也。應，膺也，猶受也。殷民，七族之民也。作，起也。言汝雖小子，汝之事則在宏大王業，受王命以保此甫定之殷民。所以然者，亦惟助王圖度天命，撫綏民人，興起舊染之俗，與之更始而已。或曰「宏王」當作「宏大」，《左傳》引《書》而曰「康叔所以服宏大也。」可證。存參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封，敬明乃罰。人有小罪，非眚，乃惟終自作不典；式

爾，有厥罪小，乃不可不殺。乃有大罪，非終，乃惟眚災；適爾，既道極厥辜，時乃不可殺。」

典，法。式，用也。爾，如此也。適，啻也，暫詞也。道，導也。言也。恃惡不悛，而皆有心故犯，《堯典》所謂「怙終賊刑」也。偶然誤犯，而又盡輸其情，《堯典》所謂「眚災肆赦」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封，有敘時，乃大明服，惟民其勑懋和。若有疾，惟民其畢棄咎。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乂。」

敘，猶順也。時，是也。服，戾也，治也。勑，當作敕，誠也。懋，勉也。和，相應也。有，已也，猶治也。疾，疒也，病也。畢，數也，盡也。棄，捐也。咎，猶惡也。言能順是殺終赦眚之道以行罰，乃大明治，而民皆誠勉以應上之教終者，去惡如棄疾，則民皆盡捐其惡矣。眚者，如赤子無知，匍匐入井，必保而救之，則民皆安治而無愁怨矣。

非汝封刑人殺，無或刑人殺。非汝封又曰劓剕人，無或劓剕人。」

刑，剗也，殺戮也。無，毋也。或，惑也，亂也。一曰：或，有也，猶專也，皆可通。劓，割鼻也。剕，當作刖，跖也，斷足也，五刑無斷耳之法。言天討有罪，其有大罪者，非汝封可言刑殺人也，尚毋妄擅刑殺也；其有小罪者，亦非汝封又可言劓剕人也，尚毋妄行劓剕也。

王曰：「外事，汝陳時臬司師，茲殷罰有倫。」

外事，外朝聽訟之事也。康叔爲司寇，斷獄于外朝也。陳，陳也，列也。時，是也。臬者，射之準的，猶言法也。司，有司也。師，達也，猶循也。茲，此，詞也。殷罰，商之刑法也。倫，倫也，理也。言汝聽外朝之事，當陳列是法，使有司循此商刑之有倫理者。

又曰：「要囚，服念五、六日，至于旬時，丕蔽要囚。」

又曰者，周公重言之也。要，猶中也，會也。囚，係臯人也。服念，服膺思念也。旬，十日也。時，三月也。蔽，擊也，擊斷也。言囚係罪人，其罪法之要辭既具，當服念再三。小疑者至于十日，大疑者至于三月，然後情真罪當，乃可以大斷此要辭之囚也。《周禮》：小司寇「至于旬乃蔽之」，鄉士「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，旬而職聽于朝」，遂士「二旬而職聽于朝」，縣士「三旬而職聽于朝」，皆司寇聽之。方士「三月而上獄訟于國，司寇聽其成于朝」，

亦此意也。

王曰：「汝陳時臬，事罰。蔽殷彝，用其義刑義殺，勿庸以次汝封。乃汝盡遜曰時敘，惟曰未有遜事。」

彝，猶常法也。義，皆讀誼，人所宜也。庸，用也。次，讀爲即，猶就也。如聖之從即，亦作恣，从次也。或曰：次，恣也，縱也，亦通。遜，慙也，順也。言汝陳列是法以從事于罰，斷以殷之常制。凡宜刑宜殺者，勿用以就汝之意見，雖汝以爲盡順于理，亦哀矜勿喜必自疑慎，曰「或有未順于事者乎。」

已！汝惟小子，未其有若汝封之心。朕心，朕德，惟乃知。

言汝雖小弱弟，然未有似汝之心。我心者，故我之德，惟汝所知。謂所訓言，皆可法也。《左》定六年《傳》：「太姒之子，惟周公、康叔爲相睦也。」

凡民自得罪，寇攘姦宄，殺越人于貨，啓不畏死，罔弗憝。」

自得罪者，不由于人之誘陷，所謂式爾也。寇，暴也。攘，縶也，猶奪也。在內曰姦，在外曰宄。越，暨也，猶斃也。于，捕也，取也。貨，財也。啓，冒也。罔，無，詞也。弗者，不之深也。憝，怨也。言凡民自罹于罪，如寇攘姦宄殺斃人而取其財者，冒犯國法，不知畏死，此其罪人人得而誅之也。

王曰：「封，元惡大憝，矧惟不孝不友。子弗祗服厥父事，大傷厥考心；于父不能字厥子，乃疾厥子。于弟弗念天顯，乃弗克恭厥兄；兄亦不念鞠子哀，大不友于弟。惟弔，茲不于我政人得罪，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，曰：乃其速由文王作罰，刑茲無赦。」

元，首也。善父母爲孝，善兄弟爲友。祗，敬也。服，戾也，治也。字，慈也，愛也。疾，嫉也，猶毒害也。顯，皦也，明也。鞠，育也，稚也。弔，逮也，至也。與，与也，予也。泯，恨也，愾也。亂，敵也。由，用也。刑，剋也。言兄又有惡之首大可恨者，如不孝不友之人乎？子傷父心，父害子命，弟弗念天倫之著明，兄弗念稚子之可閔，有至于此者，雖非干犯有司之政令而得罪于國，然于天所畀民之五常，大爲紊亂，滅天理，喪天良者也，汝則速用文王所作不孝不弟之罰，殺此勿赦。按：《左》僖三十三年《傳》引《康誥》云：「父不慈，子不祗，兄不友，弟不恭，不相及也。」昭二十年《傳》

引《康誥》云：「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。」疑此節下尚有闕文，申言「罪不相及也」之意，今不可考矣。

不率大戛，矧惟外庶子，訓人惟厥正人，越小臣諸節。乃別播敷，造民大譽，弗念弗庸，瘵厥君，時乃引惡，惟朕慙。已！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。

此言用法于有位之人也。率，述也，循也。戛，估也，正也。庶子，《周禮》之諸子也。外者，對小臣近君者言也。掌教國子，故曰「訓人」。正，猶長也。正人，官之長，如《周禮》宮正、酒正及黨正之類也。節，卩也，瑞信也。小臣諸節，如《周禮》掌節之上士、中士也。播，謠也，敷也。敷，敷也。造，作也。譽，名美也。庸，用也。瘵，當作鰥，憊也，憂也。時，是也。引，猶長也。已，噫詞也。義，誼也，文王作罰之誼也。率，律也，猶大凡也。言況又不循大法，如在位之臣乎，別施其私恩小惠，鈞猶弋譽，而弗念其職，弗用其常，以病其君。是乃長惡不悛之人，惟我所怨惡。若然，汝乃其速用文王所行之誼大率殺之。

亦惟君惟長，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、外正；惟威惟虐，大放王命；乃非德用乂。

君長，謂他國諸侯也。康叔為牧伯，得征諸侯之有罪者，故亦及之也。能，猶得也；不相能，如不孝不弟之類是也。小臣，即小臣諸節也。外，即外庶子也。正，即正人也。《左》文十六《傳》：「不能其大夫，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」，宋昭公自言其無道，即此之謂也。放，猶棄也。德，惠也，猶恩惠也。乂，斃也，治也。言諸侯有作不善于其家，作不善于其臣，惟暴虐自恣，大棄王命者，乃非恩德可以治也。汝為孟侯，當征討也。

汝亦罔不克敬典，乃由裕民，惟文王之敬忌；乃裕民曰：『我惟有及。』則予一人以懌。」

此言康叔尤宜自治也。典，常法也。裕，猶寬也。忌，戒也，警也。懌，當作釋，猶悅樂也。言正己乃所以正人，汝亦毋不能敬常法，能敬常法，乃所以寬裕其民。用法貴果斷，而化導貴優游也。何以敬典，則凡事思文王之所敬而敬之，猶文王之祗祗也；思文王之所戒而戒之，猶文王之威威也，乃所以裕民也。汝言我思有及于文王，則予一人以此怡悅于汝矣。以見不如

是，則逢王之怒，汝亦不能以殷民世享也。此節言慎罰之終也。

王曰：「封，爽惟民迪吉康，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，用康乂民作求。矧今民罔迪，不適；不迪，則罔政在厥邦。」

此申明明德爲本也。言殷民化紂之惡，固當嚴以治之。然罰蔽以殷先王之彝，即宜迪導以殷先王之德也。爽，明也。惟，思也。迪，道。吉，善也。康，康也，安也。我，我周也。求，究也，終也。《詩》曰「世德作求」。適，之也，猶往也。言慎罰當以明德爲本，明思治民之道而導之，以安善我周。是其思殷先哲王之德以安治民，殷先王導之于前，我周導之于後，不爲終竟殷先王之德乎？況民雖染于汙俗，亦無導之而不就于善者。特君上不以導之，則正己以正人之政，無所施于其邦，雖齊之以刑，亦免而無恥耳。

王曰：「封，予惟不可不監，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。今惟民不靜，未戾厥心，迪屢未同，爽惟天其罰殛我，我其不怨，惟厥罪。無在大，亦無在多，矧曰其尚顯聞于天。」

惟，思也。監，視也。靜，靜也，亭安也。戾，隸也，猶定也。屢，當作婁，猶數也。殛，誅也。尚，上也。顯，皦也。言我思不可不觀法文王及殷先哲王，故告汝明德之說于行罰之中。今思殷民之所以不安，未定其心，雖屢導之而未能和同者，我明思之，殆天之誅罰我耳，我何敢怨天與民，但自思其罪。凡致天之罰者，不在大，亦不在多也。況豈無大與多者，上而明聞于天乎？此周公代成王自責之言，正己以正康叔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封，敬哉！無作怨，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。丕則敏德，用康乃心，顧乃德，遠乃猷，裕乃以民寧，不汝瑕殄。」

此亦誠康叔以德行罰也。作怨，猶作威也。則，法也。敏，疾也。「敏德」，《周禮》師氏「二曰：敏德以爲行本」，謂行仁如春夏，行義如秋冬也。顧，還視也。猷，當作猶，儀也，猶圖也。以，與也。瑕，瘕也，病也。殄，絕也。言汝其敬用此罰哉！毋作怨于民，勿用非道之謀非常之法擊斷，以誠心大以仁義之德爲則，以安定汝之心。顧省汝之德，遠大汝之圖，惟寬裕以存心，乃與民相安，民不汝疵瑕，不汝棄絕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肆汝小子封。惟命不于常，汝念哉！無我殄享，明乃服

命，高乃聽，用康乂民。」

肆，故今也。命，天命也。享，獻也，猶祭祀也。諸侯受封，祭其封內之社稷山川，所謂命祀也。殄享，國亡則絕也。明，萌也，字亦作藐，勉也。服命，侯伯七命，其衣服禮儀，皆以七爲節也。高乃聽者，凡偏聽生姦，當獨觀于昭曠之道也。言故今汝當思天命之靡常，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，可不念哉！毋自我而絕其命祀也。惟在勉汝今日之服命，以高曠之道聽訟，用以安治此殷民而已。

王若曰：「往哉！封，勿替敬，典聽朕告，汝乃以殷民世享。」

往，就封而之國也。替，廢也。典聽，猶常受也。告，誥也，上告下也。殷民，殷墟之民，即上文應保殷民也。享，享國也。言往即汝邦，當持敬而勿廢棄，常聽我告汝之言，則汝乃以是殷民世世享國也。

酒 誥

《書序》見前。《史記》云：「周公懼康叔齒少，告以紂之所以亡，以淫于酒。」鄭氏《詩譜》云：「朝歌民化紂嗜酒。」按：劉向云：「《酒誥》有脫簡一」，豈《大傳》所引「王曰：封，唯曰：若圭璧」，即在脫簡中歟。《韓非·說林》引《酒誥》之文僞《康誥》，疑古本有合《酒誥》于《康誥》爲一者。按：揚子《法言·問神》篇云：「昔之說《書》者，序以百，而《酒誥》之篇俄空焉，今亡夫。」[一]

校勘記

[一]「爲一者」至本節末，原文錯亂，今據《法言·問神》篇改正。

王若曰：「明大命于妹邦。」

王，成王也。妹，沫也，水名。沫邦，紂都，當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。其初武丁遷居之，即《鄘》詩所云「沫鄉」，在朝歌西南也。《左》定四《傳》：「康叔取于有閭之土」，閭，即鄘之聲近借字也。馬融云：「沫邦，即牧養之地。」按：牧養當作牧野，謂在今汲縣也。紂沈湎于酒，有糟邱酒池之事，有新聲靡樂之歌，民皆化之，故明大命以戒之。

乃穆考文王，肇國在西土。厥誥毖庶邦庶士，越小正、御事，朝夕曰：『祀茲酒』。惟天降命，肇我民，惟元祀。

此言周之所以興也。周家世次，文王第當穆，故僞穆考。肇，肇也，猶

開也。西土，豐邑也。毖，邨也，宰之也。庶邦者，文王爲雍州牧伯，南兼梁荊，故得告眾國也。庶士，眾朝臣也。小，少也。少正，正人之副貳也。如鄭有少正公孫僑，魯有少正卯是也。御事，凡治事之人也。命，猶名也。元，猶大也。言文王遷豐以來，其告戒以宰治眾國君、眾朝臣及小臣治事之人，朝夕敕之曰：「祭祀則用此酒」，思天所以降酒之名，開導我民者，惟大祭祀以敬神明，人得因祭飲酒而已。

天降威，我民用大亂喪德，亦罔非酒惟行；越小大邦用喪，亦罔非酒惟辜。

此言殷之所以亡也。昔爲殷民，今爲周民，故僭我民。德，惠也。言酒固天所降命，酗酒則天所降威，殷民之所以大亂亡其德性者，亦無非以酒肆其行也。西土而外，小大國至于喪亡者，亦無非以酒取罪也。

文王誥教小子、有正、有事，無彝酒，越庶國，飲惟祀，德將無醉。

此言文王之教民也。正，猶長也。彝，猶常也。將，將也，扶也。醉，酒潰也。言文王誥教庶民，自小子之血氣未定者，始以其有長上之當服勞，有職業之當勤事，不可常以酒爲樂也。推而至于眾國之民，亦惟因祭燕私，而必以德扶持之，毋許溢其度量以至于醉也。《韓非子·說林》篇紹續昧曰：「常酒者，天子失天下，匹夫失其身。」

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，厥心臧。聰聽祖考之彝訓，越小大德。小子惟一。

迪，導也。土物，土所吐之物，五穀是也。愛，悉也，猶惜也。臧，善也。文王言我民各當訓導其小子，惟黍稷之是惜，無耗于酒，其心乃善。能明聽祖父之常訓，則大德固不踰閑，小德亦無出入，一謹酒而德皆純一也。

妹土嗣爾股肱，純其藝黍稷，奔走事厥考厥長。肇牽車牛，遠服賈。用孝養厥父母，厥父母慶，自洗腆，致用酒。

此敕康叔專教妹土之民也。嗣，猶習也。純，專也，嫻也。藝，當作執，種也。黍，糜之黏者也。稷，糲也，其黏者曰秬，皆可爲酒。五穀獨言黍稷者，《周禮·職方》「冀州宜黍稷也。」肇，劬也，敏也。賈，市買也，市于遠而售于近也。服，戠也，猶事也。慶，行賀人也。洗，洒也，滌器也。腆，設膳多也。致，送詣也，猶賸也。言妹土之民當去惡遷善，習汝手足之勤，專

以稼穡爲事。其奔走以事其父兄者，勤牽車牛遠致物而坐受之，以孝養其父母。其父母有慶賀之喜，則子自滌爵設膳以送，此酒是亦可用也。上言惟祀用酒，此言養父母，下言養老，皆可用酒者。舊染一時難革，寬其教，以善導之，使優游漸漬以遷于善也。

庶事有正越庶伯君子，其爾典聽朕教！爾大克羞耇惟君，爾乃飲食醉飽。丕惟曰爾克永觀省，作稽中德，爾尚克羞饋祀。爾乃自介用逸，茲乃允王正事之臣。茲亦惟天若元德，永不忘在王家。」

此教妹土之臣也。庶士有正，眾官及長也。庶伯君子，眾長之長也。典，猶常也。羞，進也。耇，謂老成有德者，若三老五更也。羞耇，養老也。君，羣也，猶眾也。老有國老、庶老，故曰惟羣。作，爲也。稽，計也，考也。中，猶和也。尚，庶幾也。羞，進也。饋，餽也，饋祀，臣助祭于君也。介，奔也，大也。逸，佚也，猶樂也。《詩》曰「舉酬逸逸」，則逸謂旅酬時也。允，信也。王，猶言周家也。正事，政事。若，順也。元，猶大也。忘，忽也。言爾臣皆當常聽我之教，致謹于酒，爾能養老以羣，則可飲食醉飽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，《周禮·酒正》曰「凡饗耆老，孤子皆共其德，無酌數」是也。又言爾能長觀察于德，攷于射而中，庶幾進而助祭。古者諸侯將祭祀，與羣臣射以觀德，先習射于澤，而後射于射宮，數中者得與于祭，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。《儀禮》之大射儀是也。總言若此之飲酒，乃信爲周家任政事之臣；若此之飲酒，亦天所順其大德者，而周家亦長不忘是臣矣。以上皆使康叔明于妹邦之大命也。

王曰：「封，我西土棐徂，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，不腆于酒，故我至于今，克受殷之命。」

此以下正告康叔也。我，我周也。棐，輔也。徂，助也，左也。腆，猶多也。言我周西土當日凡輔佐之國君、朝臣、小民，皆能用文王之教，不厚貪于酒，故我周至于今日，克受殷之大命也。

王曰：「封，我聞惟曰：在昔殷先哲王迪，畏天顯小民，經德秉哲。自成湯咸至于帝乙，成王畏相，惟御事，厥棐有恭，不敢自暇自逸，矧曰其敢崇飲？」

此以商君臣告康叔也。昔，昨也，猶往日也。哲，知也，賢智之王也。

迪，道也。顯，皦也，明也。經，猶常也。德，惠也。秉，猶持也。哲，慤也，敬也。咸，疑當作戊，太戊也。帝乙，按：謂祖乙，非紂父也。湯至祖乙十三王，爲世則七也。《易·乾鑿度》云：「《易》之帝乙爲成湯，《書》之帝乙六世王。」成王，成就王德也。相，叅也，輔也。畏，相敬畏。輔，相。《詩》云：「成王不敢康」，《周語》叔向說之曰：「敬百姓也」，百姓謂百官，即畏相之誼也。御事，統言朝臣也。崇，上也。言我聞殷先哲王之道，畏天、畏民，常其德，持其敬。自成湯、太戊至帝乙，皆能成就王德。敬畏輔相維時治事之臣，其輔君亦皆恭慤，不敢寬假佚樂，況敢以飲相尚乎？

越在外服，侯、甸、男、衛、邦伯；越在內服，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，越百姓里居，罔敢湏于酒。不惟不敢，亦不暇，惟助成王德顯，越尹人祗辟。

五服不言采者，省文也。邦伯，方伯也。百僚、庶尹，即上文有正也。惟亞惟服，即上文有事也。宗工，宗人之官也。百姓里居，謂百官致仕家居者。湏，沈于酒也。飲酒齊色曰湏，面皆紅赤也。尹，正也。祗，敬。辟，法也。言外而眾服之諸侯、牧伯，內而眾臣及百官族姓之致仕家居者，皆無敢沈湏于酒。非徒不敢，且亦不暇。惟助其君成就王德，使之顯著于以正人心，敬國法，所以不暇也。

我聞亦惟曰：在今後嗣王酣身，厥命罔顯于民祗，保越怨不易。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，用燕喪威儀，民罔不盡傷心。惟荒腆于酒，不惟自息乃逸，厥心疾狠，不克畏死。辜在商邑，越殷國滅，無罹。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；誕惟民怨，庶羣自酒，腥聞在上。故天降喪于殷，罔愛于殷，惟逸。天非虐，惟民自速辜。

此言紂所以亡國，以戒康叔也。酣，酒樂也。祗當作祗，只也，詞也。保，猶安也。易，傷也，猶更變也。燕，宴也。儀，義也，容止也。《詩》曰「既愆爾止」，即謂紂也。盡，痛甚也。荒，妄也，廢亂也。惟，思也。息，已也，猶止也。乃，仍也。逸，佚也，樂也。疾，猶急也。狠，斂也。罹，當作羅，猶憂也。或曰當作惟，思也。馨，香之遠聞者。羣，輩也。庶羣，眾臣也。腥，當作胜；腥臊，猶臭惡也。愛，恣也。民，猶人也。速，猶召也。言紂幸酒，其命令無足以顯示于民者，但安于斂怨之事而不悛改，大肆其淫蕩于非法，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，爲長夜之飲，以宴飲喪其

威儀，故斯時之民無不痛傷于心。而紂惟狂妄多湏于酒，不思自止，仍然佚樂其心，卞急狠戾，毒害諫臣。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，而不知畏死，以積罪于商邑，于殷之滅亡，曾不以爲憂懼，弗思以明德馨祀登聞于天。大惟民之怨氣，羣臣之酗酒，其臭惡聞于上，故天降喪亡而不復愛之。非天之施其虐也，惟人自召其禍而取罪耳。

王曰：封，予不惟若茲多誥。古人有言曰：『人無于水監，當于民監。』今惟殷墜厥命，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！

監，鑑也，鏡也。墜，當作隊，從高墜也。撫，猶據也。時，是也。言我所以引湯與紂詳告汝者，古人所謂毋鏡于水而鏡于民也。今殷因酒而隕其命，我其可不據是以爲大監乎？《湯征》曰：「人視水見形，視民知治否。」古人之言，疑尙在其前矣。

予惟曰：汝劓毖殷獻臣，侯、甸、男、衛，矧太史友、內史友，越獻臣百宗工，矧惟爾事服休，服采，矧惟若疇，圻父。薄違農父。若保宏父，定辟，矧汝剛制于酒。

劓，固。毖，慎也。獻，賢也。太史、左史，記動者；內史、右史，記言者。友，如文王四友之友，在左右也。越，踰也。宗工，宗人之官。事，士也。服休，燕息之近臣。服采，朝祭之從臣。《魯語》「天子大采朝日，少采夕月。」若，順也。疇，當作隰，簠也，計度之意。圻，畿也。圻父，司馬，主籌度封畿之甲兵者。薄，備也，猶車之有輔，弓之有弣也。或曰縛也，猶束也。違，韋也。背，鑿也。農父，司徒，主教正人之邪行者。保，猶安也。宏，猶大也。宏父，司空，主土主順安萬民者。辟，僻也，治也。剛制，猶彊斷也。言殷獻臣之在諸侯國者，當戒慎于酒矣。況在君左右之臣爲汝友，位踰異姓之臣爲宗官者乎？況爾密邇之士爲燕息之近臣、朝祭之從臣乎？況司馬、司徒、司空三卿之坐而定治者乎？況汝爲一國之主，人所視倣，其可不劓毖于酒而彊以自斷乎？

厥或誥曰：『羣飲。』汝勿佚。盡執拘以歸于周，予其殺。

誥，告也，下陳上曰告。羣，猶輩也。羣聚飲酒，古有此禁，故周惟蜡祭之時，漢有賜酺之令也。佚，失也，縱也。拘，當作扃，讀爲撻，戾其足也。言有告羣飲者，爾毋縱之，皆執縛以歸于周，其當殺者殺之也。愚按：

此指周之眾臣中有此者，康叔不得專殺，故執以歸周也。觀下文言殷之諸臣，言「勿辯乃司民湏于酒」可見。

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，乃湏于酒，勿庸殺之，姑惟教之。有斯明享，乃不用我教辭，惟我一人弗恤，弗蠲乃事，時同于殺。」

惟，皆詞也。迪，猶導也。庸，用也。姑，及也，且詞也。有，宥也，寬也。如《梓材》「戕敗人宥」，《論衡·效力》篇亦引作「彊人有」也。斯，此也。享，養也，讀如《禮記》「立太傅、少傅以養之。」《孟子》「中也養不中」之養，或曰享，當作旱，忠厚待人之意也。或曰享，饗也，猶受也。恤，收也，猶救也。蠲，佳也，善也。時，是也。言殷臣之湏酒者，則皆紂之所導，染惡既深，未能驟革，雖歸于周，弗殺，姑教。蓋寬恕此而明欲其遷善也。若不率教而不悛，則予一人弗能救之，弗善汝事于後，則同于羣飲之周臣，殺無赦者也。

王曰：「封，汝典聽朕毖，勿辯乃司民湏于酒。」

典，猶常也。毖，上文劓毖之言也。勿，弗詞也。辯，猶治也。乃司，有司，即諸臣百工也。言汝當常聽我所言劓毖之道，法先貴近，若勿治臣工之湏酒，則小民之湏酒終不可禁矣。

梓 材

《書序》見前，亦周公代成王誥康叔之語。衛于殷爲亂國，故《酒誥》之言用重典；于周爲新國，故《梓材》之言用輕典。下半以康叔爲牧伯，故推之庶邦，以康叔又爲至親，故欲其保民以保王也。《論衡·效力》篇引《梓材》曰：「彊人有王開賢，厥率化民。」

王曰：「封，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，以厥臣達王惟邦君。」

暨，泉也，與也。達，通也。大家，卿大夫有采地者之家，如殷民七族：陶氏、施氏、繇氏、錡氏、樊氏、饑氏、終葵氏，即衛之大家，孟子所謂巨室也。上臣謂眾臣，下臣統大家而言。言上有天子，下有大家，所以通上下之情而無睽隔者，邦君也。臣民素服屬于大家，君能撫綏民與臣以其情通于大家，則巨室之所慕一國順之矣。臣民皆翼戴乎天子，君不得罪于巨室，以其情通于天子，則邦國之若否，天子明之矣。鄭氏以王爲二王之後，二王之後稱公不稱王，恐非。

汝若恆越曰：我有師師、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尹、旅。曰：『予罔厲殺人。』亦厥君先敬勞，肆徂厥敬勞。肆往，姦宄、殺人、歷人，宥；肆亦見厥君事，戕敗人，宥。

若，順也。恆，常也。越，粵也，於詞也。師，達也，先導也。天子六卿，諸侯則三卿，司徒兼冢宰，司馬兼宗伯，司空兼司寇也。尹，正也，謂大夫；旅，眾也，謂士。厲，斃也，或曰烈也。勞，讀如勞之來之之勞。肆，豕詞也。徂，往也。肆往，前日也。歷人，罪人所過知情容留者也。見，猶示也。事，敬勞之事也。戕敗人，殘毀人手、足、面、目而未至于死者也。言汝順其常道，曰我有互相師法之臣，皆言不暴虐殺人。所以然者，亦其君先能愛民而敬勞之，故臣遂往而敬勞其民。凡向日舉人、經過之人知情連坐者，垂寬恕之，遂亦示君所以敬勞之意，凡毀傷人不死者，亦寬恕之。」

王啟監，厥亂為民。曰：無胥戕，無胥虐，至于敬寡，至于屬婦，合由以容。王其效邦君越御事，厥命曷以？引養引恬。自古王若茲，監罔攸辟！

啓，啓也，開也。監，臨視一國，《周禮·太宰》所謂「立其監」也。亂，治也。胥，毀也，猶言相也。敬，當作矜，憫也，字亦借鰥。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。屬，嬀也，婦人妊身也。合，合也，猶同也。由，迪也，道也。容，寬而受也。效，教也，上所施下所效也。命，王命也。曷，詞也。以，用也。引，猶長也。恬，安也。辟，刑法也。言王開國以敷治者，為民而已。惟曰無相殘虐百姓，至于鰥寡嬀婦，皆道之以寬容王教。諸侯及治事之臣，其命何在？期于長養其民，長安其民，非特今王之命然也。自古哲王皆如此，邦君其無任用刑法可也。

惟曰：若稽田，既勤敷菑，惟其陳修，為厥疆畝。若作室家，既勤垣墉，惟其塗墍茨。若作梓材，既勤樸斲，惟其塗丹雘。

稽，計也，度其廣袤而經畫之也。敷，敷也。一歲曰菑，才耕之田也。陳，陳也，列也。修，飾也，皆猶治也。疆，田界也。廣尺、深尺曰畝，田間水道也。牆卑曰垣，高曰墉。塗，當作涂，猶墍也，以蜃灰飾牆也。墍，仰塗也。茨，以茅葺蓋屋也。梓，楸也，木材之良者，故攻木之工曰梓人。樸，木素也，未經斧削之名。斲，斫也。塗，當作敷，讀為朽。丹，巴越之赤

石也。臚，善丹也。《南山經》「鷄山多丹臚」是也。《山海經》又有青臚、白臚、黑臚。言治田既反艸將耕，必又界畫溝洫，以喻既除民之疾，又當立其綱紀也；作室既築牆，又當汙以白堊，蓋以茅茨，以喻既立國家，又當修其政令也；治器既成質，又當飾以丹臚，以喻國既治理，又當修明制度、典章，使粲然有成也。周公丁寧康叔，亦欲其善繼文、武之志事，故爲此三喻也。

今王惟曰：先王既勤用明德，懷為夾，庶邦享作，兄弟方來。亦既用明德，后式典。集庶邦丕享。

先王，文、武也。明德，有德之臣也。懷，念思也。夾，持也，猶備也。享，獻也，猶《洛誥》所云「百辟享」也。作，猶使也。兄弟，諸侯同姓及婚姻甥舅之邦也。方，竝也，併也。后，繼體君也。式，用也。典，常法也。集，彙也，會也。會庶邦丕享，即四方民大和會也。言文武勤用明德之臣，思以爲輔，故眾邦獻誠，使其兄弟之國並來順命，而諸邦亦能用其明德之臣，至今繼體之王敬用常法，故庶邦亦會于此，而大獻其誠也。自此以下蓋總結三篇之詞，其時候、甸、男、邦采、衛咸在，康叔以至親而爲牧伯也。

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，肆王惟德用，和懌先後迷民，用懌先王受命。

付，與也。和，懌也，諧也。懌，當作釋，猶怡悅也。迷，惑也。言有人斯有土，天既與民人及疆土于我周矣，故今王亦惟明德之用，以爾小子封爲監，欲以懌悅先後迷惑之民，用以慰悅受命之先王也。先之迷民，謂化紂之惡，酗酒酣身者也；後之迷民，謂助武庚爲亂者也。

已！若茲。監，惟曰欲至于萬年，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。」

已，噫也，發聲之詞。若茲，言王之告汝者，如此也。監，即康叔也。言王所告者，盡于此。爾監當曰：「願如此誥，期至于萬年。惟王子孫長保安此民人也。」《康誥》代成王曰：「乃以殷民世享」，欲康叔長保其國也。此代康叔曰：「子孫永保民」，欲王長保其天下也。

召 誥

《書敘》曰：「成王在豐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，作《召誥》。」按：此在成王嗣位之十年也。成王年十九，周公將反政，欲擇土中建王國。先視

召公相視所居，至十二年而雒邑成，乃名曰成周，反政于王也。《呂覽·長利》篇云：「成王曰：『惟余一人，營居于成周。惟予一人，有善易得而見也，有不善易得而誅也。』」蓋雒爲天下之中，諸侯朝覲、貢賦道里適均建都者，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，居九鼎于此焉。

惟二月既望，越六日乙未。

二月者，成王即位之十年，周公返而居攝之五年正月也。二月，當作正月，字之誤也。望，朢也，月與日相望，光滿也。是月乙亥朔，十五日，己丑望，十六日庚寅爲既望。越六日，則二十一日乙未也。

王朝步自周，則至于豐。

步，行也。周，宗周，鎬京也。豐，文王廟所在。鎬在今陝西長安縣，豐在今鄠縣，去鎬二十五里。將即土中易都，爲大事，故朝告于武王廟，即至豐以告文王廟也。

惟太保先周公相宅，越若來三月，惟丙午朏。越三日戊申，太保朝至于洛，卜宅。厥既得卜，則經營。

太保，召公也。相，視。宅，居也。越，粵也，于也。若，詞也。來，至也。三月，當作二月，字之誤也。二月，甲辰朔也。朏，月未盛之明，月之三日也。爲丙午，又數三日爲戊申，月之五日也。經營，疊韻連語，猶量度也。或曰南北曰經，東西曰營。召公以五日之朝，至洛而小所居，已得吉卜，則經營而度其址也。洛，雒水也，在今河南鞏縣東北，自豐至洛邑七百里。故自正月二十一日吉，行五十里，至二月初五日，計十四日而至于雒也。

越三日庚戌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。越五日甲寅，位成。

庚戌，二月七日也。庶殷，眾殷頑民也。是時已遷于洛，故徵發之。攻，猶治理也。位，城郭宮廟朝市之位。汭，水相入也，謂洛水入河之處。甲寅，二月十一日也。《周書·作雒》云：「城方千七百二十丈，郭方七十里，南繫于洛水，北因于郊山，以爲天下之大湊。」又云：「乃位五宮：太廟、宗宮、考室、路寢、明堂。」按：《攷工記》：「匠人營國，方九里。」古者六尺四寸爲步，三百步爲里，則九里之長方千七百二十八丈也。成，謂規模既定，丈尺攸分，國中九經、九緯，左祖、右社，面朝、後市之位皆就理也。

若翼日乙卯，

翼，昱也，明也。乙卯，十二日也。

周公朝至于洛，則達觀于新邑營。

周公後召公七日而至洛。達，通也。通觀，猶徧觀也。新，蠡也，不久也。

越三日丁巳，用牲于郊，牛二。

丁巳，月十四日也。《周書·作雒》曰：「乃設邱兆于南，以祀上帝，配以稷。」牛二者，帝牛一，稷牛一也。郊用特牲，貴誠也。此以事類祭天，周公代成王行禮也。

越翼日戊午，乃社于新邑，牛一、羊一、豕一。

戊午，月十五日也，望前一日。《作雒》云：「乃建太社于國中，其壇東青土，南赤土，西白土，北驪土，中央豐以黃土。」社者，五土之總神，所謂后土也。以共工氏之子句龍配牛、羊、豕，具爲太牢禮。禮，殺于祭天特牲也。

越七日甲子，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、甸、男、邦伯。

甲子，月二十一日也。周公于是昧爽，即量事期，計徒庸，慮材用，書之于冊，以命役于眾殷侯、甸、男服之邦伯也。

厥既命殷庶，庶殷丕作。

丕，大。作，爲也。眾殷承周公之命，皆趨事赴功也。

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，乃復入錫周公。曰：「拜手稽首，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。」

以，與也。幣者，璋判、白弓、繡質、龜、青純之屬，後爲魯之分器，即《左傳》所云寶玉、大弓也。錫，賜也，與也。稽，首也。旅，敷也，陳也。召公見周公德隆功成，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，因大戒天下，故與諸侯出，取幣以與公，而言「敢拜手稽首，以陳于王，若公並以誥，普告眾殷及汝御事之臣，皆明聽之也。」按：此蓋公既定宅，使倅告卜于西都之時，召公以其言付周公達諸王也。

嗚呼！皇天上帝，改厥元子，茲大國殷之命。惟王受命，無疆惟休，亦無疆惟恤。嗚呼！曷其奈何弗敬？

元，首也。元子，天子也。人皆天之子，天子爲之首也。疆，猶竟也。休，喜也，慶也。恤，憂也。曷其奈何者，曷，可之詞也。言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，大位乃天所得改易之，今此大國殷之命，惟我王受之矣。固無窮之慶，然亦無竟之憂也。因嘆息言：「惟聖哲之茂行，敬得用此下土耳。」

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，茲殷多先哲王在天，越厥後王後民，茲服厥命。厥終，智藏瘝在。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，以哀籲天，徂厥亡，出執。嗚呼！天亦哀于四方民，其眷命用懋。王其疾敬德！

遐，當作遐；遐終，猶永終，長久也。越，粵也，于也。多先哲王，賢聖之君六七作也。後王後民，謂武丁以後紂以前也。服，猶受也。厥終，謂紂時也。智，賢臣也。藏，當作臧，隱于野也。瘝，當作鰥，瘵也，病也。在，存也。夫，丈夫也。保，緜也，小兒衣。抱，裹也，裹也。攜，提持，握也。徂，往也。眷，顧也。德，惠也。言商祀六百，天既長此殷命者，以哲王之多，今皆在天，故于其嗣世之中主，猶保其命。至于其末紂，暴虐無道，賢智者退伏，病民者在位。民知保抱其子，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，往遁逃于其所亡之處而已。乃出，則見執，又無所逃死，故天亦哀憐殷民。顧此大命，用能勉于敬德者，以爲民主，然則王當速敬德以承天意也。

相古先民有夏，天迪從子保，面稽天若；今時既墜厥命。今相有殷，天迪格保，面稽天若；今時既墜厥命。

相，視也。古曰在昔，昔曰先民。迪，導也。子者，禹始以天下傳子也。面，猶向也。稽，計也。若，順也。墜，當作隊，高墜也。格，格也，擊也，湯始以征誅得天下也。言視昔夏王，天開傳子之局而保佑命之禹，如面向計度而順天，至桀不德而墜其命。近在殷王，天開征誅之局而又保右命之如夏，至紂不德，而今亦墜其命。言天命靡常，不可恃也。

今沖子嗣，則無遺壽考，曰其稽我古人之德，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？

沖，僮也。沖子，成王也。壽考，老成之人也。稽，計也，考也。有，又也，再也。自，猶順從也。自天，猶上文天若也。言王嗣位，則無遺棄老成之臣，當曰是能計考古人之德以輔弼我者，況曰是又能計考于天道以順天

者乎？

嗚呼！有王雖小，元子哉。其不能誠于小民。今休：王不敢後，用顧畏于民彞；

誠，和也。彞，險也，阻難也。不，猶勿也。用，以也。顧，還視也。言王年雖幼，天之首子也，其在大能和于小民耳！蓋小人難保，今雖庶殷丕作，大見休美，王勿敢以爲可後而忽之，當還視其險難而深畏之，蓋猶水之能載舟，亦能以覆舟之喻也。

王來紹上帝，自服于土中。旦曰：『其作大邑，其自時配皇天，毖祀于上下，其自時中乂；王厥有成命治民。』今休。

紹，繼也。自，猶始也。服，戾也，猶制治也。土中，王城于天下之土爲中也。《周禮·大司徒》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，正日景，以求地中。」「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謂之地中。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時之所交也，風雨之所會也，陰陽之所和也。然則百物阜安，乃建王國焉。」僞旦曰者，君前臣名也。時，是也。配，對也，合也。毖，慎也。乂，變也，治也。言俟新邑既成之後，王當來繼承天命以始治于土中。旦言作此大邑，其自是仰蒼天心，以慎祀于上下神祇；其自是宅中圖治，王保有天之成命以治民，可于今見太平之休美矣。蓋周公反政成王，復辟來洛，其制禮作樂，天下太平，皆在後二年洛邑既成之時。

王先服殷御事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，節性惟日其邁。

召公既述周公之言，因自陳治民之道。服，戾也，治也。比、介，皆猶近也。節，卩也，猶制也。邁，勸也，勉力也。言今殷民與周民雜處，當先治殷治事之臣，使親近于我周治事之臣，相觀而善，以節其氣質驕淫之性，則日相勸勉殷舊臣遷于善，而殷頑民亦無梗化矣。

王敬作所，不可不敬德。

所，處也。德，惠也。言議道自己，王其以敬爲居身之處哉！所敬維何？仁義禮知之德而已。

我不可不監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監于有殷。我不敢知曰，有夏服天命，惟有歷年；我不敢知曰，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，乃早墜厥命。我不敢知曰，

有殷受天命，惟有歷年；我不敢知曰，不其延。惟不敬厥德，乃早墜厥命。

監，視也。服，猶佩也。歷，過也，久也。延，長也。墜，當作隊，從高隕也。言不可不察視夏、殷以爲戒，夏、殷之歷年修短皆不敢知，惟知所以墜其天命者，皆不敬厥德故耳。

今王嗣受厥命，我亦惟茲二國命，嗣若功。

嗣，繼也。惟，思也。茲，此也，詞也。若，順也。國功曰功。言今王繼受天命，我亦當思此夏、殷之所以受與墜者，而繼順其敬德，以定國之功者，如夏、殷哲王也。

王乃初服。嗚呼！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，自貽哲命。今天其命哲，命吉凶，命歷年；知今我初服，

生，猶養也。生子，謂年十五入太學時，育養之使作善也。貽，當作詒，遺也，饋也，猶寄也。哲命，謂賢智也。言王乃佩服天命之始若生子，然其善惡無不在于初生之時，自寄于善，乃有賢智以承天之命也。今天其命王以賢智與否乎？命王以吉以凶乎？命王以歷年與否乎？均未可知。所以可知者，今我初服，如子初生，在自勉于善，自絕于惡而已。

宅新邑。肆惟王其疾敬德？王其德之用，祈天永命。

肆，故今也，詞也。疾，速也。祈，求也。用，以也。永，如水之長也。言王新居洛邑，今其速敬德哉！惟以德求天歷年之長命耳。

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，亦敢殄戮用乂民，若有功。

此言化民以德，勿以刑也。淫，過也。彝，常法也。敢，進取也。殄，盡也。乂，芟艸也，猶殺也。若，順也。言王無以頑民過用非常之法，亦勇于用刑以殄刈之，惟順而導之以德，乃有功也。

其惟王位在德元，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，越王顯。

元，首也。刑，刑也，法也。越，粵也，于詞也。顯，黝也，光明之意。言一人首出，位天下之上，則居天德之首，小民所用以爲法者也。敬德而天下法之，斯于王之德益光明矣。

上下勤恤，其曰我受天命，丕若有夏歷年，式勿替有殷歷年。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。」

上下，君臣也。恤，憂也。其，期詞也。丕，大也。式，用也。替，廢也。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，共期受命，如夏歷年之久，勿如殷歷年之久而忽廢之，欲王以小民受天長命也。蓋國治而民安，民安樂者，天說喜而增祿數矣。丕若與勿替異辭者，周受殷命不可云丕，若有殷歷年也。

拜手稽首，曰：「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，保受王威命明德。王末有成命，王亦顯。」

予小臣，召公自僞也。以，與也。讎，雠也，猶相當、相對也。故字亦或作酬，謂殷頑民也。百君子，兼殷御事、周御事而言也。友民，同志之民，謂周民也。末，猶終也。召公既拜，興而言我小臣敢與殷之頑民暨殷周之臣，及周同志之民，皆保受王之威命明德，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歷年永久，而王之德亦光明于天下也。

我非敢勤，惟恭奉幣，用供王能，祈天永命。」

非敢勤者，召公自謙之詞也。幣，即太保取以入錫周公之幣也。供，具也。言我非敢自謂能勤也，惟敬奉此幣以與周公，供待王能，祈天永命而已。

洛 誥

《序》曰：「召公既相宅，周公往營成周，使來告卜，作《洛誥》。」鄭康成曰：「居攝七年，天下太平，而此邑成，乃名曰成周也。」按：洛邑之經始，在居攝五年，而其成則在七年。序于《洛誥》言：「成者要其終，而名之告卜。」告卜于西都也。

周公拜手稽首曰：「朕復子明辟。」

拜手，首至手也。稽首者，首至地也。復，寔也，猶還返也，謂將返政于成王也。返政在成王嗣位十二年洛邑既成之後，此蓋經始已定，而先言之辟君也。子者，親之之詞；明辟者，尊之之詞，皆謂成王也。王命周公往營成周，公既得卜而復命，將自退老也。

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，予乃允保。大相東土，其基作民明辟。

基，猶始也。允，繼嗣也。相，視度也。言王年幼，若弗敢乘天基命定

命之時，作民明君，曰「如弗敢」者，宛約其詞，嫌于斥王之幼也。予乃居攝以繼嗣武王，保安周家。今大相度洛邑，王當爲天下明君之治，庶其基始于此。洛在鎬東，故曰東土。

予惟乙卯，朝至于洛師。我卜河朔黎水，我乃卜澗水東，灋水西，惟洛食；我又卜灋水東，亦惟洛食。

乙卯，見《召誥》，周公居攝之五年二月十二日也。師，猶眾也。朔，北也。河朔黎水，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，其故城古謂之黎陽也。近于紂都，爲殷民懷土重遷，故先卜近以悅之。澗水，出今河南府澠池縣山。灋，當作塵，塵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山，二水皆入洛。澗東灋西，即召公所卜王城也。塵水東者，略近衛輝府王城之下都，所謂成周，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，其故城也。王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二十里，相距十八里。食，龜兆食墨也。凡卜四時，各灼龜之一體。今在二月，爲周之春，是當灼前左也。而龜陰類，不宜于火。以楚燉煖其一處則止，灼其處不能延及滿腹，故必以墨畫之，使火循墨而延爇。蓋墨者，煙煤所成，利以引火者也。引至其處，以觀兆之吉凶，著引不至所畫之處則不吉。可知言河朔黎水則占之不吉，而洛陽則塵水東西皆吉。今以澗水東塵水西爲王城，以灋水東爲下都，遷殷頑民也。鄭氏謂使民服田相食，恐非。王城，即召公所卜，而下都，則周公所卜也。

俘來以圖及獻卜。」

俘，當作俘，猶使也。使人來于王所，以新邑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也。必以圖者，口述不愾，指圖乃愾也。

王拜手稽首曰：

拜手稽首，施于極敬，爲天非爲公也。王以公言天基命定命，故兩言敬天之休，皆云拜手稽首也。公以叔父之尊當居攝之任，似不妨特有加禮。然君而稽首于臣，不可以訓。故用王麟趾之說解之，猶《左傳》子犯曰天賜，而重耳稽首。秦穆賦《六月》以佐天子者，命重耳，而重耳亦稽首也。下文拜手稽首休享，則爲禋文武也。

「公不敢不敬天之休，來相宅，其作周匹，休！公既定宅，俘來來，視予卜，休恒吉。我二人共貞。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。拜手稽首誨

言。」

休，喜也，猶美也。匹，猶配也。佂來來者，使二人也。先獻王城之吉卜，後又獻下都之吉卜也。以此觀彼曰視，故使彼觀此亦曰視。恒，久也。古文以貞爲鼎，籀文以鼎爲貞，古二字通用。此貞即鼎，借爲當也。億，意也。古十萬爲億，漢時則萬萬爲億。誨，曉教也；誨言者，教以及天基命定命之言也。成王言公代予及天基命定命來相度洛邑之居以作周邦，而配天之美命，即公所謂允保大相東土基作民明辟也。公已定宅，先後兩使人示我以卜兆之美，兩地所卜皆吉，即公所謂佂來以圖及獻卜也。我二人，王與公也。言我與公共當其美，公其以我永遠敬天之美，敢拜稽而受所誨基命定命之言也。上拜稽，是史臣所記，此則王自言，非有二拜也。

周公曰：「王，肇稱殷禮，祀于新邑，咸秩無文。」

此以下公告王以宅洛之事也。肇，屢也，猶始也。稱，再也，舉也。咸，僉也，皆也。秩，猶敘也。無文，諸廢祀之殷無文籍，或今宜增祀者，皆祭之也。或謂殷禮簡質無文，則以文爲彰章之彰。其說非是。或曰：文，紊也，亂也。存參。成王始臨新都，遷殷頑民，故先用殷民習見之禮。雖公制禮作樂既成，欲俟成王即政後告神受職，然後頒行周禮，頒後始用之也。

予齊百工，佂從王于周，予惟曰：『庶有事。』

齊，正也。工，官也。佂，使也。周，新邑也。庶，眾也。有事，祭也。《左氏春秋傳》僖九年曰：「有事文武」，昭十五年曰：「有事于武宮」是也。言我來洛時，整齊百官，使從王于洛邑，我惟告之曰：「眾臣將有助祭之事。」

今王即命曰：記功宗，以功作元祀。惟命曰：『汝受命篤弼，

曰，當作日。即命日，猶言受天命之日，謂至洛邑頒新政也。宗，尊也，實崇也。記功宗者，凡有功之臣皆書于太常，載在盟府是也。元，首也，猶始也。作，爲也。作元祀者，若大享于先王，爾祖從與享之是也。周時，若虢叔已歿，自宜祭于大烝。他存歿不可考，其禮可類推也。惟命者，頒天子新命，使司勳詔之也。受命，受天子新命也。篤，簫也，旱也。弼，猶輔也。言王至洛之日，記諸功臣而尊異之。其歿者，則首列祀典。惟命曰：「爾受茲新命者，以能厚輔王室，有大功于周也。」

丕視功載，乃汝其悉自教工。」

丕，大也。視，猶示也。功載，記功之載書也。悉，盡也。教，效也。工，功也。言以功載徧示羣臣，使知凡載在書記者，皆能自靖以效功，故有此寵命也。

孺子其朋，孺子其朋，其往！無若火始焰焰；厥攸灼敘，勿其絕。

孺子，幼少之稱，謂成王也。朋，侂也，羣臣同志好者也。其朋其朋，言慎所與也。往，枉也，邪曲也。焰焰，火行尙微也。灼，蒸也。敘，除也，實祛也，言其慎所與乎？若比暱邪曲之人，其害始雖甚微，而後且勢陵于君，權隆于主，雖欲除之，而弗可絕。譬之于火，熒熒不救，炎炎奈何也。

厥若彝及撫事如予，惟以在周工往新邑。佻嚮即有僚，明作有功，惇大成裕，汝永有辭。」

若，順也。彝，猶常法也。撫，按也，持也。嚮，當作向，仰對之意。即，就也。有，友也。同官爲僚。明，萌也，猶勉也。裕，猶饒足也。辭，詞也，猶聞譽也。言王其順用常法及撫治政事，皆宜如我之所爲，惟以在周之舊臣從往新邑，使殷臣有所趨嚮，就其僚友，相與敏勉，赴功厚大，以成饒裕，則汝亦終有譽于永世矣。

公曰：「已！汝惟冲子，惟終。」

已，詞也，更端之語，止而復言也。上文言治內，以下言治外。言汝雖冲子，然終成王業，惟在于汝任大責重也。

汝其敬識百辟享，亦識其有不享。享多儀，儀不及物，惟曰不享。惟不役志于享，凡民惟曰不享，惟事其爽侮。

識，記也。辟，諸侯也。享，獻也，朝貢之禮也。儀，義也，禮意也。物，幣也。役，猶營也。爽，差忒也。侮，慢易也。言御諸侯之道，當察其誠與不誠，輕財而重禮也。幣美則沒禮，若禮意簡略，不誠猶之不享，爲其不營心于所享，恭敬事上也。下民效此，皆不以真意相屬，則凡事皆僭忒慢易，無所不至矣。

乃惟孺子頒，朕不暇聽。朕教汝于棐民彝，汝乃是不獲，乃時惟不永哉！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，不敢廢乃命。汝往敬哉！茲予其明農哉！彼裕我

民，無遠用戾。」

頒，放也，分也。聽，如聽朝聽政之聽。棐，輔也，輔也。獲，萌之或體，字如《周禮》薙氏，故書萌作薙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鮪，亦作鱣也。萌，猶黽勉也。時，是也。篤，管也，旱也。正，猶長也。父，父行，若曹叔、成叔、康叔、聃季，及召、芮、畢、毛之屬也。廢，猶棄也。明，亦萌也，勉也。明農，退老田野之意，彼往有所加也。裕，猶寬也。戾，逮也，猶至也。承上文言政事繁多，皆惟孺子分布之，我不遑聽其事矣。我所教汝者，惟輔民以常道，汝若不于是黽勉以圖，乃不能久安長治也。其要在任用賢臣，惇敘九族，汝父行皆老成人，爲臣民之長，不可不諫行言聽，如予之信任舊人，則臣下亦不敢不靖共其位，或至廢棄汝命矣。汝今往新邑，其無不敬哉，若予則將退老于田間，以修先世農業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也。汝于我民，加之以寬仁之政，則不獨殷民向化，雖四海之遠，亦莫不偕來同我太平矣。

王若曰：「公！明保予冲子。公稱丕顯德，以予小子揚文武烈，奉答天命，和恒四方民，居師；

此以下王答公誨言及畱公之詞也。明，萌也，勉也。保，猶安也。稱，再也，舉也。丕顯，顯也。德，惠也。烈，光也。答，當作荅，合也，應也。和，和也。恒，久也。師，眾也。王欲畱公，述公輔相之功，言公黽勉保安我冲子，舉其顯德，代余續揚文武之光業，應奉天命和懌以久有四方之民，故營此洛邑以爲京師也。荅公之所言洛師也。

惇宗將禮，稱秩元祀，咸秩無文。

惇，厚也。宗，崇也。將，槩也，大也。稱，再也，舉也。秩，猶敘也，次第也。言公所誨，肇稱殷禮祀于新邑，敬當厚崇大典，舉敘首祀。凡無文者，皆次第舉行也。此荅公記功宗，以功作元祀之言也。

惟公德明光于上下，勤施于四方，旁作穆穆，迓衡不迷。文武勤教，予冲子夙夜毖祀。」

旁，溥也。作，爲也。施，敝也，敷也。穆穆，美也。迓，當作訝，實爲御使馬也；衡，輶耑橫木也。迷，惑也。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則爲迷，以御車喻治天下也。文武有文治武功，如《詩》云「文武吉甫，文武是憲」也。毖，慎也。言公德光于天地，布于四方，溥爲穆穆之美，化如御車之不

迷于路。有文有武，以勤教于予，予冲子安受其成，惟早夜愼其祭祀而已。猶曰政須由公，祭則小子也。此美公平日輔佐之功，教誨之勤，先示以所以畱之之意也。

王曰：「公功棐迪篤，罔不若時。」

迪，導也。言公輔導我之功深厚無量，我無敢不順，是以行此。荅公罔不若予之言也。

王曰：「公！予小子其退，即辟于周，命公後。」

辟，君也。周，西周也。後，猶畱後，畱守之意。王許周公復辟之請，而言予當退，即政于鎬京，不必來洛，而命公畱後也。對洛言，故曰退。蓋居攝之時，成王幼小，周公常稱王命，專行不報。至此，王年已十九，用行政，皆能遵周公之法，故許公返政之請。而洛邑初基，凡新政之頒，禮制之定，命周公主之，而王仍退居西都，不來新邑。俟一二年後再往也。或曰此節當在「王入太室，裸」之下，錯簡于此。存參。

四方迪亂，未定，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。

迪，導。亂，治也，實理也。宗禮，即記功宗之禮也。敕，撫安也。言四方導治，周公制作禮樂尚未全定，故雖以公之元功于宗禮，亦未能首議以安公也。此荅公記功宗之言也。

迪將其後，監我士師工，誕保文武受民，亂為四輔。」

將，將也，扶助也。監，臨視也。士，事也。師，眾工官也。誕，猶大也。四輔，前疑、後丞、左輔、右弼也。《大戴·保傳》篇則以周公為道，立于前，太公為充，立于左，召公為弼，立于右，史佚為承，立于後也。言公當導助其後，臨視我執事之眾官，大保安前人以文德武功所受之民，圖治而為四輔也。書凡連言文武者，皆非斥言文王武王。此荅公明農之語，謂必不可去也。

王曰：「公定，予往已。公功肅將祗歡，公無困哉！我惟無斁其康事，公勿替刑，四方其世享。」

定，猶止也。往，往日也。已，即以字。肅、祗，皆敬也。將，猶奉也。歡，悅也。哉，當作我。斁，懈也。康，康也，安也。替，廢也。刑，刑也，

法也。享，猶受也。言公其畱止于洛，予往。以公輔弼之功，敬奉而敬悅焉。今欲去我，是困我也。我惟無怠其安國之事，公亦勿廢公之法，而使我無所則效，則四方亦倚賴之，其世世受公之德矣。此諄切畱公之詞也。

周公拜手稽首曰：「王命予來，承保乃文祖受命民，越乃光烈考武王，弘朕恭。」〔一〕

文祖，文王也。越，粵也。乃，難詞也。烈，威也。宏，大也。恭，功也，以勞定國曰功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。言王命予來洛以承安文王受命之民于烈考武王，是欲宏大我治洛之功也。此蓋周公述王畱己之意而恭受王命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弘朕恭，原文作「宏朕恭」，今據他本改，注文未改。

孺子來相宅，其大惇典殷獻民，亂為四方新辟，作周恭先。曰其自時中乂，萬邦咸休，惟王有成績。

此公既許王畱洛而仍勸王，一來鎮撫殷民以重其事也。惇，厚也，如說禮樂而惇詩書之惇。典，冊籍也。獻，賢也。亂，治理也。作周，作立周邦也。曰，吹也，詮詞也。中，土中也。乂，雙也，治理也。休，喜也。績，功也。言孺子來度居于新邑，其大厚集殷之典章及其賢民，相與圖治，以為四方新君而作周家恭主之先，庶幾自是宅中出，治萬邦咸喜而王有成功乎。

予旦以多子越御事，篤前人成烈，答其師，作周孚先。考朕昭子刑，乃單文祖德。

以，與也。多子，眾卿大夫也。烈，業也。答當作荅，合也，對也。師，眾也。孚，信也。考，成也。昭子，謂成王，猶言子明辟也。刑，荊也。單，殫也，盡也。德，惠也。言畱洛之事，予旦任之，與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，簫皐前人已成之功業，以對天下之眾，而作我周信臣之先，將以成成王所命之法，而盡繼文祖之德也。成王既許即辟，則政教皆王之法，故曰昭子刑。

倅來毖殷，乃命寧，予以秬鬯二卣。曰明禋，拜手稽首休享。

毖，勞也。寧，寧也，安也。秬，黑黍也，一稃二米；鬯者，釀秬為酒也。卣，即酉字，中尊也，承鬯之尊也。禋，絜祀也，精意以享曰禋。拜手稽首者，為文王武王，非為公也。休，喜也，美也。享，祭獻也。言王不欲

自來，而使人來殷慰勞，乃命我安處于洛，以秬鬯二卣代王禋祀文武，告成洛邑，而自拜手稽首，遙奉此美享也。蓋王欲不來，而使公攝己之祭，公述其事如此也。

予不敢宿，則禋于文王、武王。

宿，經宿也。公以王不來洛，命己攝祭，不敢宿君命，即禋于文、武。而所謂咸秩無文者，則仍欲俟王之來，再舉其禮也。

惠篤敘，無有遘自疾，萬年厭于乃德，殷乃引考。

此祭之祝詞也。惠，順也。篤，篤厚。敘，次第也。遘，遇也。疾，疢也，病也。厭，馱也，飽也。引，長。考，成也。祝成王順厚敘文、武之道，身其康彊，子子孫孫皆食其德，則殷之天下長成爲周之天下，而文、武在天之靈亦慰也。

王侔殷乃承敘萬年，其永觀朕子懷德。」〔一〕

此復詔王來洛之詞也。言禋于文、武之命，雖已代攝，然舉祀發政之始，必王親自來，使殷民見之，乃奉行有次第，將自是至于萬年，其長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王侔殷乃承敘，朱原文于此著一「句」字，謂于此當斷句。然觀其說解，「萬年」二字似當連上讀方成一完整意思。核之他本，亦爲連上讀。

戊辰，王在新邑。

此以下成王從公之請而至洛也。戊辰，成王嗣位之十年，周之十二月十二日也。王于是日至洛。史謹記之。

烝，祭歲，文王騂牛一，武王騂牛一。王命作冊，逸祝冊，惟告周公其後。王賓殺禋咸格，王入太室，裸。

冬祭曰烝。烝祭歲者，烝爲歲舉之祭，王在東都行之，不再于西都祭也。騂，當作解，埴也，猶赤也。冊，祝文書于冊也。逸，史佚也。王賓，諸侯助祭者。殺，殺牲也。禋，煙也。咸，僉也，皆也。格，假也，至也。太室，清廟中央之室也。裸者，用秬鬯之酒，又別築鬱金香草煮之，以鬱合鬯謂之鬱鬯。祀時，專用以裸。裸有二，主人灌地降神，是未祭時也；君以圭瓚酌

鬯授尸，尸祭之地，乃啐之、奠之，是一獻之禮也。言王至于洛，行周正季冬烝祭之禮，又別殺騂牛二，特祭文、武于文王之廟。周尚赤，故用騂。使史逸讀祝冊，以告周公畱洛也。當殺牲，燔燒之時，助祭者皆至。蓋周人尚臭，殺牲則取腍膋以合蕭，與黍稷燔之，其煙旁達，故曰禋。王入太室裸，當爲裸尸之一獻也。○此節下或以「王曰：公，予小子其退，即辟于周，命公後」十五字錯簡在前。存參。

王命周公後，作冊逸誥，在十有二月。

十二月，亥月也。此史官追書之，記戊辰之爲周十二月日也。

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，惟七年。

此史官總記周公居攝之年也。《召誥》《洛誥》皆在公居攝之五年，是年後，雖出政布令，皆稱成王，仍由公主之。至其後二年，返政，王始自主之。時王年二十有一矣。史終記之，故曰七年也。

多士

《敘》曰：「成周既成，遷殷頑民，周公以王命誥，作《多士》。」鄭曰：「此皆士也，周謂之頑民。」按：于周爲梗化之頑民；于商爲效忠之義士。成周者，洛之下都，所謂瀍水東也，王城在瀍水西。

惟三月，周公初于新邑洛，用告商王士。

三月，寅月也。周公畱洛之明年，攝政之六年，成王嗣位之十有一年也。于，往也。新邑洛，指下都成周也。商王士者，貴之之詞。公始自王城往下都，以王命撫安殷士也。

王若曰：「爾殷遺多士，弗弔旻天，大降喪于殷，我有周佑命，將天明威，致王罰，勅殷命終于帝。」

弔，俶也，善也。秋爲旻天。喪，亡也，猶棄也。秋氣肅殺，方言降喪，故稱旻天。如《詩》三言「疾威」，皆曰旻天也。旻天絕句，猶《詩》言「不弔旻天」也。佑，當作右，助也。將，將也，猶奉也。勅，當作敕，正也。終，終其事也。帝，天也。言殷德不爲天所善，故大降喪亡于殷。我周佑助天命，奉天之明威，致王者之罰，以敕正殷命，爲上帝終其事也。

肆爾多士！非我小國敢弋殷命。惟天不畀允罔固亂，弼我，我其敢求位？

肆，今詞也。弋，猶取也。鄭本作翼，訓驅，謂借爲趨。非是。畀，與也。允，胤也，習也。罔，妄也，蔽也。固，怙也，恃也。亂，敵也。弼，猶輔也。言非我小邦敢取殷之天下，惟天不與習妄怙亂之人，故輔助我，我其敢求天位乎？

惟帝不畀，惟我下民秉為，惟天明畏。

秉，猶執也。爲，作爲也。畏，威也。言天之不與，于何見之，徵之下民而已。天之視聽，即民之視聽，所謂天明威，自我民明威也。曰我下民者，昔爲殷民，今爲周民也。

我聞曰：上帝引逸，有夏不適逸；則惟帝降格，嚮于時。夏弗克庸帝，大淫佚有辭。惟時天罔念聞，厥惟廢元命，降致罰；

此以下言殷之革夏，以明周之革殷，亦猶是也。上帝引逸，周公所聞古語也。引，猶導也；逸，佚也，安樂也。有夏，爲桀之民也。適，嬪也，悅也。降，下也。格，度也，計量也。嚮，當作向，響也，聲相應也。庸，用也。淫，放濫也。佚，蕩也。有辭，有罪狀可指說也。罔，無也。念聞，猶下文聽念也。元，始也。言我聞天以使民安樂爲心，昔夏桀之民困于暴政，不能悅樂，其時天尚不忍遽棄之，下視度量而先出災害以譴告之，夏桀不能因天警誡用以自省，大肆其放蕩，而辜狀之積一一可指，惟時天乃無憐念聽聞之意，廢其始時命禹之命，而下致滅亡之罰也。

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，俊民甸四方。

革，更也，改也。俊民，才德過人者。甸，治也。言湯代夏而有天下，亦兼用夏之賢人以治四方也。

自成湯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恤祀。

帝乙，祖乙也，湯後第六世孫。恤，閔也，猶更歷也。殷曰祀，言殷第七世以上皆賢王也。

亦惟天丕建，保乂有殷，殷王亦罔敢失帝，罔不配天其澤。

失帝，失天安治之意也。澤，德澤也。言代有哲王，亦惟天大立殷之天下，而欲安治之。殷先王亦畏天命，無敢失去天心，無不克配上帝以承湯之

德澤者也。

在今後嗣王，誕罔顯于天，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？誕淫厥佚，罔顧于天顯民祗，

後嗣王，謂紂也。顯，髡也，明也。祗，敬也。言紂大不明于天道，既不畏天，況又能念聞于先王之勤勞國家乎？故大放蕩，無所顧于天之有顯道而民之當敬畏也。

惟時上帝不保，降若茲大喪。

大喪，國亡身滅也。

惟天不畀不明厥德，凡四方小大邦喪，罔非有辭于罰。」

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，匪獨殷也。凡四方小大國之喪，無非有辜狀可指數者，天無有私罰也。

王若曰：「爾殷多士，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，有命曰：『割殷。』」告勅于帝。

周王，謂武王也。靈，良也，善也。割，剝也。勅，當作敕，正也。言我武王亦惟善奉天意，天命剝殷，故致伐而告正于天。《禮記》云：「牧之野，武王之大事也。既事而退，柴于上帝。」此告正之說也。

惟我事不貳適，惟爾王家我適。

貳，益也。適，敵也，仇也。王家，謂武庚也。言我割殷之事，既封爾王家，非有仇敵之意。惟爾王家作難，與我為敵，故至此也。

予其曰惟爾洪無度，我不爾動，自乃邑。

洪，大也。乃，猶汝也。言爾既為周客，乃大無法度，因三監而叛，是我不于爾發難，由汝邑自取滅亡也。

予亦念天，即于殷大戾，肆不正。」

戾，斃也，猶乖背也。肆，故今也。正者，執而治其辜也。言我亦念王家之叛，是天意就殷而大拂戾之，非爾多士之由，故今不誅爾多士，而遷爾于此也。

王曰：「猷！告爾多士，予惟時其遷居西爾，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，時惟天命。無違，朕不敢有後，無我怨。」

猷，發聲之詞也。時，是也。西者，殷民自紂城朝歌之地遷居成周，乃由東北至于西南也。奉，猶持也。康，康也。寧，寧也，猶安靜也。違，韋也，背也。後，後命也。言予不誅爾，惟是遷爾西居于此，非我一人性不安定好擾動爾民也，亦天之所命使然耳。爾其無背我意，我不敢有後命而謂不從將誅也，汝毋以遷故而怨我，當知我與爾更始之意也。

惟爾知，惟殷先人有冊有典，殷革夏命。今爾又曰：『夏迪簡在王庭，有服在百僚。』

迪，導，進也。簡，束也，擇也。庭，廷也，堂下朝君之地也。服，猶事也。言爾所素知者，惟殷先人典冊所記殷革夏命之事，故今爾又據之而言曰：「夏之遺民，殷多進擇在朝，使有職事，列于百僚。」而今周不然也。

予一人惟聽用德，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，予惟率肆矜爾。非予罪，時惟天命。」

聽，猶察也。敢，進取也。率，律也，均也，猶今言一律也。肆，慳也，緩也。矜，憐也，哀也。言爾以不用殷士責謫我周，不知予一人惟審察有德之賢而用，故予亦進求爾賢于天邑商，無如多化于惡，沈湎滅德，不可任用，且有過罪，予惟均緩赦哀憐爾之舊染汙習也。是不迪簡爾者，非予有私異之罪。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，不德，則否，是亦天意使然耳。

王曰：「多士，昔朕來自奄，予大降爾四國民命。我乃明致天罰，移爾遐遜，比事臣我宗多遜。」

奄，鄆也，奄國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南境。四國，管、蔡、商、奄也。東征時，先滅武庚、管、蔡，而後踐奄。移，逐也，遷徙也。遐，當作遐，遠也，長也。遜，亦遠也。比者，親輔之意。宗，宗周也。多，宜也，所安也。遜，遜也，順也。言昔我東征至伐奄而歸，大下于爾四國教命，今乃明致天罰，但遷爾于此，以遠爾故土之敝俗，近臣事我宗周，宜遜順以從我之令也。

王曰：「告爾殷多士，今予惟不爾殺，予惟時命有申。今朕作大邑于茲洛，予惟四方罔攸賓，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，臣我多遜。」

申，猶約束也。賓，擯也，卻也。攸，斂也，長也。服，猶事也。言爾

民之梗命者，不忍汝殺，故爲是誠命，有以約束爾也。今我作大邑于此洛，雖四方之人，無有擯棄，豈擯棄爾多士乎？亦思爾多士長服奔走，而臣我宜順也。

爾乃尚有爾土，爾乃尚寧幹止，

尚，庶幾也。寧，寧也，安也。幹，當作榦，猶言身體也。止，猶居也。言爾庶幾有爾樂土，爾庶幾安爾身軀，生養死葬于此也。

爾克敬，天惟畀矜爾；爾不克敬，爾不啻不有爾土，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！

畀，與。矜，憐也。啻，適，相敵之詞，猶言但也。言爾能恭敬遜順，則天嘉與之憐愛之。爾不能敬遜，爾不但無所安居樂業，天將罰汝之罪，則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身矣。蓋以儆懼之也。

今爾惟時宅爾邑，繼爾居；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。爾小子乃興，從爾遷。」

四井爲邑。居，讀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，猶儲蓄居業也，蓋兼士、農、工、賈言之。有幹，有安定之身體；有年，有久長之歲月。小子，謂其子孫也。興，猶盛也。從，自也。言今爾惟是士農各居爾邑，工賈各繼爾居，爾其安身長久于此洛，爾世世子孫之蕃育興盛，自爾今日之遷基之也。蓋又以獎勵之也。

王曰：「又曰時予，乃或言爾攸居。」

「王曰」下當有脫文。或，有也。「或」下「言」上，據《唐石經》脫一「誨」字。攸，筵也，長也。言此時予乃有誨言，不敢有後命也，爾其長居于此乎？

無逸

《敘》曰：「周公作《無逸》。」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曰：「周公恐成王壯，治有所淫佚，乃作《毋逸》。」按：公居攝之六年，畱于洛邑，成王即辟于周。爲王嗣位之十有一年，公恐正位後有所淫佚，乃作此篇，以誡王也。無，毋也，禁止之詞也。逸，佚也，安樂之意。蔡邕石經作劼，則漢時俗字也。

周公曰：「嗚呼！君子，所其無逸。」

嗚呼，疊韻連語，吁嗟之詞也。有所歎美，有所傷痛，隨事有義也。君子，猶《洛誥》之子明辟，謂成王也。今已即辟，故先言君，後言子也。所，處也，止居也。周公歎息，言君子今已即辟，當以憂勤惕厲自處，無耽于安佚，惟以爲君爲樂也。鄭以君子謂在官長者，恐非。此篇起語神理。

先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，則知小人之依。

稼，耕種也；穡，收穫也。艱，土難治也；難，亦艱之假借。艱難二字，古時連語也。依，倚恃也。言先當知稼穡之勞苦，乃可享玉食之安樂，則知朝饔夕飧，小民之所依賴者，首在此也。

相小人，厥父母勤勞稼穡，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乃諺。既誕，否則侮厥父母曰：『昔之人無聞知。』

相，視也。諺，悍也，剛彊也。誕，大言也。否，不也。則，猶法也。侮，謾罵也。昔，昨也，累日也，久遠之詞。言視彼小民，其父母勤勞稼穡而勑其業，其子安享其成，乃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乃偷安乃彊悍，既乃驕誣不法，反輕慢其父母，曰老人愚無聞知，不自安樂也。此因上文方言稼穡，即引以喻王業之守成非易，猶《大誥》言厥父舊，子乃弗肯播，矧肯獲也。

周公曰：「嗚呼！我聞曰：昔在殷王中宗，嚴恭寅畏，天命自度，治民祗懼，不敢荒寧。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。」

中宗，太戊也，湯之元孫，商第九世王也。有桑穀之異，懼而修德，殷道復興，故廟號爲中宗也。嚴，儼也，矜狀兒。恭，肅也。寅，居敬也。畏，恐也。度，圖謀也。祗，亦敬也。懼，亦恐也。荒，妄也。廢，亂也。寧，寔也，安也。享，猶受也。此下舉殷先哲王以爲訓，言中宗能無逸如此，故享國久長也。

其在高宗，時舊勞于外，爰暨小人。作其即位，乃或亮陰，三年不言。其惟不言，言乃雍。不敢荒寧，嘉靖殷邦。至于小大，無時或怨。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。

高宗，武丁也，小乙之子，湯十一世孫，商之二十二世王也。舊，久也，長也。爰，于也，詞也。暨，與也。作，起也。亮，當作涼，讀爲梁。陰，讀爲闇，廬也。梁闇，廬有梁者，所謂柱楣，三年之喪居之也。言，發

號施令也。雍，當作離，猶穌也。嘉，美善也。靖，安靜也。小大，謂臣民也。言高宗爲太子時，將師役于外，伐鬼方之國，至于三年，與小人習久，故知艱難也。及起而即位，居小乙之喪，政令一聽于冢宰。而三年中，時有所言，則皆合于道，羣臣無不和諧也。不敢妄作，亦不敢偷安，能善安天下，無小無大，無有怨王之時，故亦享國久長也。《史記》云：「武丁修政，行德天下，咸驩殷道，復興。」此之謂也。

其在祖甲，不義惟王，舊爲小人。作其即位，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于庶民，不敢侮鰥寡。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。

祖甲，武丁子，祖庚弟也，湯十二世孫，商之二十四世王也。義，誼也，人所宜也。保，養也。惠，愛也。言祖甲有兄祖庚，而祖甲賢，武丁欲立之。祖甲以廢長立幼爲不義，逃亡民間，故久爲小人。及祖庚崩，乃起而即位。故知小人之依，而能愛養庶民，不欺鰥寡，其享國亦三十有三年也。按：祖甲，王肅、皇甫謐俱以爲太甲。蔡邕《石經》「自時厥後」四字在「高宗之享國百年」下，計其字數，此節當在中宗之上。《國語》又云：「帝甲亂之七世而隕」，故有爲先盛德後有過之說，又有以享國多少爲先後之說。然據《竹書紀年》，太甲祇十二年，一不合也；先子孫而後祖宗，于言爲不順，二不合也；舊爲小人，與高宗之爰暨小人異解，三不合也；太甲史稱太宗，不稱祖，四不合也；《熹平石經》既闕其文，亦不足據，五不合也。觀下文自殷王中宗，及高宗，及祖甲，及我周文王，自以世代先後爲敘，故曰及。以本經證本經可矣，何必以傳記證經乎？

自時厥後立王，生則逸，生則逸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聞小人之勞，惟耽樂之從。自時厥後，亦罔或克壽。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。」

祖甲之後有廩辛、庚丁、武乙、太丁、帝乙、受辛六王。據經年數，則《史記》庚丁之二十一年，帝乙之三十年，受辛之三十二年，俱不足信也。耽，嬉也，樂之久也。壽，享國之壽也。

周公曰：「嗚呼！厥亦惟我周太王、王季，克自抑畏。」

上文既稱商王以爲法戒，乃又述祖德以示之範也。太王當在殷廩辛、庚丁、武乙時，王季當在太丁時，文王在帝乙、受辛時。抑，猶言自貶自屈也，故稱謙抑。

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。

卑，庫也，猶下也。卑服，如堯之鹿裘、絰履，禹之惡衣、布服也。康功，安民之功。田功，養民之功。

徽柔懿恭，懷保小民，惠鮮鰥寡。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用咸和萬民。

徽，嫺也，嫺即嫺字，猶善也。柔，猶仁也。懿，嫺，傳久而美也。恭，肅也。懷，念思也。保，猶安也。惠，愛也。鮮，善也，猶親也。遑當作皇，讀爲應，寬也，閒暇也。咸，誠也，蘇也。和，蘇也，調也，猶睦也。言文王有善仁美肅之德，念安小民，愛親鰥寡，自朝至于日中日晡，尚無寬閒之候以進食，所以勤勞不自逸者，惟以蘇睦萬民爲事也。

文王不敢盤于遊田，以庶邦惟正之供。文王受命惟中身，厥享國五十年。」

盤，昇也，喜樂兒。遊，當作逌，與游分爲兩字，遨也。田，畋也，獵也。正，讀爲政。供，讀爲恭。中身，中年也。文王受帝乙之命嗣王季爲君，時年四十七，以明年元年爲數，故曰享國實五十年也。言文王不敢遨遊田獵而逸樂，以岐爲眾國所取法，惟政事之敬承也。故其即位已中身，而享國仍有五十年之久也。

周公曰：「嗚呼！繼自今嗣王，則其無淫于觀、于逸、于遊、于田，以萬民惟正之供。」

淫，猶放恣也，觀臺榭之樂也。逸，當據蔡邕《石經》作酒。正，當作政。供，當作恭。諸侯曰萬民，皆取法于君身者，故下文曰「非民攸訓」。

無皇曰：『今日耽樂。』乃非民攸訓，非天攸若，時人不則有愆。無若殷王受之迷亂，酗于酒德哉！」

無，毋也。皇，應也，寬也。耽，嫺也。攸，所詞也。訓，說教也。若，順也。時，是也。則，法也。愆，過也。迷，惑也。亂，敵也。酗，當作醕，醉醬也。德，惠也。言毋自寬曰，今日暫爲嫺樂，夫嫺樂乃非所以教民，非所以順天，是人則傲之，皆大有過矣。其最宜戒者，慎無如紂之迷惑悖亂沈湎于酒也。

周公曰：「嗚呼！我聞曰：『古之人猶胥訓告，胥保惠，胥教誨，民無或

胥譸張為幻。」

胥，相也，實裒也，彼此補助之意。猶，尚也，有故之詞也。或，有也。譸張，疊韻連語，誑也。或作轉張，作俯張，作侏張，作朱張，皆同。幻，眩也，相詐惑也。言古之人，君明臣良，尚相為訓告，善則相與安順，過則相與箴規，故下民化之，亦無有相欺誑為眩惑者。

此厥不聽，人乃訓之，乃變亂先王之正刑，至于小大。民否則厥心違怨，否則厥口詛祝。」

聽，猶從也。刑，荆也，法也。違，韋也，背也。詛，誑也。祝，將命也。以言告神曰祝，請神加殃曰詛。言不從古之人聽言納諫，則奸邪之人乃訓之以非法，乃變亂先王之正法，至于小事大事皆然。故下民或則其心違怨，或且其口詛祝也。

周公曰：「嗚呼！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。厥或告之曰：『小人怨汝詈汝。』則皇自敬德。厥愆，曰：『朕之愆。』允若時，不啻不敢含怒。」

茲，此也，實縻也，識詞也。迪，導也。哲，智也，謂哲王也。詈，罵也。皇，慮也，寬大也。允，信。若，如。時，是也。言此四人之不自安逸，所以開導後之哲王。凡為君者，皆當法之者也。其或告四人曰：小民怨汝詈汝，則心寬大而自敬其德，增修善政；其言我之過，則曰朕之過，信如是，則不但不敢含怒，乃正欲屢聞之，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。

此厥不聽，人乃或譸張為幻，曰小人怨汝詈汝，則信之，則若時，不永念厥辟，不寬綽厥心，亂罰無罪，殺無辜。怨有同，是叢于厥身。」

辟，僻也，法也。綽，緩也。叢，聚也。言不聽從四王之所迪，奸邪之人乃狂眩于我，告我曰：小人怨汝詈汝，則遂信之。如是，則不長念國之常法，心不寬緩，必至輕則亂罰無罪，重則殺戮無辜，則凡民無不怨之叢聚其身，而君亦危矣。

周公曰：「嗚呼！嗣王其監于茲。」

監，讀為鏡，鏡所以自照，《詩》「殷監不遠」，《左傳》「天奪之監」，皆「鏡」字也。

君 奭

《敘》曰：「召公爲保，周公爲師，相成王，爲左右。召公不說，周公作《君奭》。」按：《史記》云：「周公踐祚，召公疑之，故不說。」是謂此篇作于居攝之初。馬融云：「召公以周公攝政致太平，功配文武，不宜復列在臣位，爲公貪寵，故不說。」《後漢·申屠剛傳》太子賢注云：「周公還政宜自退，今復爲相，故不說。」是皆謂作于返政之後。愚以爲周公畱洛二載，王正位于西京，召公輔之。其時王之左右近臣有與召公不合者，故召公不說，而欲去位，周公畱之，作此篇也。左右，如《立政》所言王左右綴衣趣馬之屬，周公或因是而作《立政》歟？《書序》相成王（絕句），爲左右（絕句），爲，猶因也。豈成王寵臣有憊人者得罪，司寇蘇公將順王旨不置之法，召公欲斥之而不能，故不說歟？雖舊說相傳無解此者，「左右」何人，亦無可考，然情事當如是。周召賢聖何至相疑，《書》編第在《多士》、《無逸》後，必非踐祚之始矣。師保者，天子三公之官。成王時，太師周公，太保召公，太傅畢公，非《周禮》師氏、保氏、中下大夫職也。馬融以大夫之官釋師保，分陝二伯解左右，皆非是。

周公若曰：「君奭！」

君，尊稱也。奭，召公名，與周同姓，蓋周之支族。劉向、王充、皇甫謐皆以爲文王子，非也。

弗弔天降喪于殷，殷既墜厥命，我有周既受。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。若天棗忱，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。

墜，當作隊。休，喜也，慶也。若，順也。棗，輔也。忱，誠也。祥，福也。言天弗善于殷而喪之，我周既受之，然不敢知基業果能長信于休美而順天輔我之心乎？抑不敢知終久亦將出于非福乎？蓋天命之吉凶，皆不可知。深言王業之不易保，不可無人以輔沖子也。以下反復言之皆此意，甚言召公之不可去也。

嗚呼！君已曰時我，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，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；罔尤違，惟人在。我後嗣子孫，大弗克恭上下，遏佚前人光在家，不知。

時，是也。越，粵也，于也。尤，誅也，怨咎之意。違，韋也，背也。人，賢臣也。上，天；下，民也。遏，止也。佚，失也。「時我」至「惟人在」，

皆召公平日之言也。歎息言：君曾曰輔成周業是我之責，故我不敢苟安于上帝，今日右周之命而不念將來之或致天威也。于我民之無怨咎而背叛者，惟恃賢臣在朝耳。周公乃云：君言如此，設使我後嗣子孫大弗能敬天敬民以致失絕文武之光業，君雖去位，可愬然在家而不知乎？

天命不易，天難諶，乃其墜命，弗克經歷。嗣前人，恭明德，

易，敷也，猶輕慢也。諶，信也。經，徑也，猶行也。歷，過也。經歷，猶言更歷知道也。言命不可慢易天意，難信乃或出于不祥而墜命者，以弗能更事，弗恭上下，以繼文武之明德也。

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，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。」

施，迪也，在旁而及曰迪。言今我畱治于洛，非能朝夕在君之側有所匡正，惟蹈行文武之光業，以遙輔我冲子耳。君何可去也？

又曰：「天不可信，我道惟寧王德延，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。」

寧王，武王也。延，引長也。釋，捨也，猶棄也。又言天不可信，我惟蹈行武王之德而引長之，則天不宜棄前文王所受之命而降之不詳也。此申言畱洛以迪前光，不能在朝同輔之意。

公曰：「君奭！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，時則有若伊尹，格于皇天。在太甲，時則有若保衡。在太戊，時則有若伊陟、臣扈，格于上帝；巫咸又王家。在祖乙，時則有若巫賢。在武丁，時則有若甘盤。」

格，按：當讀爲感，動也，感、格雙聲字。保衡，安平之號，即伊尹也。伊陟，伊尹之子。臣扈，湯臣，逮事太戊者也。然湯至太戊百三十四年，疑二人同名耳。巫咸，巫官之後以官爲氏者，咸，其名也。或曰咸當作戊，見《白虎通》，存疑。父，雙也，治也。祖乙，湯七世孫，商之十三世王也。巫賢，巫咸之子。甘盤，惟見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，他無所見。武丁賢相，不當遺傳說，疑甘氏居于傅岩。般，昇也；說，兌也；昇樂，猶悅懌；一氏一地，一名一字歟？周公歷言六賢臣，蓋謂召公可匹休于前人，不宜引去者也。

率惟茲有陳，保乂有殷，故殷禮陟配天，多歷年所。

率，律也，均也。惟，凡思也。茲，紫也，識詞也。陳，陳也，敷列也。陟，登也。配天，謂殷禘饗、郊冥、祖契、宗湯也。言我均徧念此六臣而陳

列之者，以皆能安治殷家之天下，故殷禮配天之祭，升此六臣，亦從與享之，載祀六百年不廢，而多歷年所也。

天維純佑，命則商實百姓王人。罔不秉德明恤，小臣屏侯甸，矧咸奔走。惟茲惟德稱，用乂厥辟，故一人有事于四方，若卜筮罔不是孚。」

純，奄也，大也。佑，當作右，助也。則，使也，令也。實，則朝多仁賢，國不空虛也。百姓，百官族姓也。王人，猶春秋之王人，謂王官也。恤，律也，法也。明律，猶下文之迪知天威也。小臣，陪臣也。諸侯之卿，命于天子；命于其君者，皆謂之小，對王臣而言也。奔走，猶服事也。稱，禹也，舉也。乂，暨也，猶治安也。言天惟大助商王命，使商多賢才，有六臣爲之率先，而百姓王官無不執德明法，況凡外臣屏藩于侯甸之服者，亦皆稱奔走禦侮之職。惟茲所舉者，皆有德之臣，用乂安其君。故君有事于四方，則兆民奉行之，若卜筮之無不是孚，所謂言而民莫不信也。

公曰：「君奭！天壽平格，保乂有殷，有殷嗣，天滅威。今汝永念，則有固命，厥亂明我新造邦。」

壽，長年也。平，即保衡之衡。格，即格于皇天之格。伊尹歷事四王，故曰壽。六臣獨言伊尹者，守成之初，太甲猶成王也。有殷嗣，謂紂也。亂，治也。新造邦，謂洛邑也。言天壽伊尹，使之保安殷家，多歷年所，至紂不善，無一賢臣，天遂滅之威之。汝可不監此哉！今汝長念，則有以堅固周家之天命，而其治功亦光明于我新造之國矣。蓋言我治王國，汝輔君身，其功一矣。

公曰：「君奭！在昔上帝，割申勸寧王之德，其集大命于厥躬？」

割，蓋也，發語之詞也。申，猶繩也。勸，勉也。寧王，武王也。集，猶安止也。按：此節爲倒敘之文，下文「武王惟茲四人，尙迪有祿」，即天之壽，此賢聖既勉文王之德，又重勉武王之德也。下文「後暨武王誕將天威，咸劉厥敵」，即所謂集大命于其躬也。或曰，「割申勸」句宜從《禮記·緇衣》作「周田觀文王之德」。田，當作由，周、由疊韻連語，猶《離騷》「周流觀乎上下」也。存參。

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；亦惟有若虢叔，有若閔天，有若散宜生，有若泰顛，有若南宮括。」

修，猶治理也。夏，中國也。虢，封國名，《地理志》之西虢也，後爲晉獻公所滅，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。叔，其行第也。文王之弟有虢仲、虢叔，其封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者，仲之國，所謂東虢也。閔、散宜、泰、南宮，皆氏也；夭、生、顛、括，皆名也。四臣亦稱四友，《詩》所謂「疏附先後，奔走禦侮」也。不及呂望者，文王末年，舉之以遺武王者也。五臣事蹟罕見，惟文王羑里之囚，《大傳》言四友獻寶于紂，以免于難，其事最著。而《淮南》但稱生，《史記》兼稱夭、顛，《帝王世紀》兼稱括，亦傳聞異詞也。《晉語》：「文王咨于二虢，度于閔夭，謀于南宮」，《墨子·尚賢》云：「文王舉閔夭、泰顛于置網之中，授之政」，則宜《周南·兔罝》之詩所由作也。言文王修和我有夏，賴有此五臣。修和者，即崇侯虎所言「積善累德，諸侯皆向之」也。

又曰：「無能往來，茲迪彝教，文王蔑德降于國人。」

往來，猶奔走先後也。迪，導也。蔑，無也。降，下也。言設使無五臣能爲之奔走先後以導引常法，則文王雖修德于身，亦無以徧及于國人。反復言之，以申其意也。

亦惟純佑秉德，迪知天威，乃惟時昭文王迪見，冒聞于上帝。惟時受有殷命哉。

迪，進也。時，是也。昭，劭也，勉也。見，建也，樹立也。冒，冒也，低目視也。聞，聽知聲也。言亦如殷之純佑命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，乃惟是五臣勉文王進建功業，文王之德見聞于天，惟是之故，乃受有殷命也。

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。後暨武王誕將天威，咸劉厥敵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，丕單稱德。

四人，虢叔已死，惟夭、生、顛、括存也。有祿，長年有壽也。暨，臬也，與也。將，將也，猶奉也。咸，滅也，猶損也，《左傳》「克滅侯宣多」。或曰戔也，絕也，亦通。劉，即鋤字，殺也。敵，殷紂也。《逸周書·世俘》曰：「咸劉商王紂」是也。「昭武王惟冒」，猶上文「昭文王迪見，冒聞于上帝」，承上爲句，省文也。丕，大也。單，殫也，盡也。稱，偁也。德，惠也。《史記》云：武王克商，祭社，時散宜生、太顛、閔夭皆執劍以衛，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，展九鼎寶玉，命閔夭封比干墓。《說苑》云：「武王伐紂，至有戎之隧，大風折旆，散宜生曰：『此妖歟？』武王曰：『天落兵也。』」此其

事也。言武王時，天予四人以壽，後與武王大奉天威，滅黜其敵，惟此四人勉武王進建功業，見聞于天，天下盡稱武王之德焉。勛召公亦當思匹休于四人也。

今在予小子旦，若游大川，予往暨汝爽其濟。小子同未在位，誕無我責收，罔勛不及。耆造德不降我則，鳴鳥不聞，矧曰其有能格？」

濟，渡也。責，績也，猶言責任也。收，糾也，猶督察也。耆，老也。造，就也，成也。降，下也，降心相從之意。鳴鳥，鳳也。《周語》：「周之興也，鸞鷟鳴于岐山。」言文武時也。鸞鷟，鳳之別名。格，如上文「格于皇天」，「格于上帝」也。言當今之時若大水，我惟與汝共渡耳。成王雖即辟，與未即辟時同也。當輔助啓導之，然我已受命留後，非朝夕于君側，則大非我之責任，雖欲督察之，無能相勉，蓋鞭長不及矣。老成之人，謂召公也。召公若自高其德，以左右之，故不肯降心相從，則周業恐不能守成。在昔鳳鳴之瑞，不能再聞于今矣。況能感動天帝如伊尹、陟、扈之時乎？勸其勿以小嫌介意而欲求去也。

公曰：「嗚呼！君肆其監于茲！我受命無疆惟休，亦大惟艱。告君，乃猷裕我，不以後人迷。」

肆，今也。監，鏡也。疆，猶竟也，竟猶窮也。休，喜也。猷，當作猶，讀爲儀，猶宜也。裕，猶寬也。後人，對前人而言謂成王也。迷，失道也。歎息言君今其監于我所言乎？我周受命，雖有無窮之喜，而守成亦大惟艱。故勸君乃宜寬大其心，不可偏急，當自謂我不忍捨去，使成王失道而迷惑也。

公曰：「前人敷乃心，乃悉命汝，作汝民極。曰：『汝明勛偶王，在亶乘茲大命，惟文王德丕承，無疆之恤！』」

前人，謂武王也。敷，敝也。悉，盡也。極，中也。明，萌也。勛，勉也。偶，當作耦，猶相匹相輔也。亶，擅也，專也。乘，讀爲丞，翼輔也。惟，思也。承，受也。恤，憂也。周、召同受武王顧命，故將述武王之命，而言前人布其心腹乃詳悉，命汝以建汝民之中，其言曰：汝當毋暇毋怠，勉立朝，勿以其爲君也而有所顧忌，當如耕之有耦，相輔而行，在于專一其心，以翼備此天命。我無德也，當長思文王之德以大受此無窮之憂耳。武王付託之言如此，其諄摯而君忍言去乎？

公曰：「君！告汝，朕允保奭。其汝克敬，以予監于殷喪大否，肆念我天威。」

允，誠也。保，太保，召公官也。偁其官而名之，欲其思所任也。以，與也。否者，閉而亂也。肆，長也。言告汝以我之誠，其惟汝能敬德以佐王，庶幾與予俱監于殷之大亂喪亡，長念我天威，以助我周家乎？

予不允惟若茲誥，予惟曰：『襄我二人，汝有合哉？』言曰：『在時二人。』天休滋至，惟時二人弗戡。其汝克敬德，明我俊民，在讓後人于丕時。

允，誠也。襄，釁也，治理也。合，今所用之荅字也。在時之時，是也。滋，益也。戡，任也，實壬也，猶擔荷也。讓，攘也，推遜也。言我不誠而惟若此相誥乎？思予曩日贊襄王業，在我與汝二人，汝不嘗荅我哉！亦言曰：「在是二人也。」惟將來天休益至，其時我二人弗敢任，當則惟汝能敬德明揚我賢俊舉以自代推讓後人在此大盛之時耳！而今則豈汝去位之時乎？按：公所期天休之至，其後信然。《尚書大傳》「三苗貫桑，葉而生，同爲一根」，又「越裳國，重九譯，來朝獻白雉」，《詩·卷阿》「鳳凰于飛」，鄭箋：「其時鳳凰至，因以諭焉」，皆是也。

嗚呼！篤棐時二人，我式克至于今日休？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，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。」

篤，簣也，旱也。式，試也，用也。咸，僉也，皆也。冒，暎也，覆也。率，述也，循也。俾，猶從也。歎息言旱備王室，曷在我二人，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之美，我與汝皆當成就文王之功于不懈，庶大覆被天下至于東海日出之區，人民無不循我周之法度，莫不順從也。《爾雅》：「東至日所出爲太平。」文、武並都西北，以東南爲遠，故云然。

公曰：「君！予不惠若茲多誥，予惟用閔于天越民。」

惠，慧也，才智也；不惠，猶言不敏也。閔，憂也。越，度也，猶及也。言予不敏，如此多誥，予亦惟用憂于天命，人心之難保，不憚覩縷以畱君耳。

公曰：「嗚呼！君！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，惟其終。祇若茲，往敬用治！」

乃，猶汝也。民德，猶言凡人之德也。祇，當作祇，讀爲啻，但詞也。

歎息言：惟君固知凡民之德，往往無不能勉其始，而鮮克有終，然惟終之爲貴也。我所言盡此，君可往就爾位，敬以圖治，慎勿不說而思去也。其後召公既相成王，又相康王，再世未釋其政，則感動于周公之言也深矣。

成王政

《敘》曰：「成王東伐淮夷，遂踐奄，作《成王政》。」按：踐，讀爲殘，猶滅也。奄，鄆也，國在淮夷之北。周公東征四國是皇，當在成王嗣位之五年。而篇編于此者，鄭康成曰：「未聞其說也」。政，馬融本作征，是也。此篇乃亡于秦項之火。

將蒲姑

《敘》曰：「成王既踐奄，將遷其君于蒲姑。周公告召公，作《將蒲姑》。」蒲，一作薄。奄既滅其君，佞人故欲徙之于齊地，使服于大國。按：《大傳》以蒲姑爲奄君名，殆非也。蒲姑，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南。《左》昭二十《傳》所稱蒲姑氏者，蓋奄君遷于此地，遂追僞爲蒲姑氏耳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尚書古注便讀 卷之四下

元和朱駿聲豐芑甫集訂

蔡仲之命

《敘》曰：「蔡叔既沒，王命蔡仲踐諸侯位，作《蔡仲之命》。」蔡仲，蔡叔之子也。蔡國，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。此篇原第在《囧命》之後，《費誓》之前。自是編篇錯亂，故僞孔擬其文而移次《君奭》後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惟周公位冢宰，正百工，羣叔流言。乃致辟管叔于商；囚蔡叔于郭鄰，以車七乘；降霍叔于庶人，三年不齒。蔡仲克庸祗德，周公以為卿士。叔卒，乃命諸王邦之蔡。

「周公為太宰」，《左》定四《傳》祝佗之言也。「降辟二叔，王子祿父北奔，管叔經而卒，乃囚蔡叔于郭陵。」《周書·作雒》文也。「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，以車七乘，徒七十人。」亦祝佗之言也。「三年不齒」，《周禮·大司寇職》文也。「其子蔡仲改行帥德，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，見諸侯而命之以蔡。」亦祝佗之言也。

王若曰：「小子胡，惟爾率德改行，克慎厥猷，肆予命爾侯于東土。往即乃封，敬哉！爾尚蓋前人之愆，惟忠惟孝；爾乃邁迹自身，克勤無怠，以垂憲乃後；率乃祖文王之彝訓，無若爾考之違王命。」

「聰聽祖考之彝訓」，《酒誥》文也。「其命書云：『王曰：胡，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』」，《左》定四《傳》祝佗所引古文也。「乃祖」二字見《盤庚》。然《盤庚》以僞其臣民之祖仲之祖，固即王之祖也，豈得僞乃祖？

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民心無常，惟惠之懷。為善不同，同歸于治；為惡不同，同歸于亂。爾其戒哉！

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」《左》僖五《傳》宮之奇引《周書》也。

慎厥初，惟厥終，終以不困；不惟厥終，終以困窮。

「慎始而敬終，終以不困。」《左》襄二十五《傳》衛太叔文子引《逸周書·常訓》篇文也。

懋乃攸績，睦乃四鄰，以蕃王室，以和兄弟，康濟小民。率自中，無作聰明亂舊章。詳乃視聽，罔以側言改厥度。則予一人汝嘉。」王曰：「嗚呼！小子胡，汝往哉！無荒棄朕命！」

「以蕃王室」，《左》襄二十九《傳》文也。「舊章」見《詩·大雅·嘉樂》篇。「予一人汝嘉」，見《左傳》。「無荒失朕命」，《盤庚》文也。

多 方

《敘》曰：「成王歸自奄，在宗周，誥庶邦，作《多方》。」按：方，傍也，猶邊際也。《成王政》《將蒲姑》《多方》三篇，偽孔以為成王即政後淮夷又叛，王親征之。此鑿空臆說，不可信。紂繹經文，是即征四國之事。歸奄後，或尚有反側者，故誥教之，並示以遷洛之意也。遷洛當距此時不遠，非必成周既成後始遷也。《多士》之誥，則在成周既成耳。

惟五月丁亥，王來自奄，至于宗周。

《書·大傳》云：「周公攝政一年救亂，二年克殷，三年踐奄，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營成周，六年制禮作樂，七年致政于成王。」愚按：武王崩于乙亥年冬十二月，成王生丙寅年，十歲至戊寅年三月免喪，此二十七月內，周公為太宰，百官綜己以聽，蓋常禮，不在攝政七年之中。管蔡流言，當是戊寅年三月後，因公之不返政而然。公因託二公攝政而自避位，居東都二載。至成王感悟郊迎，當在庚辰年之七八月。此二年中，太公、召公攝政，不得屬之周公。周公攝政，當自庚辰年起，遞數七年也。庚辰誅管叔，辛巳黜武庚，壬午踐奄，癸未建侯衛，甲申營洛邑。成王時年十九，即辟于鎬京，正天子位。周公畱洛。即辟者，前公居攝時，成王幼，所行政教號令，公自專，輒不報，今則凡事關白于王也。乙酉、丙戌二載，公畱洛，行天子事，仍在攝

政七年之中。至丁亥返政，乃就臣位，鞠躬如畏，成王時年二十有二矣。若制禮作樂，自是七年中事，非一年可成，不得定爲何年也。此經「五月丁亥」，蓋成王嗣位之七年，周公居攝政之三年辰月日也。王來自奄者，公東征時，王亦親往。前誅管、蔡，黜武庚，亦然。惟有事則往，事畢則歸，不同公之畱征三年耳。宗周，西都鎬京也。

周公曰：「王若曰：猷！告爾四國多方，惟爾殷侯尹民，我惟大降爾命，爾罔不知。」

猷，當作猶，發語詞也。四國，管、蔡、商、奄也。多方，庶邦也。殷侯，指武庚也。尹，治理也。罔，毋也。降，隆也，猶尊重也。言告爾四國多方之君，及前殷侯所治之民，我惟大隆重爾命，欲保全爾，爾毋不知也。

洪惟圖天之命，弗永寅念于祀，

洪，大也。圖，畫計也，窺竊謀度之意。寅，居敬也。言管、蔡、商、奄皆窺竊天命，弗長敬念以保守祖宗之祭祀。自取滅亡也。

惟帝降格于夏。有夏誕厥逸，不肯感言于民，乃大淫昏，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，乃爾攸聞。

此追述周之代商，猶商之代夏，皆由天命，人必不可違天也。格，感也，動人心也。逸，佚也，淫蕩也。戚，慝也。昏，愾也，迷亂也。迪，導也。攸，所，詞也。言天降災異以譴告感動于夏，而夏桀大肆其淫蕩，不肯有憂戚之言加于民，乃大淫亂，不能一日勉于上天開導之意，乃爾所前聞也。

厥圖帝之命，不克開于民之麗，乃大降罰，崇亂有夏。因甲于內亂，不克靈承于旅；罔丕惟進之恭，洪舒于民。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，劓割夏邑。

麗，羅也，猶言罔民也。崇，叢也，猶集也。甲，狎也，習也。內亂，謂有施氏女妹喜也。靈，良也，善也。旅，猶眾也。罔，無也。丕，不也。進，賁也，猶財貨也。恭，龔也，給也。舒，荼也，毒苦也。叨，號也，痛呼也。憤，當作殛，忿戾也。欽，厥也，興也。劓，乂也，猶翦也。言夏桀窺竊天命，不能開于民之網，乃大降暴虐，罰戮無辜，積亂于有夏，因狎習于內嬖末喜，爲鳥獸之行，不克善承于眾民，無不以貨財貢獻之供是急，以大

荼毒于民。亦惟有夏之民號呼忿戾者，日興思亂，以翦割夏邑，《湯誓》所云「時日曷喪？予及汝偕亡」是也。

天惟時求民主，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，刑殄有夏。

時，是也。主，豈也，人所崇仰者也。顯，黷也，明也。休，喜也，美也。刑，誅，殄絕也。言天惟是之故，求可爲民主者，乃大下光顯休美之命于湯，俾之誅絕有夏也。

惟天不畀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；惟夏之恭多士，大不克明保享于民，乃胥惟虐于民，至于百為，大不克開。

純，奄也，大也。義，誼也，人所宜也。享，猶受也。恭，龔也，給也。爲，僞也，作也。不克開，即上文「不克開民之麗」省文也。言天不與桀者大矣。所以然者，乃惟桀以道誼賢德之人黜退之，使不能長享祿位；惟桀所供職之士，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之道，乃相播虐于民，至于百事所作逢長桀惡，不能開于民之網也。

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，代夏作民主。

簡，柬也，擇也。言湯能立賢無方，故代夏爲民主也。

慎厥麗，乃勸；厥民刑，用勸；

麗，羅也，網也。言湯不虐于民，慎恤用刑，則民知感而勉于善。刑戮有罪，則民亦知懼而勉于善，所謂怙終、賊刑、眚災、肆赦，民乃大明服也。

以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慎罰，亦克用勸；要囚殄戮多罪，亦克用勸；開釋無辜，亦克用勸。

帝乙，祖乙也。湯七世孫，商之十三世王也。要，猶中也，會也。釋，捨也。言商之賢王至于帝乙，無不明德慎罰如湯所爲也。

今至于爾辟，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。

爾辟，紂也。言紂惡如桀，故亦不能以多方受天之命也。

嗚呼！王若曰：誥告爾多方，非天庸釋有夏，非天庸釋有殷。

釋，捨也。周公先自歎息，而稱王命以誥之。總承上文所言，曰：此非天用意捨棄夏與殷也，自取之耳。

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，圖天之命屑有辭。[-]

圖天之命，苟竊天命如紂，言我生不有命在天也。屑，動作切切也，言其動作所爲之事皆有罪狀可指也。

校勘記

[-]屑，原文及他本皆作「屑」，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：刷，俗從肖。又見下文。

乃惟有夏圖厥政，不集於享，天降時喪，有邦間之。

圖，謀劃也。集，就也，造也。時，是也。喪，亡也。間，猶代也。言夏桀圖謀政事，昏亂暴虐，不欲就享天命之永，故天亦降是喪亡之禍而使七十里之小邦起而代之也。

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，圖厥政不蠲烝，天惟降時喪。

上逸，佚也；下逸，洩也。蠲，佳也，善也。烝，承也，受也。言紂以洩蕩爲安佚，其圖謀政事亦如有夏之不善承于天，天亦降是喪亡之禍也。

惟聖罔念，作狂；惟狂克念，作聖。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，誕作民主，罔可念聽。

聖，通明也。罔，妄也，亂也。作，爲也。狂，倨慢也。克，勝也，勝己之私之謂克。惟，思也。五年者，文王受命八年武王即位，至十三年伐紂也。須，顙也，待也。暇，閒也，猶寬也。言聖者妄念一生，即可漸至于狂；狂者克念一動，亦即漸至于聖。故天思欲寬待之，覬紂或改行爲善，或紂死而有賢子孫大作民主，遲至五年而武始代殷，此實天意，無如紂惡不悛，身又不亡，而無可念聞也。

天惟求爾多方，大動以威，開厥顧天；惟爾多方，罔堪顧之。

顧，眷視也。堪，任也，實任也，猶當也。言天于是求四方之可爲民主，出災異之威以大動天下之心，開其足爲天之眷顧者，而多方之諸侯無可以當上天之顧也。

惟我周王靈承于旅，克堪用德，惟典神天。天惟式教我用休，簡畀殷命，尹爾多方。

典，勲也，主也。式，試也，用也。用，以也。教，告也。簡，束也，擇也。尹，正也，治也。言我周王善承于眾，深得民心，能任此天位，以德

足以主天之祀，天惟用告我周以休祥，擇與以殷命，乃治正爾多方也。

今我曷敢多誥？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。

降，讀爲隆。言我何敢繁瑣多爲誥命乎？亦惟尊重爾四國民命，欲保全之耳。

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？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？今爾尚宅爾宅，畋爾田，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？

忱，誡也，信也。裕，讀爲繇，導也。夾，猶備也。介，猶助也。乂，雙也，猶安也。畋，平田也。惠，猶順也。熙，光也。言爾何不信我之教，令爾導之于爾多方乎？爾何不輔助安我周王，同享天之命乎？我誅其君，弔其民，故爾今尚安居樂業，居爾宅，治爾田也。爾何不順王以光天之命乎？

爾乃迪屢不靜，爾心未愛。爾乃不大宅天命，爾乃屑播天命，爾乃自作不典，圖忱于正。

迪，妯也。動，擾也。屢，當作婁，數也，猶言頻頻也。靜，靜也，安也。愛，悉也，惠沒也。宅，度也，量也。屑，動作切切也。播，讀爲判，猶棄也。典，猶法也。忱，湛也，順也。正，政也，猶刑法也。言爾乃動擾，數爲不靜，是爾心未順服從，是爾乃不大度量天命矣！爾乃動作播棄天命矣！爾乃自作不法，欲沉沒于國家之刑禁矣！可乎哉？

我惟時其教告之，我惟時其戰要囚之，至于再，至于三。乃有不用我降爾命，我乃其大罰殛之！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，乃惟爾自速辜！」

戰，憚也。忌，難也。用，誦也，猶頌禱也。殛，誅也。康，康也，猶安也。寧，寧也，安也。《洪範》言「五福」：「三曰康寧，四曰攸好德。」速，召也。言我惟是其教告汝，我惟是其憚要囚汝，不修刑而修文，故誥汝至于再三也。所以隆重汝命，不忍置之于法也。若乃不感頌我隆重汝命之意，狎而玩之，反側無常，我不得不執法以誅罰汝矣。此非我周執德不安殘虐于爾也，乃惟爾自召罪以取禍耳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猷，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。[-]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，

監，謂三監也。祀，年也，商曰祀，告殷多士，故言祀也。五年者，自武王封武庚後，四國未叛之前，有五年也。言爾奔走臣服于我三監者，已有

五年。

校勘記

[-] 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，原文倒作「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」，文意不通，今據他本改。

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，爾罔不克臬。

越，粵也，于也。胥，讀爲精，糧也。伯，讀爲賦，斂也。正，政也。臬，猶準也，法也。承「奔走臣我監」而言，五年中，凡糧賦及大小之政事，爾于其時亦無不克守法度也。義見《尚書大傳》。

自作不和，爾惟和哉；爾室不睦，爾惟和哉；爾邑克明，爾惟克勤乃事。

和，龢也，諧也。睦，亦龢也。明，萌也。言前此之叛是自作不和，爾今惟和哉！前此之叛是爾室亦不能安和，爾今惟和哉！爾在茲新邑，能勉勉相勸，各圖其本業，斯爲能勤，爾切己之事也。蓋將遷殷頑民，而先示以遷之之意也。

爾尚不忌于凶德，亦則以穆穆在乃位，克閱于乃邑謀介。

忌，諱惡也，古文作𡗗，義同。凶德，指從前之叛也。穆穆，重言形容字，和敬兒也。閱，猶更歷也，積日曰閱。介，价也，善也。言爾尚無以前此叛逆之凶德，忌諱于懷，恐我周之異視爾，爾亦自今以始，則和敬以居位，能積久相安于爾邑，斯爲圖謀之善也。上節告殷民，此節告殷臣也。猶《多士》之言「爾小子乃興」也。

爾乃自時洛邑，尚永力畋爾田，天惟畀矜爾，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，迪簡在王庭。尚爾事，有服在大僚。」

洛邑，九畢之地也。《周書·作雒》，云「俘殷獻民，遷于九畢」，孔鼂注：「九畢，成周之地。」介，猶助也。賚，予也。迪，導也。簡，束也。庭，廷也。尚，上也，加也。服，戾也，猶用也。僚，官也。言爾乃自是遷于洛邑，尚長勤治爾田，爲安居恭順之民，天惟予爾憐爾，我周惟其大助爾予爾。有賢者，則進擇于朝，授之以職事。若有才德出眾者，則用之爲大官。此又總上民而勸勉之以殷士民嘗有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之言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多士，爾不克勸忱我命，爾亦則惟不克享，凡民惟曰不

享。爾乃惟逸惟頗，大遠王命，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，我則致天之罰，離逖爾土。」

忱，誅也，信也。逸，佚也，放蕩也。頗，猶傾邪也。探，取也。致，送詣也。離，讀爲勞，猶絕也。歎息言：爾多士，若不能勉信我命，爾亦則惟不能受此福，爾凡民，亦惟不能受此福，爾乃放佚，頗衰大遠棄王命，則惟爾多方自取上天之威怒，我則行天之罰放流之，以絕爾遠爾于此土也。

王曰：「我不惟多誥，我惟祇告爾命。」

祇，敬也。命，天命也。言我不憚爲此多誥者，我惟敬告爾天命之當然也。

又曰：「時惟爾初，不克敬于和，則無我怨。」

時，是也。初，猶始基也。言今與爾更始，若又不能敬于和，則自取誅戮，可無我怨，勿謂我誥之不早也。

立 政

《敘》曰：「周公作《立政》。」按：《立政》篇本在《周官》之後。《史記》云：「周之官政未次序，于是周公作《周官》，官別其宜。作《立政》，以辨百姓，百姓說。」按：百姓，百官族姓也。

周公若曰：「拜手稽首，告嗣天子王矣。」用咸戒于王曰：「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準人、綴衣、虎賁。」周公曰：「嗚呼！休茲知恤，鮮哉！」

咸，僉也，皆也。戒，誠也。敕，教也。託以羣臣之言，戒于王也。左右，又也。常伯，秦漢侍中之職；常任，漢官中常侍之職；準人，疑秦漢廷尉之職。三官即夏商之三宅，周之三事也。綴衣，疑尚衣之官，侍帷幄者。虎賁，《周禮》之虎賁氏，守王宮者也。五官皆近臣，故曰左右。恤，憊也。鮮，善也，吉也。周公託羣臣之言皆誠于王，曰：王左右之五官甚重。公歎息美此羣臣之言，而言君能知憂難，得人慎用此官，豈不善哉。

古之人迪惟有夏，乃有室大競，籲俊尊上帝迪，知忱恂于九德之行。乃敢告教厥后曰：『拜手稽首后矣！』曰：『宅乃事，宅乃牧，宅乃準，茲惟后矣。謀面，用丕訓德，則乃宅人，茲乃三宅無義民。』

古之人，大禹也。迪，由也。有室，卿大夫之家。競，就也，彊也。《詩》

曰「無競惟人」。籲，誨也。材過千人曰俊。尊，崇也，猶奉也。忱，誠也。恂，信也。九德，《皋陶謨》所云也。宅，度也，猶審察計量也，心能制義曰度。下文「文王惟克厥宅心」，蔡邕《石經》作「維厥度心」，則宅爲度無疑。事，常任也。牧，常伯也。準，準人也。謀，謀也，愛也。面，猶外貌也。丕，讀爲不。順，訓也，猶從也。義，誼也。民，人之通稱也。言夏禹蹈行此道，左右之大夫皆賢，所招誨者，俊傑以亮天功，以崇事上帝，由其人知誠信于九德之行，乃敢告教其君。曰：拜手稽首以告于君，曰：量度用此三官，茲惟君之要矣。若愛取外貌之逢迎阿諛，而用不順于德者，以此度人，則三官皆無道誼之賢臣矣。

桀德，惟乃弗作往任，是惟暴德罔後。

暴，暴也，猶惡虐也。言夏桀之爲德，惟乃不爲往日先王之任用賢才，惟暴德之人是任，故絕世無後。

亦越成湯陟，丕釐上帝之耿命，乃用三有宅；克即宅，曰三有俊，克即俊。嚴惟丕式，克用三宅三俊，其在商邑，用協于厥邑；其在四方，用丕式見德。

越，度也，猶及也。陟，登也。釐，理也，猶順也。耿，光也。嚴，儼也，敬也。惟，思也。式，法也。商邑，邦畿也。言及湯登天子位，亦大順天之光命，乃用量度此三官，能就所度。自謂三官皆必用俊傑，果能所就者，皆俊傑，惟其敬用相度之大法，用能三度皆俊也。故其在邦畿之內，用以叶和于其邑，其在四方，亦以此大法顯湯之聖德也。

嗚呼！其在受德，啓為羞刑暴德之人，同于厥邦；乃惟庶習逸德之人，同于厥政。帝欽罰之，乃俘我有夏，式商受命，奄甸萬姓。

受，紂也。啓，冒也，猶蒙蔽而彊悍也。羞，丑也，猶習也。逸，佚也，放蕩也。欽，戕也，殺也。俘，當作抨，使也。夏，中國也。式，試也，用也。奄，覆也。甸，讀爲定，甸定雙聲。言紂之爲德，蒙蔽彊悍，惟習刑暴德之人同于其邦，乃惟眾習佚德之人同于其政，在位者無一俊傑之賢，故天殺罰之，乃使我有此中夏，用商湯所受之命而覆冒奠定萬姓也。

亦越文王、武王，克知三有宅心，灼見三有俊心，以敬事上帝，立民長伯。

灼，焯也，明也。長伯，謂在民上者也。言及我文、武，亦克知灼見宅俊之心，與之敬事上帝，立以爲民長伯。謂所用皆賢臣，如夏之籲俊尊上帝也。

立政：任人、準夫、牧，作三事。

任人，常任也。準夫，準人也。牧，常伯也，《詩》所謂三事大夫也。

虎賁、綴衣、趣馬、小尹、左右攜僕、百司庶府。

虎賁，下大夫也。趣馬，下士也。小尹，疑即趣馬之屬圉師也。左右攜僕，疑大僕射人也。《檀弓》云：「扶尹，僕人師扶右，射人師扶左」，蓋生時贊正君服位者。百司，《周禮》之官。言司者，三十有八之類也。庶府，《周禮》大府、玉府、內府、外府、泉府、天府之類也。

大都小伯、藝人、表臣、百司、太史、尹伯，庶常吉士。

此言都邑之官也。邑有先君之廟曰都。伯，長也，對君側之臣故曰小。藝，當作執。表，幟也，猶民望也。尹，正也。常，讀爲掌。吉，善也，藝人卜祝巫匠之類也。表臣爲民師表，如州長、黨正、族師之類也。此百司，謂都邑之百司也。太史，下大夫也。尹伯，大夫職官之正，爲諸職之長，若太史爲史官之長之類也。庶常吉士，謂眾掌各職之善士，爲士職之長也。

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亞、旅。

此諸侯之官也。諸侯三卿，文、武時爲諸侯，與《牧誓》所敘同也。亞，猶次也；旅，猶眾也，再命之大夫也。

夷微、盧烝。三亳阪尹。

夷，四夷也。微、盧二國見《牧誓》。烝，訖也，君也。尹，正也，監于其國者也。三亳，鄭氏曰：「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，分爲三邑，其長居險，故曰阪尹。蓋東成皋，南轅轅，西降谷也。」按：阪，陂陀崎嶇之地也，故曰居險。成皋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，轅轅在今河南府偃師縣，降谷當是函谷，聲之轉也。漢武帝徙函谷關于新安，在今河南府新安縣。蓋商紂暴虐，亳之民多有歸服于文王者。各有其長，分之爲三，周又設官以監之，亦爲尹也。尹者，總微、盧、三亳而言也。皇甫謐以蒙爲北亳，穀熟爲南亳，偃師爲西亳。臆私說不可從。

文王惟克厥宅心，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，以克俊有德。

宅，《熹平石經》作「度」，是也。以，用也。言常事司牧而不言準人者，承上省文也。言文王惟能其度心之，故乃能立茲三事之人，皆用其能。俊傑，有德者也。

文王罔攸兼于庶言；庶獄庶慎，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；

言，獄辭也。慎，疑獄也。牧，常伯也。夫，準夫也。訓，順也。用，當行之事也。違，韋也，當改之事也，猶今言准駁也。言文王無所兼于獄訟之聽，惟責成司其事之常伯、準夫，獄成而告，亦順其所定當用當違之法而已。疑當時成王左右之寵臣得罪，王授意于治獄之官，不使治之，故召公不說，而求去治獄之官，即司寇蘇公也。觀周公反復述文王之德，又言勿有間之，末又誣蘇公，特召之，似情事當如此也。

庶獄庶慎，文王罔敢知于茲。

茲，此也，實繁也，識詞也。

亦越武王，率惟敕功，不敢替厥義德，率惟謀從容德，以並受此丕丕基。」

率，述也，循也。敕，撫安也。義，誼也。容，猶寬大也。言武王率循安民之功，不敢廢文王所行之義德，循其謀而從其寬大之德，所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。

嗚呼！孺子王矣！繼自今我其立政。立事、準人牧夫，我其克灼知厥若，丕乃俾亂；相我受民，和我庶獄庶慎。時則勿有間之，

灼，焯也，明也。若，順也。亂，治理也。相，覈也，猶助也。和，龢也，諧也。間，以我侵與其間也。歎息言：孺子今已即辟為王矣，自今以繼我其效法文武之立政，所立常任準人、常伯，我其必能明知順德者乃大用之，使其治理以助我所受之民，和平我眾獄與眾疑獄，如是，則委任既專，我慎勿侵與之而掣其肘也。

自一話一言。我則末惟成德之彥，以乂我受民。

末，猶終也。惟，思也。彥，美上也。乂，戩也，治也。成德之彥，疑隱指召公也。

嗚呼！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。繼自今文子文孫，其勿誤于庶

獄庶慎，惟正是乂之。

徽，嫩也，善也。嫩，即媯字。文，彰也。文子文孫，成王守文之主，于武王爲子，于文王爲孫也。誤，謬也。正，大正也，治獄之官也。《周書·嘗麥》云「王命大正正刑書。」乂，變也，治也。言刑讞者，天下之大公，其毋謬以私意間之，惟大正是治之也。

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，立事、牧夫、準人，則克宅之，克由繹之，茲乃俾乂，

宅，度也。由，抽也，引也。繹，猶尋緒也。總結前文，自商至文王，皆于三事之官，始能圖度以慎其選，繼能抽繹以盡其才，此乃所以使國家治安也。

國則罔有。立政用儉人，不訓于德，是罔顯在厥世。繼自今立政，其勿以儉人，其惟吉士，用勸相我國家。

儉人，險詖佞人也。訓，順也。顯，黜也。勸，勉力也。相，設也，助也。此儉人，疑即隱指君奭，《序》所稱左右之人也。

今文子文孫，孺子王矣！其勿誤於庶獄，惟有司之牧夫。

牧夫，常伯、準夫也，即上文「勿有間之」之意。

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，方行天下，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。以覲文王之耿光，以揚武王之大烈。

詰，劫也，謹慎也。陟，躋也，猶履蹈也。迹，步處也。方，旁也，溥也。服，戾也，治也。覲，見也。耿，明也。揚，續也。烈，業也。此節似非《立政》篇語氣，與上下文皆不相承接。疑《顧命》「高祖寡命」下脫簡在此，非用兵之時而忽言此，是導王爲秦皇、漢武必不然矣。

嗚呼！繼自今後王立政，其惟克用常人。」

常，長也，猶恒久也。常人，有常德之人，《皋陶謨》所云「彰厥有常」也。

周公若曰：「太史！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，以長我王國。茲式有慎，以列用中罰。」

愚按：是時成王左右偶有憮人而王寵任之，其人或以私事觸法，或以公事獲辜，斷斯獄者，司寇蘇公也。既已成獄，而王不欲置之於法，蘇公以希旨模稜，召公必欲執法黜之，而勢有所不能，故不說而求去。周公既作《君奭》留之，因作《立政》以告誡成王，而篇終特評蘇公勸勉之。蓋一篇之結穴也。此篇編次似直接《君奭》，而《多方》應在《多士》前也。太史司寇者，由太史而新擢爲小司寇也。太史，下大夫職；小司寇，中大夫職也。蘇，國名，當在今河南淮慶府，已姓，以國爲氏。式，忒也，惕也。敬，肅也。由，以也，猶用也。列，例也，比也。中，即《呂刑》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」，「罔非在中」之中，猶正也。言居是職，當愴惕敬而用獄以長我王國。今茲有獄，亦宜愴惕謹慎以例用中正之罰，執法從事，不可稍有遷就也。僞孔以蘇公爲忿生，蓋據《左》成十一年《傳》「昔周克商，使諸侯撫封蘇忿生，以溫爲司寇」也。以太史爲別一官，而告以蘇公治獄之敬。按：太史非刑官，不當舍準人而反獨呼之。《詩·小雅序》「蘇公刺暴，公亦忿生之後」，稱蘇公。疑此蘇公即忿生之子，以太史而陟司寇者也。

賄息慎之命

《敘》曰：「成王既伐東夷，息慎來賀，王俾榮伯作《賄息慎之命》。」按：東夷，淮夷也。息慎，即肅慎，亦作稷慎，東北夷也。其後爲女真，在今遼東吉林甯古塔地。武王克商，肅慎氏來貢楛矢、石磐。榮伯，周同姓，畿內諸侯入爲卿大夫者。《周語》有榮夷公，其後也。賄，財也，主國贈賓之禮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亳姑

《敘》曰：「周公在豐，將歿，欲葬成周。公薨，成王葬于畢。告周公，作《亳姑》。」按：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三年之後，周公老于豐，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。後周公疾，曰：『吾死，必葬于成周，示天下臣于成王。』」王曰：『公生欲事宗廟，死欲聚骨于畢。』」畢者，文王之墓地，示天下不敢臣周公也。畢，即九畢，在成周之地。「亳姑」二字，未聞其說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周官

《敘》曰：「成王既黜殷命，滅淮夷，還歸，在豐，作《周官》。」此篇

亡于秦項之火。

惟周王撫萬邦，巡侯、甸，四征弗庭，綏厥兆民。六服羣辟，罔不承德。歸于宗周，董正治官。

「以王命討不庭」，《左》隱十《傳》文也。「成王十九年，王巡守，侯、甸、方岳、召康公從歸于宗周，遂正百官。」《逸周書》篇文也。按：《周禮》九服今言六。又治官之屬，專指天官冢宰，非可泛言百官也。

王曰：「若昔大猷，制治于未亂，保邦于未危。」

「治之于未亂」，《老子》之言也。

曰：「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內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、牧、侯伯。庶政惟和，萬國咸寧。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明王立政，不惟其官，惟其人。」

「有虞氏，官五十；夏后氏，官百；殷二百，周三百。」《禮記·明堂位》文也。「萬國咸寧」，《周易》文也。

今予小子，祇勤于德，夙夜不逮。仰惟前代時若，訓迪厥官。立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茲惟三公。論道經邦，燮理陰陽。官不必備，惟其人。少師、少傅、少保，曰三孤。貳公弘化，寅亮天地，弼予一人。

「立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茲惟三公」，《鄭志》十一卷趙商所引《周官》真古文也。「坐而論道」，《考工記》文也。「三公典調和陰陽」，《漢書·丙吉傳》之言也。然漢三公，乃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耳。「立三少爲之副，少師、少傅、少保，是爲孤卿，與六卿爲九焉。」《記》曰：三公無官，言有其人，然後充之。」皆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文也。「設四輔及三公，不必備，惟其人。」《禮·文王世子》之文也。

冢宰掌邦治，統百官，均四海。司徒掌邦教，敷五典，擾兆民。宗伯掌邦禮，治神人，和上下。司馬掌邦政，統六師，平邦國。司寇掌邦禁，詰姦慝，刑暴亂。司空掌邦土，居四民，時地利。

五典，本《虞書》。然周司徒掌十有二教，與唐虞五教不同。「司空執度地，居民山川沮澤，時四時」，《禮記·王制》文也。「天官掌邦治，地官掌邦教，春官掌邦禮，夏官掌邦政，秋官掌邦刑，冬官掌邦事」，《周禮·小宰

之職》文也。刑，改爲「禁」，用《秋官》：「使帥其屬而掌邦禁」，而不知「士師之職，掌國之五禁之法，以左右刑罰。」禁，非刑也。改「事」爲「土」，用《左》定四年《傳》：「聃季爲司空」，又曰「聃季授土」也。

六卿分職，各率其屬，以倡九牧，阜成兆民。六年，五服一朝。又六年，王乃時巡，考制度于四岳。諸侯各朝于方岳，大明黜陟。」

「九牧」，見《逸周書·明王之制》。「使諸侯歲聘以志業，間朝以講禮，再朝而會以示威，再會而盟以顯昭明」，《左》昭公十三《傳》叔向之言也。〔一〕僞孔以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，十二年一盟爲十二年一巡，顯與《周禮·大行人》不合。且《禹貢》五服，《周禮》六服，又有九服。今前曰「六服羣辟」，後曰：「五服一朝」，可乎？「三考黜陟」，《堯典》文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此數語爲《左》昭公十二年《傳》叔向之言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凡我有官君子，欽乃攸司，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，弗惟反。以公滅私，民其允懷。」

「號令如汗，汗出而不反者也。令出而反，是反汗也。」《漢書》劉向上封事之言也。「以私害公」，《左》文六《傳》臧駘之言也。

學古入官。議事以制，政乃不迷。其爾典常作之師，無以利口亂厥官。蓄疑敗謀，怠忽荒政，不學牆面，蒞事惟煩。

「先王議事以制」，《左》昭六《傳》叔向之言也。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」，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」，皆《論語》孔子之言也。然使不讀《論語》，「牆面」二字，何以解之？

戒爾卿士，功崇惟志，業廣惟勤，惟克果斷，乃罔後艱。

業，大版也，用爲事業之業，此六書轉注之法。「廣業」，見《周易》，自孔子始用之，三代無其文。《左》昭十三《傳》：「有事而無業」，亦言貢賦之版也。

位不期驕，祿不期侈。恭儉惟德，無載爾僞。作德，心逸日休；作僞，心勞日拙。居寵思危，罔不惟畏，弗畏入畏。

「貴不與富期而富至，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，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

至。」《戰國策》平原君之言也。「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」，《孟子》之言也。「無載爾僞」，《左》襄三十《傳》引《詩》之文也。「居安思危」，《左》襄十一《傳》引《書》之文也。「罔不祗畏」，《金縢》文也。「出禮不畏入畏」，《揚雄·太元禮次七》之文也。

推賢讓能，庶官乃和，不和政彫。舉能其官，惟爾之能。稱非其人，惟爾不任。」

「推賢讓能，而安隨其後」，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篇文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三事暨大夫，敬爾有官，亂有政，以佑乃辟。永康兆民，萬邦惟無斁。」

「三事大夫」，《詩》專指「三公」。此增「暨」字，欲兼括孤卿也。

君 陳

《敘》曰：「周公既沒，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，作《君陳》。」按：君陳，周公八子之一，伯禽弟也，諡曰平公。成周，在王城近郊五十里內。天子之國，五十里爲近郊，百里爲遠郊。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爲成周故城，西北二十里爲王城故城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王若曰：「君陳，惟爾令德孝恭。惟孝友于兄弟，克施有政。命汝尹茲東郊，敬哉！」

「驩，此其孫也。而令德孝恭」，《周語》單襄公之言也。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」，《論語》引《書》文也，[一]「孝乎惟孝」四字爲句。僞《書》割去上二字，以「令德孝恭」代之作起筆，至貽誤後人，並《論語》以「《書》云：孝乎」爲句矣。

校勘記

[一] 云，當作「文」，原書誤。

昔周公師保萬民，民懷其德。往慎乃司，茲率厥常，懋昭周公之訓，惟民其乂。

「昔伯舅、太公，股肱周室，師保萬民」，《左》襄十四《傳》王賜齊侯命文也。「惟民其康乂」，《康誥》文也。

我聞曰：『至治馨香，感于神明。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』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，惟日孜孜，無敢逸豫。

「我聞曰」，見《康誥》。「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」，《左》僖五《傳》宮之奇引《周書》之文也。

「凡人未見聖，若不克見；既見聖，亦不克由聖，

「未見聖，若己弗克見；既見聖，亦不克由聖。」《禮記·緇衣》引《君陳》之真古文也。

爾其戒哉！爾惟風，下民惟草。

「君子之德風也，小人之德草也。」《論語》孔子之言也。然下文有「草上之風必偃」句，其誼乃明。今割去下句，不知何解。此與「一簣牆面」，顯露破綻。

圖厥政，莫或不艱，有廢有興，出入自爾師虞，庶言同則繹。

「圖厥政」，《多方》文也。「出入自爾師虞，庶言同」，《禮記·緇衣》所引《君陳》真古文也。

爾有嘉謀嘉猷，則入告爾后于內，爾乃順之于外，曰：『斯謀斯猷，惟我后之德。』嗚呼！臣人咸若時，惟良顯哉！

「爾有嘉謀嘉猷，入告爾君于內，女乃順之于外，曰：此謀此猷，惟我君之德。嗚呼！是惟良顯哉。」《禮記·坊記》引《君陳》之真古文也。「古之良大夫，其事君皆如是。」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竹林》篇引此數語而釋之者也。然此數語，必非成王之言。出之成王，是導諛也。當是篇中夾人臣之言，如《顧命》篇體也。偽書竟作王言，謬矣！又「咸若時」，見《皋謨》。

王曰：「君陳，爾惟弘周公丕訓，無依勢作威，無倚法以削，寬而有制，從容以和。殷民在辟，予曰辟，爾惟勿辟；予曰宥，爾惟勿宥，惟厥中。有弗若于汝政，弗化于汝訓，辟以止辟，乃辟。狃于姦宄，敗常亂俗，三細不宥。

「公曰：宥之。有司曰：在辟。」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文也。

爾無忿疾于頑，無求備于一夫。必有忍，其乃有濟；有容，德乃大。簡

厥修，亦簡其或不修。進厥良，以率其或不良。

「無求備于一人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必有忍也，若能有濟。」《周語》富辰引《書》之文也。韋注：「若，猶乃也」。

惟民生厚，因物有遷。違上所命，從厥攸好。爾克敬典在德，時乃罔不變。允升于大猷，惟予一人膺受多福，其爾之休，終有辭于永世。」

「民生厚而德正」，《左》成十六《傳》申叔時之言也。「下之事上，不從其所令，從其所行。上好是物，下必有甚。」《禮記·緇衣》之文也。「汝亦罔不克，敬典」，《康誥》文也。

顧 命

《敘》曰：「成王將崩，命召公、畢公率諸侯相康王，作《顧命》。」按：顧，還視也。臨終遺書曰「顧命」。率，讀爲達，先導也。相，讀爲跂，猶補助也。

惟四月，哉生魄，王不懌。

四月者，成王即政後二十六年，即辟後二十八年，嗣位之三十七年壬子卯月也，王年四十有七。哉生魄者，四月三日也。懌，當作釋，猶怡悅也。疑當讀爲忭，喜也。與《金縢》不豫之「豫」，同爲跂借字耳。不懌者，有疾也。

甲子，王乃洮頰水。相被冕服，憑玉几。

洮，讀爲澡，洒手也。馬融訓「濯髮」，非。鄭謂借爲「濯」，則所濯不僚。頰，當作沫，或作湏，洒面也。相，跂也，猶助也。相者，正王服位之臣，太僕之職也。《檀弓》：「扶君，僕人師扶右，射人師扶左」，則射人亦與焉。被，猶覆也。冕，當作元。冕，視尋常聽朝之皮弁服加一等也。憑，當作馮，讀爲凭，依几也。玉几，以玉爲飾之几。王此時當在路寢也。

乃同，召太保奭、芮伯、彤伯、畢公、衛侯、毛公、師氏、虎臣、百尹御事。

召公時已百餘歲，故特著其名，明非別一太保也。芮、彤、畢、毛，皆畿內諸侯。芮在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，彤在今華州，畢在今長安縣，衛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，毛在今甘肅鞏昌府秦縣。召公、芮伯，皆周同姓；彤伯，

禹裔，姒姓；畢公、毛公，皆文王庶子。畢公，名高。毛公，未知名，鄭名聃者也。衛侯，即康叔，武王母弟。以上三公、六卿，太保召公兼冢宰，〔一〕芮伯、宗伯、彤伯，司徒，太師畢公兼司馬，衛侯司寇，太傅毛公兼司空也。師氏，中大夫。虎臣，虎賁氏，下大夫也。尹，正也。百尹，各職之長官。御事，百尹之屬，是時有當治之事者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太保召公兼冢宰，原文誤作「召伯」，本節注文開頭已言「召公時已百餘歲」，故此處當以「召公」爲是，且亦無「召伯」之稱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疾大漸，惟幾，病日臻。既彌留，恐不獲誓言嗣，茲于審訓命汝。」

疾，疒也，疴也。漸，趨也，進也。幾，殆也。疾甚曰病。臻，至也。彌，當作璽，弛弓也。喻身雖畱存，而不能起坐也。獲，得也。誓，以言約束也，猶命告也。嗣，新主也。審，猶詳也。歎息言：疾今大進，惟危，加甚之勢日至，若當身廢淹畱之際，恐不得告命以示後嗣，故及此時詳訓命汝也。

昔君文王、武王宣重光，莫麗陳教，則肄肄不違，用克達殷集大命。

宣，皦也，明也。重，緇也，增益也。重光者，太平之世日裏，重光，謂日麗其精，重光以見吉祥也。馬融以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爲重光。此千百年僅有之一時，亦祇數之適然。文、武時斷不能疊見，即見，亦非文、武之德所致也。奠，定也，猶成也。麗，藹也，猶華也。所謂日月光華，旦復旦也。陳，陳也，敷也。肄，習也。連言肄者，氣喘而語重也。違，韋也，背也。達，撻也，擊也，《詩》曰「撻彼殷武。」或曰達，行不相遇也，讀如《吳語》「達王于甬東」之達；或曰達讀爲大，《詩》曰「變伐大商」，克勝也。二說存參。言文武聖德日顯其瑞，重光而成華，民服其教，敷陳而不背，天人相應，用是能撻伐殷商，而集大命于我周邦也。

在後之侗，敬迓天威，嗣守文、武大訓，無敢昏逾。

侗，僮也，猶言沖人，孺子也。古文作「夏后之詞」，詞亦僮也。蓋夏讀爲余，后讀爲後，猶《康王之誥》云「在我後之人」也。迓，當作訝，迎也。昏，昏也，猶迷亂也。逾，越也。言予敬迎可畏之天命，故繼守文、武大訓，不敢昏亂踰越也。

今天降疾，殆弗興弗悟。爾尚明時朕言，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，

殆，似也，類也。興，起也。悟，語也。時，是也。釗，康王名。濟，渡也。難，亦「艱」之借字，如戲謔乞句，皆古人習用之連語也。言天降疾，似將棄世，弗能起，弗能語矣。爾庶幾宜是我今所言者，以敬保長子釗，大濟渡于艱難之際也。

柔遠能邇，安勸小大庶邦，

「柔遠能邇」，見《堯典》。

思夫人自亂于威儀，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。」

夫人，猶言凡人也。亂，治理也。儀，義也。有威可畏謂之威，有義可象謂之義。冒，冢而前也。貢，當作贛，讀爲陷，自高而入于下也。非，韋背也。幾，危殆也。言思凡人當自治于威儀，爾無以釗進冒于背理之事，退陷于危殆之地也。

茲既受命，還出綴衣于庭。越翼日乙丑，王崩。

還，返也，王返于寢所也。綴，聯也。綴衣，帷幄之屬。帷幄必以綬聯，故曰綴衣。將發顧命，即路寢而張之，王起坐綴衣中，事畢擗去，出之于庭中也。庭，廷也，路寢之廷也。翼，本作翌，昱之誤字也。昱，明日也。

太保命仲桓、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，以二千戈、虎賁百人，逆子釗于南門之外。延入翼室，恤宅宗。

仲、南宮，皆氏，桓、毛皆名，即虎賁氏、下大夫二人也。爰，引也。齊，國，侯爵；呂，氏；伋，名，太公子丁公也。二千戈，桓、毛一執干，一執戈也。百人，虎士也。《周禮》「虎氏八百人。」今取用百人，所以衛元子也。逆，迎也。南門，廟門也。古者天子崩，世子當告崩于廟，然後入爲喪主。延，亦引也。翼室，路寢左右之室。在旁曰翼也。此當居東翼室。恤，憂也。宅，居也。宗，猶主也。言憂居爲喪主也。

丁卯，命作冊度。

冊，所以書成王命詞者也。度，猶法制也。受冊時法制，猶今言儀注單也。

越七日癸酉，伯相命士須材。

伯相，二伯相王室者，蓋召公、畢公也。士，山虞匠人之屬。須，當作頒，讀爲攷，分也。材以作桴，與明器者分之，以度其所宜也。

狄設黼辰、綴衣。

以下亦皆伯相命之也。狄，讀爲翟，樂吏之賤者，秉翟以舞者，下士也。牖戶之間謂之辰，白與黑謂之黼。蓋路寢中間，牖之東戶之西設辰，如今屏風，畫斧文于其上，刃白，近釜處黑其質，絳帛。天子朝諸侯依倚之處也。綴衣者，聯綴帷幄，張于其所。

牖間南嚮，敷重篋席，黼純，華玉，仍几。

牖間，兩窻之間也。嚮，當作向，猶對也。下同。戶旁夾兩窻，窻即牖也。敷席于牖間，當辰前也。敷，攷也。重者，天子之席三重，今再重，但用莞席。篋，當作萈，讀爲末。言小蒲莞也，即今之席艸。兩重不異，不用生時。纁席，次席也。純，緣也，謂緣邊也，白黑相間。華玉，五色玉，所以飾几。仍，因也。几，坐所以凭者，古人坐地，几制卑，如今炕几也。仍几者，同生時所用之几，不如席之有異也。凡吉事變几，凶事仍几，此生時見羣臣、覲諸侯之坐也。

西序東嚮，敷重底席，綴純，文貝，仍几。

序，牆也。底，讀爲底，猶平也。以青蒲爲席，柔滑而平也。蒲大莞小，莞如細葱，莖圓而中空。蒲較闊大，所謂蕸也。綴，續也。畫文，備五色，以青白相次，赤黑相次，元黃相次者，續之于繪，以純席也。文，彰也。文貝，貝之有文者。其類有十，亦以飾几。此天子旦夕聽事之坐。

東序西嚮，敷重豐席，畫純，雕玉，仍几。

豐，猶華滿茂美也。蒲席之編以五采，即《周禮》司几筵之纁席也。畫，但畫雲氣以爲文也。雕，彫也，刻鏤也。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。

西夾南嚮，敷重筍席，玄紛純，漆，仍几。

西夾，路寢之西偏夾室也。不設東夾坐者，康王方恤宅于其中也。筍，讀爲簋，竹外青皮，即筍箬也。馬融、王肅皆以上三席爲蒲席，此一席爲竹席。鄭康成則謂四席皆竹，恐非。黑而有赤色者爲元。紛，讀爲份，彰彰兒，

蓋以元組爲緣也。漆，讀爲棗，木汁可以髹物。此几以棗髹也。此親屬平時私宴之坐也。天子朝覲、聽政、養老、私燕，各有定處，平居各因事而設，今並設以隨神之所憑也。按：文王遷豐，僅作靈臺、辟雍，其餘猶諸侯制度。武王遷鎬，因之。周公制禮，建國土中，乃立明堂于洛邑。《洛誥》所以言「入太室裸」也。若鎬京宮室未嘗改作，成王崩于鎬京，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。下文有東西房，如諸侯之制，不爲明堂制也。

越玉五重，陳寶，赤刀、大訓、宏璧、琬琰，在西序。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圖，在東序。胤之舞衣、大貝、鼂鼓，在西房；兌之戈、和之弓、垂之竹矢，在東房。

越，猶及也。玉與寶，即下文所言也。陳，陳也，列也。寶，讀爲窖，藏也，藏珍寶之所也。《周禮·天府》：「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。若有大祭大喪，則出而陳之。」蓋所以華國也。赤刀，武王佩刀。周尚赤，以爲飾也。《大訓》，五帝夏商之書也。宏，猶大也。璧，瑞玉環也。其名曰琬、曰琰，度皆尺二寸。琬者，宛宛而圓也。琰者，壁上起美色也。皆美玉，所謂玉二重也，陳于西序，坐北。大玉，小華之山有瑯玕之玉也。夷玉，東北醫無閭之珣玕琪也。天球，《禹貢》雍州所產，中磬，材質玄如天色者。皆未琢治之寶玉，所謂玉三重也。河圖，出河水，帝王聖者所受。伏羲、軒轅、堯、舜、禹、湯以至文王，皆受之也，皆陳于東序，坐北。允，疑夏臣。允所爲舞者之衣，皆中法。大貝，出江淮之浦，大如車輪，即文王拘羑里時，散宜生取以獻紂者也。鼂鼓，大鼓也，長八尺，亦前代之物，《考工記》所云，蓋即仿此制而爲之者。房，在堂後室傍夾室之後，皆有墉以間之。所陳之物，必當房屋之直北，堂上皆得見之也。兌、和、垂，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。疑垂，舜、共工官也。東房，堂東室傍之房也。

大輅在賓階面，綴輅在阼階面，先輅在左塾之前，次輅在右塾之前。

輅，讀爲路，猶車也。大輅，玉輅，所以祀者。賓階，西階也。面，猶前也。綴輅，玉路之貳車，十二乘，茲陳其一，聯綴于玉路後者也。阼階，東階也。先路，象路所以朝者。左右，讀爲𠂇又。塾，當作埽，門側北向之堂也。左埽，西堂也。次路，象路之貳車也。右塾，東堂也。先路與玉路相對，次路與綴路相對。王之五路，不陳金革木者，此時但有朝祭，無迎賓，即戎田獵之事，于禮無當也。凡所陳以西爲上者，成王殯在西序也。

二人雀弁，執惠，立于畢門之內。四人綦弁，執戈上刃，夾兩階庀。一人冕，執劉，立于東堂。一人冕，執鉞，立于西堂。一人冕，執戣，立于東垂。一人冕，執瞿，立于西垂。一人冕，執銳，立于側階。

弁者，士服也。雀弁，赤而微黑，如雀頭色者。弁制如冕，惟前後平不俛仰，又無藻塗也。惠，狀斜刃，宜芟刈者。鄭蓋以「鏐、鋸」二字之音擬之，僞傳以爲三隅矛。畢門，即路門也。綦，騏也，如馬之青黑色也。戈，平頭戟也。其刃橫出，可句可擊。上刃者，刃外向也。一在西階之西，一在東階之東，相向而立，所謂夾兩階也。庀，堂廉直下厓也。一在東南堂隅之東，一在西南隅之西，當前廉之兩旁厓下，皆南向，所謂夾兩階庀也。冕，大夫服也。劉，如漢時之鐃斧。鉞，讀爲戍，大斧也。堂者，堂上近序處也。戣與瞿，如漢時之三鋒矛。垂者，堂上之遠邊，謂東夾之東邊牆外餘地、西夾之西邊牆外餘地也。銳當作鉞，矛屬。側階，東下階也。立東垂者，在堂上；立側階者，在堂下。康王翼室在東，故東階獨多設一人。王出受顧命，必由東階降至庭中，再由西階躋而至殯前也。

王麻冕黼裳，由賓階躋。卿士邦君麻冕蟻裳，入即位。

麻冕，細布以冒冕紼之版也，亦十五升麻之布爲之，與朝服同。升八十縷，則其經已一千二百縷矣。舊解三十升，則古布廣二尺二寸，當今一尺三寸七分半，斷不能容二千四百縷也。黼裳，毳冕之裳，刺黼黻二章者。躋，升也。自西階者，未受顧命，不敢遽當主位，且殯固在西也。蟻裳者，元裳如蛾色也。服色參酌吉凶之間，示禮之變也。入者，入路門也。即位，卿即中庭之東，西面，諸侯即中庭之南，北面也。

太保、太史、太宗皆麻冕彤裳。太保承介圭，上宗奉同瑁，由阼階躋。太史秉書，由賓階躋，御王冊命。

太保，召公；太史，史佚；太宗，大宗伯彤伯也。彤裳，纁裳也。承，即奉也。介，玠也。玠圭，天子鎮圭，大尺二寸。上宗，大宗伯一人，小宗伯一人也。同，讀爲鍾，酒柸也。此當是圭瓚以挹鬯裸祭者。瑁，亦玉爲之，上下方，如耜，刃四寸。諸侯執命圭朝天子，天子以瑁冒之，所以齊瑞信者，奉同一人，奉瑁一人也。自東階升者，天子世守之重器故也。秉，執也。書，所書顧命之冊也。御，讀爲訝，猶迎向也。冊命者，王此時立賓階上，少東，太史東面，于殯西南隅讀冊書以命王嗣位之事也。

曰：「皇后憑玉几，道揚末命，命汝嗣訓，臨君周邦，率循大卞，燮和天下，用答揚文、武之光訓。」

皇后，大君也。憑，當作道，導也，猶言也。揚，舉也。嗣訓繼，守其訓也。率，述也，猶遵也。循，順行也。卞，當作弁，讀爲憲，猶法也。山井鼎《攷文》作「帥修大辨」，疑「卞」本作「平」，辨別也。燮，亦和也。和，讀爲蘇，諧也。答，當作荅，讀爲合，對也。揚，易也，猶明也。光，廣也，大也。史佚言：「大君道揚臨終之命，命汝繼守茲訓，君臨周邦，述行爲君之大法，以和天下，以應揚文武之大訓。」

王再拜，興，荅曰：「眇眇予末小子，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。」

眇，秒也，秒也，猶少、小也。予，余也。末，亦秒也。能，材也，猶賢智也。亂，治理也。忌，詔也，實戒也，畏也。言王拜起而應曰：「我微末小子，其何才能而治理四方乎？惟以茲大訓，敬慎戒懼于天威耳！」

乃受同瑁，王三宿，三祭，三吒。上宗曰：「饗！」

右手受同，左手受瑁也。宿，讀爲肅，猶進前也。祭，裸祭也。束茅，立之祭前，用圭瓚盛秬鬯酒沃茅上。酒滲下，若神飲之也。吒，當作吒，讀爲𠂔，卻行復位也。饗者，謂神享之也。按：「吒」《說文》作「詒」，訓奠爵酒，引此文。然下文「太保受同」，爵既奠，則不得言受。又「宿」，江氏聲欲讀如「茜」。然「茜」與祭是一事，不得分言，故知鄭誼不可易也。

太保受同，降，盥，以異同秉璋以酢。授宗人同，拜。王荅拜。

王既三祭，則以同授太保。太保受之，以降置于篚也。盥，澡手也。以異同秉璋者，半圭曰「璋」。此同以璋爲柄，所謂璋瓚也。酢，醋也，報也，酌酒報主人曰酢。蓋太保以璋瓚代神酢王，王雖不嘑而飲福之意已成，故即授宗人同，而拜宗人、小宗伯也。王荅拜者，《禮記·燕義》云：「禮無不荅，明君上之禮也。」

太保受同，祭，嘑，宅，授宗人同，拜。王荅拜。

太保又受宗人之同，代王酬已祭之地而嘑之以飲福。嘑，嘗也。酒至口曰嘑，至齒曰啐，皆似飲而實不飲也。宅，度也。謂嘑而不啐，有節度也。于是受宗人同，而受命嗣位之禮成矣。此皆吉凶之際變禮也。

太保降，收。諸侯出廟門俟。

太保降，而王與諸卿大夫皆降，可知收者，斃諸陳設及冊書同瑁等也。廟門，亦即路門也。俟，竣也，待也，待朝也。言邦君，則卿士可知。

康王之誥

《敘》曰：「成王崩，康王既尸天子，遂誥諸侯，作《康王之誥》。」尸，猶主也，明受顧命之時即誥，非踰年即位而後誥也。按：鄭本以「王若曰：庶邦、侯、甸、男、衛」下分篇爲《康王之誥》。伏生、歐陽、大小夏侯，則合于《顧命》，是別有《康王之誥》，爲逸篇也。今僞孔以「王出，在應門之內」起分篇，尤非。

王出，在應門之內，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，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，皆布乘黃朱。賓稱奉圭兼幣，曰：「一二臣衛，敢執壤奠。」皆再拜稽首。王義嗣德，荅拜。

出者，出路門也。應門之內，治朝也，王日視朝于此，在中庭，當宁而立者也。天子五門：路門之外，應門、雉門、庫門、皋門是也。有三朝：皋門內爲外朝，庫門、雉門內皆無朝，應門內爲治朝，路門內爲燕朝是也。畢公，代周公分陝爲東伯，召公爲西伯，故各率其所治之諸侯也。率，遂也，先導也。布，敷也，猶陳列也。乘，四馬也。黃朱，黃馬朱鬣也。賓，諸侯也。稱，再也，舉也。圭，命圭也。幣，所以享者。朝享同時同地並行，此亦吉凶之際變禮也。諸侯皆爲王藩衛者，故曰臣衛。壤，土地也，凡國土所出之物。奠，定也，定安于地也。義，誼也，宜也。康王宜嗣周德，今已爲諸侯主，雖未踰年即位，亦無所嫌矣，故荅拜也。若新喪受朝以定王位，老臣安國之計而所行之禮，亦皆變禮也。

太保暨芮伯咸進，相揖。皆再拜稽首曰：「敢敬告天子，皇天改大邦殷之命，惟周文武誕受姜若，克恤西土。」

暨，臬也，與也。咸，僉也，皆也。揖，以手通指，如今拱手也。相揖，揖卿士。邦君皆使前也。皆再拜稽首，通卿士、邦君言也。言者太保一人，見卿士邦君，亦如是言也。姜，進善也。若，順也。恤，恤也，安靖之意。言天革殷命，惟允文允武大受而進順之，能安靖西土之諸侯民人，故天下歸心也。

惟新陟王畢協賞罰，戡定厥功，用敷遺後人休。今王敬之哉！張皇六師，無壞我高祖寡命。」

陟，登遐也，猶後世稱大行也。畢，戰也，盡也。協，蘇也。賞，謂封建。罰，謂討叛。戡，伐也，克也。敷，敷也。遺，饋也，猶與也。休，喜也，猶美也。張，猶開也。皇，大也。張皇，疊韻連語，猶《詩》云「整我六師」也。六師，即六軍也。高祖，謂文王也。凡曾祖以上，皆可稱高祖也。寡，少有之詞，猶言寡妻、寡兄也。按：嘉謀、嘉猷當告于天子者，多矣。而特言張皇六師者，對眾之詞。召公有鑒于成王嗣位多難不靖，故獨言此以攝服諸侯之心，有深意存焉。○此以上皆《顧命》一篇之文，僞孔以作《康王之誥》，非也。且讀其文勢，疑本是《顧命》全篇有此報誥，爲一時之詞，而別有《康王之誥》，已亡。伏生、歐陽、大小夏侯之今文是也，馬、鄭強分耳。

王若曰：「庶邦、侯、甸、男、衛，惟予一人釗報誥。」

報，讀爲復，實爲白，猶明也。

昔君文武丕平，富不務咎，底至齊信用，昭明于天下。則亦有熊羆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保乂王家，用端命于上帝。皇天用訓厥道，付畀四方。

文武，文德武功也，非斥言文王、武王。丕，大也。務，冒也，猶犯也。咎，災也。底，致也，送詣也。齊，猶同也。乂，雙也，治理也。端，猶正也。訓，順也。言昔君有文德武功之大天下，以平萬民以富，不犯于災，故其功德所及之處，人無不信之。以能昭明于天下而民心歸向，則亦有勇猛之士、忠一之臣安治王家，變伐大商以正命于上帝，天于是嘉順文武之道，付與之以四方也。

乃命建侯樹屏，在我後之人。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，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。雖爾身在外，乃心罔不在王室，用奉恤厥若，無遺鞠子羞！」

建、樹，皆立也。屏，猶蔽衛也。在，存顧也。天子偁同姓諸侯曰伯父。胥，暨也，猶助也。暨，與也。綏，當作綏，猶繼也。服，猶事也。恤，恤也，猶安也。若，順也。遺，饋也，猶予也。鞠，育也，猶穉也。羞，醜也，猶媿恥也。言文武封建諸侯，立爲屏蔽，以存顧後嗣子孫。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，繼續爾先公之臣事于先王，雖爾身爲藩服于外，爾心無不存在王家，以奉安其順道，無貽我沖子之恥也。」

羣公既皆聽命，相揖，趨出。王釋冕，反喪服。

相揖，太保、芮伯揖之使出也。趨，疾行也。出，出應門也。釋，解也。反，返也，復也。觀此收束文法，自是連《顧命》爲一篇，而《康王之誥》實亡逸也。

畢 命

《敘》曰：「康王命作冊畢，分居里，成周郊，作《畢命》。」按：「冊畢」下當有「公」字。《傳》曰：「分別民之居里，異善惡，成定東周郊境，使有保護。」鄭康成曰：「今其逸篇，有冊命霍侯之事，不同，不與此序相應。」按：《漢書·律曆志》引《畢命》《豐刑》曰：「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，康王命作策《豐刑》。」所稱畢公，似即此篇。而未審「豐刑」者，何謂也？豈《畢命》《豐刑》爲一篇耶？抑二篇同時所作耶？要之，鄭所見《畢命》乃命霍侯之事，則非此《畢命》也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惟十有二年，六月庚午，朏。越三日壬申，王朝步至宗周，至于豐。以成周之眾，命畢公保釐東郊。

「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」，《漢志》采劉歆《三統曆》引《畢命》《豐刑》文也。康王「十二年夏六月壬申，王如豐，錫畢公命。」汲冢古文亦有之。「越六日乙未，王朝步自周，則至于豐」，《召誥》文也。「赫赫宗周」，《詩·小雅·正月》文也。按：唐僧一行《大衍歷》以康王十二年爲乙酉歲。

王若曰：「嗚呼！父師，惟文王、武王敷大德于天下，用克受殷命。

畢公代周公爲太師。「父師」二字，《微子》文也。「用克達殷，集大命」，《顧命》文也。「惟時受有殷命哉。」《君奭》文也。

惟周公左右先王，綏定厥家，毖殷頑民，遷于洛邑，密邇王室，式化厥訓。既歷三紀，世變風移，四方無虞，予一人以寧，道有升降，政由俗革，不臧厥臧，民罔攸勸。惟公懋德，克勤小物，弼亮四世，正色率下，罔不祗師言。嘉績多于先王，予小子垂拱仰成。」

「實維阿衡，實左右商王。」《商頌·長發》之篇也。「克定厥家」，《詩·周頌·桓》之篇也。「遷殷頑民」，見《多士·書敘》。「君若苟無四方之虞」，《左》昭四《傳》文也。「則予一人以懌」，《康誥》文也。「其以宋升降乎？」《左》襄二十九《傳》叔向之言也。「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無大患。」《晉語》

智伯國之言也。「孔父正色而立於朝」，《公羊傳》文也。「德嘉績于朕邦」，《尚書·盤庚》文也。「臣盡智力以善其事，而君無與焉，仰成而已。」《慎子》之文也。「馮翊垂拱蒙成」，《漢書·薛宣傳》文也。「武王之佐：周公、召公、太公、畢公、毛公，武王垂拱而受成功。」《淮南·道應訓》高誘注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父師，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，往哉！旌別淑慝，表厥宅里，彰善癉惡，樹之風聲。弗率訓典，殊厥井疆，俾克畏慕。申畫郊圻，慎固封守，以康四海。」

「旌別淑慝，表其門閭」，太公《六韜》之文也。「有國家者，彰義癉惡。」《禮記·緇衣》文也。「君子並建聖哲，樹之風聲。」又云：「告之訓典」，《左》文六《傳》文也。

政貴有恆，辭尚體要，不惟好異。商俗靡靡，利口惟賢，餘風未殄，公其念哉！我聞曰：『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』。以蕩陵德，實悖天道。敝化奢麗，萬世同流。茲殷庶士，席寵惟舊，怙侈滅義，服美于人。驕淫矜倨，將由惡終。雖收放心，閑之惟艱。資富能訓，惟以永年。惟德惟義，時乃大訓。不由古訓，于何其訓。」

「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。」《韓非子》文也。「利口」，見《論語》。「帝其念哉」，《皋謨》文也。「世祿」，見《左傳》。「服美不稱，必以惡終。」《左》襄二十七年《傳》叔孫之言也。「求其放心而已矣！」《孟子》文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父師，邦之安危，惟茲庶士。不剛不柔，厥德允修。惟周公克慎厥始，惟君陳克和厥中，惟公克成厥終。三后協心，同底于道，道洽政治，澤潤生民，四夷左衽，罔不咸賴，予小子永膺多福。公其惟時成周，建無窮之基，亦有無窮之聞。子孫訓其成式，惟乂。嗚呼！罔曰弗克，惟既厥心；罔曰民寡，惟慎厥事。欽若先王成烈，以休於前政。」

「不剛不柔」，《詩·商頌》文也。「乃命三后」，《呂刑》文也。「澤被生民」，《荀子·君道》篇文也。「吾其被髮左衽矣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欽若」，見《堯典》。「成烈」，見《洛誥》。

君 牙

《敘》曰：「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，作《君牙》。」穆王，康王之孫，昭王之子也，名滿。大司徒，地官也。牙，《禮記·緇衣》作「雅」。此篇亡

于秦項之火。

王若曰：「嗚呼！君牙，惟乃祖乃父，世篤忠貞，服勞王家，厥有成績，紀于太常。惟予小子嗣守文、武、成、康遺緒，亦惟先正之臣，^[-]克左右亂四方。心之憂危，若蹈虎尾，涉于春冰。」

「惟乃祖乃父」，《盤庚》文也。「加之以忠貞」，《左》僖九《傳》晉荀息之言也。「服勞」，字見《論語》。「昔公勤勞王家」，《金縢》文也。「惟王有成績」，《洛誥》文也。「紀于太常」，《周書·嘗麥》篇文也。今本作「大帝」，誤字。「惟予小子」，《詩·周頌·訪落》之篇也。「嗣守文武」，見《顧命》。「亦惟先正克左右」，《文侯之命》文也。《漢書·谷永傳》引之，顏師古注以爲《君牙》文，非也。「其能而亂四方」，《顧命》文也。「履虎尾」，《易·履卦》文也。「如履薄冰」，《詩·小宛》之文也。

校勘記

[-] 亦惟先王之臣，他本皆作「先正」，今據以改之。

今命爾予翼，作股肱心膂，續乃舊服。無忝祖考，弘敷五典，式和民則。爾身克正，罔敢弗正，民心罔中，惟爾之中。夏暑雨，小民惟曰怨咨；冬祁寒，小民亦惟曰怨咨。厥惟艱哉！思其艱以圖其易，民乃寧。

「汝翼」，《皋陶謨》文也。「股肱心膂」，《周語》太子晉之言也。「纂乃祖考，無忝乃舊」，《左》襄十四《傳》賜齊侯命文也。「敬敷五教」、「勅我五典」，皆《虞書》文也，然虞制非周制也。「和民」，則見《左傳》。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夏日暑雨，小民惟曰『怨』，資冬祁寒，小民亦惟曰『怨』」，《禮記·緇衣》所引《君牙》真古文也。「資」，讀爲「至」，而僞書又刪一「曰」字，增下「咨」字，改其句讀也。「圖艱于其易」，《老子》言也。

嗚呼！丕顯哉，文王謨！丕承哉，武王烈！啟佑我後人，咸以正罔缺。爾惟敬明乃訓，用奉若于先王，對揚文、武之光命，追配于前人。」王若曰：「君牙，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，民之治亂在茲。率乃祖考之攸行，昭乃辟之有乂。」

「丕顯」六句，《孟子》引《書》文也。「用答揚文武之光訓」，《顧命》文也。「追孝于前文人」，《文侯之命》文也。「乃辟」，見《文侯之命》。

罔 命

《敘》曰：「穆王命伯罔爲周太僕正，作《罔命》。」按：「罔」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古今人表》及《說文》皆引作「𨔵」。正，長也。《周禮》太僕，下大夫，二人，夏官之屬，掌正王之服位。此篇亡于秦項之火。

王若曰：「伯罔，惟予弗克于德，嗣前人宅丕后，愴惕惟厲，中夜以興，思免厥愆。昔在文、武，聰明齊聖，小大之臣，咸懷忠良。其侍御僕從，罔非正人，以旦夕承弼厥辟，出入起居，罔有不欽；發號施令，罔有不臧。下民祗若，萬邦咸休。」

「夕惕若厲」，《易·乾》爻詞也。「必有愴惕之心」，《禮·祭義》文也。「人之齊聖」，《詩·小宛》文也。「罔有不欽」，《盤庚》文也。「發號出令」，《禮記經解》文也，亦見《戰國策》。「萬邦咸休」，《洛誥》文也。

惟予一人無良，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，匡其不及，繩愆糾繆，格其非心，俾克紹先烈。今予命汝作大正，正于羣僕侍御之臣，懋乃后德，交修不逮。慎簡乃僚，無以巧言令色，便辟側媚，其惟吉士。僕臣正，厥后克正；僕臣諛，厥后自聖。后德惟臣，不德惟臣。爾無昵于儉人，充耳目之官，迪上以非先王之典。」

「惟予小子無良」，《禮·坊記》引《太誓》文也。「左右前後，皆薛居州也。」《孟子》文也。「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」，《孟子》言也。「必交修予，無予棄。」《楚語》文也。「選端士衛翼，前後左右皆正人。」又云「太傅匡其不及」，皆賈子《新書》語也。「巧言令色孔壬」，《皋陶謨》文也。「友便辟」，《論語》文也。「其勿以儉人，其惟吉士。」《立政》文也。「耳目」，見《皋陶謨》。

非人其吉，惟貨其吉，若時，瘵厥官，惟爾大弗克祗厥辟，惟予汝辜。」王曰：「嗚呼，欽哉！永弼乃后于彝憲。」

「瘵厥君」，《康誥》文也。

呂 刑

《敘》曰：「呂命穆王訓夏贖刑，作《呂刑》。」《傳》謂「呂侯受命于穆王，爲司寇，訓說夏后氏贖刑之法，更從輕，以布告天下。」按：穆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，其時絀于財用，故申《虞書》「金作贖刑」之法，名爲「施仁」，

實亦足用也。夏，中夏也。刑讀爲荆，篇中皆同。

惟呂命，王享國百年，耄，荒度作刑，以詰四方。

呂侯，即甫侯，四岳之后也。呂、甫同音，通字也。故呂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之西。呂侯受王命，入爲三公也。享國百年者，穆王五十即位，又五十五年而崩，今享國之五十年也。耄當作耄，老也。荒，妄也，亂也。度，猶謀也。咨禮爲度，謂訪度于呂侯，使作贖刑也。詰，猶治也。方，傍也。東南西北，四傍也。

王曰：「若古有訓，蚩尤惟始作亂，延及于平民，罔不寇賊，鴟義，姦宄，奪攘，矯虔。」

蚩尤，神農時諸侯強暴者。以廬山之金作五兵，嘗逐帝于涿鹿之野。帝乃徵師于少典國，軒轅黃帝與戰于涿鹿而禽之。平民，猶齊民也。攻劫爲寇，殺人爲賊。鴟，梟鳥也。義，狀貌也。奪，斂也，強取也。攘，攘也，擾也。矯，撓也，亂也。虔，戕也，殺也。虔、戕一聲之轉。言古俗敦龐，蚩尤氏始暴虐爲亂，引及于眾民，無不習于寇賊，狀如鴟梟之凶惡，內奸外宄，惟以強取亂殺爲事也。

苗民弗用靈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殺戮無辜，爰始淫為劓、刵、椓、黥。越茲麗刑並制，罔差有辭。

苗民，謂九黎之君也。三苗爲九黎子孫，故即稱爲苗民。少昊氏衰，九黎上效蚩尤，又作重刑，其後顓頊誅之者也。靈，良也，善也。淫，甚也，猶大也。刵當作刵，刵也。劓、刵，截鼻斷足也。椓，斂也，去陰之刑也。黥，刻其面而以墨涅之也。越，粵也，于也。茲，此也。麗，羅也，猶言文網也。罔，無也。差，猶等級也，不齊之意。辭，曲直之讞辭也。言九黎弗用善制，作殘刻之刑，視古人之五刑爲虐，而以爲法，殺戮無辜之人，于是始大爲劓鼻、刵足、椓陰、黥面諸法，于此羅致于五刑，並制其命，無所差別于曲直之辭也。

民興胥漸，泯泯棼棼，罔中于信，以覆詛盟。虐威庶戮，方告無辜于上。上帝監民，罔有馨香德，刑發聞惟腥。

漸，澣也，漬染之意。泯，當作潤，讀爲昏。棼，讀爲紊。泯泯棼棼，重言形況字，言贅亂也。覆，猶敗也。方，旁也，溥也。監，視也。德，登也。腥，讀爲胜，或爲鮭，言穢臭也。言此時之民起，而相與漸染昏亂之極，

信不由衷，詛盟于神，亦反覆無常。民愈詐而政愈虐，威行于眾之受戮者，普告無罪于上天。天視民無馨香之登，聞所發聞者，惟刑虐蔑臬之氣爾。

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報虐以威，遏絕苗民，無世在下。

皇帝，顓頊也。矜當作矜，讀爲憐，亦哀也。報，當辜人也。遏，讀爲渴，盡也，絕斷也。言軒轅次子顓頊，哀憐眾刑之及無辜，苗民暴虐，天亦報之以威，盡絕之，誅其身，流其子孫，使無有繼世在于下土也。

乃命重、黎，絕地天通，罔有降格。羣后之逮在下，明明棐常，齔寡無蓋。

重，少昊之子；黎，顓頊之子，即堯時羲、和之先也。格，假也，猶登也。《楚語》觀射父對昭王曰：「少昊之衰也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糅，不可方物。夫人作享，家爲巫史，無有要質，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，烝享無度，民神同位。民瀆齊盟，無有嚴威，神狎民則不蠲其爲，嘉生不降，無物以享，禍災薦臻，莫盡其氣。顓頊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，使復舊常，無相侵瀆，是謂絕地天通也。」降，下。格，升也。羣后，眾諸侯也。逮，及也。在下，臣民也。明，萌也。明明，猶勉勉也。棐，輔也。常，長也。蓋，害也，傷也。言絕地天通，則無有感于天神之降地、民之升者，故是時庶邦、諸侯以及在下之臣民，皆能勉勉以輔行常道而刑罰清明，雖齔寡之窮民，亦無有傷害也。

皇帝清問下民齔寡有辭于苗。德威惟畏，德明惟明。

此皇帝，謂堯也。帝嚳之季年，九黎子孫三苗，復九黎之德，故堯命重之後羲、黎之後和，欽若昊天，以授人時。而又審問下民，凡齔寡皆有辭說，上陳爲有苗之罪狀。堯乃以德威之而無不畏，以德勉之而無不勉也。《禮記·表記》引「德威」二語而曰：「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？」蓋堯舜合道同德，命官行政，皆堯作之而舜述之，故曰「無爲而治」。凡僞堯者，即可以僞舜，而僞舜者，亦可以僞堯也。

乃命三后，恤功于民。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；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；稷降播種，農殖嘉穀。三后成功，惟殷于民。

后，君也。恤，憂也。降典之降，讀爲隆，猶崇也。折，斷也。主名者，立山川之主，名山川之名也。殖，植也，猶樹也。殷，隲也，猶正也。《墨子·

尚賢中》篇引作「假」，則讀爲「假」，至也。言命三后盡憂民之功，伯夷崇其典祀，以禮斷刑而民心正，禹平水土奠定山川而民居安，稷下播種農樹嘉穀而民生厚，所謂正民而不爲邪妄也。按：《虞書》「伯夷無折民，惟刑事」，知堯時刑法蓋伯夷兼之，至舜有天下乃選于眾，舉皋陶而專重其任也。下文上乃司刑之官，不止一人，亦不爲重職，非皋陶也。《後漢·梁統傳》引作「爰制百姓于刑之衷。」《楊震傳》：「三后成功，惟殷于民，皋陶不與焉！」

士制百姓于刑之中，以教祗德。

堯時士，官如今刑部司員，不爲重職，伯夷統之也。僞傳以士爲皋陶，非是。百姓，大家族姓，法先行于貴近也。不輕不重之謂「中」。祗，敬也。言制百姓于刑罰之中正，非虐威之也。毆而納之于善，所以教之敬德也。

穆穆在上，明明在下，灼于四方，罔不惟德之勤，故乃明于刑之中，率乂于民棐彝。

穆穆，和敬也。明，肅也。明明，猶勉勉也。灼，焯也，明也。率，達也，先導也。乂，斃也，治理也。棐，輔也。彝，猶常也。言堯和敬于上，三后勉勉于下，其道昭明于四方，無不惟德之勤，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，導治于民以輔其常教也。

典獄非訖于威，惟訖于富。敬忌，罔有擇言在身。惟克天德，自作元命，配享在下。」

典，敷也，主也。訖，吃也，言蹇也。忌，認也，誠也。擇，殲也，敗也。克，肩任也。元，猶大也。配，妃也，猶匹也。享，猶受也。言凡主獄之官，往往囁嚅難出不能盡言。以審究者，非爲威屈，即爲利疚耳。是當敬而戒之，使無有敗言在于我身也。惟肩任乎天德，則大命自我爲之，可配副于天，而受永終之祿于下矣。

王曰：「嗟！四方司政典獄，非爾惟作天牧？今爾何監？非時伯夷播刑之迪？其今爾何懲？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，罔擇吉人，觀于五刑之中；惟時庶威奪貨，斷制五刑，以亂無辜，上帝不譴，降咎于苗，苗民無辭于罰，乃絕厥世。」

播，譌也，敷也。迪，道也。匪，非也。麗，麗也，猶相附也。庶，遮也，遏也。奪，斂也，取也。庶威，猶訖威。奪貨，猶訖富也。亂，治也。

黜，佳也，善也。辭，詞也。歎息言：四方凡司政主獄之人，非爾爲天養民者乎？今爾何所視法，豈非是伯夷用刑之道。其今爾何所懲戒？惟是苗民不審察于獄之附麗，不擇善人使觀于刑之中正，惟是法過于威，或利奪于貨，斷治五刑以妄治無辜之民，上帝弗善之，下禍災于苗。苗民亦無詞以解于天罰，乃遂絕其世，此則所當懲者也。苗民之虐，顓頊流之，堯誅之，舜又竄之，禹又征之。絕厥世者，無世守之君長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念之哉。伯父、伯兄、仲叔、季弟、幼子、童孫，皆聽朕言，庶有格命。今爾罔不由慰日勤，爾罔或戒不勤。天齊于民，俾我一日，非終惟終，在人。爾尚敬逆天命，以奉我一人！雖畏勿畏，雖休勿休。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。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，其寧惟永。」

童，僮也，未冠之僮。聽，猶從也。有，能也。格，恪也，敬也。慰，恚怒也。日，當作曰。或，有也。戒，誠也。齊，猶平也。俾，使也。非終，即《康誥》之眚災；惟終，即《康誥》之自作不典。逆，迎也。雖畏勿畏，不訖于威也。休，喜也；雖休勿休，不訖于富也。三德，正直、剛克、柔克也。歎息言：我同姓諸臣，皆從我言庶幾能恪恭天命。今爾無不以武怒嚴酷而自謂勤能，故爾無有自誠于不勤者。豈知以刻爲事，非天意也。天公平而愛民，不過使我一日爲民之上，代天治之耳。有不可殺者，有不可不殺者，在人自犯，無容我私意參之也。爾庶幾恪敬以近天命，以承我一人，勿因勢可畏而懼，勿因富可喜而貪。惟敬五刑以成正直剛柔之德，無偏無黨，則天子慶其功，兆民賴其福，天下安康，久而弗替矣！

王曰：「吁！來，有邦有土，告爾祥刑。在今爾安百姓，何擇，非人？何敬，非刑？何度，非及？」

此告庶邦諸侯也。祥，猶善也。度，猶謀也，心能制義曰度。及，讀爲疊。古理官決罪三日，得其宜乃行之也。故《史記》引作「何居？非其宜」，蓋史公所見本「度」作「宅」，故以「居」字代之。王歎息言：凡爾有邦國土地者，告爾以善吉之刑，在今爾欲撫安百姓，當何所選擇？非司刑之人乎？當何所敬慎？非用刑之地乎？當何所審度？非儀刑之時乎？

兩造具備，師聽五辭。五辭簡孚，正于五刑。五刑不簡，正于五罰。五罰不服，正于五過。[-]

造，至也。獄之兩曹在廷東，赴訊者至此也。具，俱也。備，荀也。師，士師也。辭，訟也，猶今言口供也。簡，見也，有左證真見其情實也。孚，信也。正，定也。罰，贖也。服，戾也，猶受治也。言訟者俱至，方質士師，聽其相訟之辭。其辭信實，則定其當入于何刑，就其辭以定其罪當矣。而其所以致罪之由，非出于故。或勢所不能已，爲意所不及料者，則辭雖情實而固非情實。所謂眚災適爾也，則使出金贖罪。若贖罪尙不足以服其心，則定于五過之條，竟從赦免也。

校勘記

[一] 正于五過，原文作「無過」，然下文言「五過之疵」，知「無過」爲「五過」之誤，核之他本，亦爲「五過」，今改之。

五過之疵：惟官，惟反，惟內，惟貨，惟來。其罪惟均，其審克之！

疵，病也，言害法也。官，挾勢也。反，返也，報復恩怨也。內，女謁也。貨，謂賂也。來，當作求，以情干請也。均，由同也。審，知諦也。克，勅也，尤勸也。言五過之定于赦宥者，其間不能無弊病，當詳審精覈也。或因勢威之奪，或報恩怨之私，或徇女謁之請，或受賄賂之行，或憐哀求之情。以此出此人之罪，即必入彼人之罪，則治聽訟者之罪，與犯法者等，亦即以所罰罰之也。凡此當審察者，尤宜勤勞勿忽也。

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罰之疑有赦，其審克之！

刑赦從罰，罰赦從過，亦宜如五過之詳審精覈也。蓋上文言五過之疵有此數端，其實五刑、五罰皆同。先言五過者，相承順文也。

簡孚有眾，惟貌有稽。無簡不聽，具嚴天威。

此申言兩造具備，師聽五辭也。稽，計也，猶考也。具，俱也。嚴，儼也，敬也。言五辭之聽，既有眾證，又當察兩造之貌而參考之，《周禮》所謂色聽也。若不簡孚，則不理其獄刑者。代天用威之事，當恪敬行事，毋輕議刑也。

墨辟疑赦，其罰百鍰，閱實其罪。劓辟疑赦，其罰惟倍，閱實其罪。剕辟疑赦，其罰倍差，閱實其罪。宮辟疑赦，其罰六百鍰，閱實其罪。大辟疑赦，其罰千鍰，閱實其罪。墨罰之屬千。劓罰之屬千，剕罰之屬五百，宮罰之屬三百，大辟之罰其屬二百。五刑之屬三千。上下比罪，無

僭亂辭，勿用不行，惟察惟法，其審克之！

墨，即黥也。辟，髡也，法也。罰者，以銅爲罰也。鍤皆作錡，錡重六兩又十六銖也，百錡四十一斤也。閔實，猶簡孚也。倍，陪也，猶重也。劓罰惟倍，八十三斤也。剕，跖足也。差，猶二也，倍之外又加三分。所倍之二，則爲銅百三十八斤有奇也。宮者，男子割勢，女子閉于宮中也。六百錡，爲銅二百五十斤也。大辟，死罪也。千錡，四百一十六斤有奇也。屬，猶類也。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非事而事之，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詞者，其刑墨。觸易君命，革輿服制度。姦宄盜攘傷人者，其刑剕。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，其刑劓。男女不以義交者，其刑宮。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，其刑死。」此其類也。《周禮》五刑，屬各五百，此則墨劓，倍乎其初。宮與大辟，皆從減焉。上重也，下輕也，比附于例也。僭，假也。亂，敵也。辭，兩造之詞也。不行者，已革除之法也。察，覆審也。言上比下，比期當其辜，無假亂其辭，或飾辭以指示之，如今之教供。或鍛煉而周內之，如今之改供也。凡科條之已捐除者，勿再比用。若復用之，則刑罰不信，民無所措手足也。凡此皆纖維，當察專用，今法其精詳而勞勉之也。按：大辟可贖，則殺人者皆不死，豈可以爲訓哉？唐虞之世，贖刑承鞭扑而言，不在五刑之列。穆王假託而一切用之，所謂毫荒也。

上刑適輕，下服；下刑適重，上服。輕重諸罰有權。刑罰世輕世重，惟齊非齊，有倫有要。

適，之也。服，戾也，治也。權，縣也，縣以稱物輕重者也。世，當其時也。齊，猶一也。倫，猶理也。要，猶中也。言本在上刑之條而情之于輕，則減等治之；本在下刑之條而情之于重，則加等治之。輕重諸罰，令皆如衡有縣，惟其平耳，不可執一也。世輕世重，按：有兩說，《周禮》「新國用輕典，平國用中典，亂國用重典。」此一義也。《荀子·正論》「治則刑重，亂則刑輕。」楊注云：「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，有犯，則眾惡之，固當重。亂世人迫于飢寒，犯法者多，不可盡用重典，當輕。」此又一義也。推穆王之意，用夏刑大辟二百，宮辟三百，膺辟五百之數，則于周制五刑各五百爲從輕，疑當如荀卿之說也。惟在齊其參差不一者，而使之平，則凡刑罰無不理而順中而正矣。

罰懲非死，人極于病。非佞折獄，惟良折獄，罔非在中。察辭于差，非從惟從。哀敬折獄，明啟刑書胥占，咸庶中正。其刑其罰，其審克之。

獄成而孚，輸而孚。其刑上備，有並兩刑。」

佞，巧譎高材也。良，善也。差，不齊一也。啓，后也，開也。胥，相也，實貶也。占，帖也。書，署也。輸，猶寫也，謂讞獄于王也。備，苟也，具也。言罰以懲戒于人，人即非死，已極于病苦，是故折獄不可不慎也。口才辯給之人，能使囚窮于辭，則容有辭屈無以自解而枉入于刑者。故非佞人可以折獄，惟良善之人，公正不偏，無不合乎中也。供辭或有參差，于其參差精察之，以求得其精，非從其辭，惟從其情耳。死者不可復生，絕者不可復續，當哀矜敬慎明開刑書，相與隱度而書署之，庶幾皆切于中正。或刑或罰，其詳審而勤勉之，不宜苟且從事也。至獄成而信，輸寫其本末以告于王，亦無不信其刑之麗，當備具于上也。或有一罪而疑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間者，則並兩刑而上之，以待決于朝也。

王曰：「嗚呼！敬之哉！官伯族姓，朕言多懼。朕敬于刑，有德惟刑。今天相民，作配在下。明清于單辭，民之亂，罔不中聽獄之兩辭，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！獄貨非寶，惟府辜功，報以庶尤。永畏惟罰，非天不中，惟人在命。天罰不極庶民，罔有令政在于天下。」

官伯，刑官之長。族姓，同姓諸臣也。德，惠也，猶惠也。相，貶也，猶助也。配，妃也，猶對也。單辭，一人之言，《論語》所謂片言也。兩辭，兩造之言。私，厶也，背于公也。私家，猶偏向也。寶，保也，猶守也。府，猶聚也。功，訐也，潰也，或曰恐也，懼也。庶，猶眾也。尤，誅也，辜也。極，猶中也。令，讀爲良，善也。歎息言：爾官伯族姓，無不當敬刑也。我言之猶尚多懼，我敬于刑以刑罰者，正所以惠民，非所以威民。今天助民作之君，以配于下土，使代天用刑，在先明清于一人之辭，即知其情僞。蓋民之所以治者，無不在中聽獄之兩辭，無或偏向于獄之兩辭。凡折獄有偏向，黷貨爲多，不知以獄得貨，貨非可守，但聚其罪而可畏可懼，天將報之以眾罪也。故所當長畏者，惟刑罰之用耳。天道至公，非稍有不中之處，惟人自取之。故天命之罰也，天非獨罰民也。用刑罰者，不建中以敷錫庶民而無善政在于天下，則天亦將罰之也。《五行傳》云：「王之不極，是謂不建，厥罰恆陰。」

王曰：「嗚呼！嗣孫，今往何監，非德？于民之中，尚明聽之哉！」

嗣孫，嗣世子孫也。監，視也。德，惠也，猶惠也。歎息言：嗣孫自今以往，何監？豈非施惠于刑民而得其中正，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！

哲人惟刑，無疆之辭，屬于五極，咸中有慶。受王嘉師，監于茲祥刑。

哲人，謂王也。惟，思也，猶圖度也。疆，竟也，猶窮也。辭，詞也，猶聞譽也。屬，猶續也。五極，《洪範》之五皇極也。嘉、祥，皆善也。師，眾也。按：「尙明聽之哉」以上王言已畢，「哲人惟刑」以下乃呂侯之言，道揚王命也。言：明智之人，立此新法。敬慎用刑，將有無窮之聞于後世。蓋其道接續于《洪範》之五皇極，皆協于中而有福慶，所謂錫福庶民，會極歸極也。有典獄之責者，庶幾受王之良民而治之，視此吉善之刑罰也。言嘉師者，民本無不善，其麗于刑罰者，非迫于飢寒，則陷于習染耳！

文侯之命

《敘》曰：「平王錫晉文侯秬鬯、圭瓚，作《文侯之命》。」平王，幽王之子，穆王八世孫也。幽王取申國之女爲后，生太子宜臼。又得褒姒，生伯服，而黜申后，廢宜臼。宜臼奔申，申侯與犬戎攻宗周，弑幽王于戲。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而立之，遷于東都，是爲平王。《國語》曰：「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」，此之謂也。平王嘉文侯之功，賜之秬鬯、圭瓚。秬鬯，釀黑黍爲酒也。圭瓚，勺之以圭爲柄者，所以酌鬯酒裸祭者也。宗廟之盛禮，諸侯非賜不得用，九命乃錫之。馬本「王」上無「平」字。劉向《新序》、馬遷《史記》，皆以此篇爲襄王命文公重耳，恐非。

王若曰：「父義和！丕顯文武，克慎明德，昭升于上，敷聞在下；惟時上帝，集厥命于文王。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，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，肆先祖，懷在位。」

天子于同姓諸侯稱伯父。義和，文侯字也。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，故名曰「仇」。仇，讎也。古人名字相應或相反以爲應，故字義和。義，誼也。和，龢也，猶言宜龢也。義、和亦疊韻連語。鄭康成讀「義」爲「儀」，從《爾雅》訓「匹」，不知儀、仇訓「匹」者，借義爲麗，借仇爲讎耳，恐非也。呼字不名者，尊寵之也。馬融訓：能以義和我諸侯，則以文侯爲文公重耳，亦非。顯，赫也。明，萌也，猶黽勉也。德，惠也。昭，明也。升，登也，猶上也。先正，謂晉侯祖父也。昭，劭也，勉也。越，粵也，于也。猷，當作猶，讀爲儀，圖度也。率，述也，循也。肆，故詞也。先祖，謂成康以後也。懷，褻也，猶安也。言周之先允文允武，能慎勉其德格于上下，故受天命爲天子。亦惟爾先世之祖，能輔助勉事其君于小大謀猷，無不述循順文武之訓，故我

歷世先祖皆安于天位也。

嗚呼！閔予小子嗣，造天丕愆。殄資澤于下民，侵戎我國家純。即我御事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，予則罔克。曰：惟祖惟父，其伊恤朕躬！嗚呼！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。

閔，猶病也。造，遭也，遇也。資，積也，猶積也。戎，犬戎也。純，屯也，難也。御事，謂王朝治事之臣。俊，當作咎。服，當作躬，見漢武帝詔，今從之。克，肩任也。祖、父，祖行、父行也。伊，詞也。恤，恤也。績，功也。綏，安也，安也。歎息言：傷予小子繼遭天降大愆，絕先祖之積澤于下民，爲犬戎侵犯，我國家受其屯難，即我朝治事之臣，多有死傷，則皆予無能肩任之咎，曰：惟爾庶邦祖行父行之侯，其憂恤予身乎！又歎息言：能以勞定國，有功于予一人，予庶幾長安在位也！

父義和！汝克紹乃顯祖，汝肇刑文武，用會紹乃辟，追孝于前文人。汝多修，扞我于艱，若汝，予嘉。」

昭，光明也。顯祖，當謂唐叔虞也。肇，劬也，敏勉也。刑，型也，猶法也。會，衛也，猶護也。紹，繼也。前文人，先文德之人，謂其祖父也。戰功曰多。修，飾也，猶掃除也。扞，敦也，止也。言汝能光乃顯祖，汝敏勉以效法文武之道，用護衛嗣續乃君，追孝于爾先人。汝功甚多，于我艱難之時，除患定亂，如汝者，我所嘉也！

王曰：「父義和！其歸視爾師，寧爾邦。用賚爾秬鬯一卣，彤弓一，彤矢百，盧弓一，盧矢百，馬四匹。父往哉！柔遠能邇，惠康小民，無荒寧。簡恤爾都，用成爾顯德。」

師，眾民也。寧，安也，安也。秬鬯，以裸祭者也。卣，即酉字，中尊也。彤，赤色。盧，黷也，黑色。馬四匹，車一乘也。《禮緯·含文嘉》云：「九錫：一車馬，二衣服，三樂則，四朱戶，五納陛，六虎賁，七斧戍，八弓矢，九秬鬯。」經文不備者，《禮緯》亦後世之書，未必周制如此也。荒，忘也，忽也。簡，束也，猶閱也。恤，恤也，猶安也。蓋遣令歸國，而言其歸視爾民，安爾國，用賜爾秬鬯、弓矢、車馬，以奉祭祀，以專征伐，以節勞勩。父往哉，其柔懷遠人而順恕其近者，以仁安小民爲事，庶幾無忘忽，無安佚，簡閱爾眾，安靖爾民于爾國都，以成爾光明之德也！

費 誓

《敘》曰：「魯侯伯禽宅曲阜，徐夷並興，東都不開。作《費誓》。」按：費，讀爲柴，魯東郊地名，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，已無考。若費國于春秋桓莊之世并于魯，爲季氏邑，則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，去曲阜且三百里，非作《誓》之地也。柴，《史記》作「臍」，伏生《大傳》作「鮮」，一作「彌」，未詳。曲阜，其山委曲長七八里，故名。徐夷，徐戎淮夷也。時伯禽有三年之喪，徐戎作難，喪卒哭而征之，急王事也。此與三監及淮夷叛，作《大誥》，乃兩時兩事，《史記》誤合爲一也。是篇古文在《呂刑》前，魏晉間人移于《秦誓》之上，使諸侯之書從其類，以比《魯頌》之居《詩》末也。

公曰：「嗟！人無譱，聽命。徂茲淮夷、徐戎並興。

公，魯侯伯禽也。五等諸侯，在本國臣民皆稱公。嗟，當作譱，噉也，發聲也。人，謂軍士及費地之民。譱，謹囂也。徂，往也。淮夷，淮北之夷。徐戎，戎之在徐州者。興，起也。言往征此淮夷、徐戎並起爲寇者也。

善敕乃甲冑，敵乃干，無敢不弔！備乃弓矢，鍛乃戈矛，礪乃鋒刃，無敢不善！

敕，擇也，鄭謂穿徹之也。乃，猶汝也。甲，在身；冑，在首。敵，擊連也，鄭謂繫也。干，戰也，盾也。弔，讀爲淑，善也。備，苟也，具也。鍛，小治也。以金入火淬而椎之，愈段愈堅也。礪，當作厲，旱石可摩以利刃也。鋒，當作鏃，兵端也。刃，刀堅也。

今惟淫舍牯牛馬，杜乃獲，斂乃穿，無敢傷牯。牯之傷，汝則有常刑！

淫，甚也，大也。舍，捨也，釋也。牯，讀爲牯，手械也。牛馬，以前足爲手，施木其上，使不得疾走奔逸也。杜，斂也，閉也。獲，柞鄂也。柞鄂者，竹之箨木之格，連絡交互穿地，淺者設于其中，以爪持獸足，使不得躍出也。斂，塞也。穿，陷也，穿地爲塹，以陷獸者也。常，長也。刑，刑也，法也。

馬牛其風，臣妾逋逃，勿敢越逐，祇復之，我商賁汝。乃越逐不復，汝則有常刑！

牝牡相誘曰風，風則狂走而逸。臣妾，廝役扈養之屬。古者兵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，其外有餘子二十五人，任刈艸、汲水、炊烹、養

馬者是也。古軍中亦有丁女，不可爲法。逋、逃，皆亡也。越，越也，踰也。逐，追也。越逐則失部武行列，故禁之。祗，敬也。復，還返也。失主雖不得逐，而人得之者，當敬還其主也。商，賞也，賜也。賚，賜也。越逐者，失律；不復者，攘竊，故皆常刑也。

無敢寇攘，逾垣牆，竊馬牛，誘臣妾，汝則有常刑！

寇，強取也。攘，攘也，猶言徒手奪之也。誘，相誑誑也，猶引也。言無敢如此，敢則有常刑也。

甲戌，我惟征徐戎。峙乃糗糧，無敢不逮；汝則有大刑！魯人三郊三遂，峙乃楨榦。甲戌，我惟築，無敢不供；汝則有無餘刑，非殺。魯人三郊三遂，峙乃芻茭，無敢不多；汝則有大刑！」

獨言徐戎者，攻擊有先後也。峙，當作峙，讀爲序，儲置屋下也。糗，熬米麥也，路食爲糧。逮，及也。大刑，大辟也。國外四面曰郊，鄉在郊內。郊外四面曰牧，遂在牧內。此言三郊、三遂者，東郊之人畱守，不從征也。凡築牆，木植于兩端者曰楨，版設于兩邊者曰榦。築者，築攻敵之壘、距、堙之屬也。供，糞也，給也。無餘刑，非殺者，謂盡奴其妻子，不遺種類，在軍使給廝役，反則男子入于罪隸，女子入于舂藁，不殺之也。芻，刈艸也。茭，牛蘄也，亦名馬蘄。葉細銳似芹，牛馬喜食之，故茭亦訓乾芻也。糗糧、芻茭，供人馬之食，軍中一日不可乏者，故有誤則皆服大刑。

秦 誓

《敘》曰：「秦穆公伐鄭，晉襄公帥師敗諸崤，還歸，作《秦誓》。」按：秦，今甘肅秦州清水縣也。鄭，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。晉，在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。帥，達也，猶領也。崤，當作穀，晉地，在今河南河南府永寧縣北五十里。山有東西二陵，道出其間。《春秋傳》魯僖公三十年，秦穆公與晉文公圍鄭，鄭使燭之武夜見秦伯，穆公與之盟而還，使杞子逢孫、楊孫戍之。三十二年，杞子自鄭使告秦曰：「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，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」穆公訪諸蹇叔，蹇叔以爲不可。公不聽，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使出師。三十三年，晉文公薨，未葬，子襄公墨緘以從戎，要秦師于穀而擊之，俘其三帥以歸。襄公之母文嬴，秦穆公女也。請于襄公而釋三帥。三帥還歸，穆公素服郊次哭而迎之，是其事也。還歸作《秦誓》，當謂三帥歸，而公作此

《誓》也。《史記》則以爲事後三年，秦伐晉，取王宮及郊，遂此茅津渡，封穀尸而還，作《誓》。未知其審，莫能定也。

公曰：「嗟！我士，聽無譁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。」

士，通臣民之僞也。予，余也。首，猶言最上也。羣言之首，眾言中之第一誼也。

古人有言曰：『民訖自若，是多盤。』責人斯無難，惟受責俾如流，是惟艱哉！

訖，汔也，猶盡也。若，順也。盤，昇也，樂也。責，諫也，數其失也。斯，詞也。難，即艱也。俾，猶從也。如流，如水之流順而相從也。言古人謂人盡自順其性，喜于惟其言而莫違，是以多樂。豈知忠言逆耳利于行，以我責人則易，惟受人之責從之如流水，此爲難也。穆公悔不聽蹇叔之言，故深有味于古語而首舉之也。按：般、難、艱，叶韻。

我心之憂，日月逾邁，若弗云來。

憂，憂也，愁也。逾，越進也。邁，遠行也。云，囿也，回也。言我心之所愁者，前日之事既往，今追悔而無及，若日月之邁，往而弗能轉來也。

惟古之謀人，則曰未就予忌；惟今之謀人，姑將以爲親。雖則云然，尚猷詢茲黃髮，則罔所愆。」

古之謀人，謂蹇叔、百里奚也。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史記》皆以蹇叔、百里奚同諫，孟明視爲百里奚子，西乞術、白乙丙爲蹇叔子，同送其子而哭之，不可執左氏而沒其實也。未，當作來，形近而誤。就，猶成也。予，余也。忌，基也，毒也。今之謀人，謂杞子也。姑，及也，聊且之詞也。將，將也，扶也。雖，假設之詞也。則，之爲言曾也。云，曰也。然，噤也。猷，當作猶，讀爲儀，猶謀也。詢，當作訊，問也。茲，此也。黃髮，老人髮白復黃也。愆，過也。言于老成之人則曰來，成余毒；于少年新進且相扶以爲親。雖曾謂，然自今思之，庶幾謀問此老成人，則無所過失耳。按：然、愆，叶韻。

番番良士，旅力既愆，我尚有之；仡仡勇夫，射御不違，我尚不欲。惟截截善諛言，俾君子易辭，我皇多有之！

番，皤也，老人頭白貌也。旅，臂也，脛骨也，脛強則力壯。愆，綏也，

偏緩也。伋，勇壯也。違，韋也，猶失也。截截，重言形況字，簡括明晰之意。諛，便，巧言也。俾，使也。易，傷也。辭，詞也。皇，慮也，猶暇也。言老成善士雖膂力已衰，我庶幾其有之；新進勇夫，雖嫻于射御，我庶幾不欲用之；若巧言便佞之人，能變易君子之詞，使聽者以美爲惡，則萬不可近。我豈暇多有之以自娛乎？

昧昧我思之，如有一介臣，斷斷猗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如自其口出。是能容之，以保我子孫，黎民亦職有利哉！

昧昧，猶默默也。介者，孤特之意。斷斷，誠一之貌。猗，兮，詞也。他，迤也，猶衰也。技，巧藝也。休休，寬容貌。容，猶受也。美士爲彥。睿通爲聖。容，猶受也。黎，齊也，猶眾也。職，猶主也。利，讀爲賴，猶恃也。言靜言思之，如有一耿介端慤之臣，誠一不僞，無他謬巧，其心寬大能容物，人之有才藝者，如己有之。人之賢聖，則其心好之，不但如口中之贊美，如是之臣，能容眾善以助國，以故能保安我子孫也，則眾民亦主有倚恃者哉！

人之有技，冒疾以惡之；人之彥聖而違之，俾不達是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，黎民亦曰殆哉！

冒，冢也，猶蔽也。疾，嫉也，妒也。亞，誣也，相毀也；或曰亞也，猶憎也。[一]違，離也，猶遠也。俾，使也。達，通也。殆，危也。言人有技則蒙蔽妒害以詆毀之，忌其能之勝己也。若彥聖者，則必遠之，使不能通于君，畏其德之不能感悟人也。如是之臣，不能容人善以誤國，以故不能保安我子孫也，則眾民亦危矣哉！

校勘記

[一] 亞，原文中無此字，當是「惡」字之誤，訓誣也，相毀也，憎也。下二亞字同。

邦之杻隍，曰由一人；邦之榮懷，亦尚一人之慶。」

杻，當作阨，阨隍，疊韻連語，猶桀黜不安也。由，繇也，猶從也。榮，瑩也，猶光明也。懷，裏也，猶安也。尚，庶幾也。慶，猶賜也，或曰善也。言國之傾危，由于所用之一人，國之光榮而安，亦庶幾所用一人之賜，用人可不詳慎乎哉？按：悔過者，修身之要；用人者，治國之本。穆公此篇，駁駁乎合于王道，故夫子錄之以附于《尚書》也。

附：《清史稿·儒林二》朱駿聲傳

朱駿聲，字豐芑，吳縣人。年十三，受許氏《說文》，一讀即通曉。從錢大昕游，錢一見奇之，曰：「衣鉢之傳，將在子矣！」嘉慶二十三年舉人，官黟縣訓導。咸豐元年，以截取知縣入都，進呈所著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及《古今韻準》、《東韻》、《說雅》，共四十卷。文宗披覽，嘉其洽，賞國子監博士銜。旋遷揚州府學教授，引疾，未之官。八年，卒，年七十一。

駿聲著述甚博，不求知於世，兼長推步，明通象數。嘗論《爾雅》太歲在寅，推大昕說，謂其時自以實測之歲星在亥，定太歲在寅，命之曰攝提格以紀年，歲星所合之辰，即爲太歲。然歲星閱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，至秦、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在丑，太歲應在子。漢詔書以太初元年爲攝提格者，因六十紀年之名，歷年以次排敘，不能頓超一辰，故仍命以攝提格也。於是後人以寅、卯等爲太歲，強以攝提格等爲歲陰。其實《爾雅》所云歲陽、歲陰，非如後人說也。他著有《左傳旁通》十卷，《左傳識小錄》三卷，《夏小正補傳》一卷，《離騷補注》一卷。

（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八十一，列傳二百六十八，儒林（二），第13236頁，中華書局1977年版。）